

黃巖羅楚白箋

洋野史輯談

上海會文堂書局印行

857.17

245

杜
鄉
漁
隱
著

姜
羽
山
樵
注

野
叟
閑
設

丙
寅
初
夏

梁
石
山
人
題



3 0475 3608 5

▲ 351324

于新此書亦不實詳
御上御印文在冊印

叙

夫文章至左國馬班至矣。而得其分鬻寸鐵者亦足以壽世而傳之不朽。我朝者述林立。其經學史學訓詁學。足以蓋前哲而開來茲者。不知凡幾。即說部之留傳海宇。為雅俗所共賞。如蒲留仙之聊齋志異。紀曉嵐之閱微草堂五種。袁簡齋之小倉山房續齊諧。尤為人人所膾炙。較之正史。其得左國班馬之神髓者乎。八寶杜鄉漁隱。以名孝廉。頗懷經世之志。時於枕藉之暇。將所習聞之可驚可愕者。一存其類。未久。之哀。某擇若干卷。出以畀余。余授而讀之。不禁躍然曰。天地之運有闕無已。而文章之運亦何莫不然。今吾漁隱以悲憫之念。作褒貶之文。其深得留仙曉嵐諸先生之遺意者乎。吾願讀斯集者。勿作野史稱官例觀焉可也。愧余讀劣。謹就鄙意所及見者。叙而還之。以為紙貴洛陽之左券云。時維光緒丙申陽月晦。同循生序於槐龍草堂之西齋。

題詞

雅。瘦。雕。龍。筆。一。枝。寫。來。世。態。妙。言。辭。恍。從。牛。渚。西。江。夜。燃。到。溫。家。照。水。犀。
雲。沉。頓。判。榜。初。開。喫。盡。三。場。辛。苦。來。一。紙。元。文。誰。竊。換。可。憐。屈。煞。謫。仙。才。
口。腹。須。知。學。易。叢。休。將。殺。業。惱。天。公。眼。前。果。報。潭。無。外。一。一。頑。君。入。甕。中。
六。道。輪。迴。事。香。冥。寸。心。分。別。最。通。靈。人。禽。界。限。依。稀。判。記。取。浮。生。盡。夢。醒。
二。氣。流。行。自。古。然。倏。生。倏。滅。等。雲。煙。鄰。都。不。遠。靈。臺。近。頭。上。烏。紗。湛。湛。天。
潛。德。幽。光。問。熟。知。清。芬。揚。托。誦。風。詩。庸。言。庸。行。能。傳。世。若。個。天。良。發。現。時。
明。鏡。高。懸。托。智。珠。互。相。團。聚。一。朝。虛。又。添。近。事。多。多。少。不。亞。聊。齋。說。鬼。狐。
玉。樣。半。姿。珠。樣。文。東。坡。去。後。聞。奇。聞。此。編。若。與。黃。州。見。定。駟。狂。談。入。五。雲。

金沙後學徐霽拜稿

詳註野史開談

叙

文時

光緒二十有一年也。

詳註野史間談目錄

卷之一

先中中

汜水諸生

張某

玉虛宮怪

書齋古村先生事

冥遊記

笑孝廉

駱文忠公

銀手圈

造冊

雷擊舟客

盱眙某甲

鼠食貓

趙某

雷震

科場舞弊

水煙筒

龍關

吳某

遵義宰

方孺人傳

飛血

林蘭題句

赤文

屠牛報

荷包

硬肉

投水婦

嚴晴秋

林四娘

鄧無影

石室虎

張將軍

劉秋崖

胡好好

紅裳女子

毛生

張小姐

鄒忠介公

梅花美人

荊州女

徐太保

卷之二

楚中婦

陸地行舟

夕芳

雲陽鬼

青州賈

譚襄敏夫人

錢氏女

西村顏常

蜀商

賣酥餅者

三官神

長春苑主

紫釵郎

竹冠道人

談犬

二客

鄒善人

紅粉骷髏

天雨金

梁氏女

二陽生

唐媼

楊柳枝

長壽縣

張剝皮

壯丹

神醫

車夫奇遇

吳素

盜妃

跨術者

收條

荻平令

荷葉

茶碗鉞

陶半仙

天愁

雷擊養鴨

定逆業

豈止

袁氏女

三孝子傳

二烈婦

撲燈蛾

紫溪洞長

周斯威

白衣婦人

葛衣人

沈翹翹

廊下物

秦少府

大赤院

彭公子

市中丐者

吳士冠

青巾儒士

紫衣吏

紅紗燈籠

卷之三

周生姬

鼠謝罪

以石投水

云羊

過陰

南荳社令

秋心山人

竹連環

紺霞

方先生

李舜娘

章琢古妻

阿憐阿憐

麝脂娘

飛天使者

鬼譙客

瘞獄

醉狐被殺

黑毛人

第一知己

狐妓

粉蝶

遺扇

巨鯢

密神修屋

玄淵明

虎哺兒

玉姪婦

陰驛

鬼祟

牛義

二皂役

栽來也

香囊婦

夢中行雷

義僕

鬼假妖

舟女

周孝婦

魚怪

黃連致富

財神禦盜

夢驗

黑驢

拒奔報

黃旗

迂尼

碧桃

董公

青青

奎章道士

胡夫人墓

姚姑

東嶽府掌簿

逆雅少年

借金人

芙蓉館掃花女

壁蝨

河東丐者

蛟

貓言

黍苺

奎光

葆翠

過期孕婦

卷之四

李氏婦

古瓶

王侍御

段生

朱克

虎

毛人

沈髯

寶劍

愛驢

瓜異

武侯碑

燕

西坡逸叟

三郡人

雜貨舖

妬婦津

獸怪

義婢

土地輪婦

蛇化龜

劉酒鬼

鬼事姑

女化男

義塚

茅靴

俞氏圓

賜緋羊

江公道

松震女

白頭花燭吟

黃衣女

竹雞

鬼妻

孝猿

鼠夜登樓

友義

溪報

孝牛傳

蛇蟻報德

池金

梁節婦

女妖

畢韜文

弱冠卅二子

銜筐乞食

魏翁

詳註野史閒談

目錄

七

女湘

狼狽

偷兒

龍蟲

陳着

鐵丸

龜

易肉

龍某

沈壁

章五

貓犬

癡女子

惡鼠

洪四大三

詳註野史開談目錄終

齊福善

何生

柏秀才

華廣

張碧雲

廬山僧

韓五

瘋道人

徐元直

余時鏡

王黃鬍子

周英如

忘誤

惡蛇

野史間談卷之一

杜鄉漁隱著

委羽山樵註

光中中

甘泉曹霞屏太史名燁而子典試山左於八月十九日三鼓聞一春不佳損之滅燭就寢輒轉不能成寐忽聞几案間鐘鐃有聲一若文房器皿互相擊撞者疑有訛呼僕掌燈取前所案卷閱之猶不愜意又掩卷而卧矣甫交曉忽案上之聲移之榻畔大有踴躍淨掃捧碎便壺之勢聽其自然則其聲愈大疑懼交集仍取前卷反覆誦讀把玩再三終不合式怒印任爾作祟決不能入吾彀中也掩被而寢言未已若有人揭其被而曳其足者大驚失色曰先中中由是寂然考其姓名不復記憶此太史親為少宗母舅言之者

註釋 甘泉 縣名清分江都縣置太史 清時史館事多以翰林任山左即山東省以其在輒轉言反覆不已如平輪之入穀中矣。按飲引弓也言英雄為伊所籠絡也故今人謂考試中式曰入彀。

雷震

家伊山叔嘗言同治元年壬戌四月初五日雷雨大作中一雷聲如裂石及雨霽無異也次日佃李三由大莊基來告曰昨日有兩異事語之曰先是甲失一雞被乙盜去乙夫婦往田布種甲徑入乙家尋之見門後雞毛狼藉啟查則雞在其中甲怒取乙器或雞以歸憤猶未洩復往

乙家抱其牀上兒投釜去。乙婦歸將盛其夫視兒斃釜中不詢何以遽投河死。夫係婦久不至亦還見之。隨自沈。少頃霹靂入甲家。將甲夫婦並子俱擊死。火燒三匝皮肉焦爛。後村一新產婦。親事饋猪肚肺一具。婦烹噉盡。姑欲分其甘也。乃轉入室。取所下衣胞煮爛。謂姑曰。肚肺僅餘此當以奉姑。姑嫌變味未食。俄而家人見雷電自前莊來。直撲屋室。婦忙取淨桶覆頭上。雷奮力一擊。人桶俱成齏粉。而雷神為穢氣所觸。竟墜不去。同人因與至寺中。神端坐。身如金鐵。龍額雞嘴。左手持杵。右手執斧。威猛逼人。目光炯炯。若有所矚。後一夕大雨。遂不復見。

註釋
 狼藉 狼藉也。史記。狼藉。狼起。卧。多。霹靂。雷之急擊者。為分其甘。奔。生。平。野。處。何。事。不。同。皆。穢。氣。故。里。語。云。狼。藉。一。作。狼。藉。五。代。史。史。弘。肇。惡。逆。吉。吳。已。遂。今。甘。均。味。何。珍。不。等。衣。胞。即。胎。衣。一。名。胎。衣。又。名。胎。衣。齏。粉。吉。謀。求。出。鎮。以。避。之。既。而。中。級。人。問。其。故。曰。苟。捨。此。而。去。史。公。一。處。分。吾。齏。粉。矣。

記水諸生

元水諸生芮仔。縱口腹之欲。尤好食驚。以為水族中異味。無過於斯。所食不知凡幾。又惡蜥蜴。每見必計斃之。後其威為之烹。驚招飲。甫下箸。見一巨蟹來。擊其鬚。痛徹心骨。昏憤。年倒昇歸。數日而死。因理棺衾未殮。夜深。忽兩足俱動。家人驚走。芮曰。汝等勿怖。吾再生也。渴甚。索茶與飲。謂家人曰。吾初至一廟。跪神前。階下左右。蟹與蜥蜴。以萬計。俱曰。芮某傷我等太多。求神為我索命。神曰。查芮某祿籍。應得一第。今以此削去矣。人物性命。究竟不同。今日不應償汝。再減壽一紀。以示懲戒。若猶不改過。准汝自行索命。蟹與蜥蜴。猶吹嗽爭辯。神呼文送我出。恍惚聞。

已抵里門矣。從此戒殺放生。孽孽不倦。此辛亥年事。今猶見其人云。

註釋 汜水縣名漢成帝時也。隋改汜水為濟生。濟生謂學官弟子也。近為大寺。今南開封通濟生。代稱生員為諸生。口腹謂飲食也。孟之府我稱籍長終汝身。魂祿謂福言為天名。籍此三者則天之祿也。第科第也。亦以有甲一第者獨言應試中式也。吸吸嗚咽而吸以寄其生耶。孽孽動池之意。孟于釋鳴而

浙江某生，黨人也。工舉藝文，名籍甚。每一藝出，紙貴洛陽。故年未及冠，門下士已貴繁。有徒某，科應試，異友人某，將其稿搗去，許其必挽及榜發。名落孫山，同人共相扼腕。迨闈墨出，元作即檢舉，斷送幾人之性命矣。遂說詞以對曰：拙作殊不愜意，前所聞之稿，係鄰號生文，聊以塞責耳。同人領之，越數日，訪解元家，買舟以往。至則賀客盈門，冠蓋輻湊。有戲紛陳，某生周旋於其際。迨至酒闌，賓散，解元心知其異，長跪以請。某生即覲，縷言之。解元曰：閣中三藝，出自房考之手，不知其他。某生遂偕解元謁房師。陳其顛末，房師怒然變色曰：僕作首藝，握管構思，終日不成一字，偶繕一卷，見其筆意高超，文心靜穩，遂抄呈薦。不意其竟衰然首選也。為之奈何。某生曰：僕非禍君也。若有所圖，不至此矣。房考某邑現任司馬也。感激涕零，延居署內，厚贈書籍金帛，而迨解元家資甚巨，約八十餘萬金。終鮮兄弟，有妹一人，與某生年相若。房考即為之作代，解元復分家資一半與焉。解元文理精適，某生為之師。下科某生仍獲解，速捷成進士，入詞林。

此馬紹亭同年為余言者惜某生姓氏則予忘之矣

漁隱曰科場舞弊。例禁甚嚴。此何等事。而乃任意為之乎。現任邑宰亦以頭顱博一擲。弄璋屋經營。考生意幾多心血。張冠李戴。居心之叵測。何如。幸而獲元。始知非戰之罪。不然。究終莫白矣。某生以一窮措大。驟而財祿豐盈。苟非一念仁慈。能有如此識量乎。吾願世之科場舞弊者。尚其即戍午順天一索。反覆玩之。

註釋 宴人貧賤之人也。漢書 舉業 應試之文字也。金文 籍 漢書 陳平以奴婢百為公卿 賈以生多漢人于 漢書 舉業 應試之文字也。金文 籍 漢書 陳平以奴婢百

之公卿 賈以生多漢人于 漢書 舉業 應試之文字也。金文 籍 漢書 陳平以奴婢百

與之公卿 賈以生多漢人于 漢書 舉業 應試之文字也。金文 籍 漢書 陳平以奴婢百

請與之公卿 賈以生多漢人于 漢書 舉業 應試之文字也。金文 籍 漢書 陳平以奴婢百

山門弟 賈以生多漢人于 漢書 舉業 應試之文字也。金文 籍 漢書 陳平以奴婢百

開八弟 賈以生多漢人于 漢書 舉業 應試之文字也。金文 籍 漢書 陳平以奴婢百

之居地 賈以生多漢人于 漢書 舉業 應試之文字也。金文 籍 漢書 陳平以奴婢百

大試通 賈以生多漢人于 漢書 舉業 應試之文字也。金文 籍 漢書 陳平以奴婢百

公輻濟 賈以生多漢人于 漢書 舉業 應試之文字也。金文 籍 漢書 陳平以奴婢百

聽會試 賈以生多漢人于 漢書 舉業 應試之文字也。金文 籍 漢書 陳平以奴婢百

飲之通 賈以生多漢人于 漢書 舉業 應試之文字也。金文 籍 漢書 陳平以奴婢百

鄉之通 賈以生多漢人于 漢書 舉業 應試之文字也。金文 籍 漢書 陳平以奴婢百

由官達 賈以生多漢人于 漢書 舉業 應試之文字也。金文 籍 漢書 陳平以奴婢百

督也輻 賈以生多漢人于 漢書 舉業 應試之文字也。金文 籍 漢書 陳平以奴婢百

揀日或 賈以生多漢人于 漢書 舉業 應試之文字也。金文 籍 漢書 陳平以奴婢百

本官轉 賈以生多漢人于 漢書 舉業 應試之文字也。金文 籍 漢書 陳平以奴婢百

甲出會 賈以生多漢人于 漢書 舉業 應試之文字也。金文 籍 漢書 陳平以奴婢百

香馬甚振管筆曰管振管執竿也。謝靈運詩：伊昔司馬，按唐時每州各置司馬一人，終。兄弟，密文，既無伯愛，新謂與。人作均也。世通神，若馬，故後世稱府同。知曰：馬一。終。外來及叔終，鮮兄弟，均仍。獲解，仍。然。中。式。進。士。按禮。夜。柯。如。之。何。世。稱。府。同。知。曰。馬。一。終。外來及叔終，鮮兄弟，均仍。獲解，仍。然。中。式。進。士。按禮。夜。柯。如。之。何。世。稱。府。同。知。曰。馬。一。終。外來及叔終，鮮兄弟，均仍。獲解，仍。然。中。式。進。士。按禮。夜。柯。如。之。何。世。稱。府。同。知。曰。馬。一。終。

張某

張某家巨富，嗜羊脬，縛羊破腹，取其肝入罈，肝登，羊鳴聲未絕也。又常取厚軛，受通紅，以鈇籠置其上，而執肥鷄置籠中，鈇籠架邊，置椒薑醬醋二三盞，鷄跳鳴，軛上。炙掌凝脂，厚二寸許，馮柱飲醬醋水，毛脫盡，乃斃，取其掌炒食之，為身枯裂如柴，則棄之。因火所傷，膏精皆聚於二掌上也。向聞唐張易之兄弟嘗啖此，不圖余親見之。後張某援例為潼關衛，被議賠巨萬，今聞共闔院百餘人，已盡食井水矣。

治工之鍛煉諸金仗成熟也。漢書上秦畏却則鍛煉而周內之。虛容莊子大道難言為法言其虛曲則。斯蚯蚓及居前疑也。

玉虛宮怪

敬吳汝祥新婚半載遂館處州縉雲縣張某家。一旦思歸情迫耿耿不寐。邑有玉虛宮古名縉雲山。山有軒轅遺蹟。翔鸞駐鶴。天池鼎湖。丹井珠巖。諸勝。唐天寶戊子。改仙都山。宋治平乙未。改玉虛宮。吳與羽客周某善。時相遇從。縱談玄理。甚得也。吳薄暮過詠。周適他出。徘徊庭際。題一闕於空院壁間而去。越日吳復往。見有和之者。詢詣周。周不知也。心甚疑訝。是夕即有都麗。放熾。嬉嬉而至。戲曰。吳郎才子。乍幸辱臨。得瞻藻翰。妾偶效顰。望賜殺馬。後頻至。唱和成冊。周見吳有妖氣。詰之。吳以實告。周於空院掘之。得骷髏一具。焚之。後亦無異。

註釋

縉雲縣。唐置。明治。今屬浙江縉雲縣。處州。府名。清因之。屬浙江。又改處州。元改為縉雲。唐宗。治平。宋英宗。年。治平。羽客。道士也。拾遺記。無和。王名其。甘。雷。破。學。長。日。新。魏。氏。法。賜。玄。理。道。教。曰。玄。宗。又。曰。玄。門。道。學。曰。玄。一。龍。媵。詩。好。道。以。羽。客。稱。道。士。何。平。叔。之。符。籙。灌。夫。仁。之。錄。論。道。教。曰。玄。宗。又。曰。玄。門。道。學。曰。玄。一。龍。媵。詩。好。道。以。羽。客。稱。道。士。何。平。叔。之。符。籙。灌。夫。仁。之。錄。龍。陶。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效。其。舉。人。骷。髏。留。之。骨。節。也。

喬疑卷先生曰。界首一村。夫云。乙巳七月初三日。暴風大作。一龍從空墜下。潛入界首湖。湖波。

陡起瀟泐汪洋。若有物與龍鬪者。雷電交攻。半湖水赤。復有一龍亦自雲中下。與前龍夾轆湖。忽中裂入。皆見底有一物狀如牛。素體四角。二龍扶之而上。此界首湖事也。有人於初三日自高沙來。見大中丞是日觀水。突烈風浪。勢若山崩。城西巨津。浮屍蔽水。命人記其數。一千七百有零。其餘沈溺者尚無算。有會稽勞姓者。自山左至。云是日山東大颶。拔木揚沙。傷人甚眾。亂雲中忽見二女子。一持燈籠於前。一握帚掃於後。問之。天文家皆言彗星見。彗又曰。陝西是日大風。雨雹狀如石子。傷人萬餘。傾民舍八百餘間。遼東以是日暴風。城崩。傷人畜不計其數。

註釋

瀟泐 波濤相擊聲也。會稽 縣名。隋置。唐以從國之。明清時與山陰左。見先彗星。山星名。後見長尾如彗。故

名俗名 掃帚星

書喬古村先生事

吾邑喬古村先生。聖任侍御之父也。家資巨富。鄉居業農。一日入城。道旁見一襖內有黃金。書信幾具。翁知是遺物。以草履之。坐其上。頃見一騎來。行甚急。翁曰。行路人何皇遽。乃爾騎不顧。翁追呼之。亦不及。又頃騎復至。翁謂曰。公得無失物者。騎止。叩翁前。翁曰。所失何物。騎一。一言之。俱不謬。翁起與視。且曰。細檢之。問其故。騎曰。吾主以抗當道。逮繫琴屬。將以此致某相國。可以續命。此吾主生死之關。今承翁大恩。願分半以報翁笑曰。吾若欲此。寧取其半乎。不受。問姓。名居處。亦不告。曰。子行矣。毋以我誤大事也。騎叩頭竟行。後聞騎主已出。旋以憑死。時翁已有

二子俱三十餘歲。夫人年五旬。忽覺有娠。翁以年老。與女商買墮胎丸服之。竟無恙。再服亦然。買曰。吾售此無虛發者。今必責胎也。翁復買藥煎服。將成。為天踏碎其碗。乃止。及產。翁坐庭前。見前騎突至。後隨衣冠者一人。俱直入翁隨之。倏不見。家人報曰。生子矣。即侍御也。生時兩手各執一丸而出。後官翰林。任至侍御。明季以正直乞病旋里。子萊以康熙宏博科登翰林。官侍讀學士。孫崇烈亦入翰林。至今科第不絕。

註釋 侍御 清時御史 當道 執政柄者之稱 從漢相國宰相之稱 漢書蕭何為丞相 七年 從丞相亦稱通稱 德 煩悶也 禮 惡 翰林 專以翰林院處文學之士 清國之進士 朝考得 速為宰相之通稱 德 煩悶也 禮 惡 翰林 專以翰林院處文學之士 清國之進士 朝考得 吉士 則稱翰林科舉 乞病 即乞身也 後漢宏博科 開元 寬陸贊以博學宏詞登科 宋紹聖 時代 最清要之途也 乞病 即乞身也 後漢宏博科 開元 寬陸贊以博學宏詞登科 宋紹聖 初置宏詞科 紹興中 更立博學宏詞科 迄於宋末 侍讀學士 唐初置侍讀學士 侍講 直學士 侍讀之官 元明因之 清世翰林 內閣並有侍讀學士及侍讀

吳某

吳某謹愿人也。處館於親戚家。居侍兄弟二人。一日晚歸。過一橋。石甚危險。心遽驕。竟墜下。起視無傷。因至館。見兄弟對奕。吳從旁窺之。若未見者。然由廳西圓門入書齋。齋中花木如畫。吳訝月下不應如此。前面隙地甚空。澗見一亭。結構華麗。中生一老婦。戲言招之。吳大異。至門外。見內有美少婦。裸身將產。吳怒。走至廳。急呼居停告之。言畢。見二人躍起。滅燭閉門。聲言有鬼。合家惶遽。吳恍惚出門。又至橋下。仍墜如前。驚悟乃一夢也。時已四更。詠起。俟天明。到館叩門。

閩人啟門即駭仆地。吳至廳呼曰：我貴人非鬼也。延居停兄弟出曰：前夜有鬼呼。如先生聲。故一見驚駭。吳曰：前夜實是我來。道所見皆不謬。因同視此亭處。乃一猪圈。兩牝在內。少者夜產人猪。已死其一。吳始大駭。若其時一念禽獸。則不復為人矣。

註釋

謹願 謂意天公入翰林為學士。三年出。居停 即所居房屋之主人也。宋史：今舉人周禮：天官之屬有門人。司晨。以啟門。使刑人守之。後世視稱守門人為閩人。特愈書。足三及門而閩人辭焉。

冥遊記

儀徵吳刑部召誥。一日染病。自謂沉重。頃見二蛇由窗隙直入榻前。與身相纏繞。盤旋而起。若出樓屋。漸能豎立。二蛇俱不見。且行且高。俯視都城。歷歷在足下。繼過黑暗地。見諸苦受刑狀。歷竟。忽見大水滿漫。一望無際。若江海然。中惟獨木橋。寬可容指。對岸一廟。羣飛鳥。金碧輝燦。不可望而不可即也。吳飢且冷。呼號良久。有一老翁使人曳而過。熟視曰：汝不應來此。以書示之。厚二寸許。上標吳潮名。吳啟閱再三。乃吳自幼所行事。遂日登記。前半紅。又蠟集。至鄉會旋機。間有紅圓。直至此日而止。吳誠惶誠恐。叩頭至地。翁曰：汝為刑部。另有飛入廟觀之。見冊籍高丈餘。翁檢示湖名下。僅有公過數條。餘多殺人處。因令二童引之出。登船涉海。抵岸前行。入巨城。題曰補經所。中有僧人無算。二童曰：此在世人錢。而竊經句者。令自憶補出。忘則鞭之。補完乃已。又歷一山。雖懸崖峭壁。高逾萬丈。而行之如砥。頂上有字曰：孝子嶺。其中人皆有仙趣。吳頓而微笑曰：有此等世界。不願復到人間矣。二童曰：此非汝能居者。急扯之出。忽至山下。

未幾路復低窪見民間房屋及都城又在目前恍惚抵寓聞家人哭聲聽吳人見已尸侍庭蔭稍坐見人衆將出一童阻之強令與尸並臥二童左右推挽若漸與尸合一欠伸而坐起如常家人驚詫吳歷歷告之家人曰君死已七日因心頭微熱故未殮耳石函名潮與家堂伯曼伯同部面言之時同治壬戌年事喬漢更余祖始文也乙酉四月間亦嘗夜夢至一古廟見彫樂縷築青瑣丹楹額立東嶽行宮四字旁植一聯題曰極天星斗千秋鑑大地山河萬里程長廓廣廡重門洞開衣冠往來者踵相接過平昔所熟識之李君問何為曰考陰隲言猶在耳忽犬吠聲如錢驚悸而出沿路石板其手如硯兩旁修竹陰翳涼風促骨一跌兩醒時四鼓燈光細如瓦周身汗涔涔下喘息猶未平也

註釋儀徽縣名本宋儀其郡元為莫州明為儀徵縣屬江蘇揚州府後改為為揚子縣漢固仍為儀徵縣屬江蘇揚州府後改為為揚子縣漢固仍為儀徵縣屬江蘇揚州府後改為為揚子縣漢固仍為儀徵縣屬江蘇揚州府

成帝三書三公書家以儀徵縣屬江蘇揚州府後改為為揚子縣漢固仍為儀徵縣屬江蘇揚州府

曾否詩如鳥斯萃以儀徵縣屬江蘇揚州府後改為為揚子縣漢固仍為儀徵縣屬江蘇揚州府

翠飛詩如鳥斯萃以儀徵縣屬江蘇揚州府後改為為揚子縣漢固仍為儀徵縣屬江蘇揚州府

起故詩如鳥斯萃以儀徵縣屬江蘇揚州府後改為為揚子縣漢固仍為儀徵縣屬江蘇揚州府

成以詩如鳥斯萃以儀徵縣屬江蘇揚州府後改為為揚子縣漢固仍為儀徵縣屬江蘇揚州府

月詩如鳥斯萃以儀徵縣屬江蘇揚州府後改為為揚子縣漢固仍為儀徵縣屬江蘇揚州府

久詩如鳥斯萃以儀徵縣屬江蘇揚州府後改為為揚子縣漢固仍為儀徵縣屬江蘇揚州府

山詩如鳥斯萃以儀徵縣屬江蘇揚州府後改為為揚子縣漢固仍為儀徵縣屬江蘇揚州府

詳註野史間談 卷一 十一

矣陰陽為陰陽下民。言陰安定其民也。後人乃以陰言猶在耳。賓王文如織也。杜牧詩。虛亭滂滂雨多貌。杜前聲如。應。滂滂塞雨聲。

遵義宰

蜀東王某。以翰林散館銓貴州遵義縣五官百職。蓋無處不錫。有翰林院三字者。蔡公簡堂督學黔中。黔道梗不能進。乃僑寓於渝。貧苦未可言狀。亂少定。按試遵義。王以前輩禮倨之。侯張草草。公忍之。試畢歲暮。院署中換窗紙。寫楹聯。將為度歲計。王持學政全書與爭於庭。公無奈去之。王遣悍僕復阻於西城門。搜其上下行李。凡係遵義物。一毛不令攜去。會大風雪。公及從役顛倒泥濘中。力疾行五百里。至烏江度除夕。試既竣。以編修署貴州布政使。明年暑貴州。巡撫乃以他事中王罷官去。妻子流離死。嗟乎。王道本乎人情。未有出乎人情。以為廉悍者。且翰苑儀注。不過以詞林清班。未便為部曹統屬。而特以前輩聯其親敬之意。至乃恃尊以凌之。則謬甚矣。

詳註

蜀東四川古為蜀地。故四川翰林見書喬古散館舉制翰林院庶吉士讀書三年滿之也。載後仍留翰林院授編修等職者。稱之曰翰林。其散館者。初置翰林院。宋未廢。故在貴州。主事知縣等官。有美清。初更有留館者。稱之曰翰林。其散館者。初置翰林院。宋未廢。故在貴州。今義州清田之五官。耳目心居口鼻心也。翰林院。宋初置翰林院。宋未廢。故在貴州。又清田之五官。耳目心居口鼻心也。翰林院。宋初置翰林院。宋未廢。故在貴州。考。石稱學。院中以待。古渝州名。府。明。清。仍。之。即。今。四川。巴。縣。治。外。供。帳。請。張。以。

方孺人傳

孺人姓方氏安徽人父績學早世母氏金嘗到臂和藥愈起夫歿遺腹生孺人幼習勤勞事母
盡孝長歸欲盟運司知事程君為繼室先娶王孺人生子港及長次兩女攜家至皖為人理焉
楚旋悼亡續娶孺人生于坤及三四女其佐離業也節檢而不苛刻精明而仍渾厚人奉為法
內助之力居多下世時于女皆幼孺人忍死撫孤綜理家政子就外傳天將明即起治水漿為
之擲沐飲食次即為諸女梳洗米鹽瑣屑無不躬親日暮則篝燈督子讀書別燃燈課女針黹
恒深夜不寐于有過失不事嚴誡惟哀詞導之曰兒曹無父若不自立其將何為聲淚俱悲必
于悔改而後已其撫前室子女教養兼至一如所生尤恆情所難也程君歿後數年離業為人
所欺家計多艱而故鄉虛舍什物又為人所竊歸亦非易孺人敬念夫家父母之邦決計於嘉
慶九年冬挈子女回歙夫與王孺人匿居於皖亦奉還鄉凡閱十年婦嫁方某經營締造備歷
勤劬矣程君歿時方東裝旋里求二親葬地先一日遽病終孺人恸記之道光八年山水大漲
孺人猝聞舅姑棺逆於水疾驟作遂昏聩移時始甦亟命子往覓則厝之上海兩棺在焉或以
棺逆水而上疑其謬驗題字乃信孺人即典質稱貸得地合葬蓋孝思於是慰焉徽俗女子晚
嫁者年歲或不齊當孺人之在室也舅氏金君愛其賢淑嚴為相攸遇才望異人而其姻族有不
類者亦不與締姻後以程君志行高潔乃許配之時孺人年三十矣越六年而寡以節孝著而
例不得為或以減出室之年歲請孺人流涕曰吾不減年歲以適人恐以夫死為遺恩地乎年

不許於戲母誠賢哉聞古人由賢母之教以立名者多不勝紀余識程君昆弟於揚州揚故繁華地而其昆弟言動皆篤養衣冠皆樸素蓋不為習俗所染而克自樹立者皆賢母之教成之其子若孫皆秀發他日顯榮正未可量又母之賢所宜致也余故樂為之傳焉

註釋 孺人命婦之稱大夫之妻曰孺人見禮記宗政和中法君疏為室飲見五廉運司

知事 元置都轉運使司於兩山叢說明清職官妻七品以下封孺人飲以孺子說春秋時有死國在今安徵潛山為萬英傳亡晉潘岳妻死詩三首為齋業誠曰誠齋

下世 管于吾君下世就外傳禮十年出說外傳岳妻死詩三首為齋業誠曰誠齋

針 不令母知針謂前或作指針指女工也師揚眉而以待葬期也東裝整齊行裝也

東裝 東裝整齊行裝也

揚州 揚州古為九州之一地而說廣清置蘇氏國府今江都縣其舊治也

駱文忠公

駱文忠公督川十年其歿也僅餘三千金蓋二十年前物破紙織固未嘗一動家無內春一弱孫侍疾疾既篤將軍某往省視公公已不能語見公案上一茶盞百補千釘榻前橫陳舊袍服五六件為裝殮都某掩己袖扶公坐起而公臂瘦如柴衰敝袖露肘連呼公不應自視已手如翡翠玉圍碧璽撒指殆值數千金不覺淚如雨下既殮為夫哭數次而出

註釋 督川督川考按將軍古無專官惟為將兵者之通稱漢始加左右前後中騎驍騎

川刺吏多以將軍開府都督軍書南北朝將軍名號尤多唐以後上將軍將軍將軍並
 為環衛之官及武職官階清於東三省及遼蒙駐防並置將軍皆以滿人為之秩正一品
 翠玉按翠玉名鳥名即翠鳥也其色蒼翠美珍貴 撥指即抵指指環之屬以象玉為
 童子似解法雜法也 右子大指所以鈎強也

飛血

嘉定某姓如幼字劉某娶期已定劉忽病卒遺言令女蚤改嫁女聞之悲恸不食欲過門守制
 父母不許百計防之稍懈取菜刀自刎死項無點血時劉姓方停棺修佛事夜將半腥風過處
 驟雨點飄之則新棺濕透皆血點也計其濕血之時正在刎頸之時兩家親戚乃議合辱而請
 旌建坊真奇蹟哉惜此中不詳處錄之待攷

註釋 嘉定縣名宋置清屬江蘇本 合辱見方輿請旌人傳

銀手圈

黃陂縣王姓子將弱冠讀書里中以從朋輩博負錢十餘索不敢歸而索負者甚急乃就其岳
 母借貸蓋幼締婚而尚未娶者岳母得其寢取衣服令典質其女情不足給陰以銀手圈藏其
 巾而王姓子不知也持往典肆肆中司櫃工問衣中更何有曰無之時已有前提督王軍門出
 征越南家被賊劫巨萬索未獲其失單中有銀圈等物疑之執送官不勝刑遂服罪死於獄傳
 入女耳女勸拉詣縣自呈願取刀自刎於堂上縣官已撤任而其詳則未之聞也因憶蜀內
 江縣有世族王姓女幼字富室鄰某女體素豐腹便便鄉里不無竊語謠傳至鄰鄰羞忿嗚之

寘並重賂求退婚。邑令王某呼女質，俾入內遣夫人及穩婆驗之，皆曰胎也。於是父女皆被
辱歸而抱怨。女令再控，誓必明辨。從之。復訛女置，辨滴滔不休。暗解胸前衣，出利刃，剖小
腹，差殺不及，奪腸肚齊出，並無所謂胎也。官遽起，父及兄攀左右袖，俾至女屍前，各掀開創口。
請官視驗，官駭，換無人色。支吾退堂，遂被嚴逮出口，抄查追贓。鄧傾家，穩婆瘦死獄中。王姓女
題請建坊焉。

註釋 黃陂縣北同真清屬湖北漢陽冠弱冠禮二十曰弱冠。疏二十成人。提督官名。明時有

政請職率以勳威大臣及太監道之清代十重要官。軍門統兵官之尊稱。明世稱曰軍門。總督
下之是也。清世專命武臣為提督。南超置桂林南粵國之名也。即今廣東提督。明世稱曰軍門。總督
督子足軍門。但為提督之職。南超置桂林南粵國之名也。即今廣東提督。明世稱曰軍門。總督
今廣東提督。南超置桂林南粵國之名也。即今廣東提督。明世稱曰軍門。總督
漢超化所都。蜀地。故今稱四川。內江縣。本非周所置。中江縣。清改名。始皇氣南超地
川永甯道。腹便使。蜀地。故今稱四川。內江縣。本非周所置。中江縣。清改名。始皇氣南超地
鯉魚。蘇興。周公。同。夢。許。使。眠。語。漢。開。之。應。時。對。日。假。為。姓。子。私。二。黑。身。徒。今。治。清。屬。四。川。資
女子。同。意。師。而。可。出。何。知。道。如。口。支。吾。將。皆。指。同。生。報。新。錄。世。謂。種。妻。曰。者。謀。五。蔣。一。葵。長。安。客。思
周以等第。乳所。汗。辱。焉。名。曰。穩。婆。支。吾。將。皆。指。同。生。報。新。錄。世。謂。種。妻。曰。者。謀。五。蔣。一。葵。長。安。客。思
死。獄。中。

棘園題句

同治甲子。四川閬中張生。以頭觸牆流血死。自言于府。試萬中淫一女。今來索命。且言家世積
德。當得館選。由知府任。至禮部尚書。今畫削矣。女有詩十首。好事者爭傳之。詩曰。錯認冤家是

風因嗚呼一別已三春而今場屋仍相會評貌依稀認不真憶君攜妾入羅幃妾道親言不可
遠君約終身為配偶隨將六禮聘僕歸誰識君心異妾心妾心原未暫忘君君歸一載將心與
視妾猶如陌路人門前鼓樂鬧喧嘩問是誰家嫁女娃婢道去年張秀士而今又娶郭三家妾
聞此語恨吞聲自悔當年枉失貞只待月明人靜從青絲一幅了餘生君居陽世妾居陰恩愛
成仇似海深君道陰陽成永訣誰知矮屋又相親今歲巡神赫更威妾求方許入秋闈七千號
舍人多必歷歷尋君遍揭幃東邊九號與君逢為訪君容慘妾容昔日見僕猶恨晚如何今日
轉慙僕已從薦地結鴛鴦妾亦何心索命僕只為冥王深惱恨命奴親取薄情郎君今隨妾入
黃泉漫道君愁妾亦憐昔日濃情成底事好姻緣是惡姻緣道光庚子南閩某生首場被貼卷
面題集唐絕句云重簷複道曲欄斜遙指紅樓是妾家燕子不來春又晚隔牆聞燕碧桃花此
為女鬼詩無疑矣某科江南閩中有一生題詩卷面云沈寃地下已三秋矮屋相逢誰肯憐
我孤魂常露宿恨君巧語賣風流踏宮已隔何須問鴛被雖溫莫蓋羞只好破瓜難折桂待卿
泉下勿淹留又在牆上書數語云予曾污一閨女因予不至其處抑鬱而死今日謄錄二篇將
終忽疲倦昏迷女掀帷入卷為墨污因作詩一首不知女子所作亦不知予之所作錄出以戒
同人乙酉科寒字九號一生自書絕句於號板云薄采慈姑吟怨句漫將藍母寄相思臨行互
剪羅衫袖珍重啼痕好護持又書寃家已到速速自裁我死得好苦惟其如此所以如此早知
如此悔不知此又一生春面書云秋月樓頭夜正長春風簾下花初麗未完卷而出又一生卷

上書云迨迨萬里為何因只為高堂有老親寄語三江諸舊知休將戲笑認為真又一生春面
書云千里來觀上國光卷中旋被火油傷半生只為淫三婦七試惟憐貼五場信是紅顏為鬼
域悔從黑夜結鴛鴦而今敬告青雲士休道殘花艷且香此道光甲午科湖南寶慶葉生事汪
凝夫先生分枝楚南載于警枕錄

註詳同治清移宗 閣舊時試院 既曰閣如會試而曰春閣辨試曰秋閣 選翰林古稱館閣故
知府官名 唐於京都及創學名 始此之始特置為府 知府代一府之長 人曰多或置於今
秋及學 試於 法漢成 帝置 兵書 魏六部 向部知府 總一府之長 人曰多或置於今
未改及 試於 法漢成 帝置 兵書 魏六部 向部知府 總一府之長 人曰多或置於今
六部并 改因之 試於 法漢成 帝置 兵書 魏六部 向部知府 總一府之長 人曰多或置於今
始有六 改因之 試於 法漢成 帝置 兵書 魏六部 向部知府 總一府之長 人曰多或置於今
矮屋見 改因之 試於 法漢成 帝置 兵書 魏六部 向部知府 總一府之長 人曰多或置於今
明詩 改因之 試於 法漢成 帝置 兵書 魏六部 向部知府 總一府之長 人曰多或置於今
神相 改因之 試於 法漢成 帝置 兵書 魏六部 向部知府 總一府之長 人曰多或置於今
曰南 改因之 試於 法漢成 帝置 兵書 魏六部 向部知府 總一府之長 人曰多或置於今
聞名 改因之 試於 法漢成 帝置 兵書 魏六部 向部知府 總一府之長 人曰多或置於今
碧桃 改因之 試於 法漢成 帝置 兵書 魏六部 向部知府 總一府之長 人曰多或置於今
名曰 改因之 試於 法漢成 帝置 兵書 魏六部 向部知府 總一府之長 人曰多或置於今
以春 改因之 試於 法漢成 帝置 兵書 魏六部 向部知府 總一府之長 人曰多或置於今
科其 改因之 試於 法漢成 帝置 兵書 魏六部 向部知府 總一府之長 人曰多或置於今
翰其 改因之 試於 法漢成 帝置 兵書 魏六部 向部知府 總一府之長 人曰多或置於今

之成偶曰鴛鴦破瓜晉樂府碧云破瓜折桂見上泉下黃泉之下也淹留久留慈姑白詩
 華新葉長慈母學名一名先崩產高堂詩化劍解高堂來觀上國光易國之先紅顏
 地美人也漢武帝崩時為先為城。按鬼與鴛鴦一見青雲文記不意君龍有致于
 賦色此類而亦明鬼域詩為先為城。按鬼與鴛鴦一見青雲文記不意君龍有致于
 結世之公通開音宮在干北寶慶南有民國倉今即陽縣其舊治也。分枝科舉時各居官
 我分楚南湖南也。水秀。行山豈無惡

造冊

同邑喬茂才鑑。同治壬戌七月初二日病卒。至晚復甦語人曰。我始至一處如陽閣官署。中坐
 者呼我名曰。汝當明日午時死。且還陽。天律甚嚴。不可早一日也。此去須為我傳語人間。吾等
 奉帝命造劫冊。已數年矣。屢催未繳。蓋劫冊雖成。尚日遠糾察諸神。查人善惡。有一善念。即從
 冊中勾出。其不在冊者。有一惡念。即行補入。其出劫冊。而復生惡念者。仍復補入。每日不知更
 換幾何。汝須囑世人。善念力求堅。永無善力求振。振但願人人如此。則劫冊可消矣。初三日午
 時果卒。同邑華仲厨名承堯。戊子江南孝廉。甲午赴禮闈。報罷而返。抵家數日。夜起如廁。偶一
 傾跌。便神情恍惚。嘗言與問。借伊造冊等語。其孫姪建侯。上舍名廷震。一日來問仲厨疾。仲厨
 謂之曰。冊籍甚繁。于盍同往。建侯漫應之。歸即寒熱交作。後仲厨七日而逝。比年以來。家鄉絕
 未盛行災疫。所造之冊。或即東三省與臺灣之役歟。未可知也。

註釋

茂才 即秀才也。因後漢光武帝糾察諸神。造冊名目。均見兵歷錄。江南。本長江以南之地。清初置

江兩有橋今江蘇安縣二省南卷廉見笑報罷今人稱落第曰報罷漢書其不足采者報罷
之也故後遂以二省稱江南卷廉見笑報罷今人稱落第曰報罷漢書其不足采者報罷
今歸如廁記沛公起如廁上舍生為上舍東三有龍江三有是也臺灣島名在福建省之東
屬于口

赤文

家適庵叔祖嘗云咸豐癸丑夏間偶寓陶家林見雷擊死一牛背上火燒成文曰一隻虎季過
十一世為牛身乾隆年間又有買白魚一尾者去鱗後腹上有赤字曰秦將白起妻

註釋咸豐清文宗季過明末人李開之徒將也即其兄之子也後改名歸白起戰國秦
凡七子餘城封武安君

雷擊舟卷

戊午夏秋間一日迅雷擊倒對門榆樹後陳宜頌廣文自江南來云是日丹陽塔上擊死一人
運過即傳人傳是日邵伯湖雷擊一舟舟中十一人皆溺死不知何故

註釋廣文唐書明皇愛卿度置在右以不事吏更為置廣文館以度為博士度因命不知
自君始不交美季度乃就請宰相上請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
故明時均稱教官為廣文江南見造丹陽府今屬江蘇金陵道邵伯湖在今江蘇江都縣
田氏思其德氏為邵公因名

屠牛報

獨落子云家有舊僕劉五少時以屠牛為業後雖改行不戒牛肉在于家十數年忽得瘧疾臨

終如牛鳴。數日語其妻曰：我孽報甚深，現有鬼卒以鐵索昇我入地獄矣。又邑有許九子者，素販牛入湯錫，臨危謂人曰：有無數牛來以角觸我身，無完膚。號鳴數日而絕。又邑陳香東嘗述幼時往咸湖張家集，道光二十八年水荒，草盡耕牛多疫死，張牛病鄰勸為食，不許。越日牛死，理之鄰踣其地。至暮聲來往，掘陳亦竊遙觀之，鐵錘甫下，忽穴中青氣欽然上冲，掘者三入立仆，莫不可言。陳奔還，輩中未作者走告其家，各昇歸。奄奄一息，猶呼曰：耕牛本不該食，怪我不好，怪我不好，遊身青腫，無復人狀。至午皆死。陳至此，皆戒食牛肉。

註釋

店疾，久難也。左傳：地獄，謂地下之獄。所以治已死之罪人也。道光清宣宗。

奄奄，氣息微也。專指。

野貽某甲

野貽某甲與某乙均貧家子也。生同里，幼同塾，長同習，賈于淮安，業既成，均各婚娶，仍同執事于店。甲誠而乙黠，然兩小無猜，彼此照拂，甚相得也。店規：同事每年許回家一月，一歲甲乙皆思歸者，乙以家中有事，謀于甲，讓其先歸。甲領之，乙欣然束裝，瀕行謂甲曰：此行當過若家，如有府報當作寄書郵也。甲果有書託寄，乙持書勿勿就道，時值新秋，殘暑未退，登途數日，始抵故鄉，迎水柴門，即甲之居處也。乙先送書至其家，適甲妻在棚下摘豆，不虞乙之驟至，舉手向上，衫袖揭盪，腋下有癩如掌大，旁有數黑痣，已為乙竊窺，而甲妻未之知也。乙以書付之，立談三四語即去。逾月乙還至店，視甲而笑，甲疑之，慰勞之餘，因詢及寄書事，乙曰：已面交矣。至君

家時已夕陽在山阿嫂留與共語一時未忍相拂。回思與君至矣不能不以相告。甲正色曰。相
 好多年。何得相戲。乙亦正色曰。誰感爾。爾妻腹下有癍痕。旁有黑痣。然乎否乎。甲聞之。赧然而
 退。乙察其見信。隱笑共癡。超數日。甲陰于市購昆吾刀一柄。亦告歸。逢次自恨所託非人。搆此
 大辱。得暇即磨刀霍霍。欲得其妻而甘心焉。離家里許。停撓不進。迨東山月上。始放棹歸。則
 雙扇盡扁。其妻已睡熟。甲執刀叩門。闖戶內有應門聲。即舉刀相待。意欲及鋒而試。及門開。當
 心劈去。見一人影仆地。入內則其門。固仍閉也。不禁愕然。心旌搖撼。不知道所殺為誰。怒頓息。
 重復叩門良久。妻始執火啟戶而出。甲藏刀于後。舉火照地。杳無人。連稱怪事。相與入室坐
 定。不暇他詢。急問乙未寄書事。妻縷述在豆棚下情形。甲始釋然。知為乙所誑。妻見其神色有
 異。叩之。具以告。示以及彼此大痛正悲。苦問。忽舉首見堂前所奉大士神像。胸前有刀痕一條。
 始知大士默救之云。蓋其妻自幼虔奉大士。十數年未稍衰也。乙是夜在店。夢神責其狂妄。幾
 害人性命。自是形如木偶。黠者轉瘋矣。

註釋 盱眙縣名春秋吳邑秦置縣自漢至唐因之故城在今安徽盱眙縣東北又晉真
 為時目為盱眙縣居淮安國廢今江蘇州元改路明為府清屬江蘇州今屬安徽盱眙縣東北又晉真
 山可以無照拂北照猶言散領之見科瑤東裝見方諸寄書郵人寄書百餘字為孫穿太干里
 坡積之曰浮若自將沉也。禿門崇門以崇為門也。新昆吾刀列于海上多昆吾石
 殷洪喬不能為人作書郵也。崇門崇門以崇為門也。新昆吾刀列于海上多昆吾石
 周穆王時西域所獻。磨刀霍霍。詩磨刀霍霍向胡羊。古甘心。言欲得仇人而發之以快其

也停梳梳梳也。陳子昂。故梓梓舟旁。松水之具也。范及鋒。謂求共鋒鏡之氣也。文記。心旗搖搖。謂心不定。如旌旗之搖也。大時。國。楚。王曰。蘇人。士。佛。能。蓮。心。廣。夫。以。建。佛。事。者。也。今。多。作。觀。木。偶。木。偶。人。與。人。偶。人。相。與。語。

荷包

江南有二家。一貧一富。同日嫁女。富女適王姓。貧女適李姓。喜與相遇于路。江南俗以喜與對面為不祥。必開門拂拭。富女見貧女痛哭。問之。貧女言夫家較母家更窮。將來何以為生。是以悲。富女即將袖中銀荷包一隻贈之。勸慰而別。貧女見夫勤儉。因出荷包銀約三四十兩。與為資本。生息十數年。富至巨萬。迨賊陷江南。李適寓六合。王被陷。亦逃出至六合。李方媿子雇乳母王嬌。王來數月。見李堂上供一荷包。日日焚香禮拜。王自認此物係己手繡。顏類甯日贈貧女者。感恩舊時。終日流淚。李怪而問之。因自述前事。李大驚。叩頭謝之。即分家產之半。與王為業。後六合失守。不知二姓又移何處。孫鶴笙先生家六合。故知其詳。

註釋

江南見。造拂拭。李白詩。一朝荷包。通俗。編宋書禮志。朝服。肩上有生紫。於囊。佩之。胡服。按此荷。當謂去聲。而能。改。荷。包。通。俗。呼。曰。荷。包。或。云。漢。代。以。荷。葉。為。包。以。行。也。一荷。也。馬。致。遠。黃。帝。讀。之。為。荷。之。聲。今。名。之。曰。荷。包。亦。荷。也。文。說。京。上。或。者。即。同。于。荷。一荷。也。今。成。名。是。我。荷。包。也。包。物。生。息。利。息。謂。之。生。息。巨。萬。師。之。錢。粟。巨。萬。六合。屬。江。蘇。江。甯。

鼠食貓

蘇金陵道。

江都趙某貧家子也。幼不善讀書。酷好拳棒。故遂工于技藝。以勇力聞于鄉。性極兇。誓所為多不軌。無賴子弟爭來相附。嘗與日衆。以販私鹽為業。人莫敢撻其怒。橫行一衣。同郡李先生與之善。繼見其所為不法。因與疏遠。趙遂與之有隙。先是李妻某氏。趙訪李曾與相見而悅之。既與絕交。知其柔懦無能。遂糾眾往劫。掠得即揚帆而去。舟至中流。某氏知必不免。急投于河。順流而下。十餘里。至仙女鎮。關卡處。為水中樁木所阻。關中人見而撈。已昏不知人。灌醒詢得其囊。關上門政某大怒。即自買舟詣李生所。令其控諸官。李畏趙勢大不敢。某慙恚之。曰。汝但作詞。吾與江都門政善。為汝投之。必能伸理。李遂作呈。乞其交縣。縣令飭差捉趙。均畏其人甚。奈一無敢往。都事將中渡適足。時趙因販私。拒捕傷斃多人。鹽局稟知都轉。都轉亦飭縣捉人。令召眾促促其往捕。眾曰。趙某武藝頗佳。其徒十餘人。又多亡命。我輩恐非其敵。如必欲致之。非陳某去不可。問陳何人。曰。陳居某處。素以拳頭著名。勇力更勝于趙。徒眾亦不弱。然是讀書人。恐不肯多事。或以重賞何之。尚可應命。令延陳至。告以故。且謂如獲趙。當以五百金為謝。陳貪其利。不暇思索。遂諾之。歸遣家徒中村。藝最優者以行。素不識趙。聞李曾受其害。令其作線。至仙女鎮。適趙出門洗浴。隨身護衛二十餘人。陳率眾趨至浴室。俟趙出。手指而示之。趙見問陳曰。君從何來。豈華人來擒吾耶。吾與君無嫌。何必頗傷和氣。陳乘其不備。一頭撲去。趙即仆于地。不能復起。其徒往救。亦為陳眾擊走。遂縛之而歸。送縣。論趙如律。陳領賞而回。與徒眾瓜分。陳得其二。徒分其三。數日後。陳在室中坐。而假寐。忽見趙闖然而至。起逐之。曰。汝已伏法多日。

來此何為趙氏吾罪誠不可逃然應死于官不應由汝致吾于死也死汝以五百金索吾之命吾之命吾能取償耶然趙人肉當陳驚醒而僕婢報生于矣心知其故抱而告之臨趙某我雖因汝得五百金然我祇得二百金餘皆分于家人汝既索索自今日始凡汝所用我一一記賬完汝此數何如子燕首會意由是子用銀錢一記之數年子已七歲一日子正嬉戲陳至謂之曰汝勿懼闕頭為汝算二百之數已將用盡尚餘一千餘文可以去矣子聞之瞋目視陳不發一語久之大叫一聲而絕

江都
漢置城在今江蘇江都縣西兩隋時移於郡下唐殺擊判之術洪書注江都之技巧者荀子齊人僅技擊曰技擊不軌出於私度之外也史記天者無積事動以勇力擊斬敵人今魯稱習拳法曰技擊
關
言我年十二三為無賴賊道人即戴攔關子使負錫度一疏關子使負錫度一疏關子使負錫度一疏
門
言我年十二三為無賴賊道人即戴攔關子使負錫度一疏關子使負錫度一疏
政
言我年十二三為無賴賊道人即戴攔關子使負錫度一疏關子使負錫度一疏
官
言我年十二三為無賴賊道人即戴攔關子使負錫度一疏關子使負錫度一疏
名
言我年十二三為無賴賊道人即戴攔關子使負錫度一疏關子使負錫度一疏
也
言我年十二三為無賴賊道人即戴攔關子使負錫度一疏關子使負錫度一疏
伏
言我年十二三為無賴賊道人即戴攔關子使負錫度一疏關子使負錫度一疏
法
言我年十二三為無賴賊道人即戴攔關子使負錫度一疏關子使負錫度一疏
假
言我年十二三為無賴賊道人即戴攔關子使負錫度一疏關子使負錫度一疏
今
言我年十二三為無賴賊道人即戴攔關子使負錫度一疏關子使負錫度一疏
僅
言我年十二三為無賴賊道人即戴攔關子使負錫度一疏關子使負錫度一疏
伏
言我年十二三為無賴賊道人即戴攔關子使負錫度一疏關子使負錫度一疏
法
言我年十二三為無賴賊道人即戴攔關子使負錫度一疏關子使負錫度一疏
受
言我年十二三為無賴賊道人即戴攔關子使負錫度一疏關子使負錫度一疏
誅
言我年十二三為無賴賊道人即戴攔關子使負錫度一疏關子使負錫度一疏
素
言我年十二三為無賴賊道人即戴攔關子使負錫度一疏關子使負錫度一疏
不
言我年十二三為無賴賊道人即戴攔關子使負錫度一疏關子使負錫度一疏
可
言我年十二三為無賴賊道人即戴攔關子使負錫度一疏關子使負錫度一疏
違
言我年十二三為無賴賊道人即戴攔關子使負錫度一疏關子使負錫度一疏
道
言我年十二三為無賴賊道人即戴攔關子使負錫度一疏關子使負錫度一疏
自
言我年十二三為無賴賊道人即戴攔關子使負錫度一疏關子使負錫度一疏
作
言我年十二三為無賴賊道人即戴攔關子使負錫度一疏關子使負錫度一疏
進
言我年十二三為無賴賊道人即戴攔關子使負錫度一疏關子使負錫度一疏
也
言我年十二三為無賴賊道人即戴攔關子使負錫度一疏關子使負錫度一疏
書
言我年十二三為無賴賊道人即戴攔關子使負錫度一疏關子使負錫度一疏
分
言我年十二三為無賴賊道人即戴攔關子使負錫度一疏關子使負錫度一疏
言
言我年十二三為無賴賊道人即戴攔關子使負錫度一疏關子使負錫度一疏
高
言我年十二三為無賴賊道人即戴攔關子使負錫度一疏關子使負錫度一疏
皇
言我年十二三為無賴賊道人即戴攔關子使負錫度一疏關子使負錫度一疏
帝
言我年十二三為無賴賊道人即戴攔關子使負錫度一疏關子使負錫度一疏
瓜
言我年十二三為無賴賊道人即戴攔關子使負錫度一疏關子使負錫度一疏
分
言我年十二三為無賴賊道人即戴攔關子使負錫度一疏關子使負錫度一疏
如
言我年十二三為無賴賊道人即戴攔關子使負錫度一疏關子使負錫度一疏
初
言我年十二三為無賴賊道人即戴攔關子使負錫度一疏關子使負錫度一疏
命
言我年十二三為無賴賊道人即戴攔關子使負錫度一疏關子使負錫度一疏
文
言我年十二三為無賴賊道人即戴攔關子使負錫度一疏關子使負錫度一疏
記
言我年十二三為無賴賊道人即戴攔關子使負錫度一疏關子使負錫度一疏
地
言我年十二三為無賴賊道人即戴攔關子使負錫度一疏關子使負錫度一疏
皆
言我年十二三為無賴賊道人即戴攔關子使負錫度一疏關子使負錫度一疏
謂
言我年十二三為無賴賊道人即戴攔關子使負錫度一疏關子使負錫度一疏
之
言我年十二三為無賴賊道人即戴攔關子使負錫度一疏關子使負錫度一疏
處
言我年十二三為無賴賊道人即戴攔關子使負錫度一疏關子使負錫度一疏
或
言我年十二三為無賴賊道人即戴攔關子使負錫度一疏關子使負錫度一疏
盛
言我年十二三為無賴賊道人即戴攔關子使負錫度一疏關子使負錫度一疏
功
言我年十二三為無賴賊道人即戴攔關子使負錫度一疏關子使負錫度一疏

投水婦

解某廣東嘉應州孝廉家貧投徒為業某科典三人計偕存舟泊秦邦同一士登岸問賦時當薄暮忽見一孕婦欲投河解急止之問其故婦曰夫久官項繫獄妾賣身贖之今夫雖出獄而妾將夫者不得已尋短見耳問負若干曰銀三十二兩解曰子姑待之遂謂同游者曰我等各

出八舍。則事諧矣。同游者欣然應允。及至舟中。二人論二人曰。江湖誑騙甚多。暇後傾囊恐亦應酬不暇。堅不與。同游者聞言。意沮。解乃倒篋。得三十二金付之去。俄頃其夫與僮來叩謝。聞解姓氏居里而歸。即設長生祿位。兩解不知也。解資斧罄。遂雇舟南下。同舟并非笑之。至家病足。十六年跬步不出戶庭。比足癢。復會誦首場之名。忽聞鄰哭聲甚哀。視之。係二八少年。詢其故。曰。吾母之恩人。未報且望我之成立。甚感。今春又被墨污。奈何。解問。思人為誰。曰。廣東解某也。解曰。吾是矣。但不知吾有何恩于汝母。少年問其名及居址。不爽。少年伏地覲。縷告之。遂以三藝奉贖。方知少年即汝水婦所孕之子也。少年另作三藝。草草完卷。幸墨跡尚淡。未登藍榜。榜發。解竟與少年同捷矣。

註釋 嘉應州 清置為直隸州屬 廣 孝廉 見笑 秦郵 即今江蘇高郵縣 秦時 資斧 馮諼于處 得 齊斧 齊斧所以斷物若也 今則通稱 文去 諸家皆作 跬步 謂半步也 程啟君子 跬步 凡人一舉足曰 會試 奉薦 觀 縷 舞舞 藍榜 榜以藍筆書榜 故稱 藍榜 若曰 登藍榜 此 藍榜 三 尺也

履晴秋

鎮江嚴桂菴。字晴秋。鄉試夜。忽一女子奪其卷。嚴曰。吾與汝素未謀面。何冒昧乃爾。女曰。嚴某非爾父耶。余為爾家婢。爾父擬收房。被爾母凌虐。以死。今爾父絕跡場屋。余不取償于爾。將誰償邪。嚴曰。父事余不親志。第余初應鄉試。即登藍榜。家人不信。有汝事。必責余。粗率。俟歸白諸家人可乎。女曰。緣爾非上必挽。故來。嚴曰。我不中。于報怨則得矣。究竟于汝。又奚益。何不聽余。

言立木于我家改葬汝于先人壟側春秋祭祀何如。曰果如是我又何求。晴秋遂捐天日自誓。是秋果掘此劉良卿太姻伯親見其人自言也。

註釋 鎮江府名宋元改路明仍為府清因之。鄉試科舉時代之制每三年各省集士于於經文策問謂之鄉試中式者曰舉人清未歲亦虛冒昧。不問事理冒然進行之也。收房收作偏房也。貴不坊偏房。場屋題句。藍榜見報。

陸地行舟

吾邑西六十里曰黎城鎮。即古黎王城也。黎城西北七十里曰張公鋪。屬天長縣。南去六合之竹鎮五十里。乙巳二月二日。張公鋪人。皆見平地中。忽擁數十官艦。帆檣篙櫓。無不具備。船首列戈艾挺戰羽旗大纛之類。森然羅布。而所過之地。迅疾如飛。村中好事者。盡力追之。皆不能及。尋其過地。眾草率伏。有首委地者。有葉解散者。有蹀躞而無復存者。儼然行舟之地。此何以故也。村人具揭于撫軍。家晉州公。過張公鋪聞其說。

註釋 天長縣。府屬。清屬安徽。州。六合。見清。蹀躞。猶言蹀躞也。漢撫軍。明清時俗稱巡撫。伏皇太子。延撫。後世遂以撫軍為延撫之別稱也。

林四娘

閩陳寶鏡。以海上納款來本朝。許以監司。順治辛丑年。分守濟南。適濟南道。乃前代衛藩府第。衛府素甲于山左。而嗜聲技。其姬嬖最盛。庚辰濟南破。衛王死。之有姬林四娘者。死于督

井去寅春寶鑰居守道署旁午一婢衣青羅車僕而入傳語云林四娘至俄頃有美婢人年可十八九許修髮如雲束長髻于頂後則垂髮覆肩衣紅袍上加金繡錦羊髯腰繫赤繡帕左右懸雙劍著小紅靴入室與寶鑰分賓主坐曰奴乃衛王姬也家世河南人姓林行四宮中遂以林四娘呼我園破珣知斃于先奴奴督連數客而故宮春籬不堪入目假使君之堂而遊之非降災于使君也寶鑰驚愕口禁不能答薄暮眾賓至寶鑰入座有相識不相識者大半皆閩人其酒醴果脯之類豐潔異常酒未闌四娘揮毫賦詩落紙數千言瞬息而就不做構思鐘鳴漏盡賓客罷林四娘亦去從此寶鑰不疑林四娘遂往來於其室與其內人定交焉終不及亂一日春攜二婢來有離別狀告寶鑰曰奴將入終南山矣特與使君別奴攜一婢去留一婢守故宮其善御之賦詩贈別不知所後留一婢猶旦暮至不半載婢亦不見山東李五鹿手記其事

註釋 閩北建古為七閩之納款謂降服也宋周去非嶺外代答乾道丁亥監司監察州郡司察各路司始有監司以監督之稱明按察使及按察分司以監察之責者司察則通使司察各路司始有監司以監督之稱明按察使及按察分司以監察之責者司察則通使司察各路司始有監司以監督之稱明按察使及按察分司以監察之責者司察則通使

通明清時合一也順治平清世祖濟南道府清為山東省治河南鄭州府清為河南南

衣也武士謂之無名之山左見先晉井府清為山東省治河南鄭州府清為河南南

卷一 三十

高有禾黍離離之句。使君按漢時耕太守曰府君利又曰使君又凡奉使之官亦鐘鳴滴蓋
鐘鳴滴蓋而夜行不休罪人內人禮古詩使君從南來使君自南來等語。送終南山即
山在陝西。鐘鳴滴蓋山在陝西。鐘鳴滴蓋山在陝西。鐘鳴滴蓋山在陝西。鐘鳴滴蓋山在陝西。
鐘鳴滴蓋山在陝西。鐘鳴滴蓋山在陝西。鐘鳴滴蓋山在陝西。鐘鳴滴蓋山在陝西。鐘鳴滴蓋山在陝西。
鐘鳴滴蓋山在陝西。鐘鳴滴蓋山在陝西。鐘鳴滴蓋山在陝西。鐘鳴滴蓋山在陝西。鐘鳴滴蓋山在陝西。
鐘鳴滴蓋山在陝西。鐘鳴滴蓋山在陝西。鐘鳴滴蓋山在陝西。鐘鳴滴蓋山在陝西。鐘鳴滴蓋山在陝西。

女考

宜川張伊理遂於學而不遇家故貧一子名露年十三而伊理卒露幼頗慧善讀父書伊理以
不遇感憤竟令露廢業藉撫收以奉母三載矣同邑黃生伊理舊友也以文學教授鄉里憐而
收之令就學露母泣而謂黃曰公惠教義孤獨起死人肉白骨雖然露之勿學夫子之志也黃
曰坡氏休矣鬱而不發宜理也哉張吾軍者非露而誰故人有知富亦首肯年教之三年而文
成令就郡試試有期矣偶登城關興發高吟得夕陽片石明羊角芳草孤洲暗虎頭之句一儒
中少年神骨清迥前揖之曰君非宜川張君者歟余雲林鄭玉也適聞佳句不減義山錦瑟之
調露怪其擬議不倫且問何以相識玉笑曰僕固識君君自不識僕耳露終茫然陽謝之而心
儀其人漸與淡洽日既暮邀歸旅舍偶及試事玉曰君程文太高恐不諧俗蓋揣摩時好以圖
一當露笑曰伯牙不以里耳改絳玉良不為獲禽易轍况文章不朽之業安敢自賤也唯唯此
晚辭去數日香不復至試既畢玉忽來袖出露試卷擲案上露失色問所從來玉指其卷曰此
豈利器哉吾為君謀易之已獲售矣露愈疑已而果售始異其言及視所易卷文甚劣然心德
之向玉稱謝玉歎曰吾非遂矣名場都以君祿命太薄又符文名恐造物見怒姑為此態君先

世有清德。厥後必大露。由是愈奇之。居數日別去。露亦歸。往見黃。未言也。忽報玉至。僕從甚都。即執贄見黃。願為弟子。黃既以露為先容。深器之。玉復與露約為兄弟。玉長一歲。露兄之。明日。玉至露家。拜堂拜母。以金帛數事為羔雁。露及母堅辭不受。玉曰。以吾弟空乏。且當周贈。無已。遂焚之奉。何乃却之。弟母即我母也。又何閔焉。露始謝而受之。嗣是日用衣食之需。悉取給於玉。而贈黃者亦甚厚。居數月。玉曰。已為弟謀得佳婦。大禮無所須。吉期在邇。弟當往。藉如以惡。母睽隔為辭。一月後俱歸可也。露問為誰氏之女。玉曰。即去。當知之。問之再三。終不告。露疑以白母及黃。黃曰。鄭生固良士。其所謀當不妄。秘之。故以示奇耳。否則為爾惜費也。爾第行。乃與玉俱。不三十里而至。朱門洞啟。院宇軒華。玉下馬徑入。使露候於外。須臾主人出。年五十許。儀服偉然。肅容入。露趨拜。主人熟視而稱曰。真英特也。既坐。主人曰。舊奉賢尊命。許與老夫結朱陳。今以次女夕芳。侍君子箕帚。荆婦妬嫉之覺。不欲弱女遽隔晨昏。故浼君下賈耳。露起而謝曰。叨近冰清。極知欣幸。然露先人早嘗安得與大人聯姻。且露之來也。鄭兄實媒之。適奉尊教。誠所未喻。主人笑曰。未識鄭玉耶。老夫賤息也。數歲前受葉賢尊。老夫心契。嗣是有婚姻之約。故令玉訪君。而君夕陽芳草之句。適隱道小女之名。故玉得相過於城闕也。露再欲啟問。忽得夫人出見。瑤顏貌如三十許人。衣飾華潔。侍者數人。序坐少時。多作家人憐惜之語。而堂角簾中。諸女窺客。吃笑語。露顧蹀躞。莫知措語。已而玉整衣而出。笑曰。昔為盟弟。今則內兄矣。露亦笑。遂引入賓館。設食。有數女或稱青姑。或稱雲閣夫人。或稱素英姊。或稱阿麗。往來戲樂。窺

綢共門風態故治。言詞謹澠。竊竊私語。露顏聞之。而莫敢支應。腹議而已。次日庭施供。梳玉奏音。嬌女僕執燭捧香。擁夕芳出。嚴妝衫服。珠翠熒煌。成禮於金碧之堂。同牢於綺羅之席。既成春屬。情好篤洽。玉相得之歡。亦更踰於往日。甫匝月。露乃告歸。將迎婦以觀。母夕芳了無難辭。而玉父母皆有恨恨之色。露歸告母。母甚喜悅。黃聞之。亦先來問狀。既言及其父約婚投從之事。露疑昔時人或為之。母愕然曰。爾父平昔家居。交接珠寡。安得有是。是必有異。翌日同往。迹之。至則斜陽一片。秋草離離。愁白楊之悲風。咽空山之流水。知逢鬼物。舉家驚詫。露心傷目斷。殆若離魂。躑躅而歸。耿耿終日。一夜夢門外薄鹵。從肩與中一人。乃其父也。謂露曰。余向館。鄭氏獲訂婚事。今年蒙上帝投地。府司憲。迫於公劇。未暇視爾。茲因鳳皇山苞。元神君遣赴賞花之宴。故迂道來家。告爾以內。鄭氏偶為避難。移家陽曲。新婦賢淑。終當合并。吾已使人善盡。爾無憂也。爾師辱德。吾所深銘。玉前奉爾師金幣。皆吾俸餘之物。為吾謝之。匪以云報。亦故人地下之情耳。爾母吾不及晤。爾其告之。言訖揮淚而去。露覺而異之。聞者亦莫不嗟歎。然合并之語。莫得而明。意謂非死不能也。露殆不承矣。反更憂之。一日露榜復郊外。遙見綠輿一乘。後一人。從數十騎。來甚速。既近則玉也。即下馬相持痛哭。語別後事。不勝嗚咽。云自君去之夕。即為仇家所攻。幾投凶暴之爐。賴與府帥有舊。遣兵救護。老幼家口。僅以獲免。避患他州。極知爽信。貽憂無由。陳述。比得尊人書。俾玉送舍妹于歸。今已送還。君家若宜速歸。加意調護。玉亦從此別矣。幽明道隔。相見何期。言罷復痛哭。留之不可。上馬馳去。露踉蹌至家。寂然無所見。神

下將取眼問便作少女。客華絕代長袖無言。已即與同寢。無異妻妾。由是日晏燈明。變幻百狀。罔不如念。久之。日中亦漸離形。而為怪矣。他人不見。唯乙見之。如醉如狂。無復常態。人頗怪之。因詰而知之。視其影。果不與形肖也。形立而影或坐。形男而影或女也。以問乙。而乙言其所見。則又不同。一鄉之人。以為妖馬。後數年。影忽辭去。問其所之。云在離次之山。去此數萬餘里。乙泣而送之。門外與之訣。影凌風而起。頃刻不見。乙自是無影。人呼為無影人。呼為無影人。徐德菴言之。

註釋 鴻鵠 未詳。曹植賦。翺玉立。三國志。魏秀抗節。玉立。不降。尋風流。晉書。王獻之高邁。之。冠取。眼。子。事。取。肥。眼。小。兒。詩。程。厚。離。次。傳。沈。謂。醉。失。次。在。也。

雲陽鬼

雲陽之東有叢林。素傳多鬼魅。往往白晝搏人。一健兒過其地。心甚怖。忽一少年奔而逐之。健兒駭呼曰。鬼鬼。因疾走。為披絆而仆。幾傷足。少年追既及。挽健兒起。謂之曰。無異語。未畢。健兒奮拳擊之。少年駭呼曰。鬼鬼。乃亦攘臂擊健兒。正聞間。一人岸幘昂然而來。問二人何鬪。各應曰。鬼鬼。岸幘者笑曰。感哉。是烏有鬼哉。理諭再三。二人始釋手。各通姓名鄉里。蓋平昔相知而未相識者。遂相視而笑。且曰。令三人同行。不復畏矣。不數武。岸幘者在後大笑曰。二公真雅量。如某之醜陋。猶不畏耶。二人回顧。見岸幘者身長丈餘。面大如方。相黑白各半。二人齊呼曰。鬼。駭絕仆地。鬼亦遂滅。

非非子曰。甚矣鬼之難識也。嘗二人疑懼之際。彼此互觀。覺衣服手足耳。事事皆鬼。而實

則非魁而為之居間而排難者乃真魁而反親之而求助也甚矣鬼之難識也使鬼不乘罽而出或見於二人獨行之時則毒手飽拳鬼當之矣此鬼之所熟壽而萬萬不出於此者也嗚呼鬼亦狡諷矣哉

註釋 雲陽 縣名本漢之胸腹也北周改曰雲安元改曰雲陽川道叢林祖庭事跡譬如大樹叢
健兒 壯士也。唐書天寶十四載虜情上虜情九馬携憤本履於雅量言氣度從
稱周 喻師名卷十萬端天寶十四載虜情上虜情九馬携憤本履於雅量言氣度從
之開 見三國志孫方相戈揚晉書石勒載記初與鬼相神像金四日玄衣朱紫所稱
像高大無匹 毒手老拳 及為趙王召陽至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我毒手

石室虎

里人陳獻無賴子也多陰惡而外復無狀人憚之莫敢誰何一夜夢一人來曰大王召爾獻問汝何人曰吾儀也獻不覺隨之行至一山林木深邃入一石室一虎頭人踞石而坐儀前白獻至使跪於前虎頭人曰汝知我山中無食乎獻叩頭乞哀虎頭人曰汝性獷悍行復腥穢實無人味雖當果吾腹而懼汙吾口今召爾飽至暫充庖厨作蔬菜耳若以為吾糧非屢于劫不可也獻惶懼不知所對儀鬼已前梳其衣執之繫室中刀縷切之餘其骨而已痛楚萬狀哀呼終不顧切既畢盛以大盥旁繫二封豕虎頭人取食之每食一蹄或一豕輒以盤中物少許下之獻雖痛極昏暈知識終不昧食盡乃醒矣次夜又夢之如初如是將三年無間久心甚惡之不嘗告人一夜虎頭人謂曰汝于劫已滿骨味當少佳可以飯我矣明日正午可沐浴候我獻請

曰某雖不善當獲罪而大王若此不太虐乎虎頭人曰是猶未足為甚也尚有萬劫數千劫者下而至於數劫數十劫不等皆天曹所命視其惡而斟酌焉因指張鬼曰此萬劫者也以汝所為尚不止千劫然汝妻媿賤倡且二十年醜聲四播故汝得從末減耳因取書一冊令觀之皆列當食者姓名頗有平日相識者而獻名亦在劫亦符合獻遂執書辨曰天下如某者亦豈少哉東村余阿三者罪與某畧同何不列名此書而考終牖下虎頭人曰天曹之刑不可備知然所云余阿三吾固聞之彼已為豕矣宰割于生豈減于爾獻又哀請曰某令知罪矣願改行從善大王獨不能赦某乎虎頭人曰頗亦有所赦奈汝孽太重天曹有命千劫已上者例不赦萬劫者例不減吾哀汝一念之復且佐吾盤餐者三年豈得無情當從例減汝汝分於明日當餓今且寬一月一月之後汝當自經死吾來咬汝屍不致汝生受支解之苦此所以減也汝姑去獻倏然已醒自是神色沮喪知死期將至每為眾人言之聞者皆股慄一日晨起縊于庭棧妻罵見解救已死矣大呼鄰人眾方集視忽一黑虎衝門來眾皆辟易虎竟攫獻屍以去

非非子曰李青蓮先生自稱海上釣鯨客謂以天下無義丈夫為餌而辨之者曰是餌也魚且不食而況於鯨哉此卷伯之六章詩人之旨也然懸之虹霓之絲掛之明月之鈎臨東海而漂之三年之久則腥穢畧除氣味少變以之享齋薰其吐之手斯虎也其知之矣

註釋無賴見趙無狀文記視絲之儀虎所咬屬之鬼也聽而記諸人過虎衣帶自解皆鬼

獷悍猶言蠻橫也。桂海虞志其人如獷悍風俗果吾腹罷官居和州旁縣食菓數人老能

評法野史開談 卷一 三十九

而聽哀笛對落月而聞斷琴也既至青州丁距丙居近百里遊丙三日後過其家當相待固執
 手歧途慟哭言舛丙亦為之潛然不知涕之何從也三日往詔丁妻子出見投淚而言曰先夫
 捐館已近四年其沒也在公南行之前也故不及計彌留之際猶語語以失約於公為辭昨夢
 至家言公明日當來宜雞黍俟之家以公方遠行未信今果然矣丙聞大哭命其子引至墓所
 持尊酒而告之曰故人故人已至此乎向猶謂君寒盟不意已隔泉壤而君不遠千里省我而
 同行故人於墓生死厚矣形派情翻千古所僅今酌酒故人之宅能使據鶴舊侶更望顏色乎
 言罷大恸子亦踊哭行道見之無不隕涕忽陰風刺骨山葉驚飛見丁於塵霧之中揮淚拱手
 須臾而滅

非非子曰昔延陵季子掛劍徐君之墓曰吾心已許之豈以死而肯吾心哉君子曰延陵季
 子之於信也其至矣乎然人之信於鬼非鬼之信於人也丁之於丙也其信乎死矣而三年
 至焉不可謂不信也斯鬼也其諸古張元伯之流歟抑亦鬼之季札歟

註釋 青州 本古九州之一地而廣自後漢青州刺史治臨淄代遠以其地為青州金改
 長沙 府名泰西郡漢置國明建為青州府屬山東全省明置長沙府屬山東全省
 散子 也。季商隱之地而己。諸國之民。國廢今湖南全省。明置長沙府。屬山東全省。
 專廣 也。出右北平。友生。朋友也。詩。金蘭之言。交之同。相投。度。味。何。後。期。至。也。其。利。斷。金。同。心。
 則書 於。緇。簡。焚。香。過。祖。卷。號。為。金。蘭。簿。一。人。雲。霞。南。史。謝。靈。運。世。說。山。公。同。心。其。利。斷。金。同。心。
 則書 於。緇。簡。焚。香。過。祖。卷。號。為。金。蘭。簿。一。人。雲。霞。南。史。謝。靈。運。世。說。山。公。同。心。其。利。斷。金。同。心。

孤子陸捐館史記今奉陽君相館舍捐謂此後計吾虎也。張說文內彌留書病日詳既。病重漸死雞黍漢語止也。雖泰以將衣為式而見之。又漢書後盟背盟也。可左傳亦吾事也。曰彌留泉微巨恨晉書不遠千里孟武事五日。泉再稱微巨恨晉書不遠千里孟武事五日。公先稱微巨恨晉書不遠千里孟武事五日。皆先稱微巨恨晉書不遠千里孟武事五日。顏色眉目語伯也。酒禮而後。逆舟說今。好學孔始在兵容也。禮心顯色。掛劍。徐君樹口帝取言專與孔之心。加死而為罪。友助。元伯。伯。好學孔始在兵容也。禮心顯色。掛劍。徐君樹口帝取言專與孔之心。加死而為罪。友助。元伯。伯。好學孔始在兵容也。禮心顯色。掛劍。徐君樹口帝取言專與孔之心。加死而為罪。友助。元伯。伯。好學孔始在伯。好學孔始在伯。好學孔始在伯。

張將軍

聖人受命河海安瀾百餘年來嘯聚之徒洗心革面無復披孔嘗聞故者言昔有明之季有張將軍者逸其名嘗出海捕盜駕大舟一從健卒數人自恃武勇欲探虎穴有少年書生形儀雅饒言有事他國厚賂舟人求附舟將軍故有令附舟者以謀論殺無赦舟人利其金私納之行數月將軍聞香烟撲鼻命索舟中曰必有盜得書生將置之刑書生自陳非盜欲之海外省父無舟自達故敢昧死來唯將軍仁怒將軍視其狀貌不類盜且憐其孝赦而與之言書生能作學問語才語仙佛語農桑經濟語俳優諧謔語出風入雅吐史談繼隨事酬應動中窳會將軍素長於文學竟莫能屈往往反為所難大加歎服自謂得書生晚也一日及捕盜之事書生

曰盜可賊不可捕也。盜能見將軍，將軍不能見盜。將軍不平，乃大言曰：爾書生，敲枵，硯翻，靈節。烏知將軍之能乎？專制一方，揚威千里，長鞭所指，遐陬恐懾。區區海盜，何足膏其斧刃哉？書生曰：將軍亦知海盜之能乎？將軍曰：海盜之能，解銜刀，晝夜趁叢泊，將聞捕，詭潛，竄，數，洋，耳，書生曰：以某所聞，固不僅此。將軍問：汝何以知之？書生笑曰：以盜言，盜安得不知？姑請試之。將軍愕然，時毓星麗空，海波碎月，萬里無片帆，隻船書生取蓐，蓐自船頭吹之，不數聲，小舟千百，悉自波中湧出，明炬雷刀，須臾環集，將軍失色。書生笑曰：盜不可捕也。雖然，為國供職，自應爾爾。吾輩豈得犯將軍，聊與將軍戲耳。將軍無恐，復吹蓐，蓐數聲，大呼曰：將軍珍重，某去矣。書生及小舟皆不見。將軍亟命回舟，爽魄者累日，自是不復捕盜。

註釋 聖人者，天之稱也。唐書：黃河海安瀾，謂太平之世也。鄭錫：擊呼，嗚相擊也。居每戈，擊即相擊。洗心革面，易聖人。以此洗心，遂藏於密。又君子和，成豐，嗚擊，呼嗚相擊也。聚事，即相擊。洗心革面，易聖人。以此洗心，遂藏於密。又君子和，成豐，嗚擊，呼嗚相擊也。時至今，猶抱化虎穴。屬曰：不之入地也。漢班固：起西，新者曰：洗心革面。傳者，人猶抱化虎穴。屬曰：不之入地也。漢班固：起西，新者曰：洗心革面。香書性之好治，出風入雅。謂經國濟世也。策今稱：魏子見後，漢書：其主者曰：謀敵，人謂細，細以言相。語人多愛，押之。一編膏其斧刃。謂國之大事，曰：風雅，得書生。晚見，林開，保，齊，來，官，中，古，義，詩，也。明靈簡，密簡音，下膏其斧刃。謂國之大事，曰：風雅，得書生。晚見，林開，保，齊，來，官，中，古，義，詩，也。珍重，猶言善加保重。薛襄敏夫人。

宜黃諱襄敏公綸。夫人李氏初配於李氏子歸之曰。遺失輪巾。臭不可避。李氏醜之。即反諸其母家。與絕婚。由是鄉里聞之。無肯娶者。時襄敏貧而未娶。夫人之父使人喻意。願不索其聘。以女歸之。遂納為婦。夫人既淑且慧。不類愚嫗。叩其遺失之故。終不肯言。後襄敏登嘉靖甲辰進士。歷官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夫人以事召至宮中。出而笑謂襄敏曰。數十年之夢。今日始醒矣。白嫁李氏。田中途假寐。夢二女。如在家。妝束導吾至一處。宮闈。魏煥。歷門閭。數重。忽覺腹漲。欲如廁。女便引至一室。因據一紅榻而寢。覺而穢物汙襟矣。心甚恥。惘然知所夢之必非無故。姑隱忍待之。向所以不告人者。懼人賞謂我飾詞。而包其羞也。今至宮中。悉符所見。既而登瀛。亦儼然。故處。使吾無當日之夢。不能。有今日之事。然。無今日之事。又安得有當日之夢哉。月老弄人。何狡獪也。襄敏噫然。

註釋 宜黃縣名。清江西。吉州府屬。江西南。章道。

嘉靖之世。明世宗。進士見科場。太子少保。考見。夕失。天。辰。也。史記。委禽。婚。禮。之。費。以。為。贈。定。者。也。

簡儀。制。六。部。之。一。掌。中。外。武。職。銓。選。少。師。太子。少。保。不。常。設。太。保。太。子。為。太。衛。兵。部。尚。書。

打。內。如。廟。見。造。包。羞。易。見。羞。因。題。包。月。老。唐。韋。固。鼓。也。內。家。行。處。春。風。隨。人。也。李。賀。詩。

中。為。狂。賊。所。刺。因。曰。陳。氏。眇。手。曰。然。因。述。前。事。以。花。銅。鏡。問。之。曰。昔。於。南。朝。中。刺。入。而。未。走。有。盼。娘。子。年。

劉秋崖

臨川劉秋崖先生曠達士也。冬夜讀書甚勤，常忘寢，鄰有少婦亦夜紡，不輟聲相聞也。一夕滿
二下。閨窗外窻罕有聲響。於時淡月微明，破窻窺之，見一婦人榜復四顧，手持一物似欲藏置。
恐人竊見者，屢置而屢易其處，卒置槁榻中而去。秋崖燭得之，乃一麻繩，長二尺許，腥穢觸鼻。
意必縊鬼物也。入室開戶，以繩壓書下，靜以待之。已聞鄰婦輟紡而歎歎不已。復汲穴壁，張其
狀，則見縊鬼踞婦前，再拜祈求，百態懇懇。婦視視數四，遂解腰帶欲自縊。縊鬼喜極，踴躍急自
牖飛出。婦則仍結其帶，有躊躇不行之狀。秋崖知鬼縊絕也，無繩必不能為厲，遂不呼救而還
坐讀書。有頃，聞鬼款其門，秋崖叱曰：爾婦人我孤客，門豈可啟乎？爾能入則入。鬼曰：處士命我
入，我入矣。則已入。適亡一物，知處士藏之，幸以見還。秋崖曰：爾物在某書下，爾能取則取。鬼
曰：不敢也。曰：然則去耳。鬼曰：乞處士去其書，不然恐處士且驚。秋崖笑曰：試為之。看吾驚否。鬼
乃噴血滿面，散髮至脰，舌長尺餘，或笑或哭。秋崖曰：此爾本來面目，何足畏。技止此乎。鬼又縮
舌結髮，幻為好女，天衣而前，示以淫媚之態。秋崖畧不動。鬼乃跪拜而哀懇。秋崖問欲得繩何
為。曰：藉此以求代，庶可轉生。無此則永沈泉壤。幸處士憐之。秋崖曰：若是則相代無已時也。吾
安肯為死者之生，使生者死乎。冥間創法者何人，執法者何吏，乃使生者有不測之災，而鬼亦
受無窮之虐也。庸可令乎。吾當作書告冥司，論其理，破其例，使生爾。鬼曰：如是則幸甚，不敢復
求代矣。秋崖取硃筆作書託付之。鬼曰：乞焚之，乃能持焚之，而書在鬼手。復乞繩，因去其書。繩
亦在鬼手。乃欣喜拜謝而去。還視鄰婦亦無恙。

臨川 臨川州府今屬江西撫州府 **臨川** 臨川縣今屬江西撫州府 **臨川** 臨川縣今屬江西撫州府

錢氏女 郭氏子聘錢氏女親迎之日魚軒至門得二女自軒中出聲音笑貌服飾無纖毫差異彼此互相爭辨其家驚怪亟召其母家既至二女皆泣就母懷與兄弟道效皆曰請除妖矣母家亦竟莫能辨因令各疏母家事纖悉皆知其母曰吾女左足跟有小黑點就驗則皆有之復各驗左臂紅印印亦宛然以至手足箕斗無不符契或私謂曰是妖怪所為形聲之間何難盡肖彼必為姪婿而來若於牀第間試之則或莊或謔或淫或貞真偽立見矣郭氏子挾二女就寢觀其所為亦竟莫能辨試驗之法殆窮母忽心設一策命立機於地約曰能起過者為吾女不能者殺之因掣劍以俟一女惶惑無策涕泣自陳一女聞言即躍而過因前破之應手而逝蓋深閨弱女步履艱難安能躍機而過哉其躍者之非女明矣此妖不及思而為人所賣也

胡好好 胡好好 **胡好好** 胡好好 **胡好好** 胡好好

魚軒 魚軒 **魚軒** 魚軒 **魚軒** 魚軒

天津何生有別業臨河下距所居三里許妻張氏美而嬌生素狎邪而懼為張覺每託故居別業乃得一宿妖嬈再納淫媼而張不知也候值清明天氣晴朗花柳爛漫掠人生河上翔翔逢一少女淡妝素服娉娜而前生注睇畧不移睛女亦目成生批之曰何處麗人獨行何處女依應見泣生曰地非秦淮人如批葉渡江不祥烏能不異橫流哉女笑曰既已知之不解迎接鏡舌何為生狂喜曰迎接久矣乞降芳趾女以目示生會意乃前行女遙遙相從遂入莫之識既至別業不暇問姓氏咸歡而後言女自云胡氏名好好新寡夫族單門鄰重暴橫懼為所辱將逃之母家不意阻影津梁復見誘于吉士幸勿見委雖列身妾媵所不辭矣生心畏妻姤囁嚅難言不覺有貞心之語女頻頤曰薄命之人不自持慎蕩情再辱亦復何憾誠恨既親君子被殺素捐遂如揚柳東西客舟空舛舍冤茹歎慙惡無窮惟有赴長流以自潔耳言罷淚零不勝悲悼生不得已告之疏女收淚言曰郎誠見采是亦何難妾母家近在河西一掌可掬花月之宵便與郎會風雨之夕復與郎離以此地為王司空刻鵠甯有驢車塵尾之請乎生曰討亦甚善第一水盈盈屢使天孫夜渡奈羅襪之沾露何女曰君勿憂家有漁舟少習水性伺家畧就寂後便可擊楫渡江矣既而期會數月殊無失約生自清明之遊託以讀書辭家長居別業不復歸卧張所張亦不往唯一介往還而已久之生恐張見疑晝日歸家將園為夕遙見一少年書生形容都麗徑入其室生怪之伏門外而察焉聞妻迎謂書生曰胡郎今日來正好吾正念爾也遂開共入寢室嬌聲嫖語殆不可聽生大怒突入中門求劍不得求僕婢不得乃厲

聲呼妻問箇室何人。時張方與書生交歡。猝聞生至。股栗不能出聲。欲推起。藏匿。書生堅抱張不令脫。且姪且笑。神色自如。事終仍抱張而卧。不令著衣褲。張窘極。因大呼有賊。書生亦大呼。曰。吾爾夫也。賊安在。時生已衝入寢室。啟帷發衾。將執書生而斬之。睽視大驚。連曰。怪事。第見抱妻而裸卧者。非書生乃好好也。好好見生。迴眸微笑。仍抱張不釋手。張怖懼稍定。乃見書生化為麗女。轉復驚駭。生睽視呆立。半胸無言。倏忽之間。好好又變書生矣。對生而姪張羞慚無地。婉轉嬌啼。生知是妖怪所為。攘臂登牀。從中擊之。書生含張而抱生。張手足仍若束縛。畧不能運。而生眩惑之際。視抱己者。則又好好也。謂生曰。即乃忘我。不記別業。共枕時耶。遂以一手按生胸。一手挽生衣。與交歡焉。生初力掙。竟不得動。而為好好所攝。頗復不自掩。既而力竭假卧。厠身於二女之間。恍惚如夢。左抱右擁。轉覺歡洽。而怖怒之情頓消。好好乃笑曰。與君同寢者半載。與君妻同寢者亦半載。數日之間。兩地酬酢。曾無休眠。雖泡彼注此。於我無與。然本同舍內外。博康寵。以為同類。今既交惡矣。尚何留焉。我素性廉潔。不欲媮人。而有所恥。適所受于君。恭願仍還之。君妻吾事畢矣。取眼之際。復成書生。與張媾。張無如何。唯有順受。生亦倦德已極。睨視而已。夫婦相對。各有慙色。良久。書生整衣下牀。鼓掌大笑。舉手高揖曰。吾去矣。變為野狐。騰躍而出。遂不復至。初生以清明之遊而不反也。次日書生造訪其家。張見而悅之。三見而通焉。鄰人咸聞而醜之。而生不知也。至是狐乃自洩其事。

非非子曰。子與氏有言。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當生之如河上。

介介不與一個通謂一人也左傳都龐興麗都同猶美麗也股栗見石廟身張衡詩側身
 酢酢為是故可與酢酢也挹彼注此詩挹彼注也衣服麗也取取也取取也取取也取取也
 女陰陽相感合其於也子與文記孟子名軻字子與選近詩而過白遊追不紫者詩今夕何名見此
 將則為物化生也子與文記孟子名軻字子與選近詩而過白遊追不紫者詩今夕何名見此
 美人之通稱也子與文記孟子名軻字子與選近詩而過白遊追不紫者詩今夕何名見此
 妻猪既定爾妻猪既定爾妻猪既定爾妻猪既定爾妻猪既定爾妻猪既定爾妻猪既定爾妻猪既定爾
 詩秦宮一
 花底活

西村頽常

諺云錢有眼毅有鼻飛來飛去無定地。蓋至言也。嘗有一貧兒年二十餘。落拓不事產業。一日
 有青衣人導一白衣人至其家。謂之曰。某等為人所幽閉。幸得脫。今來就君。數日內。貴兄亦至
 矣。徑入其內室。貧兒頗駭。促視之。寂無所有。見地上有物。積甚厚。皆青錢白金也。乃悟為銀錢
 之神。數日後。又有黃衣者。造其室。而藏得黃金百鎰。遂暴富。心念財神為幽閉而來。必樂為人
 用。於是聘妻買妾。造華屋。營田產。奴僕充庭。賓客踵座。出則肩輿。入則馬。垣赫道路。儼然如長官
 貴族焉。豪富甲鄉里。奢侈聞都邑。其子暴殄。尤甚於父。或推金為箔。以大旗數十卷。俟風起
 命僕飛。潔爛滿空。日以為常。或以綺羅席地。厚數寸。令婢妾數十。裸卧於地。以金珠貴重之
 物。遥擲之。約中其私處者。即與狎。又或以珍珠瑟瑟數升。撒地上。令裸相搶奪。而觀其顛仆。以
 為笑樂。其他淫侈藝起之事。不可枚舉。而一飲千緡。一食萬錢。又不足道也。一日其父出遊。見

道上真中有數數極忽覺然曰積農人三時之勤為人生日食之需者奈何令棄污穢中即命僕拾取以承滄之歸至家其子迎謂曰午晌時有數人衣服鮮起成隊自室中出語我曰爾家逐裁今去之西村顏常家遂冉再出戶視室中財物盡亡矣復見黃蚊德萬出倉中頃刻嚴空望西而去而倉中無粒穀存矣父子跌足懊歎其家頓窮數年間田產罄盡死亡相繼其子竟以儼寒委溝壑蓋華侈奢習不能復以勤儉持其從天禍又從而施之以至於斯也其父復夢人告曰我較神也感爾昔日穢中相執念之不忘當以爾身之食給爾乃有黃蚊德萬飛來其家盡化為穀食盡復榮至死乃已嗚呼天地生財本為人用必持節流通而後不弊近世嘗錘之徒至於父借撥銀母取箕帚猶不肯與其貪吝之意欲取錢神而囚之錢神豈可囚哉而執橋骨梁之子弟承襲餘陰敗田萬頃廣厦千楹至於舉手一擲輒費中人十家之產是錢神既來而斧錢逐之錢神又豈可逐哉夫因錢者不智逐錢者不仁不仁不智直不可以為人區區用財之迹又無足論矣

註 落拓 北史 少落拓有青錢 舊制 錢以紅銅六兩白鉛四分配鑄者謂之黃錢以黃銅五兩白鉛四分配鑄者謂之青錢 白銀也 周禮 錡五兩錡六兩錡八兩錡十兩錡十二兩錡十四兩錡十六兩錡十八兩錡二十兩錡二十四兩錡二十八兩錡三十二兩錡三十六兩錡四十兩錡四十八兩錡五十二兩錡五十六兩錡六十兩錡六十四兩錡六十八兩錡七十二兩錡七十六兩錡八十兩錡八十四兩錡八十八兩錡九十二兩錡九十六兩錡一百兩 錢之 豪富 豪富於成陽十二萬戶 奢侈 奢侈謂用財無節也 史記 富室皆用四馬車 珍物 珍物謂珍寶也 珠玉 珠玉謂珠玉也 五色 五色謂五色也 珠玉 珠玉謂珠玉也 五色 五色謂五色也 珠玉 珠玉謂珠玉也 五色 五色謂五色也

因之水料坑珠鮮楚鮮明濟再再行貌。楚辭者再再共溝壑。孟于志去不忘在溝壑。按
 亦借名焉楚楚楚也。再再行貌。楚辭者再再共溝壑。孟于志去不忘在溝壑。按
 谷于漢華修晉書性奢愛博節檢度解今著錢神論而割之。統務出與三許子弟所服也。漢書
 慮有德也母取許錢神會節乃德姓名而著錢神論而割之。統務出與三許子弟所服也。漢書
 德有德也母取許錢神會節乃德姓名而著錢神論而割之。統務出與三許子弟所服也。漢書
 德有德也母取許錢神會節乃德姓名而著錢神論而割之。統務出與三許子弟所服也。漢書
 德有德也母取許錢神會節乃德姓名而著錢神論而割之。統務出與三許子弟所服也。漢書
 德有德也母取許錢神會節乃德姓名而著錢神論而割之。統務出與三許子弟所服也。漢書
 德有德也母取許錢神會節乃德姓名而著錢神論而割之。統務出與三許子弟所服也。漢書
 德有德也母取許錢神會節乃德姓名而著錢神論而割之。統務出與三許子弟所服也。漢書
 德有德也母取許錢神會節乃德姓名而著錢神論而割之。統務出與三許子弟所服也。漢書

紅裳女子

常德有士人客瑛中歸。一僕負擔以從。一日向夕。不及旅店。過一小村。向村人假宿。村人曰。此
 地他無館舍。惟一古廟。然素有妖怪。殺人不敢宿。客士入度日暮。遠不得已。乃曰。吾不畏。乞
 以一几一鏡。為達旦之備。村人與之。士人入廟。下榻一室。命僕宿其耳廡。因張燈讀書。并取行
 篋中朱筆硯陳於几。澄心息慮。以待其變。二更之後。僕已熟睡。有紅裳女子。年可十八九。姍姍
 而來。顧之而笑。士人揣知妖怪。殊不顧。女乃延佇而歌曰。昔伴笙歌隊。今居土木旁。銅瓦埋漢
 殿。誰是定陶王。依昂斷續音節。頗妙。既畢。笑曰。評議之乎。士人答言不識。因復少近。曰。更有新
 歌。敢獻于君子乎。士人曰。第歌之。女乃拂袖舉裳。斜眸歌足。緩聲而歌。柔曼纏綿。妖媚百出。其
 一章曰。白月塵生暗鏡星。漆林孤坐夜冥冥。都曇答臘無消息。腸斷花奴空淚零。二章云。聞道
 蕭郎愛細腰。齊娘薛婢顛聲嬌。自憐不及雙飛鷺。猶伴行人宿麗譙。歌罷立近几旁。含情欲發。
 士人取筆濡朱。戲書其頰。女大驚。失聲而走。遂不復至。次日以狀告村人。令窮其跡。遍索廟中。

見殿角一敗鼓未書宛然遠破之得血數升及人骨若干魁達絕

註釋 帶德 縣名清屬湖南常德府改武德為常德漢洪武置縣也雲館舍詩千里就王唐日暮遠遠文記

通遠 吾故倒行而逆死之吾日耳房屋有頌池故名 館舍詩千里就王唐日暮遠遠文記

銅瓦 定陶王鼓之意非蓋亦有男色白月 杜甫詩紅燈白月夜 蘇軾詩紅燈白月夜

曼 漢書曼之傾意非蓋亦有男色白月 杜甫詩紅燈白月夜 蘇軾詩紅燈白月夜

不 漢書曼之傾意非蓋亦有男色白月 杜甫詩紅燈白月夜 蘇軾詩紅燈白月夜

鼓 鼓名也 蘇軾詩紅燈白月夜 蘇軾詩紅燈白月夜

蜀商

蜀有商人某甲居貨漢口性誠樸而不善持善每為同夥者欺蔽商知之亦不較一日獨立店門有美人翩然而入直上其樓商疑為倡女而同夥者之私之也將召而詰之美人從樓上語曰君勿疑吾乃孤也欲飲此樓故取耳辛日以白飯一器餉我當有以報商諾之不復言所以飯後寂無所見信其果孤也設飯而下抵暮往取器則器在在碗中視之白金也商驚喜次日復設飯復得金如前日以為常同夥詢知其事因先往取器莫得金至則視中飯如故乃笑

謂商詐已備其飯而下。及商往則金也。同夥悉曰金自樓出。公物也。當洵析之。商未應而樓上語曰。吾以金予某。賞其卦也。若輩盜賊其行。每私其囊橐以欺某。不罰幸矣。復望得實。駭言析金者。嘗言石。語畢有石擲地上。地為之裂。夥怒且懼。乃不敢言。後夥象謀殺商。而分取其金。置毒酒中。邀商飲。商未識也。忽樓上叱夥曰。跪跪。夥不覺皆跪。又叱曰。拜。夥皆向商五拜。商詫異。急扶之起。則皆膝屈不可伸。樓上又叱曰。好自陳其罪。夥皆涕泣。向商曰。偶萌惡念。利君財寶。欲圖居。設毒酒待君矣。又聞樓上叱曰。有毒酒。何不自飲。於是數人趨起。取酒斟分飲之。商亟奪覆地。火光星爆。樓上大笑曰。公誠長者。姑為公貸。此數人死。令長跪三日。謝罪。然此輩不可與居。公宜亟去。吾亦從此逝矣。於是見美人緣梯而下。含情流睇。徐徐出戶而去。商追謝之不復見矣。夥果跪三日。而後能起。狐居樓凡三年。商得金無算。遂追成都為富人。立狐仙祠焉。非非子曰。快哉。狐也。伏哉。狐也。神哉。狐也。商何以得此於狐哉。忘厚之報也。嗚呼。中孚可及。

豚魚。沉狐之靈者乎。

登。見報居貨。居其費以待價也。漢口。地在今湖北夏口。與持籌。計昇也。毛發論。物之是非。若覓。子。石。家多。楚辭。向金。西村。囊索。詩于。長。者。護厚也。大持。尋。西。非。之。為。不。失。一。石。流。蘇。時。善。歷。屬。編。及。微。成。都。西。川。道。成。都。府。是。也。中。孚。豚。魚。照。魚。吉。中。孚。信。也。

元盛

前明意廟時。天下多盜。盜賊充斥。錦帆綠林之徒。所在多有。洪州數舉子入都。挾資頗重。道淮

徐之問一少年求附舟。叩其所自。云施姓。蓋亦應春官試者。為獨行恐盜。故來語作吳音。覩其行李衣冠。似是烏衣子弟。既入舟。取筍中佳茗。煎以江水。遍飲同袍。復語名談。傾一座。眾皆悅之。以為良友。恐不得當也。已而江岸夕陽。亂流明滅。孤舟泊蘆葦間。少年進曰。江天暮景。殊佳。某有短笛。願為諸君一奏。遂振管。倚篷吹之。悠揚數弄。直使魚龍驚飛。蟾兔欲躍。眾皆擊節。曰。桓伊李年。今復生矣。語未畢。忽一豪客躍入舟中。持一鉄柯傘。奮擊少年。墮水死。呵曰。忤奴不丐食村落。來此奚為。眾視其人。形容怪偉。鬚髮如林。如豎戟。皆駭極仆。跌結舌。重呼曰。賊賊。客曰。公等非赴試者耶。曰然。有重資耶。曰有之。願獻賊。賊毋殺我。客笑曰。余不殺賊。賊真且殺公。適吹筍號眾者是也。眾皆起謝。客曰。賊眾且悍。夜將報余。是者可暫去。前三里村高翁店一宿。無恙也。不覺者留。更看余殺賊。於是去者半。留者半。客戒留者先寢。聞呼則起視。自引酒狂飲。連飛數十觥。不醉。飲罷。取鉄柄傘。執之而卧。鞦韆如雷。眾假寐。俟之。夜半忽聞客呼曰。賊至矣。扶傘踞船頭。時月黑星懸。微辨人影。一賊持刀奔客曰。若殺我弟。我今取若頭。客不答。即舉傘格之。賊應手而仆。刀墜環逸。客從容揮傘。呼呼作風聲。與蘆葦瑟瑟相應。賊左右撲刺落水。餘賊奔逃。客已奪得賊弓矢。連發射之。盡告斃。觀者股栗。汗流浹衣。襦客忽扶傘入艙坐。神氣瀼然。眾酌酒勞客。復飛數十觥。掀髯謂眾曰。公等窮年估畢。足跡不出三里外。甯知世路之嶮巖哉。眾唯唯。又曰。國家求才待用。自惟有其具。則選尚平乎。甯坐牀頭弄稚子。無以父母之身。輕飲虎狼之口也。今第行無畏。眾羅拜曰。向者不敢啟問。今將軍活我。恩厚矣。願聞姓名。以圖

報效容悉扶之起舉傘扣舷曰余亦非將軍亦無姓名亦不望報吾去矣一躍而逝既而春闈一舉子逢客於號舍心訝此君能挽兩石弓復能識丁字真異人也趨前問無恙客睨視若不相識亦不答即入號熟寢窺其舍鏡碗斑管各一別無長物初不敢呼問客直睡一晝夜不少寤次日午輒舉子文已畢將繕寫心德客慮其沈睡將不克終卷欲以己餘勇買之遂呼客客大恚曰賢子敗吾事斷送會元矣舉子踉蹌不知所歸既而客歎曰毛生毛生豈非命也夫千金之璧當首貢五廷安能隨行逐隊自居中後為渴睡漢揶揄哉今以吾文與公可獲亞名亦不負公數千里冒險跋涉也索紙書之風行海瀆三藝立成擲于舉子之前曰吾去矣即挾空卷投有司稱疾而出舉子閱其文允稱傑構書法亦矯健非常嗟嘆不已因棄己作書客文以遊果成進士第三名

非非子曰余聞鄉先生述毛生事甚悉惜失其名字嗟乎天地奇氣必有所鍾時人傑士宜不絕于世顧有幸有不幸斯隱顯異焉使毛生建高牙擁大纛虎奮鷹揚立功萬里外則法衛之歎豈多讓哉即不然以彼其文擬巍科而冠多士秉筆詞翰之林亦足與枚馬鄒揚輩爭烈何至露鱗雲爪首尾不詳若是哉昔宋景濂錄秦士余紀毛生文雖不逮有同慨云

註釋 袁廟 袁者袁宗廟 充斥 家多也 左傳 充斥 洪州 南昌 其舊治也 被舉之士也 秦中 歲時 記 進士 下 第 當 年 七 推 徐 潤 其 氣 寬 舒 東 性 安 徐 故 曰 推 徐 春 官 試 制 春 闈 會 試 秋 闈 鄉 試 蓋 沿 宋 行 享 義 宰 烏 衣 子 弟 稱 貴 家 子 弟 曰 烏 衣 子 弟 共 巷 在 今 江 甯 制 也 故 稱 會 試 曰 春 官 試

四錄古稱公湖大盛馬過之甚蓬峇有舉呂柳揄且出門中遠一魯陽秋雁友言首亞名次
 詩曰批畫宋證不成發胡曰乃一竭張漢平擲揄謂嘲弄之也。晉陽秋雁友言首亞名次
 也五名次名也即跋涉履行曰跋水行曰涉波風行澹湧喻其人者時也傑擄即傑作爾傑出
 提世所稱之亞也進士見瑞鄉先生詩大夫波風行澹湧喻其人者時也傑擄即傑作爾傑出
 筆落九天作進士見瑞鄉先生詩大夫波風行澹湧喻其人者時也傑擄即傑作爾傑出
 高牙大燾居高位者之儀仗也。此取虎奮鷹揚言威奮也。一說與俗不偏於天。時傑出
 屬班班任西戎與高牙大燾不及為公。此取虎奮鷹揚言威奮也。一說與俗不偏於天。時傑出
 千歲科宋文將寶珍自捐髮科居盛名之士。象士也。周書代帝時出使西域。服五十餘國
 鄒揚我。司馬遠。鄒揚。龍子。先。宋景濂錄泰士。泰士者即鄒揚。古詩劉滿引楚科揚翰林也。故馬
 珠所食。詩曰何用人。釋龍子。先。宋景濂錄泰士。泰士者即鄒揚。古詩劉滿引楚科揚翰林也。故馬
 用人也。濂字景濂。金華浦江人。元。順康。進士。承旨。後亂歸。瀛。明
 太祖取金華。聘為五經博士。歷官翰林學士。承旨。後亂歸。瀛。明

賣酥餅者

有賣酥餅者某行山僻中。會日暮恐遇鬼。物汗下疾馳。遙見前一人才了而行。某甚喜以為有
 伴矣。追而謂之曰。聞此地素多鬼。君可少待同行也。其人且行且應曰。但速來無恐。既及某樵
 其肩曰。脫不過君。吾恐怖欲死矣。其人轉頭應曰。大畏大是。以一餅啖我。如何。某取餅與之。忽
 見其口大如箕。而藍色牙長數寸。垂口外。嚼餅嘻笑曰。甚佳。某駭絕。棄餅狂吼而奔。

註釋

張小姐

才了。小步也。左步為才。右步為了。合則為行。恐怖。蕭子良答魏物。安樂自無恐怖。

桐城張小姐初從其父督學江蘇居江陰署中之大雅樓廳外桂樹一株高與樓齊。每日梳洗畢從總閤傾盆水其下。一日亡金耳環一。遍覓不得。窮詰女使亦不從。終疑女使匿之也。後小姐歸某鉅公為夫人。復從夫督學江蘇亦居大雅樓。一夕倚廳看月。見樹上一小椀金光燦然。心甚異之。次日尋視則所失耳環在焉。始悟向者環落水盆中。傾水時掛於枝上也。舊地重來珠還塵合事亦巧矣。

註釋 桐城縣屬安徽安慶道。小姐女子之通稱。朱有煇詩：「前督學孔建江陰縣名。清帝州府今屬安徽安慶道。李賀文云：『珠還後漢書：』當逢合酒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江蘇蘇州通鉅公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珠還後漢書：』當逢合酒太守郡不產穀實。而前蘇州復還。今以喻物之失而復得者。璧合家珠聯璧合。

三官神

臨川吳甲賣黥中。嘗與黥人之女私。女曰：「郎家距此數千里。一旦遠歸。別還淑配。妾如殘枝敗葉矣。」甲曰：「某雖歸。必旋來。謀與卿偕老。何乃出此言？」女轉嗚咽。甲亦愴然。無以慰諭之。乃曰：「卿不信。立誓可乎？」女頷之。地有三官廟。神素靈顯。共詣廟焚香。矢之曰：「男某女某為結私緣。願諧佳偶。千里同心。九原共穴。有渝此盟。神明殛之。」既立誓。情好愈篤。將圖偕奔。女曰：「無庸也。君鄉人客黥中。與妾友善者不下十餘人。妾父素重君。若因鄉人為蹇修。致禮而求娶。其誰曰不然。又何必以違賄之行。為人嗤笑哉？」甲曰：「甚善。然頃得嚴君手諭。令某暫回。以慰思念。某不敢違。計往返不及期年。某更得銜父命而通姻好。不亦善乎？」女然之。臨行之前。謂甲曰：「終始之盟。」

固不忒矣。但早至一甲。則多受一日之賜。若藉以歲月。將有子。暫委禽之。鬻妾雖捐骨泥。沈其如三生。飲恨何甲。曰。吾已寓意鄉人。為某斧柯。當無他虞。某亦尅期至矣。灑淚而別。既歸。甲又為聘封氏女。甲不能違。已復得點中鄉人。蓄言為君。議昏某翁。可不辱命。但當速來。完其好事。甲素畏父嚴。不敢以聞。進退狼狽。而背誓之念遂決。不復稅點中之駕矣。將逆女於封氏。先三日。召屠者割牲。將告祖廟。忽有三人從南來。形表偉異。遽奪屠者。乃擒甲而割其陰。擲于地。而去。旁人奔救不及也。甲既闕。昏絕數日。傅藥半年。乃能起。親迎不果。封氏之女。亦別醮焉。後父母物故。家道凋零。甲以腐疾。不任遠商。年六十餘。遂至乞食。嘗挈瓢來余族。兒童見之。無不誦謔。尋以創發死。

非非子曰。桑濮之行。君子所恥。然始之以情。繼之以禮。終之以義。雖不可訓。猶有取焉。若唐元九所為。會真記。始亂終棄。飾曰補過。幸崔氏寡廉鮮恥。轉眼憐人。不然。璧之破也。豈能再璣。崔氏之過。入將焉補。忍人之言。何其佞也。而人不之非。神莫之殛。甚矣其漏網矣。於甲也。又何諫。

臨川 見劉義慶。言為夫婦相借。至者。嗚咽。見夕。領之。見科。場。三官。道宗。以天。亦曰三元。後漢書。劉焉。傳。引。典。喜。平。上。漢。中。張。角。為。五。斗。米。道。以。符。咒。為。三。神。之法。書。為。人。姓。名。說。服。劉。焉。之。意。作。三。通。喜。平。上。漢。中。張。角。為。五。斗。米。道。以。符。咒。為。三。官。千。書。使。病。者。家。出。五。斗。米。未。以。為。佳。偶。有。女。始。并。始。選。佳。偶。九。原。禮。以。從。先。夫。夫。于。九。常。手。商。應。詩。三。官。奠。奏。附。金。龍。為。佳。偶。有。女。始。并。始。選。佳。偶。九。原。禮。以。從。先。夫。夫。于。九。地在。九。原。京。當。作。原。共。穴。渝。盟。日。渝。盟。無。妄。國。寒。修。寒。修。伏。義。氏。之。臣。埋。後。世。謂。墓。曰。九。原。

通辭理言為婦也今人遷賄請以隨車來唾大笑也。詩嚴君獨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稱。衛父命。街父命而後父命也。禮不武不遇。而四時不感。日月。哲妻禽人。詩左傳如何匪三。君。生如不。君與共。疑。漢。兄。前。身。傳。恨。懷。恨。而。不。死。發。不。感。江。沅。賦。答。柯。不。克。要。妻。何。匪。三。世。如。不。君。與。共。疑。漢。兄。前。身。傳。恨。懷。恨。而。不。死。發。不。感。江。沅。賦。答。柯。不。克。要。妻。何。匪。三。得。如。不。君。與。共。疑。漢。兄。前。身。傳。恨。懷。恨。而。不。死。發。不。感。江。沅。賦。答。柯。不。克。要。妻。何。匪。三。之。如。不。君。與。共。疑。漢。兄。前。身。傳。恨。懷。恨。而。不。死。發。不。感。江。沅。賦。答。柯。不。克。要。妻。何。匪。三。私。如。不。君。與。共。疑。漢。兄。前。身。傳。恨。懷。恨。而。不。死。發。不。感。江。沅。賦。答。柯。不。克。要。妻。何。匪。三。史。如。不。君。與。共。疑。漢。兄。前。身。傳。恨。懷。恨。而。不。死。發。不。感。江。沅。賦。答。柯。不。克。要。妻。何。匪。三。謂。如。不。君。與。共。疑。漢。兄。前。身。傳。恨。懷。恨。而。不。死。發。不。感。江。沅。賦。答。柯。不。克。要。妻。何。匪。三。罪。如。不。君。與。共。疑。漢。兄。前。身。傳。恨。懷。恨。而。不。死。發。不。感。江。沅。賦。答。柯。不。克。要。妻。何。匪。三。若。如。不。君。與。共。疑。漢。兄。前。身。傳。恨。懷。恨。而。不。死。發。不。感。江。沅。賦。答。柯。不。克。要。妻。何。匪。三。將。如。不。君。與。共。疑。漢。兄。前。身。傳。恨。懷。恨。而。不。死。發。不。感。江。沅。賦。答。柯。不。克。要。妻。何。匪。三。後。如。不。君。與。共。疑。漢。兄。前。身。傳。恨。懷。恨。而。不。死。發。不。感。江。沅。賦。答。柯。不。克。要。妻。何。匪。三。

鄭忠介公

崇仁大華山。名山也。其神甚靈異。禱疾病祈福祥者。數郡畢至。趾相接也。有不誠者。輒被譴。元壇王靈官為左右二元帥。輪流值歲。相傳趨寬。而王嚴。趙值歲來者有小過。多不較。其繩之峻。而禍之速。者必玉值歲也。甚者被其擊立死。或蹉跌折肢體。邪視者痛。即妄言者。卷舌焦唇。手足不戒。者。傷指及趾。其輕者亦或得狂疾。自道生平私隱事。以故諸為不善者。聞其風不敢往。嘗有謁者至山下。見一文足甚纖。心羨之。因以二指適度其長短。指乃僵。至神前悔罪。乃復又有一人言牛肉之美。遂暗啞。懇禱而後能言。又有男女二人。中途相悅。夜苟合。兩體連牽不

能脫遂羞痛俱死。死猶相執。同棺而葬之。其靈異如此。鄒忠介元標微時。三至而三不得上。詢其故於人。人曰。子之鞞。鞞物也。神必惡此。蓋易之易布鞞乃登。既謁廟。見神旁有鼓。鞞也。忠介語神曰。我鞞其鞞。神惡之宜矣。神胡革其鼓。庸有說乎。言未已。鼓即從架上滾下。直至山脚。聞者異之。後每歲供布鼓馬。忠介既以理屈神。彌自持慎。雖曠途暗室。不敢或苟。神使靈官隨之三年。欲伺其短。每聞鞞聲鐘。或日中燈下。見其鞞鞞欲擊狀。而卒莫之擊。後偶過井旁。見修練擊一膽瓶。有水甚清潔。蓋新汲之井中者。而汲者不在。忠介方渴掬飲之。乃見水中有靈官鞞影。急取發投於水。乃滅。遂不復見。

註釋 崇仁縣名清屬江西豫章道趙玄壇王靈官道家以趙玄壇王靈官為監壇天將位分左
於方暗啞管于不能言之人也苟合晏子道義不為苟合徽時帝詔承徽時故劍布鼓漢書無持布

長春苑主

友人余君。自號烏虛子。為余述元生事甚悉。元生不知何許人也。弱冠補諸生。才名甚噪。三戰秋闈不捷。遂結廬山脚。絕意進取。或管宴處。詩文之外。唯嗜花。若性命。然未嘗手折一枝。我一夢也。一日獨坐。有與焉。旌節徑德門外。二青衣進。謁曰。夫人敬遣相。元茫然問。夫人云。請。青衣曰。長春花至也。即促登道。元漫許之。不半里。便有香氣來迎。澤衣沁骨。又三四里。許城郭表。延望如錦繡。青衣曰。此苑城也。皆落花砌築。久而膠結。固於金石。抵一城門。榜曰管春。謂天下之春。皆從此出。城內輝煌爛漫。不可目窮。皆四時之花。同時開。顏色相間。掩映而蔽虧也。行

萬花宮選甚縵曲。覺神明爽發。膚髮皆香。有頃而至。則宮闕亭臺。朱甍碧瓦。鱗次而帶。續也。闕者皆韶靈女郎。馳報夫人。元降與以待。第見紅英翠葉之間。飄輕裾。曳廣袖。美麗間都者。無慮千百。私語匿筵。往來窺客。以問青衣。曰：花神也。花一種。即有一神。豐約穠纖不一。花亦如之。已而闕者出。傳夫人請見。元肅容而入。扃門闔十數重。達一大殿。珠簾乍捲。翟第斜開。頰從如雲。左右環簇。夫人冠華玉之冠。履彩雲之鳥衣。裳霞豔。環珮鸞鳴。神影仙姿。驚絕人世。降階而迎。元下拜。夫人命侍女曳起。賜坐。夫人向南。元東向。夫人傲容曰：此地象美所歸。羣芳所出。秀方以惜花之心。成愛花之癖。故特迎致。蓋奇緣也。元遲辭。俄而設享。自殿中至於廊廡。綺席相次。凡諸花神。悉令陪宴。進飛英紅露之醪。陳調香和玉之羞。酒有數罇。眾樂並作。聞歌疊舞。遏雲停雲。風調各殊容華並絕。夫人曰：惜弄玉飛瓊諸姊妹。方宴瑤池。未暇遣致。使今日莞絃。未臻極盛。元捧觴避席曰：今日宴會。色豔極天地之選。聲容盡古今之妙。一介齷生。躬際斯盛。昏夫人壽命之寵也。願借芳尊。為夫人壽。夫人起而受之。亦酌酒酬元。日昃罷宴。以笙歌羽衛。送居靈芳館。明日令下。以元為長春苑催花使。並賜青福絳節。綵仗雲輿。披服寶玉。出入府第。花神聞之。皆來賀。夫人命侍兒送花名玉冊至。元閱其姓字。皆往古美人。乃悟花神即美人也。出世為美人。辭世為花神。元欲識其尤者。因謂眾美曰：諸卿芳名。心寫久矣。今鄙人願有以觀焉。眾諸家皆笑曰：謹受命。元問蘇若蘭來乎。一女遙回而出。意度閒雅。元揖謂之曰：卿織錦璇璣。圖八百四十字。宛轉猶環。有詩三千餘言。古今才媛莫或右之。若蘭遂識。次問紅拂。紅拂應曰：妾

是也。元視其貌，儼然絕塵。歎曰：識藥師於骨，識結此髻於逆旅。紅妝俊眼，真希有也。紅拂過元目，送久之。忽見一女於榻中，俯而摩其足。若不勝其楚者，元戲問為誰。冢曰：官娘也。元即以纖月之勺，妙凌雲之舞，真不讓掌上人矣。官頰頰而西階，一美人輕盈纖弱，拂袖而暎，頗有不平之色。旁一女手梅花一枝，眉目明秀，不可描畫。睨之而哂曰：燕兒燕兒，又作昭陽故態矣。美人聞言，慙且怒曰：何與爾梅情事？蓋飛燕與采蘋相謫也。楊妃亦謂樓東寂寥，則珍珠可懸，奈何以舌鋒刺人，采蘋未及答。一女嫵媚而前曰：肥婢何知，欲為禍水與波，不記環上繫羅衣時耶？元問之，乃班婕妤也。恐其攻軋無已，亟為解之曰：諸卿往事，何足深論。譬諸花枝，糾結花片相撲，無害於花，徒令人可憐耳。於是諸女謝而退。他日，夫人命元定花神甲乙。元辭讓再三，不獲，乃甄別其香艷，各為三品。香曰奇香，名香，幽香。艷曰雅艷，穠艷，狂艷。視其神以定品，而花隸焉。如西施、王嬌、卓文君、崔雙文之屬，咸列狂艷。西施聞之，請見曰：妾雖鄙陋，若何至以狂艷見目？元謂卿泛湖之後，固當小賤。西子辯曰：沼吳之後，妾嘗從伍相於江流，陶朱何人？妾甯儻之以負君恩，而喪婦節也。元矍然曰：微卿言，吾幾誤矣。有頃，王嬌亦來泣告曰：妾以薄命，為畫工所誤，遠嫁沙漠，以君命故，不敢違。未嘗一日忘漢也。而佞臣秉筆，誣以聚麀之標，妾飲恨黃泥，末由昭雪。故使冢草獨青，以明區區之志。而僧儒周秦行記，乃敢肆為狂言，深相汙讒。此妾之所痛心而茹憤者也。君其察之。元再三引咎，乃列二人於幽香。始悅而去。元既以六品位花神，報於夫人。夫人嘉歎，自是花神歲時各以花之顏色數目，具書於冊。聞於使者，使者以上之夫。

人。如是三年。苑花愈茂。故事。每歲立春先三日。花使詣夫人登春臺。陳天下林池苑圃之圖。乞令諸女散花以應春令。夫人乃召眾花神。對於臺下。使按圖布散。仍考其成於所司。眾花神銜命。歲出管春門一度。五日而返。亦有不返。遂留人間者。卽出世而為美人者也。元以久別山居。欲乞假暫歸。遂上書於夫人。其畧曰。竊惟芳草相思。玉孫惆悵。垂楊惹恨。遊子踟躕。故富貴有鄉國之思。卽神仙多別離之感。臣本芻蕘。辱在草莽。乏無田而蕙無圃。稅駕何鄉。岸有芷而汀有蘭。尋芳迷路。達心不改。自分老於蒿萊。旣繫無聞。誰憶采其葑菲。紫闥晝掩。忽驚小玉來。詠落苑春開。竟使飛瓊下。謫鷺朝成行。鸞笙作隊。現空中之城郭。十二樓臺。訝世外之嬋娟。三千粉黛。身如桂樹。許近嫦娥。命占桃花。更依王母。既陪麟脯之宴。復長蛾眉之班。千古奇逢。三生前數。葵壺傾陽而已。遂兼葭倚玉以何求。然而玉枕遊仙。夢裏之靡無莫。捧金丹換骨。胸中之荆棘難除。憶阮客之曾歸。笑龐公之不返。東籬晚菊。定憶陶潛。南國秋萸。倘思張翰。值此風迎杏靨。暫假歸鞭。會侍雪笈梅妝。重開舊閣。振衣華表。爭傳化鶴之人。墜烏雲端。竊比飛鳧之吏。夫人笑而許之。遂置酒祖行。召眾花神至。告以意。則皆惘然有可憐之色。酒數巡。盧女抱琴而前。曰。本不妙於音律。先生遣去。願獻一曲。代涓城之唱。元稱謝。盧女撫絃動操。為鼓霓裳。靡不歎聲。梁塵欲飛。落花起舞。四座寂然無語。琴罷。夫人復謂眾神曰。諸卿妙技。各於今日試之。過此以往。則天上之曲。人間不可得聞矣。於是崔、宦、奴、理、箏、宋、偉、吹、笛、關、小、紅、奏、琵琶、徐、月、華、彈、瑩、篴、檀、板、玉、蕭、史、番、送、秦、歌、舞、紛、香、大、都、麗、娟、絳、樹、飛、鸞、輕、鳳、之、儔。盡散而罷。明日遂往。夫人及

花神各以花片為贖元拜而受之送之管春門外而返元既至家妻子皆驚怪親舊聞之咸來
 問訊聞言莫不嘆異明年復往尋之則武陵之舊路迷矣悔恨不已自是愛花愈篤花前多作
 傷心語益無意於人世後數年無疾而終臨終謂其家人曰吾始以花生終以花死死而有知
 魂魄猶應戀此也身沒之後當以落花葬我且吾以花隱毋著我名但題石曰故長春苑催花
 使者元生之墓葬之日棺輕如蛻識者以為尸解云

淫釋 何許陶潛文五柳先生弱冠見銀諸生語見元水秋關見林間結廬唐書仲長子先隱者

元三 遠取巴語在者進取猶有所不為德史記廉頗藺相如藺相如曰廉頗將也

夜吟 長春苑詩今月長照不夜城長春苑詩今月長照不夜城

神目 花神也今月長照不夜城長春苑詩今月長照不夜城

後人以踐履為美人。唐制兩供奉三。生見。三。蔡。藿。傾。陽。致。其。意。曰。上。疏。求。存。問。親。戚。因。
 官。西。對。立。謂。之。美。人。唐。制。兩。供。奉。三。生。見。三。蔡。藿。傾。陽。致。其。意。曰。上。疏。求。存。問。親。戚。因。
 向。之。者。識。也。則。也。燕。三。世。明。帝。使。弟。毛。曾。與。侯。景。之。子。仙。術。不。潤。
 如。玉。枕。中。帝。名。為。三。世。明。帝。使。弟。毛。曾。與。侯。景。之。子。仙。術。不。潤。
 湖。蓋。在。夢。中。九。轉。道。遊。仙。學。龐。無。棘。聚。下。山。逢。夫。金。舟。換。骨。
 必。服。金。丹。去。凡。骨。充。成。神。仙。學。龐。無。棘。聚。下。山。逢。夫。金。舟。換。骨。
 麻。飯。下。吸。吐。出。山。一。體。漢。下。山。逢。夫。金。舟。換。骨。
 回。顧。家。復。度。山。出。一。體。漢。下。山。逢。夫。金。舟。換。骨。
 食。行。家。復。度。山。出。一。體。漢。下。山。逢。夫。金。舟。換。骨。
 零。落。已。歸。世。色。不。近。能。後。其。漢。下。山。逢。夫。金。舟。換。骨。
 韓。晚。菊。定。憶。陶。潛。陶。潛。詩。元。亮。大。司。馬。從。之。南。國。秋。尊。尚。思。張。翰。
 見。秋。風。起。乃。思。中。菽。菜。尊。羹。鱸。膾。曰。人。命。駕。之。生。貴。得。杏。齋。蘇。詞。苦。儒。
 通。志。何。人。不。為。子。日。章。嚴。著。不。為。子。日。章。嚴。著。不。為。子。日。章。嚴。著。
 之。身。任。不。去。欲。管。一。日。章。嚴。著。不。為。子。日。章。嚴。著。
 道。令。分。身。不。去。欲。管。一。日。章。嚴。著。不。為。子。日。章。嚴。著。
 行。令。分。身。不。去。欲。管。一。日。章。嚴。著。不。為。子。日。章。嚴。著。
 從。東。南。飛。翔。去。舉。十。朝。今。帝。歸。城。化。之。乃。為。白。鶴。宮。女。落。命。日。人。
 紀。以。神。子。好。來。舉。十。朝。今。帝。歸。城。化。之。乃。為。白。鶴。宮。女。落。命。日。人。
 日。以。神。子。好。來。舉。十。朝。今。帝。歸。城。化。之。乃。為。白。鶴。宮。女。落。命。日。人。
 夜。自。脫。非。好。來。舉。十。朝。今。帝。歸。城。化。之。乃。為。白。鶴。宮。女。落。命。日。人。
 衣。自。脫。非。好。來。舉。十。朝。今。帝。歸。城。化。之。乃。為。白。鶴。宮。女。落。命。日。人。
 餘。自。脫。非。好。來。舉。十。朝。今。帝。歸。城。化。之。乃。為。白。鶴。宮。女。落。命。日。人。
 曲。自。脫。非。好。來。舉。十。朝。今。帝。歸。城。化。之。乃。為。白。鶴。宮。女。落。命。日。人。
 有。自。脫。非。好。來。舉。十。朝。今。帝。歸。城。化。之。乃。為。白。鶴。宮。女。落。命。日。人。

琵琶清異錄唐昭宗龍
 歌擅一時才格擅王
 之忍體樂而前
 板中花宮婉也
 疑共一聲在舞帝
 實歷二年新來國
 武陵舊路遠見以
 容上源玉芙蓉為
 夕者有髮脫而形
 白解者為上夜半
 尸解者為下

梅花美人

如鼻陳肖生嵩以畫名于時尤長於梅冷蕊疎枝嫩寒春曉見者輒作孤山籜落之想有金陵
 李葉僦居京師內城齊壁紅梅一軸肖生筆也一日仰卧觀書童子侍焉忽有老翁出於畫中
 龍鐘偃偻俄而枝葉動搖花蕊怒放每一花現一美人步履而下須臾次第入花去老人亦遽
 隱畫如故也後凡三見亦無他異李言之肖生肖生述之吳茗香茗有述之余

非非子曰梅之神也舊矣高髻大袖蜀閣凭欄素服淡妝羅浮對酒不意丹青之妙更龍化
 億萬美人身也王丹麓有言美人是花真身花是美人小影此其美人耶花耶真身耶小影
 耶是耶非耶余又烏能測之哉

註詳如皋縣名清屬江蘇通州冷蕊疎枝杜浦詩地簾索共梅花嫩寒高殿梅花詩城孤山

蘿落詩治臨林通臨於武林西湖山之麓不憂無子多植梅舊金陵地名即今京師即
大也。師者何家也。龍鍾之居必以象大言之。何紅梅梅譜紅梅是梅而繁密則如杏與
石名。言老體或作龍鍾。行。言。身。大。言。之。有。四。龍。鍾。梅。名。子。老。人。如。竹。梅。譜。梅。是。梅。而。繁。密。則。如。杏。與
鐘石名言老體或作龍鍾行言身大言之有四龍鍾梅名子老人如竹梅譜梅是梅而繁密則如杏與
一石名言老體或作龍鍾行言身大言之有四龍鍾梅名子老人如竹梅譜梅是梅而繁密則如杏與
童且歌且舞。尤善丹青。圖畫。特妙。王丹麓。清人。
丹青。謂畫也。尤善丹青。圖畫。特妙。王丹麓。清人。
丹青。謂畫也。尤善丹青。圖畫。特妙。王丹麓。清人。

紫釵郎

有馮生居郡城。郊外間步。花木叢華中。一宅雙扉半掩。有美人倚門斜盼。如有所待。見生徐徐
掩門。如不勝情。生悵然而歸。次日復往。又見焉。遂低徊駐足。批之以目。女低語曰。蛺蝶亦戀花
枝耶。生應曰。蝶不戀花。而更誰戀。但未識花戀蝶。否。女笑曰。蝶既戀花。何不飛上稍頭。相相何
為。生遂入。而門遽掩。闔館雲虛。惟女獨處。生問。宅上無人乎。女曰。吾有新婦。何謂無人。生笑問
卿安有婦。女曰。吾族納婿。均謂之新婦。今卿是也。吾名紫釵郎。卿宜即我。勿得卿我。我乃得卿。卿
生笑頷之。紫釵向壁曰。新婦惡令寂。蘭奴。奴可出。俄有二青衣自壁中出。娥媚可觀。生大
驚。知其非人矣。疾趨欲遁。紫釵追促其臂曰。既為夫婦。不啻骨肉。何相棄之速也。遂命青衣將
酒奉與夫人。壓鴛酒至。連酌奉生。每杯自飲其半。兩頰盈盈。然如桃花之冶豔矣。生初甚畏怖。
至是心動。漸狎暱之。紫釵復命青衣往請諸姊妹。及魏姑。姑來陪夫人。花燭宴。凡稱新婦及夫

新莊野史開跋

卷一

七十一

人皆謂生也。生亦戲自稱曰。妾須史青衣報曰。請姑至矣。有自東壁出者。有自西壁出者。共四
人。皆語瀟灑。指生問曰。此新貴人乎。乃自巾領下及襪履。一一審視。咸斂袂向紫釵曰。質汝
得佳婦。生羞慙面赤。儼然如新婦之媵。媵者。青衣又傳魏家姑姑至。則一美人自南壁出。年稍
長。連紫釵笑曰。偷香賊乃敢延客。勞我遠涉。紫釵亦笑問阿素。何不教來魏姑曰。小蠻女累人
難行。已命小婢將餅餽解之矣。於是敘禮就席。僉曰。新人宜首座。生遜謝。諸女共挽生坐之。復
挽紫釵坐於次。曰。新郎君宜此位也。紫釵亦謝而後坐。已而諸女以次皆坐。一女名小瓊。年最
少。居婪尾焉。蘭奴捧盃。臣奴進饌。瓊醜雕盤。無復凡器。芳潔充筵。咄嗟而辦。酒數巡。一女執爵
而起曰。吾觀夫人眉黛風雅。新妝妙咏。可得聞乎。一女曰。此吾輩事。奈何以苦夫人。生素自負。
不覺慍見曰。詩豈若人之具乎。妾雖不才。願有所獻。請即席賦之。諸女微哂曰。願聆佳句。取戲
筆授生。吟哦久之。不能就。而汗決兩頰。小瓊曰。吾為夫人解圍可乎。遂奪筆書曰。海內青蓮死。
誰為倚高才。一言難反汗。點點落吟腮。蓋生姓馮。詩折其字以嘲之也。一座開然。方譁笑間。
南壁一婢。抱三歲小女兒出。阿素尋母來也。魏姑托置膝上。將乳之。諸女羣起弄兒曰。能作
一催粧詩。便當乳爾。兒應聲而就詩曰。妝閣奩中衫。菱花笑相見。脂凝杜子春。粉傅何郎面。諸
女咸喜曰。真慧種也。生驚愕愧赧。殆無人色。紫釵頗憐之。對衆曰。吾婦新來羞怯。故文思偶蹇。
再言詩者。裸罰之。律無執券笑而聽生亦少安。紫釵又曰。今日宴都阿素之外。凡七人。適符竹
林之數。吾有觴政。各占一籌。得五君者。勿飲。得山公者。罰一籌。惟鑽核兒最為污鄙。若得阿戎。

嘗以大斗酌之。而能有辭者，仍勿飲。眾皆曰：「善。」青衣具牙籌，書七賢姓名各一，以紫金筒貯之。紫釵探得三戎，生得山濤，諸女意在山公。薛曰：「今日為二人合歡之酒，第一籌便是佳偶，宜行合歡。」魏姑曰：「新入，故入溫柔鄉，吾輩糾纏何為？」春諸女皆起，別各向四壁中而去。生時已被酒，不暇誰何。舖懷錦衾，爛設東閣，遂與紫釵纏綿。次日晨起，諸女以酒肴來會，復縱飲。至暮而散。生既往半載，亦能行壁中無礙。因過從諸女家，皆華屋幽閨，更無雜客。乃次第與諸女通焉。覺脂膚玉體，並珠凡豔。巫山洛浦，不過矣。而小瓊與生情好尤篤。紫釵知之，亦不問也。如是數年。鏡戶而居，足不履闕。一日忽思歸，言於紫釵。紫釵默然不言，而慈怨之容可掬。生慰之曰：「歸即來耳，何不釋乃爾？」紫釵強頷之。波珠熒熒然落襟袖矣。將行之夕，諸女畢至，慘怛惆悵，無復歡容。時阿素稍長，鵝頭綠衣，隨母而至，亦牽衣嗚咽，敘別也。而紫釵及小瓊執手鳴咽，斷腸哀怨之語，至不可聽。乃引滿一斗，令同飲各半。爵亦如之。飲訖，貯籌復探，生得三戎，瑤林瓊樹，風塵外物，玄得山濤者。察筆戲書曰：「臣山公啟事。臣以斗筭，根竊鼎鐘，伏見三戎瑤林瓊樹，風塵外物，臣不敢滋，願為戎自代。舉爵向生，生無詞以報，遂并飲之。最後生復得三戎，不勝其虐，而紫釵得劉伶。生因謂之曰：「妾聞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醒。即當代妾飲。紫釵不欲忤其意，將飲之。時阿素方卧母懷，見之，並代釵答曰：「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也。」眾皆失笑。紫釵遂不飲。生怒甚，瞑目叱素曰：「乳臭兒，安敢爾！」而小瓊得阮籍，白眼而起，揶揄曰：「君等視濟沖，雙目真閃閃，如岩電矣。」眾復大噱。生是日雖置身羅綺間，而為眾所播弄，神氣沮喪，賴紫釵帶袒護之，然

引也 旦悲立 大洪 皆謂 引謂 滿主 春春 白白 也 頭 義 笑如 王 或見 骨上 照竹 浙林 人 淋 山 濟 濟 字上 巨竹 源 河 人 山 山 啟 啟 啟 山 公 啟 啟 山 公 啟 啟 山 公 啟 啟

引也 旦悲立 大洪 皆謂 引謂 滿主 春春 白白 也 頭 義 笑如 王 或見 骨上 照竹 浙林 人 淋 山 濟 濟 字上 巨竹 源 河 人 山 山 啟 啟 啟 啟 山 公 啟 啟 山 公 啟 啟

七十五

斗筲言器小也。論語斗筲之人何足算也。鼎鐘三國志功名著于鼎。瑤林瓊樹風塵外物。尉神安高。如
 瑤林瓊樹自然劉伶五斗解醒世說劉伶病酒常飲。婦持器注。曰若飲酒太
 是風塵外物。婦喜投之。伶晚而祝曰。非掛生之道。伶曰。我飲酒。能自醉。唯當
 一石五斗。醉婦人。之言。不可聽。便飲。生曰。卿。肉。陶。飲。醉。乳。臭。兒。漢。書。祝。曰。若。飲。酒。太
 白眼者。俗之。以白眼對人。見毛詩。沖。字。嚴。電。或。服。爛。爛。如。而。自。之。曰。吾。辨。信。
 清書。盛。約。而。執。干。掃。弄。掃。弄。兒。女。之。情。俗。有。兒。女。情。長。木。落。水。流。則。不。能。歸。共。本。當。
 我史。雖。時。而。呼。響。響。也。諸。婦。人。之。節。以。辱。之。見。書。第。八。文。藥。砧。古。詩。何。在。山。論。則。不。能。歸。共。本。當。
 巾。帽。不。出。虎。道。中。酒。婦。人。之。節。以。辱。之。見。書。第。八。文。藥。砧。古。詩。何。在。山。論。則。不。能。歸。共。本。當。
 大刀。頭。上。環。也。破。鏡。言。半。月。當。還。蓋。用。詩。為。隱。語。也。本。來。面。目。秋。見。劉。今。何。在。山。論。則。不。能。歸。共。本。當。
 荆州女

明末時荆州有許氏。生三子一女。子以射獵為生。女最幼。年十六。嫁北村盧氏子。甚敬其夫。家自舅姑以下。悉得其意。鄉里稱順婦焉。而父母尤絕憐之。諸兄亦各愛此妹。歲時往來。音問甚數。每獵得麋鹿。獐兔。諸物。或鮮而饋之。或腊而致之。雖一割之甘。未嘗不共。女歸甯。父母歲輒數四。一月備婿來。母家。女忽發狂。走入室。閉戶良久。母於隙間窺之。忽一虎突門而出。攫母。嚙殺之。父驚走。虎復攫父。又殺之。其婿在旁。震駭仆地。虎不之顧。時二子方游獵歸。遇虎於門。虎欲搏三子。咆哮而前。三子正持獵具。因共格虎。得不傷。虎復奔入室。三子迫視之。則虎方入。立其皮豁落。乃其妹也。三子哀號。并其婿執女。以詣縣官。女自辨形變。則心變。故不識。父母當無罪。令曰。不然。心者身之宰也。心變。故形變。即形變而心不宜變。且真虎殺人。亦法所不貸。况

女而虎其父母者幾遂置女於法

非非子曰。今之言然哉。大虎猛者也。亦靈者也。人而虎也。宜不猛而更靈。君子於是知女之處心積慮。而後成于虎。不然。何昧於觀而辨於塔也。荆人之死於虎。荆人之死於女也。而

牛哀之變。又不及言也。
詩解 遊藏 張華有遊獵篇。咆哮者不必勇。浮汰者不必怯。牛哀。淮南子。牛哀病七日。化為

竹冠道人

樂安有士人。偶宿去地廟。夢土地飭其屬曰。明日仙人過此。宜灑掃滌除。以迎仙躡。復謂其媼曰。爾我亦宜沐浴以待。勿以慢悞取罪也。士人趨問曰。仙人為誰。曰。田真人也。名半。曰。某亦願迎之。土地曰。何與爾事。且爾凡骨尸居。安得見真人。士人曰。某慕道亦有年矣。反遜於君之紀綱耶。土地卒不許。士人大嘆。土地命遂之。出戶而覺。頗以為異。歸以語同學者。次日。同往廟前。伺之。有竹冠道人。自西來。朗目修髯。半度飄灑。請蘆長劍各一。繫於腰下。過廟門而拱手焉。諸人私許始田真人也。徑前牽其衣。請大仙度我。道人笑曰。某姓官名去緣。逆方道士耳。安知仙術。何予之誤耶。諸人請益堅。道人曰。既諸君欲留過厚。某漫無短長之人。安敢峻拒。聊且過予。諸人喜躍。導之以歸。共潔一齋而奉之。飲食器具。致致甚誠。居十餘日。諸人屢求度世。及黃白導引之事。道人茫然。畧無所答。忽染沈疴。淹淹欲斃。諸人始猶奉湯藥。漸見其疾不支。頗悔之。

咸答士人之痴士人亦自以為冒昧也。將謀遷之於他室。道人曰：念某客死他鄉。乞以此齋為葬地。飲食而祝我。則公等始終之德也。眾怒曰：我輩誤誠。爾耗費不少。此吾輩清修之所。願以為爾宅。死耶。忽一童子造門請曰：吾師在此。眾問為誰。童以道人對。眾喜。告以病。且給之曰：爾師曰：望爾來。設病歸去。今始來耶。童聞之趨而入。見道人已不能言。但以目視童。淚隱隱承。晚童大恸。躑躅嘔血數升而絕。道人見之。長吁一聲。亦死榻上。諸人慌亂。不知所為。懼為人所覺。亟其薄林。謀以夜半瘞之。莫壞之下。解視腰間劍。劍光艷發。視葫蘆中皆黃金。眾大喜。議瓜分之。道人忽大笑而起。謂童子曰：可去矣。童子亦起。因擲其劍化為龍。擲葫蘆化為鶴。各乘其一。飛騰雲中。冉冉而去。諸人相顧駭愕。悟仙人之游戲矣。其卧室有香。經月不散。壁間有五言古詩一首。七絕二首。寶墨淋漓。向莫之見也。抄而讀之。隨抄隨滅。五古云：瓊樹三千丈。種在流霞閣。朝汎瑤臺露。暮掛維山月。風霜飽更榮。花葉無衰歇。梁洪花下傾。醉倒臘脂雲。七絕云：空山明月照莓苔。劍匣塵尊久不開。黃鶴未知塵世險。等閒栽我出蓬萊。海棠雲千片。散幽禱。呂老無心却有心。仙侶相逢好歸去。碧桃花下撫瑤琴。

註釋 樂安縣名。清屬江西。德州之土地。俗稱里社之神曰土地。公羊傳：社。仙。躑躅。止行者。以。唐。高宗詩：法。凡骨。蘇軾詩：杖。換。戶。居。言。人之。近。死。也。晉。書。司。馬。公。真。人。謂。修。真。得。道。之。人。也。古。之。稱。仙。躑。凡。骨。蘇。軾。詩。杖。換。戶。居。言。人之。近。死。也。晉。書。司。馬。公。真。人。謂。修。真。得。道。之。人。也。共。道。家。于。成。仙。者。皆。以。真。人。之。名。始。此。純。綱。紀。綱。之。儀。伯。送。詹。于。晉。三。千。人。寶。游。方。于。闍。氏。者。亦。有。之。方。應。未。歸。道。士。嘗。以。道。士。自。名。至。東。漢。始。有。張。道。陵。于。吉。等。短。長。窄。飛。上。梧。桐。樹。自。有。矣。

人說黃白通士魏煉蔡成黃金白銀謂之黃白術。風俗導引道家養生之術。呼氣血
充長體。通津。南。王。安。拍。募。方。位。怪。迂。之。人。述。神。仙。黃。白。之。術。導。引。道。家。養。生。之。術。
之。入。身。性。多。疾。即。導。引。洪。齊。張。良。沈。疴。重。病。出。上。淋。瀉。赤。龍。魏。韓。愈。詩。安。屠。之。孝。子。足。踏。呼。
也。瓜。分。見。趙。舟。再。見。西。村。寶。墨。孫。觀。銘。肩。出。上。淋。瀉。赤。龍。魏。韓。愈。詩。安。屠。之。孝。子。足。踏。呼。
昭。而。紫。瑤。流。霞。闕。王。初。文。宋。軒。夕。朝。似。遊。墨。未。乾。之。瑤。臺。無。夜。在。瑤。臺。十。二。月。交。解。山。臨。境。而。
白。山。頭。望。之。月。七。日。待。到。許。渾。詩。綠。山。巖。至。時。果。玉。來。白。梁。洪。在。瑤。臺。十。二。月。交。解。山。臨。境。而。
為。我。家。之。月。七。日。待。到。許。渾。詩。綠。山。巖。至。時。果。玉。來。白。梁。洪。在。瑤。臺。十。二。月。交。解。山。臨。境。而。
即。也。脂。雪。蘇。軾。詩。海。峽。天。吹。山。石。龍。尊。蘇。軾。詩。海。峽。天。吹。山。石。龍。尊。蘇。軾。詩。海。峽。天。吹。山。石。龍。尊。
梁。也。為。慶。世。人。死。藥。在。馬。宮。物。禽。海。雲。准。南。子。湯。漆。千。里。之。雨。至。仙。侶。三。衰。詩。海。峽。天。吹。山。石。龍。尊。
黃。也。仙。人。及。不。死。藥。在。馬。宮。物。禽。海。雲。准。南。子。湯。漆。千。里。之。雨。至。仙。侶。三。衰。詩。海。峽。天。吹。山。石。龍。尊。
詩。也。天。上。碧。桃。和。露。種。兒。韓。偓。詩。漢。武。碧。桃。爭。瑤。琴。中。瑤。琴。生。網。羅。匣。仙。侶。三。衰。詩。海。峽。天。吹。山。石。龍。尊。
北。得。枉。令。方。朔。號。偷。兒。參。看。林。間。題。句。爭。瑤。琴。中。瑤。琴。生。網。羅。匣。仙。侶。三。衰。詩。海。峽。天。吹。山。石。龍。尊。

徐太保

前明吾鄉徐太保。少時偶行綠野。前臨石灘。深不及許。褰裳可涉。已解其履矣。忽見一女子好
姆而望。立而望之。年可十七八。丰態絕妍。臨流不語。披髮夷猶。若欲濟而恨無桑者。徐曰。美人
欲涉乎。女子微笑。徐曰。美人欲涉。奈羅襪之難渡。波何。女子乃低頭自顧。仍微笑。而羞澁不勝。
徐笑曰。書生送鵬背。可作舟楫乎。女子領之。乃以雙袖附徐肩。徐以兩手挽其足。載之中流。依
依屣影。清澗可鑑。不覺微吟。印王女渡銀河。紅裙翠綠。凌波詩。未成。已登彼岸。女子下而續之。曰。
只因詩二句。奈却狀元科。言罷不見。徐驚且悔。悟神人之試已也。後登天順己丑進士第二名。

官至太子太保

註釋 太子保

官名三公之一

位次太傅

賈誼曰保

及爵

柳宗元詩

及爵

足

婷

美

好

貌

陳

下

評

之

笑

三

女

保共身

體

說云保

賈誼曰

保及爵

柳宗元

詩及爵

足

婷

美

好

貌

陳

下

評

之

笑

三

女

太子太保

凡尊

銀

河

及

宮

洪

亦

天

洪

狀

元

領

之

一

舉

人

為

狀

太子太保

太子

保

凡尊

銀

河

及

宮

洪

亦

天

洪

狀

元

領

之

一

舉

人

太子太保

太子

保

凡尊

銀

河

及

宮

洪

亦

天

洪

狀

元

領

之

一

舉

人

太子太保

太子

保

凡尊

銀

河

及

宮

洪

亦

天

洪

狀

元

領

之

一

舉

人

太子太保

太子

保

凡尊

銀

河

及

宮

洪

亦

天

洪

狀

元

領

之

一

舉

人

太子太保

太子

保

凡尊

銀

河

及

宮

洪

亦

天

洪

狀

元

領

之

一

舉

人

詳註野史閒談卷之一終

詳野史間談卷之二

杜鄉漁隱著

委羽山樵註

甕中婦

范二農家子也。不治生業。日事賭博。幾無甕存。故年近四十。猶鯨魚焉。有凡范。大分彙合。居家畜驢一頭。毛色茸茸。光潔可愛。范二以博負。萬驢於鄰莊某家。越數日。驢忽得來。騎一少婦。雖荆釵布裙。光艷奪目。問之。婦曰。僕某姓女。嫁某家。隨阿弟歸甕。中途驢行迅速。以致與弟相歧。午後大雨淋漓。莫辨去路。只得聽驢所之。故爾至此。但不知去某莊若干里矣。奈何。范二曰。嫂歸母家。屋闕無人。作一宿之留可也。于是婦驚魂甫定。檢點濕衣。臨風吹拂。范二即反扃其戶而去。時當薄暮。賭局恆滿。遂攜資歸。過鄰家雜貨舖。有呼盧喝雉聲。遂推扉入。同人曰。子來何暮。范二將少婦一節述之。有店夥成某曰。我讓爾博何如。范二欣然諾之。於是店夥聞其言。遂潛往。至則門閤洞開。入其室。暗中摸索得一人。好馬。范二大急歸。聞其聲。疑婦有外遇。怒髮冲冠。以杖擊二人。斃。斷其首。奔岳家。時其婦已寢。聞范二深夜至。遂倒屣而出。范二見婦。神色沮喪。以火燭之。乃知成某與鄰女也。先是少婦暴衣時。鄰女見之。驟生盜心。乘婦睡熟。撬門入。婦聞聲。恐范二有他異。忙携衣服。匿於甕中。故得無恙。成某遂得與鄰女遇。馬范二不獲已。自首於官。官賞范二四十金。以表其清正云。

註釋

范二影也。薛魚鯨魚。者有鯨在下曰鯨。按鯨魚昆也。昆明也。慈悅不寐。日恆分文。裝膏以唯。鯨魚。鯨魚。故其子從魚。魚目恆不閉者也。故世以喻無妻者。

聚兄弟分居而各有狀也。注：未嘗分聚也。孫。今孤楚河。細。蘇。狀。荆。叙。布。裙。列。女。
 鴻。雲。玉。先。淋。瀉。見。竹。冠。呼。盧。鳴。雉。謝。死。也。山。堂。辨。者。古。者。烏。巢。氏。作。博。以。五。木。為。子。有。泉。
 荆。叙。布。裙。淋。瀉。道。人。履。佑。敬。子。時。倒。屣。三。因。志。奉。邑。才。學。顯。著。青。重。朝。廷。常。賓。家。盛。唐。諸。
 情。又。次。之。墓。為。下。履。鳴。雉。花。燭。底。倒。屣。三。因。志。奉。邑。才。學。顯。著。青。重。朝。廷。常。賓。家。盛。唐。諸。
 也。自。首。官。也。

談犬

邑有紀姓者年四十許以販魚鬻蝦為業一日暮歸出城城闕一天生子四頭哭出鬻其足憤
 極次晨攜一木棍將犬擊斃天子悉餓死越數日忽發狂咆哮如犬狀舉室驚惶百般禱自
 言曰傷我五命償以一命豈不討便宜耶祈禳莫為言訖而逝今歲六月間有木匠高姓家資
 素裕畜黃犬已歷年所性極馴良鄰右一五六歲幼孩往高家嬉戲犬忽齧傷其手鄰人興師
 問罪勸解方休高恐犬之孽禍也于是將犬牙悉鉗去既而思之不若斃之為愈也用繩絞死
 次日高病聲言天來索命見之者畏如虎醫家束手無策越日而亡漢陽陳某設燒臘鋪一黃
 犬入鋪覓食被打而逸已而犬又到值陳據案割肉隨手一砍誤斃其命將天屍置陰溝中再
 冉數年亦忘其事陳一日見老者坐門前陳詰之答以特來尋爾旁觀者見一天張牙舞爪大
 異之陳頭眩目暈論次大言曰吾乃南京人周姓因生前罪罰為天不料被傷棄屍陰溝四年
 於茲始得出訴冥王又以誤傷不許償命今不索爾命但求多給冥錢並將此事親口喊叫使
 人盡知刻板送入以為勸戒使我得轉輪迴幸矣語畢陳豁然醒後遵行之竟無恙甯波南門

外涼亭下有丐者善屠犬。生平宰割不可勝計。一日獲黃犬一頭。繫之以繩。懸于樹。行將霍霍。秦刀矣。不意誤斷絕索。犬即躍而反噬。羣丐聞聲往救。則犬已斃。而丐之喉管亦斷矣。上海某鄉蕭姓者。妻外交懼夫。覺一夕夫睡熟。對其陽物而死。詭言暴病卒。無知者。家畜一犬。奔嘯聲甚。夜里人異之。以其夫急死。鳴諸官。天嘯婦衣至公庭。隨自齧其物。廉得其情。遂伏辜。咸豐癸丑秋。會匪踞上海。邑令袁公殉焉。署有二犬。終日哀號。卧守屍側。邑人哀之。具衣冠殮袁公。犬乃自餓死。事平。昭邱如例。建專祠于縣治之西。祠壁繪二犬。以旌其義。春秋時享。奠餘馨焉。

註釋

咆哮 見刑女與師問罪。齊桓伐楚。曰。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東手。史記。父子。漢陽。清。府名。屬湖北。民國廢也。輪迴。佛家謂。世界。有生。有死。而。不。復。寡。人。是。東。手。史。記。父。子。老。漢。陽。清。湖。北。漢。陽。縣。其。舊。治。也。輪。迴。如。車。輪。之。旋。轉。無。有。已。時。故。曰。輪。迴。惟。成。道。者。始。免。此。苦。甯。波。府。名。清。屬。浙。江。民國。廢。也。霍。霍。見。時。昭。上。海。府。今。屬。江。蘇。滬。海。道。咸。豐。清。文。宗。會。匪。秀。全。為。之。首。旌。人。傳。

二客

明徐華亭階有二客。楊豫孫范惟至也。嚴世蕃將擬大辟。託之居間。以重賂。徐欲弗受。二客曰。公若不愛。彼將疑公。受之以釋其疑。可也。賂入。徐欲為之地。以免世蕃死。二客又曰。彼若得免。人將疑公。殺之以絕眾疑。可也。明日命下。世蕃赴市矣。已而楊至湖廣。巡撫罷。夫人為其弟所殺。楊又正弟子法。死者二人。范至雲南副使。一子舉于鄉。北征死。舟中與尸而歸。人以為陰報云。

註釋

嚴世蕃。明分宜人。高之子也。世宗時。高為太子太師。世蕃為太常卿。父子相比。為大辟。謂。死。明。分。宜。人。高。之。子。也。世。宗。時。高。為。太。子。太。師。世。蕃。為。太。常。卿。父。子。相。比。為。大。辟。謂。死。

刑也。禮。兵死罪則。赴市。即棄市。謂死罪也。禮。刑人于市。與尸。既取而以手載尸也。口。某之罪在大辟。赴市。即棄市。謂死罪也。禮。刑人于市。與尸。既取而以手載尸也。

收條

王崇德湖南人家積富為淮鹽票販者已有年性誠篤一日有貧士操中州畜出一紙相示王未及視即曰有之約五日復來取至期如數與之眾疑叩其故中州人笑曰我父客死漢鼎帳目皆矣我豈知有此欠項哉今年迎父柩歸葬沿途求乞狼狽不堪葬前一夕夢父謂余曰汝苦矣尚可生活他帳非汝所能誌惟湖南王君處存有銀三千六百兩雖曰無據僅一收條然王係長者持信去當無不還信在幼學某本某頁內次日即檢得之故來王聆言未畢拍案曰尊公如此陰靈耶我于月前某即家人不戒于火幾致延燒忽尊公來掖我起曰速視視之火已撲入簷際倉卒間見尊公手一銅盆投我並呼急避我已忘其死一聲甫震形影頓滅因此家人羣起得免于火次夜又夢見之當君未來時善之久矣我敢昧心耶

註釋 淮即兩淮今江蘇淮鹽商民輸課行鹽之券也清制山東浙江兩淮等處均票中州俗稱河南為中州謂漢皋轉詩外傳由漢皋下過二女珮兩珠交甫共居天下之中也漢皋目而挑之二女解珮贈之按漢皋山各在今湖北襄陽西北口為漢皋狼狽見三神長者商幼學登今學漢皋山各在今湖北襄陽西北

鄒善人

長洲茂才鄒某家資素封祖父時遠近之士登其門者如市凡有所求無不盈其願以去人皆有善人之稱生與人謀緩急輒力為籌措或值囊空則典質以足之坐是日因附郭之田斥賣

殆盡。生計無聊。思作遠遊。生久在。已有秦中客李遠。曾假萬金。購辦貨物。以官事猝起。未及償。遽去。檢諸舊篋。其券尚存。乃賣屋得資。束裝入秦。既訪得所。登堂奉謁。自展邦族。客若不相識者。生繼述索負之意。出袖中券。客訝不符。自生手取之。遽裂為二。而立驅生出。生返逆旅。懊喪萬端。一籌莫展。欲控諸官。則券已失。欲整歸裝。則資已盡。對燈坐歎。殊難為情。方擬就枕。忽聞門外有剝啄聲。起問為誰。則曰。但啟自知。及入。則媪然二八女郎也。生駭。遙立詰其所。自女曰。妾逆旅主人之妹。此來非作卓文君奔相如詐。憐君長荷。而受語于黠僧。以致遁退為難。今妾奩中薄有所蓄。欲以持贖。藉助行資。即出白銀置几上。翩然而逝。生出追之。則已杳如。權其銀約八十餘兩。生念此何可受。不如還諸主人。明日向寓主人白其故。主人曰。君誤矣。寒舍並無姊妹。僅一幼女。年止七齡。且微薄生涯。安得有巨金贈客。小人雖貧。然亦不欲舍糊取利。君現居酒轍。即以此聊潤歸裝。亦計之得也。後日訪其人而報之。未為晚也。生可其言。遂返吳門。居無何。貧益甚。臧獲盡散去。生年已及壯。世族無與之婚者。生本曠達。不以為意。一日有友送牡丹二盆。至色極嬌豔。持之益小而重。心異之。方安置花架。焉有貓犬相戲。誤觸墮地。則盆底聚粟黃金也。視彼一盆亦然。諸友人詢以花所從得。友曰。余僕市于山塘花肆。因往訪之一老翁。在馬鬣髮皓。容貌清古。布袍米履。飄然若仙。見生至。即起相迎。曰。賢壻至矣。生訝其言之不倫。翁曰。入談自知。因肅生入內軒。翁曰。子昔入秦中訪李遠。取宿適有之乎。曰有之。翁曰。夜間至。承舍贖足下銀者。即賤息也。彼時以老夫有事。至燕。未得相從。兼以李遠一境不及往取。故

遊遊耳。遂呼女出見。即燈下所見女郎也。昨賞呈花盆中。有黃金百兩。以半饋君友。倩作水入。以半葺屋廡。自當送新婦至也。李遠之儂。已代索得。計本一萬。利倍之。明日當運至。生歸依其。言鳩工庇材。大興土木。門閭煥然。增色。至期徧召戚友。具盛饌。翁送女至。僉飾之華。一時無比。成婚。僂儂間極相得。生細詢頗末。女曰。妾父自來報恩耳。昔年妾父劍術未成時。僂屋玄妙觀。賣藥。偶負數金。為一道士所窘。蒙君祖父慨然解囊相贈。是以感之。刺骨。今故委曲相報也。

註釋 長洲 縣名。清屬江蘇。蘇州府。附郭之田。二項。記。吾豈能。六國。相。印。十。生。計。者。舍。易。詩。約。事。也。登。門。如。

市 郡名。今之陝西。秦中。為古之秦國。故稱曰秦中。東裝。人。傳。豈。能。六。國。相。印。十。生。計。者。舍。易。詩。約。事。也。登。門。如。

莫辰 一第。俗以無第。可謀者。曰一第。莫辰。卓。文。君。奔。相。如。見。長。者。潤。輒。僧。也。子。然。

笑二 八。謂。女。年。可。謀。者。曰。一。第。莫。辰。卓。文。君。奔。相。如。見。長。者。潤。輒。僧。也。子。然。

家交 易者。謂。女。年。可。謀。者。曰。一。第。莫。辰。卓。文。君。奔。相。如。見。長。者。潤。輒。僧。也。子。然。

侯曰 或謂。得。色。金。將。主。三。子。事。也。周。慎。然。也。且。曰。周。非。飛。也。曹。植。商。見。潤。輒。僧。也。子。然。

乎曰 魚曰。若。得。色。金。將。主。三。子。事。也。周。慎。然。也。且。曰。周。非。飛。也。曹。植。商。見。潤。輒。僧。也。子。然。

馬曰 魚曰。若。得。色。金。將。主。三。子。事。也。周。慎。然。也。且。曰。周。非。飛。也。曹。植。商。見。潤。輒。僧。也。子。然。

為之 曰。若。得。色。金。將。主。三。子。事。也。周。慎。然。也。且。曰。周。非。飛。也。曹。植。商。見。潤。輒。僧。也。子。然。

第下 曰。若。得。色。金。將。主。三。子。事。也。周。慎。然。也。且。曰。周。非。飛。也。曹。植。商。見。潤。輒。僧。也。子。然。

倫第 曰。若。得。色。金。將。主。三。子。事。也。周。慎。然。也。且。曰。周。非。飛。也。曹。植。商。見。潤。輒。僧。也。子。然。

宿塘 曰。若。得。色。金。將。主。三。子。事。也。周。慎。然。也。且。曰。周。非。飛。也。曹。植。商。見。潤。輒。僧。也。子。然。

倫第 曰。若。得。色。金。將。主。三。子。事。也。周。慎。然。也。且。曰。周。非。飛。也。曹。植。商。見。潤。輒。僧。也。子。然。

宿塘 曰。若。得。色。金。將。主。三。子。事。也。周。慎。然。也。且。曰。周。非。飛。也。曹。植。商。見。潤。輒。僧。也。子。然。

倫第 曰。若。得。色。金。將。主。三。子。事。也。周。慎。然。也。且。曰。周。非。飛。也。曹。植。商。見。潤。輒。僧。也。子。然。

宿塘 曰。若。得。色。金。將。主。三。子。事。也。周。慎。然。也。且。曰。周。非。飛。也。曹。植。商。見。潤。輒。僧。也。子。然。

倫第 曰。若。得。色。金。將。主。三。子。事。也。周。慎。然。也。且。曰。周。非。飛。也。曹。植。商。見。潤。輒。僧。也。子。然。

足下。今多用賦息。息者子也。因燕地名。今燕直冰人。晉書。今燕。立水。與水下。陰。陽。君。當。為。人。作。夕。劍。術。擊。劍。之。術。也。唐。書。解。囊。之。私。財。濟。他。人。之。饑。也。刺。骨。切。骨。也。謂。凡。商。也。

荏平令

山左候補縣某。聽鼓多年。偶補荏平。其人性純謹。慷慨好施。與凡親戚故舊有所求。無不滿其願。以去由是遠近趨之若鶩。有弟某家貧。無以為生。仰食于凡。凡為之納資為縣丞。又游揚于司道之間。保升知縣。最為中丞所親信。由知縣而知府。凡在任日久。虧空甚巨。忽奉查抄之命。監追繫獄。以為其弟必為之斡旋也。時時盼望不至。一日晨興。弟攜洋藥質貿然來相問。而哭不交一語。以去。招之掉頭不顧。兄長歎累日。仰藥而亡。嗚呼。弟之官。皆由兄之力也。兄之命。送于弟之手也。人心若此。時事尚堪問哉。

荏平 縣名。清屬山東。府屬。今屬。山東。縣名。清屬。山東。府屬。今屬。山東。縣名。清屬。山東。府屬。今屬。山東。

官第知馳駕平
中丞也縣應
御史名官
出始名
任置代
延因
一轉即
二圖之
鄉士載
代稱
天蘇
翰文
旗洋
藥
照不
得片
已復
許道
通先
商條
約中
避鴉
片之
名職
而任

之洋慈以其買買日不明說。仰藥謂服毒藥也。漢書其有
可以為藥也。紅粉骷髏

某甲好打生。一日歸有朝陽門外呂祖閣時已曠暮。見城下一草屋中。燈光熒熒。一扉半掩。探
身窺之。見美婦獨坐。匿頭笑。容可掬。以手相招。甲喜而入。甫跨一足。即仆。次日為人救。法則一
足陷古塚中。問之。泣曰。初以為奇遇。繞入門。即見骷髏也。南邑某生。忘其姓氏。其封翁五十餘。
方得此子。愛如掌珠。少而慧。既長。個儻風流。尤喜聊齋文字。年十八。尚未結婚。會當暮春之初。
散步郊坰。竟迷歸路。遙見二女郎。蹣跚前。斜睨之。美而艷。約里許。竹籬一帶。掩映雙扉。女郎
導生入內室。生詢閨閣。曰。劉姓。姊妹二人。言語蹀躞。于是神志顛倒。少頃。酒看羅列。女郎殷勤
勸飲。蘭麝氣熏入骨髓。生樂而忘返。其家以生未歸。偵騎四出。迄無音耗。有田夫荷鋤返路。過
墻間。見一穴微露衣角。異而窺之。似有人與骷髏同寢。曠中。乃呼集眾。佯出觀之。一田夫云。
此某封翁之公子也。急白翁昇歸。則生已奄奄一息矣。將骷髏燕諸火。臭遠數里。生未十日竟
死。此非孽由自作哉。積幻想了居恆。乃幻過于一日。苟能破除色界。心地清明。又何至沈溺而
喪其身也。

註釋 打生 射取生物也。朝陽門 北京城門名。呂祖 見硬骷髏人死腐敗後。南邑 即南城。清屬江西
孫章 封翁 與封翁同。漢書秦深之掌珠 連異記。起俗以珠為上寶。生女謂之珠。娘生男謂之
道 不屬也。倘言不拘。平也。風流 見聊齋。即聊齋志異。清蒲松齡者。凡十六卷。所貴也。躑躅
個儻 音書。球倖。個儻不拘。細行。無影聊齋。記均吞鬼之事。聊齋者。松齡之別號也。躑躅

見夕 闕閱 冊府元龜正門闕閱一文二尺二柱相去一文柱瑞
 芳 閣閱 冊府元龜正門闕閱一文二尺二柱相去一文柱瑞
 本 閣閱 冊府元龜正門闕閱一文二尺二柱相去一文柱瑞
 語 閣閱 冊府元龜正門闕閱一文二尺二柱相去一文柱瑞
 東 閣閱 冊府元龜正門闕閱一文二尺二柱相去一文柱瑞
 之 閣閱 冊府元龜正門闕閱一文二尺二柱相去一文柱瑞
 上 閣閱 冊府元龜正門闕閱一文二尺二柱相去一文柱瑞
 色 閣閱 冊府元龜正門闕閱一文二尺二柱相去一文柱瑞
 界 閣閱 冊府元龜正門闕閱一文二尺二柱相去一文柱瑞
 為 閣閱 冊府元龜正門闕閱一文二尺二柱相去一文柱瑞
 三 閣閱 冊府元龜正門闕閱一文二尺二柱相去一文柱瑞
 欲 閣閱 冊府元龜正門闕閱一文二尺二柱相去一文柱瑞
 界 閣閱 冊府元龜正門闕閱一文二尺二柱相去一文柱瑞

荷葉

上海姜某設華肆于小南門外。翁素行護厚。藥必手選。遇貧病者與之無稍吝。數十年如一日。
 某歲元旦。進邑廟。燕香。過一丐。以鮮荷葉包羊肉。捫蟲而吸。顧姜翁曰。要食否。翁不應。出丐者
 尚在。異而索之。羊肉已盡。分荷葉一角與之。瞬息不見。自是合珍膏丸散入荷葉少許。無不奏
 效。遂獲大利。左右鄰過火者。皆及垣而滅。一念之善。彼倉高鑒佑。施藥之功。足以回生起死乎。

世務之務。務若無人。見晉書。回生起死。後人也。
 謹厚。謹厚者。謹厚也。元旦。為一年之第一日也。晉書。蘇以五毒五月。捫蟲入。閏五。

天雨金

朱氏翁年週甲。為米市夥。其為人。嚴以正己。和以接物。有礙足物。必去淨而後已。見推擲之
 暴露者。必為之掩蓋。一日索通至野。見破塚內。有巨甕。白銀滿中。翁恐目迷。方檢閱。塚旁農
 人見之。奔而前曰。此我祖父墓也。為雨所破。汝徘徊其間。得無盜我墓中物也。翁謝過。同原物
 歸君。我未動毫釐也。農人識翁。故揮之去。而呼其兄弟子姪來曰。塚中不知誰氏物。天其富我。

乎。蓋共取之。象合力起出。視甕中盤旋。蠕動皆毒蛇也。農人志曰。翁先見此。而曰原物戲我。實甚。我其還贖之。眾曰諾。共昇甕。至翁宅。俟其寢息。昇屋撥瓦而傾之。翁夫婦躍起曰。天雨金矣。姑趨避之。雨定後。檢較得數千金。家以是富。彼農人傾畢。負甕歸。方謂謂然。自以為得計也。

註釋

週甲 俗稱六十甲子。趙牧詩。手按六十花甲子。趙甲謂花甲已週也。唐索通。即索取白銀。見鄒

律例

詞 疏連往後也。今謂年居六十曰花甲。週甲謂花甲已週也。唐索通。即索取白銀。見鄒

茶碗針

徐海。江西廬陵諸生也。父經商西蜀。素敬奉呂祖。數十年如一日。一日船泊巫峽間。有道人附舟。諾之。越日。聞前途寇氣。夫懼。道人曰。君不必憂。吾有術可以避。戒舟人屏息勿言。探囊出黃土三撮。置諸鷓首。俄頃賊至。往來江岸。曰。向見貨舟泊此。何忽逃避。遂去。道人拾黃土入囊。戒舟巫往漢口。後徐海妻蔡氏生二子。婢撫之。以斷針置茶碗。游嬉間。聞主婦喚。遂去。忘却碗中物矣。至夜。蔡氏渴甚。舉茶碗吸之。盡。針梗喉中。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勢瀕危。往呂祖殿乞籤。歸至中途。見一人問倉卒何為。徐告以故。其人曰。速以羅漢豆為糜。和以寸度韭葉。用豬脂油熬熟食之。三日後必無患。如法制服。甫下咽而痛止。越日針隨韭葉大解下矣。此神之靈感也。

註釋

廬陵 縣名。清屬江西吉安府。西蜀 見銀呂祖。向見巫峽。在湖北巴東縣西。與四川巫山縣六十里。與西陵。改為吉安縣。西蜀 見銀呂祖。向見巫峽。在湖北巴東縣西。與四川巫山縣

急遞

急遞 亦曰阿羅漢。佛家謂比丘。修得道者。其地地位。於苦薩。倉卒 倉卒 亦曰阿羅漢。佛家謂比丘。修得道者。其地地位。於苦薩。倉卒

羅漢

羅漢 亦曰阿羅漢。佛家謂比丘。修得道者。其地地位。於苦薩。倉卒

倉卒

倉卒 亦曰阿羅漢。佛家謂比丘。修得道者。其地地位。於苦薩。倉卒

梁氏女

陝西白水縣村民妻死遺子女皆六七歲復娶同村梁氏女少艾為所惑日虐子女無完膚某不能庇際夏月梁憑窗間眺忽見一婦人相向而歎感眉黃籜滿面淚流梁驚悸發狂自批其頰鄰人環救梁大罵曰落婢奈何毒如蛇蝎殘我子女家始悟為前妻所附亟灌以硃砂踰時始寤遂自此病癲往往自褪其衣令兒女極力撻之方快或引錐自刺遍身流血尚不滿意一日燒火箒自烙其陰深入數寸大叫而絕白承令邱公嘗述以戒人

註釋 白水縣 即漢梁邑縣後魏改白水清屬少艾 少年少也艾美好也。批其頰 以掌擗人頰也。硃砂 一作朱砂舊稱丹砂以出湖南辰州

註釋 白承縣 即漢梁邑縣後魏改白水清屬少艾 少年少也艾美好也。批其頰 以掌擗人頰也。硃砂 一作朱砂舊稱丹砂以出湖南辰州

陶半仙

陶先生成字懋學號雲翹成化辛丑舉于鄉翫辭不羈有米芾郭忠恕之風而豪蕩過之嘗聞故老云先生少時醉卧邑之嘉定橋聞空中語曰語且有仙至先生守至日晨見一丐者貌奇古異之繫其衣丐者與先生筆一枝先生自是握筆畫翎毛有從紙上飛去者里人稱為陶半仙云

註釋 成化 明憲宗年號舉於鄉 韓愈文楊侯始冠舉於翫辭 高亢持直貌亦作抗翫倚門邊米芾 宋襄陽章翫鹿門居之又稱海嶽外史為文奇而特也。翎毛 翎鳥羽也。郭忠恕 宋洛陽人字為國子監主簿畫師關今又善畫葉作篆隸翎毛畫鳥羽也故稱

二陽生

順治間參將某癖好男子。所蓄伴當忽懷孕。從左肋下起一瘤。久而爛潰成孔。遂產一男。其孔愈潰愈巨。見五臟備受苦楚而亡。男後隨參將鎮守福建。參將撫為子。夫男子生產。又從肋下異哉。此南安洪少卿語人者。

註釋順治見林參將官名明置為總兵副總兵伴當猶言奴僕亦作伴擋福州府南安縣名

福建泉州府今屬福建廈門道

天慈

乙巳二月十八日夜水聲撼天如萬丈瀑布從空而墜。或曰此天慈也。非水之聲。後亦無他異。此家秋崖公親聞之。載入秋舫日記甚詳。誌之以俟博物君子攷證焉。

註釋瀑布水由峭壁直下或由高處斜下其勢洶湧水沫飛飛遠望之如匹練下垂故謂之瀑布

虐媳

已有蕭家團胡氏年六十。先是娶媳某氏。媳之母賣盧家為妾。身金六十千。以付女。因攜至夫家。助胡氏子開雜鴨店。子浪蕩殆盡。餘資悉為胡氏取去。因虐使其媳以所不堪。不從。輒繩縛梁上。解衣以火又烙之。每日兩次。遍身焦悴。復以楛棹其足。日止食以杯糜。一日胡氏出。媳匍匐投水。或往告之。仍不信。終不免。乃有鄉人盧某側以拾奠。數日辭去。勒索五百文。不得。令脫兒衣鬻還之。次年其子死。秋其夫死。今年六月。胡氏忽得惡疾。謂人曰汝等勿救我作孽。我手

足已經狂搖。項下復有狂搖。言不能動。少頃。輒交作。痛苦不堪。上下首腫無完席。數日自嚼其舌。血流滿衣。口中喃喃呼其婦。又數日而斃。此家族孀親見之。

註釋 浪蕩 放浪遊蕩之義。今稱人蹤跡。匍匐 伏行也。詩。凡民極。梧。列具也。在足曰。梧。在手

石。嘉。挂。指。以。支。府。之。其。喃喃。見。茶。石。嘉。挂。指。以。支。府。之。其。喃喃。見。茶。石。嘉。挂。指。以。支。府。之。其。喃喃。見。茶。

己未二月初三日。金家莊佃某。養鴨為生。死後。子年十九。世其業。每小鴨出。即以蛆和飯喂之。是日雷雨。子趁鴨。避張車。遂下。為雷擊死。風車折碎。鴨亦震死大半。子屍旋化為蛆。餘鴨就食。至夕俱盡。死共一千七百餘頭。張佃亦有數十與焉。

註釋 佃 佃戶也。代耕農。五石。史。佃 佃戶也。代耕農。五石。史。

楊柳枝

邑之東鄉。離治二十里。曰玲抱溝。有民婦年二十許。淫蕩性成。其夫覩破。鞭扑特加。婦憤自縊。死。遺有一子一女。往往見其母。以楊柳枝撻其父。父不覺也。但見被上有楊柳枝而已。由是不敢居家。買舟往江南作貿易焉。越年七孔流血而亡。莊鄰有賀氏婦。晨起操作。陰竊迷人。忽見朱氏婦。摘一木頭。追運而來。已忘其死。避之不及。偶碰右眼角。青腫匝月始愈。諺曰。鱷鬼摘木頭。其信然歟。幾令吾索解人而不得矣。

註釋 治 所都之處曰治。漢書。更王膠東治。即墨。今稱楊柳。按楊柳本是一物。枝硬而楊。枝弱而柔。流曰柳。今

通稱柳曰楊。桂。記買舟。祝舟而來之也。泰觀江南見造貿易見音陰覆大風揚塵去。下
 盧照鄰賦。野也。遺。旁行。建。北。去。世說。安。少。時。清。阮。光。祿。道。白。馬。論。謝。不
 陰。體。而。有。陰。也。遺。文。帝。詩。道。遺。視。為。異。象。解。人。能。解。阮。語。重。相。語。盡。阮。乃。歎。曰。非。但。能。言。人
 人。亦。不。可。得。

皮逆案

金陵朝天宮後萬歲殿。聖帝后二像。傳謂明太祖與馬后。然而不可考矣。順治初年。有武士罵
 廟下。月明如晝。閑步。親殿內。燈火熒熒。帝后據龍案坐。文武諸臣侍階下。穢男女二囚。跪伏。繫
 鞵。暗衙門者。因為誰。曰。魏闖客氏。異甚。就窺見諸臣。傳帝旨。向囚訊語。語聲低小。都不甚。明族
 聞帝曰。逆闖窺竊神器。未有顯逆。然戮忠良。斷元氣。此為大罪。宜世世作牛。受屠割之厄。客氏
 淫惡。實忠賢。固難違。而墮后胎。斬帝嗣。尤為首惡。宜世世作豕。償昧心之報。葦定二囚。條不見
 家官舞蹈而出。士懼為所覺。走避歸寓。以告同人。共往燭之。扁鎗如故。諺曰。陰律難逃。其此之
 謂與。其此之謂與。

註釋

金陵見梅花。明太祖姓朱。各元璋。涿州人。馬后。子與之。義女。順治。見林龍案。天子所用
 魏闖。明之官。魏忠賢。原二十四。應。肅。甯。人。葦宗。時。與。帝。乳。母。李。氏。東。林。黨。人。雲。羽。滿。朝。與。身
 適于各地。思宗。立。於。鳳。陽。神。器。下。神。器。不。可。為。也。隨。后。胎。通。大。戰。東。林。黨。人。雲。羽。滿。朝。與。身
 陽。遠。自。絕。也。答。氏。定。與。人。神。器。下。神。器。不。可。為。也。隨。后。胎。通。大。戰。東。林。黨。人。雲。羽。滿。朝。與。身
 其飲。食。天。雨。是。年。后。有。魏。闖。客。氏。以。計。墮。之。帝。用。此。走。避。歸。寓。胎。通。大。戰。東。林。黨。人。雲。羽。滿。朝。與。身
 劍。容。氏。過。失。是。年。后。有。魏。闖。客。氏。以。計。墮。之。帝。用。此。走。避。歸。寓。胎。通。大。戰。東。林。黨。人。雲。羽。滿。朝。與。身
 長壽縣

蜀長壽縣令任某直隸人由供事部銓貧殘暴虐其殊諭堂斷動至五六百字顛倒錯亂如桃符然一日當堂簽喚一人名殷大順殷書作因書吏非之乃改作因書吏又非之以手畫殷字于案上乃改之順又書作則書吏復非之任大怒命重責二百枷革示眾其盜案則於堂訊盜口中追索職戶隨喚諸役各挾鐵繩陸續奔走其才買賣田土茶則兩造同繫一鐵繩押令中證調處候成交時開脫被繫者同寢同食受困既久不得不自願和息倪某是年館域中華氏冬杪嚴學見滿街同繫而上下行者殆五六百人至除夕半夜方各保釋回度歲後聞其同母兄寶係供事多年既銓歸挈妻女二子一壻就適至黃河暴卒任某乃冒兄各與嫂約嫂與子及壻同居一院今壻管內外帳房所得均分任某出宿外間名為夫婦實則並無所染外人不知遂傳為夫婦反目而已癸酉被劾落職其嫂偕子壻等鬻鬻走間道歸而任某鬻茶追賂雙目病替妻及二子皆歿焉

註釋蜀長壽縣明清皆屬四川重慶供事清會典設在官之人以治其房科之事凡京師各衙門則內廷三館及修書各部銓按清制許應選者自行呈請分發外省試用試用有年得由外補者大吏量其資勞而請授符門房二板以批木為之而畫神荼鬱像以壓邪符成文謂交易已成也癸辛雜錄除夕見謂之批符批符見荆楚歲時記今則以春聯為批矣成文今已成文得錢洪無悔理除夕見謂之批符批符見荆楚歲時記今則以春聯為批豈止

劉生某讀書不成然而惟其豈正等口頭語往往錯亂安置後以過槍獲售有同門友謀娶張

氏女。女與劉同居。因訪劉曰。聞張女貌佳。臣辱。但愛看演戲。有之手。劉漫應曰。豈止。訪者遂默然去。此女待字幾十年。然後嫁。後劉鄉試過成文。已入薦。二場貼出。通篇皆豈止二字。聞者笑之。

註釋 讀書不成。句見拾遺錄。稱場屋中人。作文。同門友。事馬融。與鄭康成同門相友。鄉試時秋。

張剝皮

琦侯總督四川時。隨員張某。令某邑。日數下鄉。見游民。凸蝦蟆。大怒。時值伏日。赤其體。以厚皮。用麪糊。編附其體。曝令乾。而使惡役層層搗之。其人編身皮脫。以死。而捉蝦蟆者。頓絕。人因呼之為張剝皮。余謂傷害物命。罪固應得。而仁民愛物。要有輕重。枷責示眾足矣。存心刻酷。終以貪賊宜哉。

註釋 總督官名。明初有軍。索命。京官總督。單務。本非定員。其後各有因事增置。蝦蟆。姓屠。亦伏日。事物紀原。清同之。為外有統轄。文武最高之官。級有轉數者。庚日。必休。故謂之。伏日。初學記。從夏。至根。第三庚為初代。四庚為中代。五秋。從初庚為後代。謂之三伏。

袁氏女

鹽鐵使李遂之姪。游於長安東市。見一獷車。侍婢數人。中有白衣姝。綽約絕世。李于求問。侍者曰。娘子孀居。袁氏之女。又詢可能再從人乎。乃笑曰。請隨至宅中。相商。李于大悅。遂逐積車而行。夜方至。白衣姝下車。侍者以幃擁之而入。李下馬。整衣。俄轉云。屈即若。李入。見青服老女。詭

立於庭相見曰。白衣之姨也。中庭坐少頃。白衣方出。辭氣閑雅。轉盼華煥。畧序款曲。命酒懼飲。一住三日。飲樂無所不至。第四日。姨云。亭郎且歸。恐尚書怪遲。後往來亦何難也。李亦有歸志。拜辭而出。上馬。僕人覺李子腥臊氣異常。遂歸宅。覺身重頭旋。擁被而寢。先是婚鄭氏女在側。云足下調官已成。昨日見公不得。其二兄替君去已。李答以愧佩之辭。俄而鄭兄至。責以所往。時李已漸覺恍惚。不對。謂妻曰。吾不起矣。口雖語。但覺被底身漸消盡。揭被而視。空注水而已。唯有頭存。家大驚。呼從者訊之。僕者具言其事。及去。尋所在。乃空園有一皂莢樹。餘無所見。問彼處人云。往往有大白蛇在樹下。更無別物。姓袁者以園為姓。爾。此松筠閣集所載。同邑劉紀軒明經。閱至此。不禁有感。遂作遠色賦。以為扶斜者勸。賦曰。有魯男子謂楚國登徒子曰。嗚呼。世之惹色魔者。何盈千萬也。爾其德海蒼茫。愛河汗漫。風弄幽芳。露溥野蔓。拈紅豆兮枝。採素梅兮瓣。辨好之者多心曠而神怡。樂之者故魂消而魄散。豈非罪不勝誅。辜堪浩歎。清操有愧。子雖鳩貞節。不如夫孤雁。盼仙城之奔月。未許塵污。慨神女之行雲。祗形夢幻。人心狂蕩。陽臺方抱錦袋。天律森嚴。陰府已成鐵索。謬託因緣。頻萌禍患。敢竭愚忱。用抒直諫。登徒子莞爾而笑曰。甚哉。先生迂矣。僕聞東牆有姝子。則宋玉所愛憐。西廂有美人。則張生所違約也。竊簾之賈氏。則韓掾之交通。留枕之宓妃。則魏王所敬洽也。司馬氏琴且求風。牽牛即橋。猶渡鵲或濟水東。蘭或台山採藥。或游廣野而包茅。或入鳳台而贈芍。凡此禱祝香閨。玲瓏畫閣。綢繆乎瓜。為之聯。繾綣乎絲。雜之託。人非木石。誰得無情。春有煙花。足為至樂。祇偶逞其風流。似無

傷於輕薄。獨先生之說拘謹。乃竟以為首惡乎。魯男子曰。惡。是何言也。是何言也。夫乾坤之定位。則曰有常。男女之別。羣厥惟有守。故深閨未可踰。閨中毒不容舍垢。犯之者失身。設之者汚口。信如子言。違恤我德。是禮義不必循。而淫奔可亂其偶也。是廉恥不必存。而蕪婉可忘其醜也。是品節不必端。而野合堪狗苟也。是因果不必知。而顯報終烏有也。要之野陌尋花。章臺折柳。我狎人妻。人姦我婦。狗彘之行。為天地所誅。馬牛之風。亦人神所擊。擄殺入三世。剝腸則利於鸞刀。毒氣一生。爛骨則凶於鴆酒。何殃害兮不知。偏甘心而投首。嗟。誰無天理。誰無人心。處女之待字。猶璞玉也。而忍使貞者喪其貞乎。寡孀之守潔。猶冰水也。而忍清者失其清乎。幼少之婢。猶吾女也。而忍動吾女以私情乎。戚友之妻。猶吾婦也。而忍貽吾婦以醜聲乎。尼姑道姑。則修行而善者也。忍令善者敗德于空門乎。乳婢僕婦。則服役而困者也。忍令困者見偏于主人乎。他如倡妓之規。則勾欄道孽種矣。願甘于賁賤。同羣乎。僂童之寵。則惟薄多內亂矣。願甘以表裏宣淫乎。至若以長亂幼。以卑犯尊。與夫平輩相騁。滅絕大倫。則又閨室畜類矣。願甘于人而獸。人而禽乎。數歲希之已矣。尚何知有規箴。然而正人之色不二。君子之戒有三。曾坐懷兮不亂。無同夢之可甘。富易補而陰德難修。我心慄慄。種欲借而上天。可畏神目。耽耽。竊任傳呼。一塵不染。魚堪擊碎。雙玉無貪。孫子閉門。早忘情于春茗。林君就榻。忽絕意于秋蘭。墮牆者其機善轉。下樓者厥德何懸。介貞辭美。女之書。堅心似石。嚴毅免主人之刃。峻節如山。鳳簫之吹。季公毀之而長嘆。狐裘之裏。聖帝判之為美談。不因紅拂之來。有懷彼美。方遂青雲。

之志無愧青男。觀于名動太清者。若此亦何樂而不打破色關也。否則寄興蕭灑。恣情粉黛。玉樓之籍旋除。金榜之名不載。青衿襤布。應遭軒獄。嚴刑朱筆。勒米。空有魚池佳話。陸李夫狀。元之選。那得叨榮。鍾歐進士之科。幸猶持戒。芳魂飄泊。題情詩而錯認為緣。懼夢沈酣。登鬼錄而自罹其害。鴛鴦碎鏡。謝祖蒙羞。狼狽來與。汪生病瘵。婢傷李氏之寒盟。尼了韓家之克債。張天成見誅于盜女。赫赫明明。王心漢受報于喜娘。奇奇怪怪。轟雷作火。大書怪獸之亂倫。踏雪回舟。曲演妖狐之醜態。則足拔手。即風月間淫歌艷唱者也。斬指挖眼。即花酒中嗜飲耽眠者也。倒吊殺身。即不顧倫常而婚娶者也。灌藥破頂。即不講禮讓而笑言者也。毋曰情深。而卻婦之游魂。曾為變矣。毋曰緣重。而汪姑之惡醜。且尋究矣。毋曰三法可逃。而或管杖。或絞斬。而卻徒流。刑誅嚴厲矣。毋曰人身可保。而為驛特。為羊豕。為蛇鼠。軀殼變遷矣。乃子猶多方漁獵。刻意流連。侈談嫖娼。艷說婢媼。徒以誨淫為樂。不以遏慾為先。此其綺語之罪。不浮於煙鬢。穢史童癡。蝶編也哉。登徒聞之。長跪變色。瞿然驚。懔然惕。爰求戒謹之方。以警色荒之失。魯男曰善。而今而後。簡宜雪洗其身。日新其德。淫書淫畫。勿事觀瞻。淫戲淫朋。莫相親暱。積陰功以贖前愆。銷夙孽以除惡習。雖執迷不悟。徐生之現報無窮。而改過何難。項氏之榮名復得。蓋禍淫者。天道不加悔罪之人。故克己者。聖功自獲。閑邪之益。怕怕。存鬼魅。想持之以敬心。畏心。防防。防防。作虎狼看。拒之以慧力。定力。休休。休。及早回頭。修己。僻路勿由。醒醒。還須苦口。勸人。達津共出。苟不視為迂談。庶同登夫善域。

淫婦之敬心敬仰鬼神之心畏心畏懼神靈之心慧力獨孤及文大悲定力佛教謂信仰佛法由專思迷津李白詩寶後流迷津

牡丹

鹽城縣有地曰卞倉。乃卞元亨之故居也。元亨為張士誠之大將。蘇州破。元亨遁歸故里。明太祖徵之。不應。召其子孫。猶世居其地。相傳宅中有牡丹一株。無著花。花不以時。隨其宅有吉凶。則花以死之。無間。冬夏。此與化高秀才設帳于其宅而親見者。

鹽城縣名。清屬江蘇。淮陰安。張士誠。元末泰州人。嘗操舟運鹽。元末起兵。陷泰州。孫高郵。過常。過春。擒。遂。建。蘇州。府名。清屬江蘇。民國改。王國瑞。大周。孫。有。吳。中。又。稱。吳。三。後。為。明。將。徐。原。在。卞。中。不。食。死。蘇州。為。吳。縣。屬。江。蘇。蘇。常。道。明。太。祖。泥。業。牡。丹。善。人。興。化。揚。州。府。今。屬。江。蘇。蘇。淮。設。帳。漢。馬。融。嘗。坐。高。堂。施。絳。帳。前。授。生。徒。揚。道。設。帳。後。列。女。樂。故。後。人。謂。教。書。曰。設。帳。

三孝子傳

王氏名鳳。字朝陽。少孤。事母鄭氏至孝。母病。頭癰。極潰爛。不可近。朝夕搗找膿穢。奉湯藥。懇禱。請篤。母病竟不起。孝子十七歲。哀毀骨立。既葬。廬其墓側。一夕雷雨。作。母弟鄭綱往視之。孝子猶跪泣墓上。聲巨出林莽。有羣盜夜入其廬。見孝子容色憂戚。嘆曰。噫。此孝子也。去之。墓上忽生青松。應作。日就叢茂。又有白兔馴投其中。人以為孝感所致。成化十二年。貢入禮部。授山東平度州同知。有廉聲。曾輸稅于京。羨餘千兩。歸贖之。公帑。辭不受。當道考覈。有昔聞孝行。今著廉聲之語。致政而歸。終其身廬于墓。同時孝子曰孫著者。父驚嗜酒。著先置錢于酒家。令酒家

招傲。姿其傲不取。鬱鬱病中滿。醫云百蝦蟇納猪肚中。煮食可愈。時冬月著見之野。得百蝦蟇。里人異之。若曰以父疾傷此百命。吾不忍也。乃盡放之。自割股肉納猪肚中。父食尋愈。又有張仁者。自幼巖食。未嘗離父母。既長不娶。曰。恐間吾父母也。父母既終。復不娶。曰。無親可養。何要為。遂終其身不娶。

醫辨 湯藥。凡藥多直為海而飲之。故名湯藥。不起。病不能愈也。公羊哀毀骨立。言因哀而損之極。若僅以骨支其體。虛其墓。漢蔡邕。母死。居於廬。後蔡德相依者。義生。母子香。感。行。者。陰。覆。不。備。禮。而。依。毀。骨。立。虛。其。墓。漢。蔡。邕。母。死。居。於。廬。後。蔡。德。相。依。者。義。生。子。之。亦。忽。自。解。雙。鬢。躍。出。鄉。里。動。靜。以。禮。有。白。虎。馴。服。其。安。亭。廬。感。謂。孝。德。所。感。者。祥。民。列。求。醫。侯。以。為。孝。感。所。致。見。奇。書。成。化。年。仙。禮。部。題。句。平。度。州。明。嘉。慶。山。東。清。同。之。民。國。水。求。以。同。知。為。官。稱。州。同。知。則。梅。州。同。知。考。巖。考。績。三。考。無。涉。幽。明。致。政。事。也。禮。七。十。政。政。蝦蟇。刺皮。

神醫

吾邑太醫院使仲公蘭。字維馨。太醫院判景之姪也。父曰旺。少孤。天資穎異。求奇之。造就外傳。慨然有用世志。時方艱于俸。人多迫自悔。乃學醫學。遂進入神。兼工鍾王書法。成化中。以能書授中書舍人。先是。永以院判奏。藥有奇功。憲宗特賜金帶。崇之。憲宗詔永曰。爾諸子誰可繼業。永稽首對曰。惟臣姪蘭可嗣之。及景卒。政公官太醫院判。時周太后有微疾。諸御醫罔效。公往視。獻藥乃愈。遂大被寵眷。歷陞院使。加寺卿。通政使。右通政。有戶部郎中。某。患水蠱疾。數載不

見笑 秦安州 清屬山東 民國改為秦知州 官名 知一州之長官 始 於明清因之 民國廢

二烈婦

威烈婦者其夫姓威氏相傳為威家婦甫入夫家合卺禮未行而夫暴死婦哭之哀投門前泣水死之留詩云畫虎雖成未點斑百年夫婦一宵難徵聲方舉哀聲動賀客繞臨吊客祭孔雀屏前燈影影鴛鴦枕上淚潸潸從來未識兒夫面空惹虛名到世間至今人稱其汪為威家汪云又有杜儉妻曰周氏者年二十歲儉死周哭泣徹晝夜夜起更衣以白練帶自縊于儉側有見其面者泪痕叢積猶有生氣

註釋 合卺 凡水 從漢書 效伯高不得 猶為 謹飭 之士 所謂 刻鵠 不成 尚類 鶩 者 孔雀 屏 陰 約 中 日 則 許 之 高 租 射 各 中 一 日 遂 歸 帝 凡 唐 書 駕 鴛 鴦 枕 與 鴛 鴦 為 枕 等 同 更 衣 論 衡 夫 更 謂 矣 矣

車夫奇遇 車夫天五山東之黃縣人在都中拉短從未至他省天過士人曰余姓福山人與論儂云將之

江南戈以不識路未即允余曰但遵大道行我曹知之天欲回店結帳余曰勿殫爾行則行耳余上車甚速戈亦不知其然出都門至逆旅天問何無行李余曰在前途戈索錢予銀一錢次日天明已易地戈未知車何以駕門何以出也如此已數程戈識字見驛站似河南境以問余余曰但前行無多言余車中一無事日弄二鐵丸如彈子大有時塞鼻孔中下垂若筆簪長不

及尺。又數日。戈大感。每住宿。酒食紛列。駮之草料亦豐。尼從無向索錢。以問余曰。後再算。又數日。大水湯湯。岸上肆樓櫓。比帆檣如林。更不知為何地矣。余謂曰。明日即渡江。只以駮行。寄車旅店。串回時。仍以取用舟中。如過警。無恐也。戈唯唯。聽其所為。果登舟。戈暈甚。將抵彼岸。上游來一船。執刀者十餘人。呼余。若欲得甘心者。余不理會。從容驅駮行。一手攜戈。走驚博中。只見四圍如電繞。白光數十道。上下圍一無少停。至日晡。余姓問飢渴。戈亦憊不可支。下駮坐石上。出蒸頭乾肉以食。不知何自來。謂之曰。賊子送盤纏來。無所用。悉以奉贖。因于駮上取一囊。有銀廿餘錢。令檢點收存。并告曰。途中如有事。無懼亦毋言。只堅守二駮。勿令逸去。少遲。各騎一駮行。昏黑中。更不知是何路。惟聞風聲樹聲。與駮蹄蹴踏聲。至胸于插一村。似在深山中。男女十數人。皆白衣冠。伏地哭迎。或相抱持。迺遷十餘里。至一門中。堂停一棺。白衣冠者拒。不令入。余怒甚。出二鐵揮且行。至堂上。拍棺大哭。手提一幼孩。白衣冠者與爭奪。余置孩案上。取胸臆一物。出擲棺前。血淋漓。拋尸屋上。舉室辟易不敢前。鄰家皆閉門。無一人觀者。少定。驅白衣冠悉入內。余出門。指二樹與戈共拔之。去其枝幹。夾棺馱駮背。令急行。至山下。抬棺路旁。屬少候。余復回。戈遙望之。山中火起。樹木亦延燒。余返。扶棺行。途中問車駮價甚悉。至江邊。舟人相助下船。登岸後。駮行稍緩。不數十里。至店中。主人若先知者。卸棺縛車中。按站行。余一路不言。笑亦未見其易錢。而資斧不乏。廿餘日。入山東界。戈知去黃縣不遠。一旦過辛家居。萬山叢雜。行人稀少。歇大樹下。余謂曰。相處數十日。同行數千里。可謂相好矣。今將到家。無勞伴送。但車

驛不能遂價值短少如命相儻戈私忖此人可交結之因答曰車驟儘可用前承厚費已過之勿須較量余笑真大解事相若之面十年內無大財氣今餘薄貲亦以贈予回家守田畝卅歲後再出謀事後會正有期也至僕此一舉亦勿輕以語人速去速去不可回頭又于腰間取銀一包付之戈叩謝尚欲有言而風沙蔽目微聞車行轉轆聲偶回頭但見白光二道閃爍射人急飛步前行及暮抵家中合計其銀二百餘兩足付車驟厚價此道光十幾年事至咸豐初戈五又出門方以告人正不知余姓俠客也劍仙也惜未問其名守當訪于崑崙之采問

註釋

黃縣 縣名明清皆屬山東登州府今屬山東膠州府
福山 縣名明清皆屬山東登州府今屬山東膠州府
峯 峯名在福山縣東
峯 峯名在福山縣東
峯 峯名在福山縣東

義

湯 湯水名在江蘇
湯 湯水名在江蘇
湯 湯水名在江蘇

音

對 對日
對 對日
對 對日

唯

唯 唯
唯 唯
唯 唯

見

見 見
見 見
見 見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傷

傷 傷
傷 傷
傷 傷

仙

仙 仙
仙 仙
仙 仙

居

居 居
居 居
居 居

撲

撲 撲
撲 撲
撲 撲

濮某為蜀金堂令。媚上虐下。貪酷之極。綽號撲燈蛾。督某以察吏自命。巡閱至其地。百姓將得而甘心焉。其擱與控詞者以千計。濮預遣門子數人。冠服扮隨員狀。于總督與前百餘步外。高唱收詞。百姓皆匍匐跪。門子悉收之。遂皆散去。濮某取而盡焚之。是役也。惟金堂無上控呈。

詞。漢以足調首縣置直隸州焉。

漁隱曰。漢某之徽幸。即金堂之不幸也。楚詞以後。漢之貪酷。尚堪設想。而漢將來之結局。尤不堪設想。六條察吏之言。誠何容易。督某以察吏自命。其心先不虛矣。又何怪漢之設計以徵之也。今之邑令。等于漢。甚于漢者。不乏其人。安得為上司者。一一加意提防哉。噫。

註釋 蜀見銀金堂縣名明清皆屬四川成甘心見時總督見辰直隸州明制有不屬於府而直隸於布政司其知州自領一縣甲直隸州直隸州有州之地而有屬縣與知府同清國之民國廢徵幸中庸小人行六條察吏法刺史以六條私徵幸五子弟請託六龍法納餽談何容易非有先生傳。

吳素

讀山陽王君癸丑日記。載揚亦慶病中赴吳府審某。其事甚奇。方病甚時。舟載入吾邑城內。就醫。寓白蓮庵。一夕正昏睡間。有已故家人劉者。遽入云。有客請相公。相公當往。應之曰。余病不能行。劉云。着係子來扶。復應之曰。可。所謂係子者。亦劉家子。已物故數年矣。須臾有人入。面黑瘦鬚虬而輒張。非係子也。扶之行。身不覺隨出。所歷之處。不甚了了。止見一處禾稼在場。旁有碌碡特無牛。其究也。行至石牌坊甚巨。字跡若有若無。莫之辨。內列大橈十數。倏已就坐其上。心疑不知此是何境。既蒙客邀。何無肅容之人。忽聞內呼已名曰揚某。壹似院試唱名狀。方欲急應之。而聲莫能出。俄而內傳呼。遂乃隨此鬚者。遙見階下數十人。整冠束帶。燦列兩邊。近公案旁侍立者。衣冠更偉。俱本朝服色。坐堂上者。年可三十許。面白而瘦削。森嚴可怖。

侍立者低喚曰跪。即跪。茶罷。堂上官府問曰。汝是寶應學附生楊某乎。曰是。問梁大同。梁大春兄弟析居。分書。是汝爲否。曰是。又問後門公合否。汝記得否。曰記得。隨將分書背出。官府又曰。後門既係公命。梁大春遺命。書。花費千餘金。梁大同何以不肯分任。曰。此是丈人應分主之事。與生員不干。官府拍案大怒。曰。讀書人當明義理。汝既至感。又作中證。梁大同不孝不義。汝不盡言規勸。奈何反助爲惡。只此一喝。堂下齊聲百應。亦慶蒲伏股慄。不敢仰視。尋見衣絲袍補褂者。跪公案下。不知作何語。彷彿爲己祈免者。有頃。官府色霽。跪者乃起。亦慶從旁偷視。雖不識爲何許人。大約似家所懸曾祖有齋公畫像也。既有吏持狀使之押。亦慶乃於名下書一押字。見紙尾二行。即書當時所供語。冥官批梁大同八字。陰險狡刻。殊非人類。狀詞前字尚多。不敢窺記。另標一牌曰。楊某發學戒飭。前跪者又爲跪。求官府色不豫。跪者乃起。不敢復言。已而退出大門外。見所標牌。已挂於石牌坊前。別有牌數十面。不識一字。於是前虬鬚者導之他往。適值已故叔祖某公來。將虬鬚者逐去。向亦慶左肩一掌。跌落於牀。大叫而醒。冷汗淋漓。今雖愈。肩背間猶隱痛也。

漁隱曰。孝弟之人。鬼神敬之。福之。不孝不弟之人。鬼神惡之。殃之。而不孝不弟。不愧於人。不畏於天乎。若梁大同者。可以鑒矣。野史稗官。談狐說鬼。人皆疑爲亡是公之語。非盡亡是也。大學所云。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中庸引抑戒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孔子作大傳。亦曰。知鬼神之情狀。要其所以不語神者。恐人昧顯即幽。必至於窮高極遠。流入於

吳端而無所此學者當知幽獨之中無處不有鬼神斯操之則心存自可以對上帝此慎獨之肯也即孔子敬鬼神之說也又知斯民之質當求諸日用飲食之實踐為子則孝為臣則忠而不惑於不可知之說自不至聽命於鬼神營情於禱媚幾見有不能事人而能事鬼乎此又孔子敬鬼神而遠之之說也知敬而不知遠則失之謫矣知遠而不知敬則流於縱矣吳必兼敬遠二義乃免謫與縱之失故因王君紀亦慶之夢而備論鬼神之道

釋 山陽縣名清為江蘇淮安府也吳府即吳郡也物故見三碑碑即磬磬農具也以石為圓筒形中

以平場回見蕭客蕭進也吳府即吳郡也物故見三碑碑即磬磬農具也以石為圓筒形中

初入學者皆稱附生沿明制也清代文人妻父之稱按漢書單于謂漢天子為妻父稱之曰天

員科舉時代凡入學者既稱生員蓋蒲伏與匍匐同左傳懷綽股栗見石補之極時品官

分其等級文臣以武臣以職物彷彿數賦不畜也佛色霽怒氣消釋曰霽色霽何許人見

云野史私家記載之史陸龜蒙稱官漢書小兒說者疏蓋于棋章句大學禮記鄭名禮

云名曰大學者有愛垂名野史中中庸禮記漢書小兒說者疏蓋于棋章句大學禮記鄭名禮

金陵寺翁逸其名有城南別業多妖異鍵其戶有年矣一日故人于黃生來假寓寺告以異而黃因言不畏不得已從之居數日有叟自內出鬚鬚皓朗衣冠甚古黃知其妖也語之曰若何

人來此何為。叟以君獨處欲來共破寂寥耳。君固解事者何乃致稽生滅燈耶。我紫溪洞長也。君第安之無所苦。自是輒與談論終日。詞義風騫語多奇奧黃甚厚之而秘不以告李。李使僕覘焉及其門無所覩。但見黃端坐語刺刺不休。若與賓客偶談。歸以告李。李召黃詰焉。則曰無之。李曰是必有異。不去且有患。贈以白金遣之。歸黃不欲。至謂李無主人情。乃下逐客令。殆厭我不輪櫬屋資。故反以金誚我也。乃辭其金。并益以己金。還之。求僦別業以終歲。李固長者。辭而謝焉。然觀其詞氣之閒。頗若迷罔。蓋患之。乃預買一舟。約舟子曰。客登即發。而名黃。醉以酒。遣二僕舁之行。弁采其裝置舟中。即解纜逕去。比黃覺已數十里矣。黃念叟甚。急欲返舟。舟子知其故。勿聽也。行數日。叟忽至舟中。讓黃曰。我與若好友。即去。何得不告我。黃謝之。以情訴。叟笑曰。固知之。欲逆乎。易易耳。舟子聞之。揣知妖妄。舉篙將擊之。叟怒曳黃登岸。飛騰而去。他舟及岸上見者。無不駭絕也。舟子急回棹白李。使視諸別業。閱其無人焉。叟既偕黃至舊所。曰此地殊擾。吾已別僦一空。蓋還馬。黃從之行。二里許。至一處。榛莽塞徑。室宇荒穢。復前行。入一小門。越曲巷三四。則迴廊曲榭。雕題畫壁。廣廈數十間。便有童子二人出迎客。而笑語之聲。自簾幙間出者。復嬌韻可聽也。叟曰。此老夫菟裘。非佳客良友未許至此。黃謝之。居數日。款留甚厚。是時黃年三十餘。所過多侘傺。觀此豪華。而無聊不平之慨。不覺形於顏色。一日酒後談心。叟謂黃何鬱鬱不樂。第言所欲。某悉能為君效一臂。黃笑曰。吾屢試不售。而願望頗奢。若得今科狀頭足矣。叟躊躇曰。不可。若次科亦即無難。黃曰。君適言之。何遽有難詞。得毋誑乎。叟良

久乃曰往朝南海或有濟然終不敢必也久之未有行意黃從之與俱往及半途過一神廟鬼
 驚懼變色慘然曰君累我禍至矣速反避黃方欲問故忽陰霾障天雨雹如知雷電交作碎旬
 若崩山塌谷黃急避入廟而叟不見既而雨收天霽出跡之見巨蟒長二丈餘死於廟門外跟
 蹠而返

非非子曰宛之於友誠善矣而卒以妾舉觸法君子惜之嗟乎名之不可以倖覲也一矜之
 青猶關祿籍况於巍科首選乎以是惡蛇之險而噬黃生之惡也

註釋金陵見梅花別業見胡寂寥寂寥之地寂寥無聲穉生即穉唐字叔夜滅燈散彈琴怒有

人面畫小須臾轉大平來為帶結珠之地寂寥無聲穉生即穉唐字叔夜滅燈散彈琴怒有
 之既熟吹其燈曰子取與鬼魁爭先刺刺并刺而為指愕手白金顏見而村遂客令遂客專
 斯上書說乃止長者見蜀達罔心病也列子秦人買一舟舟子招舟人也詩東其裝
 逐客令見史記無人向見易經免表左傳伏管夷之疾買一舟舟子招舟人也詩東其裝
 人方病關其無人向見易經免表左傳伏管夷之疾買一舟舟子招舟人也詩東其裝
 失志貌楚辭悅一臂昆補之賦舉九鼎於蛇狀頭南都新書第一仙狀南海即浙江
 為觀音菩薩所居之地陰靈柳碎旬則碎旬也沈潤賦狀頭即狀也南海即浙江
 稱善陀南海觀世音菩薩所居之地陰靈柳碎旬則碎旬也沈潤賦狀頭即狀也南海即浙江
 常備陀南海觀世音菩薩所居之地陰靈柳碎旬則碎旬也沈潤賦狀頭即狀也南海即浙江
 見此水巍科首選一名為首選宋史宣稱首選

密妃

有書生家洛水之旁好義任俠書齋假寐夢青衣來告曰洛神密妃使下妾致命以君之高義

將中不量之識。已至門外矣。生亟起出迎。見洛神飄然降車。服飾安容。果有如曹子建所賦者。侍者十餘輩。皆妍麗風華。相見禮成。生啟曰。塵凡下士。久企仙顏。無由展謁。何幸凌波之步。竟肯達處。將何所命。妃低鬟歛袂。貌若含愁。半晌乃言曰。妾以鄙陋。髮處鮫宮。每慮滄海瀾狂。自防如玉。黃初三年。偶踰關東。稅履江臯。邂逅東阿。不及掩過。初未嘗流連盼睐。致臨解佩之嫌。乃東阿詞人。好為誇飾。妍詞豔語。借局抒才。致驚鴻游龍之談。為輕薄者所藉。而臨濟劉伯玉者。竟雜誦於其妻段氏明先之前。加以褻語。遂觸怒悍婦。捨命適逢。欲殺介氏之尤。憑泉漢而為屬。陽侯長者。任其作威。竟得竊據湫潭。役使鱗介。而應以美人得渡者。咸毀容穢。乃占既濟。自太始以來。千有餘年。皓齒青蛾。未有敢嬰其妬鱗者也。魚腹餘妖。不自愧耻。漸乃遷怒於妾。飛語橫加。初無睚眦小怨。竟成骨髓深仇。妾惟是風馬牛之不相及。未虞寇至。曾不以龍武三軍。當此之時。剪除凶牧。優容過當。養禍蓄奸。致滋曼之難圖。悔噬臍之無及。段婦嘯聚日多。悍流蜂起。延平六虎。盡為爪牙。獅吼鳩盤。所在響應。蹂躪我邊陲。殺傷我將吏。河洛之間。安瀾日久。刻期徵調。惶惑奔逃。采旄挂旗。無以敵虎狼之眾。遂使德陵所至。鱗介之屬。靡有孑遺。往者發使遮須。告急於國王曹植。且責以文壇不戢。厥口與戎曹王愧謝。大詰戎兵。傾國之眾。尅期赴援。妬賊自度不支。聞風宵遁。援師既返。乘間復來。雖曹王念鄰愛之由已。卹與國之多難。一介乞師。無役不赴。而寇情詭秘。竊發無時。勞師遠來。無功而返。彼既歲疲于奔命。我亦虛糜其供億。頃聞羽檄馳告。臨濟之師。又將壓境。妾欲募召義勇。濟師益甲。求其無備。先發制勝。

義旗久建。赴難無人。而海內鵬鷺之徒。多為敵用。疾風暴浪。可為寒心。事之成敗。身之安危。在此役也。先生心存濟弱。載在鋤凶。故敢特布腹心。觀面之羞。所不能避。惟先生圖之生曰。凶悍之惡人。有同心。借玉書生。尤所深嫉。苟能仗助。敢憚勤勞。第恐水陸殊途。顯晦異迹。雖蒙無所用之耳。妃曰。不然。昔涇川節度周寶。遣鄭承符將兵赴九娘子之難。使朝郵受縛。善女莫安。古今稱其俠。抑生仗義。寄書洞庭。君錢鏐奮怒。吞噬涇陽。骨肉再合。柳生獲虛女之報。書傳所載。不可誣也。誠能掉三寸之舌。乞一旅之師。屯戍水濱。為犄角之勢。相機策應。進可以攻。退可以守。是先生以齒牙餘論。安全弱櫜。而有大造於中。獨也。妾雖不慧。其敢忘德。生聞所需。甲馬之數。得輕騎三千足矣。皆軍帖除名。無所復用於人間者。生故與戎閫相善。計可借兵。遂許諾。妃謝而去。生倏然而寤。深以為異。先是水中。常有黑風捲浪。勢若山崩。歲輒數四。乃悟如婦之相侵也。遂請總帥言之。帥素重生。不以為妄。生復思曰。妃言須輕騎三千。皆已除名軍帖。當是已死者。不然。生人赴水。將何所用之耶。帥亦以為然。遂籍已歿軍士得若干。牒送洛水。越數日。風浪如前。生復夢妃。遠青衣來。曰。主蒙君卹。惠賜以鮑絲。悉隸於虎。責將洛子淵。戲下。洛君將畧。非其所諱。又兼新集之眾。未經簡錄。驟遇狂飈。倉卒逆戰。不能指揮將士。參用機權。夜屯無備。為賊掩襲。三戰三北。挫折軍鋒。妃主憂危。計無所出。故遣下妾請命於先生。杼盆大難。知先生素優鑑畧。用策如神。久欲斬毒龍。搏脂虎。旁雪不平。為天下快。此正用武之秋。建功之日也。幸勿以他詞妄焉。生聞之。怒甚。奮衣而起。謂青衣曰。有是哉。吾往矣。誓當竭其微力。縛臨濟。

么廢致之階下。以雪妃主之恨也。遂隨青衣出。已有旌節甲馬之屬在門。須臾而至。翠裾虹擗。臺閣玲瓏。見妃泣容。可鞠生前拜。妃亦答拜。坐生於賓位。而陳詞曰。選將不慎。撓敗新軍。故收合餘燼。以待先生。為破釜沈船之計。以先生瓌才勝算。當此妖狐。如掃塵振落耳。因聞勦賊之畧。生曰。我以新集之眾。當遠涉之師。宜警守以待其弊。子淵意在運戰。已達戎經。又防禦不周。為賊所乘。是以有前日之賊。今寇已深入。不可復緩。緩將失機。蓋新敗之後。彼料我怯。謂將退保窮城。防我必怠。若以精卒宵加于彼。可以得志。妃深然之。因命金甌取酒。為生壯行。生飲訖。即躬探甲冑。精選士馬。初更之後。犯其前軍。人不及鬪。遂拔之。次日復整三軍。將與決戰。賊聞新帥善兵。盡皆膽落。使謀來僞為遷騎所執。因盡吐彼軍虛實。於是分布要害。設伏誘之。偽以贏師搦戰。詐敗而南。賊輕敵無謀。并力前逐。鼓噪一聲。伏兵雲集。轉戰失攻。賊師披靡。斬首數萬。緞乘勝追覓。猝臨賊境。時賊全軍盡出。堡戍皆空。所至城守。莫不望旗歸命。段婦遣使請降。生不許。親率吏士。亟攻意存生獲。圍其三面。故解其西。誘其出而擒之。段婦果棄城而奔。匹馬潛逃。飛騎前遮。縛於郊野。遂大索其巢。餘黨盡獲。露布馳聞。臨濟波臣。率眾稱賀。大犒兵士。振旅而還。密妃率侍女百餘人。迎于郊。哭厲歎。手韻愈絕。為辭慰勞。感謝再三。並營選宮。與生登樓受僖。引囚於樓前。數其辜罪。惟叩頭鳴哀。搖尾乞命。妃殊不忍。遂欲待以不死。生笑曰。真神仙之度也。雖然。挑兵首禍。天有常刑。無滋敗類。貫逼處此。宜論置極典。以彰法紀。遂命押赴市曹。車裂以徇。其餘兇黨。悉皆伏誅。段氏臨刑而嘆曰。向怒伯玉。冀得為神。以報之。豈料為神猶

有今日臨濟晚渡。可得見乎。聞者嗤之。論因既異。飲至策勳。欲封生以三萬戶。實玉之贖。不可紀極。請將士賞賚。有差。生辭曰。排難解紛。而無所取者。魯連之義也。某激於區區之志。攘臂而來。豈為此乎。妃曰。義哉。雖然。恩之不報。人其謂我何。生不得已。受珍器數事。餘悉却之。妃復以白璧二。水犀一。骰珠四。絃索六。託生致總帥。以報其假師之惠。於是開筵張樂。極其豐備。妃捧觴而起。為生壽曰。先生義勇所加。窮湖立瀾。梟雄授首。維澤國萬世之安。雪玉臺千秋之恨。恩同再造。舉世莫酬。生曰。上帝彰美。刑淫假手於人。儒者任之。故巫峽之雲。瑤臺之露。藍橋碧洞之花。月。率皆見於文章。形諸歌咏。天下後世。罔不知聞。雖以妃主之幽貞。無從伺影。而隙思忽然。觀止。作賦留傳。翠羽明珠。恰傳阿堵。此皆天假之緣。使昭其美。而欲世間之知有妃也。至於妬忌之流。後夫若僕。嫉美如仇。持杖窺簾。秦刀發被。呈醜于廣眾之地。揚穢於遠近之口。頓使正士其歎。詞人發忿。口誅筆誦。怒及枯骨。雖決西江之水。以洗穢。持南岳之山。以包羞。豈能喻其萬一者哉。若斯之故。是謂天刑。然或由頑鈍無耻之夫。薄倖無良之子。激發其豺狼之怒。醜釀其蜂蠆之毒。以至於斯極。固未有遷怒神仙。宣威津渡。直以一妬。上下千古。如段婦明先者也。負固水鄉。已歷千霜。未遭讒戮。而猶不戢思逞。幾欲瀆羅襪之麈。罪實貫盈。正宜殲滅。故某得上藉妃靈。下資兵力。搗其巢穴。殲厥渠魁。一鼓而平。無亡矢遺鏃之費。天之所命。非人力矣。且身隸幅幘。曾不能投鞭拂劍。預戡橫流。掃蕩腥穢。而使搖撼帷薄。震恐環珞。皆某之愆也。敢自功乎。乃亦酌酒奉妃。妃為連引數觥。紅妝數百人。皆次第奉生酒。獻酬歡暢。俄傳江妃湘君。

湘夫人等來賀戰勝。皆感卓羽輪雲衣霞佩咸向生斂衽美譽之詞不可勝紀。已而湘靈為鼓瑟。江妃為起舞。極音節神態之妙。真使蒼梧雲停。漢皋月白。殆非語言所能喻矣。及暮別去。生次日亦辭歸。妃知不可留。徘徊春戀。悽然淚落。顧視諸女。亦皆神意酸楚。生於是亦惘惘有恨。別之色。妃謂生曰。後二十年。君當厭棄富貴。服食還仙。此妾與君相見之秋也。君但誌之。無深憾於此行。遂以旌旗甲仗與馬侍從。送生還家。若然一聲生乃驚寤。家人環泣言已昏睡七日矣。呼之不醒。惟氣未絕耳。生具告之。家人復報東軒有寶物無數。耀目充庭。視之即妃向所贈之術。一日訣家人大笑投洛水死。數年後有人見生與數麗人遊於水上。

註釋 洛水見紫釵郎。按依。漢書李布為假寐。見譚襄素衣。見長春。洛神必妃。見紫釵郎。高義。

史記以公之子。高在陝西。任伏。漢書李布為假寐。見譚襄素衣。見長春。洛神必妃。見紫釵郎。高義。

宮郭從詩。仙人之同。曾子建所賦。即曹植曹操。第二子也。神賦。見胡東阿。水神女。高復。徐茂。太保。鮫。

連流從流。上而下。而忘。追謂之。連盼。時曹植。明解。珮。列。仙。好。胡。東。阿。水。神。女。高。復。徐。茂。太。保。鮫。

驚鴻游龍。尊植賦。其形也。連盼。時曹植。明解。珮。列。仙。好。胡。東。阿。水。神。女。高。復。徐。茂。太。保。鮫。

相傳言骨太始。中列伯。若海。臨濟。時曹植。明解。珮。列。仙。好。胡。東。阿。水。神。女。高。復。徐。茂。太。保。鮫。

婦得之。此若無。始中列伯。若海。臨濟。時曹植。明解。珮。列。仙。好。胡。東。阿。水。神。女。高。復。徐。茂。太。保。鮫。

皆復衣。托若無。始中列伯。若海。臨濟。時曹植。明解。珮。列。仙。好。胡。東。阿。水。神。女。高。復。徐。茂。太。保。鮫。

以鑿。強笑。介氏。列于。京方。泉藻。漢列于。有。水。醜。得。美。出。神。而。神。亦。不。如。也。死。於。水。共。神。能。為。大。造。

鐵五女神之注嬰奇千人峰戴以枯骨之青婦好箇言之之思獲刀雪威之雲
 皇逸奔稱環日石霸。之糾月骨盤填忌五。這令。子見玉去美生玄銀見
 為以之士。何以起樂古左刺度與後也。發。左人持杖。以。建。上。行。松。持。玄。銀。見
 舜妻對杜佩。吾。延。歌。傳。天。太。何。。右。為。杖。以。四。海。曾。向。頭。戴。霜。即。紫
 正君而曰甫五之。年。今。峰。之。刑。文。并。漢。屏。妾。碑。死。明。兒。體。觀。為。搗。料。飲。盃。之。見。雲。臺。之。靈
 妃為舜。詩也。象。有。千。樂。有。毒。有。得。薄。西。上。其。成。濃。知。窺。不。本。既。見。百。之。實。神。臨。居
 故水此之環。旅。有。長。霸。相。毒。而。殺。州。情。法。善。刀。甚。管。絕。大。謀。英。於。詩。得。此。也。倚。仙。人。所
 曰神。允。佩。後。長。江。羅。而。沉。殺。州。情。法。善。刀。甚。管。絕。大。謀。英。於。詩。得。此。也。倚。仙。人。所
 眉而湘。空。世。後。長。江。羅。而。沉。殺。州。情。法。善。刀。甚。管。絕。大。謀。英。於。詩。得。此。也。倚。仙。人。所
 其湘。夫。歸。專。於。之。塵。乎。齒。風。人。竟。如。一。於。傳。謝。甫。妙。翠。要。雲。觀。足。入。所
 二夫人。月。為。江。陰。之。塵。乎。齒。風。人。竟。如。一。於。傳。謝。甫。妙。翠。要。雲。觀。足。入。所
 女。劉。洪。夜。婦。兄。未。宜。凌。見。惡。得。杜。南。上。呼。輪。比。暫。丈。層。處。雲。雲。觀。足。入。所
 女。為。向。魂。女。宜。凌。見。惡。得。杜。南。上。呼。輪。比。暫。丈。層。處。雲。雲。觀。足。入。所
 首。妃。玄。楚。妝。流。師。語。太。威。樓。詩。岳。書。發。其。新。下。見。傳。起。傳。洛。宋。英。而。共。仙。靈。處
 宜。以。亦。辭。法。長。劍。貫。盈。漢。威。一。南。南。其。一。雀。黑。太。姪。婦。正。如。碧。洞。人。崎。藍。橋。太
 降。余。皆。注。主。春。霜。盈。漢。威。一。南。南。其。一。雀。黑。太。姪。婦。正。如。碧。洞。人。崎。藍。橋。太
 為。考。以。春。霜。盈。漢。威。一。南。南。其。一。雀。黑。太。姪。婦。正。如。碧。洞。人。崎。藍。橋。太
 夫。之。二。將。湘。離。白。書。右。也。覺。岳。迎。凡。緣。無。而。衣。毀。一。碎。卸。堵。或。肌。思。勃。如。碧。洞。人。崎。藍。橋。太
 人。竟。妃。士。妃。相。雙。拂。罪。馳。唐。狼。衛。至。而。衣。毀。一。碎。卸。堵。或。肌。思。勃。如。碧。洞。人。崎。藍。橋。太
 也。長。為。對。湘。水。中。胡。劍。也。盈。舟。相。孟。山。色。謀。筆。誦。為。陽。許。前。按。長。夫。諱。筆。以。汝。雜。作。阿。甫。堵。數。世。借。納。昨。橋。與。下。第。時。一。遍。雲
 颶。君。皇。神。說。環。也。盈。舟。相。孟。山。色。謀。筆。誦。為。陽。許。前。按。長。夫。諱。筆。以。汝。雜。作。阿。甫。堵。數。世。借。納。昨。橋。與。下。第。時。一。遍。雲
 車。而。曰。故。奔。嚴。幅。負。固。溺。夫。諱。筆。以。汝。雜。作。阿。甫。堵。數。世。借。納。昨。橋。與。下。第。時。一。遍。雲
 輪。九。湘。白。二。惟。幅。負。固。溺。夫。諱。筆。以。汝。雜。作。阿。甫。堵。數。世。借。納。昨。橋。與。下。第。時。一。遍。雲
 開。真。有。克。為。女。衰。既。也。禮。負。不。也。人。蒙。汕。口。散。每。奏。堵。數。世。借。納。昨。橋。與。下。第。時。一。遍。雲
 有。通。相。之。湘。環。長。負。固。溺。夫。諱。筆。以。汝。雜。作。阿。甫。堵。數。世。借。納。昨。橋。與。下。第。時。一。遍。雲
 曾。城。鎮。君。二。君。環。禮。投。不。險。野。人。猶。也。以。刀。後。給。論。時。言。照。長。雪。仙。於。老。故。雲
 千。五。有。舜。曰。說。環。長。負。固。溺。夫。諱。筆。以。汝。雜。作。阿。甫。堵。數。世。借。納。昨。橋。與。下。第。時。一。遍。雲
 黑。五。母。有。舜。曰。說。環。長。負。固。溺。夫。諱。筆。以。汝。雜。作。阿。甫。堵。數。世。借。納。昨。橋。與。下。第。時。一。遍。雲
 玉。所。湘。妃。相。上。之。步。整。昏。則。將。書。役。蜂。泉。也。之。死。以。性。寵。酷。今。試。問。或。陳。一。呼。百。夫
 十。居。夫。者。問。博。有。攻。符。之。周。

瓊華之闕光碧之堂其山下之雲霞佩楊萬里詩雲冠霞佩照宇宙
國九非之象則君莫不劍之拜。湘靈鼓瑟今之令若故衣。歛
二女遊於江濱。今則孫交甫逢龍與交首舞。湘水之神也。江妃古
中無相傳。亦不見。孫交甫逢龍與交首舞。湘水之神也。江妃古
遠矣。相傳。亦不見。孫交甫逢龍與交首舞。湘水之神也。江妃古
門。韓愈哭女。服食還仙。上士服食還仙。郡守為府。故知郡守也。
周斯盛

周斯盛者。金谿諸生也。有善行。夜睡。輒夢為某縣城隍。一夜方折鬼獄。忽傳天榜發。急往視之。
白紙墨書。宛如人間鄉榜。乃見己名為解首。有朱印蓋其姓。模糊不甚可辨。而同鄉某某皆榜
中人也。覺後記之。舉以語人。已而鄉闈揭曉。而捷音不至。後聞解首乃晏斯盛耳。始悟朱印之
故。餘悉如言。

註釋 金谿縣名。明清皆屬江西撫州府。城隍王敬哉。冬夜箋記城隍之名。見于晏若廟祀。則其虎
蓋端八神。州府今屬江西撫州府。城隍王敬哉。冬夜箋記城隍之名。見于晏若廟祀。則其虎
城之中。先有神祠。建於赤馬殿。修祠。著之。解首。即解頭。又新時號。三項。
臨城則六頭。密詞。鄉闈。兄嚴時。楊曉。揚。謂之揭曉。
鄉闈。即鄉試也。楊曉。揚。謂之揭曉。

東鄉諸生陳某。方夜讀書。聞東鄰婦姑詬詈。鄰人歸而擲其婦。婦喞喞哭泣不休。戶外池

水泮然有聲。疑鄰婦忿而自溺。亟呼家人救之。果曳一人起。視之乃數年前其家傭工也。猶嚙語曰。聘金五十。已在腰纏。但欲一見新婦。何久不出。既而恚曰。誰敗吾事耶。既而則又拱手作揖。別狀。斷然睡去。乃撻其面而醒之。則四顧傍徨。驚起駭走。曰。何遽在此。此何處耶。陳語之。故且詰其自備。恍然曰。吾昨過艾家橋。見友人某乙。跨黑衛而來。蓋去冬溺死橋下者。吾殊忘之。渠問我欲得婦否。有少婦欲嫁。須聘若干。吾為君媒之。遂與俱至一人家。而跨衛者忽怒曰。豎子敗吾事。叩其故。不答。憤恨而去。吾遂而送之。乃竟聞諸水滌。殊不覺耳。憶所聘者。即若東鄰婦某也。陳亟使人覘之。則婦已投環垂絕矣。救之得甦。是夜陳既寢。聞跨衛者來窗外。且哭且誓。陳怖不敢出。雞鳴始去。

非非子曰。君子之惡鬼。宜哉。溺而求代。幾死者二人。不已多乎。吾聞古有鬼媒以人為之。其事甚怪。殆謫者託以射利耳。今鬼也。而媒人。使自委禽焉。請斯極矣。

註釋 東鄉 州府今屬江西 諸生 見元水 嗜語 拾遺記 呂蒙嘗在 孫策 座上 酣 醉 忽 時 云 呂 蒙 蒙 州 府 今 屬 江 西 諸 生 見 元 水 嗜 語 拾 遺 記 呂 蒙 嘗 在 孫 策 座 上 酣 醉 忽 時 語 通 周 易 腰 纏 見 願 腰 纏 小 說 有 客 三 志 一 願 為 揚 州 刺 史 一 願 多 財 一 願 周 易 一 願 家 人 新 婦 見 欽 傍 徨 見 夕 黑 衛 清 異 錄 騎 鶴 上 揚 州 刺 史 一 願 多 財 一 願 周 易 一 願 家 人 因 曰 豎 子 見 乞 投 環 謂 自 絕 也 以 索 為 環 頭 入 其 中 而 自 絕 其 有 執 有 稱 呼 隨 身 之 資 財 于 周 曹 未 郭 三 老 起 採 常 歲 賦 謂 自 絕 也 以 索 為 環 頭 入 其 中 而 自 絕 其 有 執 有 稱 呼 隨 身 之 資 財 于 周 曹 未 為 河 伯 婦 即 聘 要 洗 沐 共 飾 之 如 嫁 女 林 席 令 女 歸 其 好 者 云 鬼 媒 以 人 為 之 郭 全 白 衣 婦 人

臨汝之東一水湛然游鱗可數然深淺莫測雖善泅者不能窮其底也嘗有少年僧數人出遊見二白衣婦人甚媚雅立於水旁鼓掌大笑因往就之欲詰其故二婦人遂推少年入水婦人亦入眾皆惶惑半晌少年復奮波而出婦人亦出皆鼓掌大笑少年遍體淋漓婦人白衣畧不沾濡又推少年之兄入婦人亦復入久之竟不復出矣眾駭甚皆大哭少年獨笑不止謂眾曰彼甚樂尚何哭為問其狀終身不肯言

臨汝

即汝州唐時郡名也氏國改為縣屬河南河洛道淋瀝見竹尾

葛衣人

江甯江進士之京師止逆旅小飲時密雪嚴寒折膝冰酒忽見戶外一葛衣人過顧然而長跣足行雪中了無寒色江異之前叩其姓氏不答又問客寒乎亦不答又問客飲酒乎乃點首者再遂引入旅舍飲至無算不醉復進食食至無算亦不飽而終席都無一語狀類暗啞江愈奇之次日將行請客偈搖首勿許遂辭別行三日至一處葛衣人忽至謂江曰君見夫寬衣大笠短棒荷燈籠遙立道旁者乎江曰見之一僧也彼何為曰今夜三鼓飛刀取君首者即渠也江聽處伏地求救客曰吾在固無畏渠果來骨吾斧矣乃戒江熟寢勿驚至夜半客提僧頭擲地上曰莽兒無禮吾已殺之然亦若挾資太重為渠所覷耳江初諱之客曰君囊中白金若干黃金若干封識何狀藏置何所胡乃欺也江大驚失色連曰唯唯客曰挾此何為江曰欲往投某公門下以此為贄耳客艱然怒曰咄汝固蠅營若此哉吾目睛誤識爾悔不教和尚殺爾言罷

提儻頭越屋而去。時星光黯淡。頃刻無蹤。江慙且懼。遂不復至京而返。

註釋

江甯今縣名。治之府也。進士見科場。京師見韓花。逆旅見鄒善。折綿釋忠洪詩。霜威水酒。

黃庭堅詩竊威欲飲。願飲願而長分。嗜啜見鄒忘。飛刀謂御刀。空中以殺人。也。昔時左道有煉。

折綿風力甚也。願飲願而長分。嗜啜見鄒忘。飛刀謂御刀。空中以殺人。也。昔時左道有煉。

膽喪言懼之甚也。唐創業起居注。突厥喪。白金見西村。唯見車天。斃然怒也。孟子曾。

過陰也。蠅營謂女婦之在米營。其部不暇南下。尚見語。能教人學。界定其也。

野老常言。陰牒勾人。往往有生人為之者。謂之過陰。其人言語飲食。了不異人。但就睡則啞馬。若喪呼之不能覺。蓋其過陰時也。榻下雙履。必一仰一覆。盡仰其履則覺。盡覆其履則死。不復返。故每寢必扁其戶。懼為人所弄也。後一月。誰當死者。輒先弄之。預見陰牒也。有村民周氏。後此有年矣。一日獨坐。法然出涕。家人怪問之。曰。吾弟某日死矣。吾欲生之而不能也。弟婦跪而請曰。伯回恐勾其弟耶。蓋謀所以代之。民曰諾。然必得生辰符合者。使冥司不及察。則弟可生。而吾不獲謫。願安所得其人乎。數日喜曰。得之矣。同邑某生是也。方讀書山中。吾弗能入其室。聞某日夜歸。當俟於途而要之。數日又報曰。無能為矣。吾俟之南山之陰。亭礎之右。某生過馬。吾三前而三路。重為所困。吾德矣。無能為矣。期至。而弟果死。有知其事者。舉以叩某生。生曰。誠有是。疇昔之夜。吾行亭下。而寒暄者三。毛髮皆豎立。其殆是歟。後十餘年。生補弟子員。今年五十餘矣。友人徐君能舉其姓名。姑逸之。

註釋野老 應劭曰年老居田野。嗒然若喪 喪氣也。嗒然似喪其儻。嗒青 猶前日也。襟 弟子負 猶生也。
洪書 孫相弘詩為博
士置弟子負學者益廣

沈翹翹

河南韓生遊都下。薄暮獨行。見高樓隱隱。粉壁紗幪。有婦女笑語其中。駐步聽之。一女曰。前日
葉子戲阿姊。獲幾何。一女曰。三百緡耳。昨復為阿翠撥去。一女曰。渠是錢樹子。偏耐著花。一女
曰。連日張公子不來。想醉眠鄭九娘處矣。一女太息曰。錦綺纏頭。金錢買笑。大都冷烟寒。足不
足復記。憶近有薄倖郎贈吾二詩。尤可笑也。豈知吾輩多情。乍離眼前。已置腦後。况于形銷骨
化乎。不然。墓門相思之樹。行且成林矣。諸女皆失笑。問其詩云何。女乃誦詩曰。舞衫如蝶鬢如
鴉。醉倒城南碧玉家。一霎紅樓嫌夢短。酸風苦雨送梨花。眉斂秋霜冷畫屏。崔娘卷裏太零丁。
紫羅紅杜都尋遍。何處空山墓草青。韓聞大驚。而其弔亡妓沈翹翹詩也。瞬息間高樓已失所
在。惟白揚蕭瑟。夕照墟林。歎息而返。亟搜篋中二詩稿焚之。終身不復幸妓。斯亦逆香洞之開
門羹也。

註釋葉子戲 文獻通考葉子格戲一卷。不著撰人。世傳葉子婦人也。撰此戲。晚唐之時。按
亦未詳其術也。至以紙牌為戲。則始於明。未明以前。文為戲。歷年累月。葉子加撰。六戲。蓋取唐之
問好葉子戲。趙宋時。母太息。大聲嘆曰。門之。至崇禎時。大感。葉子加撰。六戲。蓋取唐之
也。既美且慧。臨卒謂母太息。大聲嘆曰。門之。至崇禎時。大感。葉子加撰。六戲。蓋取唐之
曰。阿母錢樹子倒矣。太息。大聲嘆曰。門之。至崇禎時。大感。葉子加撰。六戲。蓋取唐之
人之費曰。纏頭。身買笑。錫詩。織自經營。買笑。金。為。薄倖郎。見。墓門。道。相思樹。康王舍人。

詩惡要其何氏美康王奪之惡自毀其臺而西里人理之家相望也宿昔有大梓木樹
 於二家之端有鴛鴦各一匹棲樹上又恐鴛鴦似鴉向鴉頭聲威人舉人哀之情人碧玉歌一云汝南王
 衫從花落詩鴛鴦飛扇翳如鴉鴉又恐鴛鴦似鴉向鴉頭聲威人舉人哀之情人碧玉歌一云汝南王
 南紅樓白陽神如長樂坊又國寺紅樓春宗在藩時舞扇又云洛陽無家宅亦多紅樓詩
 云長安春也本無主古居易詩云居處之名稱秋霜紅杜春草社蘭芳
 是也後世因以紅樓為女子居處之名稱秋霜紅杜春草社蘭芳
 中使還後不語從情懷真詩云不月春川幕白知退將自與歸
 中使還後不語從情懷真詩云不月春川幕白知退將自與歸
 最上人殿且為好死矣元稹為作旦及春川幕白知退將自與歸
 最上人殿且為好死矣元稹為作旦及春川幕白知退將自與歸
 南壁社令
 最上人殿且為好死矣元稹為作旦及春川幕白知退將自與歸
 最上人殿且為好死矣元稹為作旦及春川幕白知退將自與歸

杭江之濱有漁者一人一舟往來烟水賣魚得錢沽酒獨酌一夕明月滿江歎乃既息有客造
 舟求飲漁即引與共酌問其姓名客說以對於是談風說雨相得甚歡天將曙客始辭去至夜
 復來漁是日得魚倍於往日沽酒亦倍之復與客暢飲無少悒色客笑曰君可謂得魚而不忘
 筌矣雖然君既我酒而不費我賣君魚而不勞可謂相須亦復相濟漁愕然不解所謂客從容
 曰君勿怖吾溺鬼也今日之魚我所致所以報昨夕之惠也此後當日日為之少佐壺觴耳漁
 素蒙曠聞而樂之自是捕魚輒盈網罟皆鬼力也晝則捕魚買酒夜則與鬼豪飲雞鳴而罷近
 半載矣一夕飲半酣鬼色不豫詰之乃曰明日受代行與君別矣詞甚悽惻漁亦惘然明日伺
 之有一婦人携幼子而來既及河干自投于水子戀母亦從之漁心知鬼之所為殊為之悲惻

欲救之而無從也。少頃婦人復携子衝波而出。迤邐上岸去。若有自下捧之者。心轉訝之。謂鬼之不能禍也。比夜鬼復來曰。吾今日日本當得代。然斃一婦人。并戕其子。吾不忍為。甯終處水園。隸於波臣之籍耳。故復得盤桓於君前。漁益敬之。謂其已死。而仁心特厚也。因縱酒歡呼。訂莫運交。又數年。鬼復辭去曰。吾前者一念之善。冥王嘉之。已為轉奏上帝。得投南莖某村社令。明日走馬赴任矣。君倘念故人。宜來相詬。雖不能復見。然必有以待君也。漁許之。且問不復見之說。鬼曰。此非吾所能主也。遂殷勤灑淚而別。越數日。漁棹舟龍南。至某村。求社令之祠。而造馬則村民相待於路。聞漁至。則皆訝且喜。漁問故。村民皆曰。昨夢社公言。明日吾故人來詬。爾迎于郊。為吾作東道主人。慎毋慢客也。故先俟於此。亦叩漁所以訪社令之故。漁具告之。莫不嗟異。既引漁至祠。設香楮蠟炬。茶酒雞魚之供。漁捧香酌酒。拜祝曰。故人別來無恙。今受祀茲鄉。不憂餓。而故人仁厚受物。亦宜有大造於茲鄉也。唯是澄江靜夜。孤岸扁舟。無復素心人來共杯杓矣。言訖。不覺泣下。忽有香風起於神座。拂漁衣袂。飄飄舉動。他人則否。於是觀者咸異之。競邀孟家。勞以酒食。數日不能周。且各有錢帛之贈。皆體神意也。漁將歸。辭于神。復有香風送之。至舟而後散。漁每數年一往。神異如初。

註釋 桃江在江西南。烟水。注庭筠詩。解舟舟。款乃。行船楫。聲也。漁隱。荒語。元次山集。洪駒父詩。語。音。窈。乃。音。棹。遠。反。其。音。而。不。忘。次。山。忘。筌。莊子。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其。而。安。為。之。流。耳。柳宗元詩。欸乃。一。聲。山。水。綠。忘。筌。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相。須。兩。相。感。風。友。相。須。相。濟。易。道。別。各。有。所。畜。注。此。非。大。通。蒙。贖。蒙。矣。而。不。豫。子。若。有。不。豫。色。然。

迤邐凡稱水國水中之列勝舟行共從風波臣見密盤桓班固賦時盤莫逆謂同心相契也
 而子琴張三人相與友稱視上帝見吳南社江西南社注今謂社公祀五土之神能生萬物以古
 者之大有功龍南府名明府皆屬江西南社注今謂社公祀五土之神能生萬物以古
 亦無所害役人行事之往來供其乏困者酌酒州賈無志見劉宗心人潛詩聞多素心人樂
 與戲晨夕

廊下物

某甲晨起見一物狀如人一身兩首自項而分卧於階下鼻齜駭然甲大驚而呼家眾畢集以
 杖擊之物驚覺而起視其兩首耳目口鼻並與人同但一面衰老一面天少老者慘悽少者歡
 愉眾咸駭異物兩口並言曰我不足異落孤山有尪尪者乃異耳我當迎以來言罷自擔閭躍
 去半响偕一物至立於階前人身而九面環肩而生大如拳狀亦不一有嘻笑者有哭泣者有
 喜者有怒者有愁者有閉目睡者有傾耳聽者有言語者有靜默者凝思者既見人亦不驚避
 亦不近身而兩首者立其旁伺之甚恭若所役然九面者謂眾人曰我不足異何不請吾顏頰
 來於是俱去眾方嗔訝聞見前二物導一物自門而入其首乃多至無數叢生側出若花瓣或
 仰或俯或側或欹悉大如桃核妍媸雜見奇正互出語言嘈雜不能辨少頃變形易相則眾人
 之貌悉具無異纖毫眾相顧各錯愕喧傳一里忽廊下有雙足自地仰出須臾及手又須臾及
 肩躍然立起首大於齶並無七孔於是三物見之驚走此物逐之疾於阜鳥頃刻失所存竟不

知為何怪

淫辭

賤役之人也。漢書共奸媚美醜也。見啻辭。作不能辨別也。錯愕。從謀書二人。即面上之耳。隹鳥。性驚善飛。

七孔

秋心山人

呂生者。名並拘。維揚人。少貧而孤。遂於學。有中表余高甫。其妹玉簪者。國色也。且善屬文。與生同歲。兩人自幼相處。為兒嬉戲。聰穎絕人。而相得亦迥異於他兒。玉母嘗笑曰。好一對能言鸚鵡。時兩人方九歲。聞而解之。相愛因愈篤。儼然雌雄之依倚也。十二三歲。便各能詩。唱和酬答之間。每有多情語。年十五。玉父母約之甚嚴。生至其家。不使復見。兩人之怨自此始。玉每於簾下窺生。動至永日。生亦為之神魂離舍也。屢託媒者致辭。而余氏以生困弱。堅不許。積年載。生以文會過高甫。玉徘徊簾下。乘間以函書投生。於密處拆視之。其畧曰。自二年來。會絕蹤跡。眼中千里。每恨歲月淹馳。妹將笄而凡且冠。不復如垂髫時。旦夕左右。形影無猜也。向使此身常童年稚齒。則相見相依。亦何至避若仇讐。視同行路。弱以文章而深隱。翠以毛羽而高飛。吾兩人者。何以異此哉。乃者臨風獨歎。向月孤吟。弔影無端。賞音誰是。詩思逢稿木同枯。人面與落花俱瘦。回憶蕪城堂下。總管牀前。言笑宛轉之時。殆恍然如隔世矣。使妹而虎頭麟角。便可訂筆硯之交。凡而蟬鬢蛾眉。亦可作閨房之侶。安見韓張不可並稱。而辛昭不可嗣響乎。奈何勢異松蘿。嫌防瓜李。天實限對夫復何言。彼讒言聞北山之鳥。精衛填東海之液。亦何以喻此懷。

詳註野史問談

卷二

四十九

抱也。願與有心人共鳴之。小妹玉簪敏雅言。生省書揮淚。亟具回牋。其詞不記。大約以徐園之言相慰喻。而音甚悽婉。後屢以詩詞自簾下擲遞。其家微覺之。防愈密。生不得意。怏怏而歸。而玉乃自此病矣。生聞之。愈增愴切。悲緒百端。雁鶴哀鴻。強支風日。託故遣余氏。訪其病狀。則已沈睡矣。惟斷髮絕粒矣。生悲惻之情。形於顏面。而玉父母兄弟。頗厭之。於是晦跡不復去。聞有秋心山人者。善君平之術。能前知。因往卜之。山人曰。爾兩人皆散仙也。偶涉花月之戒。上帝怒。謫於人間。相慕悅。已三世矣。第一世君為臨海人。姓白氏。玉為邯鄲人。姓伍氏。兩家同官於粵西。伍因上已踏青郊外。與君相見。兩人俱感情而亡。第二世君與玉同生於豫章。君姓元。業高。玉為賣粉者。王某之女。君嘗帝粉其家。見而相悅。屢過之。得通辭焉。玉坐是而殞。君亦以鬱結死。今兩人之算亦垂盡矣。然尚有一見之緣。若忍而不見。君可延三年之壽。生曰。吾甯憚速死。而劉情於彼美乎。願何由得見。願先生教之。山人曰。三日後巳午之間。待於某村佛寺。玉當以禱病而來。可得一晤。此後即長別耳。生如言。果見玉偕母同與而至。羸質嬌姿。神韻醜楚。生前拜母曰。相亦以祈病至此。詎意相遇。因揖玉曰。阿妹珍重。不覺相視涕橫。言詞嗚咽。母大怪。怒促女歸。遂吞聲登車而去。生肝腸寸裂。飲泣歸家。沈暈數日。卧不能起。已而傳玉訃音。至不覺撫膺大慟曰。玉妹玉姊。一至此乎。妹先我而死。我何可以後妹而生。雖然。一息尚存。不可無一言以告妹也。乃力疾攬筆。書憶秦娥一闕云。誰能補。蟬魚蝕斷姻緣簿。姻緣簿。珠樓人去。彩雲黃土。此身不作芙蓉主。三生石上相思苦。相思苦。琵琶淚斷。數聲鷓鴣。投筆而絕。兩人贈答之詩。不

下數十篇不能盡記。今錄其數章。玉贈生七律云。萬文愁絲一寸心。暮雲庭院冷花陰。縱橫玉
筋燈前淚。怨亂霓裳月下琴。紫燕巢孤春寂寂。青鸞信杳夜沈沈。上官獨處東鄰老。命薄神傷
自古今。生和之曰。嬌鶯啼亂惜花心。日轉西樓落晚陰。豔曲未調風月笛。朱絃欲斷鳳凰琴。那
堪路遠天難問。祇覺情深海可沈。懊恨十年空倚玉。豈知遠澗似如今。生七絕二首。云。隔面垂
簾兩地孤。洞庭雲水渺蒼梧。分明蘆花湘北竹。猶帶當年血淚枯。自從冷淡化啼鴉。倏忽黃花
九月天。一枕新愁不成夢。秋風秋雨夜如年。五言律云。才子休名玉。佳人莫姓蘇。淚澆白雪曲。
塵汙璇璣圖。自昔愁如此。於今恨更殊。盈盈傷一水。牛女望河烏。又有憶玉滿庭芳詞云。粉蝶
韓憑。金蟬。齊女。飛來秤澤。平泉。春花秋樹。伴侶過年年。一旦縛蟬驅蝶。傷離恨。冷露淒烟。空惆
悵。闌干曲處。魂夢永相牽。堪憐。猶記憶畫眉低偃。恰趁花鈿。更一捻纖腰。斜倚風前。別後知他
愁絕。嬌樣。樣曾否依然。肝腸斷。昔時兒戲。也算好姻緣。玉五絕二首云。郎莫牽紅絲。妾莫題紅
葉。媒灼倩滕王。畫為雙蝶。蝶消恨。桃花紅。忘憂萱草綠。翻驚憂恨多。結在相思未絕筆。七言斷
句云。芙蓉凋謝可憐秋。一霎西風下玉遊。認得舊時王母鶴。來迎侍女迫瀛洲。又有譬句如花
緣才子。月向美人殘。佳句兼愁寫。深情倩夢傳。鬢絲燕草亂。眉黛楚山攢。世間大恨歸兒女。
天上飛仙怕別離。心似沈檀爐內火。人如桃李鏡中花。云云。皆可喜。

非非子曰。古稱才子數奇。佳人薄命。未有甚於兩人者也。積三生之遇。無一笑之緣。而世之
愚夫愚婦。共食同穴者。比比皆是。豈天之厄仙人歟。抑厄才子佳人歟。

頭文球昌除蹟粵相鸞市高山海亭內燕易葛在。我。齒兩見宋類
 絕內章曰不魄西追鳳日士之溺疑古此頷安長瀟北留路奇童會天文也
 縷愛珍程被曰慶陪終得俸木不瓜戶頭蓬詞橋夢安雍王寶年稚也丘禮韻書有印江蘇揚
 時隄重踏粵東花月以字瑛常不若相也食風人瘦子瘦如骨見單
 計特見青廣西月好胡給平海西履妨麟人瘦子瘦如骨見單
 憶秦嗚。金西為好胡給平海西履妨麟人瘦子瘦如骨見單
 娥咽。今月古好胡給平海西履妨麟人瘦子瘦如骨見單
 旭曲考見謂令粵百上卜蜀斂專未燕振詩黃花上詩人也
 思湖夕清三西粵帝北人祗下不燕振詩黃花上詩人也
 之磨聲出三井地吳開隱必裝處公之瘦。橋即羽
 小文題見遊日稱故臨下不厲非蟬簞錢園于去脫七陶滑說鷓鴣所
 詞穿句林曰踏兩梅海下不厲非蟬簞錢園于去脫七陶滑說鷓鴣所
 名宮聞踏青廣州路簾供形巖之鳥制今坐建使國吊影如可影手不化黃古能言將之
 憶人飲靑上鞋上今明者賣臚判烏古蟬注簞錢詞灰如相吊影如可影手不化黃古能言將之
 秦阿泣豫已屬清書下鶴詩鳥古蟬注簞錢詞灰如相吊影如可影手不化黃古能言將之
 即苑疏漢豫已屬清書下鶴詩鳥古蟬注簞錢詞灰如相吊影如可影手不化黃古能言將之
 亦歌被老南古國歷江屬寧成哀山南紗帶得向手橋吊影如可影手不化黃古能言將之
 於出而母單地之三會浙散哀詩羅精衛翼莫舊塔中崔苦古毛不與自髮文昭明色
 是宮以寡郡名格月稽江散哀詩羅精衛翼莫舊塔中崔苦古毛不與自髮文昭明色
 夜探入掃其在三上道台仙界謂殺于藉海是經髮花長髻錄相令稀者也故開鑿鏡月登聰穎
 夢金于飲地淮上月鄆真仙人飛衛是經髮花長髻錄相令稀者也故開鑿鏡月登聰穎
 傳吾口泣即南上之鄆真仙人飛衛是經髮花長髻錄相令稀者也故開鑿鏡月登聰穎
 曲長曰哭江北之日今名尺未晦是經髮花長髻錄相令稀者也故開鑿鏡月登聰穎
 拍史飲。西之濤江已之屬明官授逆夾發花長髻錄相令稀者也故開鑿鏡月登聰穎
 歸泰漢注南界浦上直清府職衰杜帝鳩去長髻錄相令稀者也故開鑿鏡月登聰穎
 日誠計昌漢而巴隸皆宜者世甫之之春總被相令稀者也故開鑿鏡月登聰穎
 合誠音縣移水。大屬如。皆許女山松髻禍映日詩思藏南而詩之奇穎
 之街也計故其執韓名直散似愈流遊烏氏見文哀頭花思遠有猜情排穎聰
 無後。者今名蘭詩道款似愈流遊烏氏見文哀頭花思遠有猜情排穎聰
 吳新張告稱子招章。廣散詩君平。東瓜
 後雖疏說南江繞向平管上平東瓜

此有德泰鐵或印出蟾魚即疾魚也。烟緣簿。見唐音發。下唐音發。宜見。西。下。唐。音。發。或。印。出。蟾。魚。即。疾。魚。也。烟。緣。簿。

城笑來宜此。不。要。三。生。石。在。年。後。紅。紗。美。人。頭。即。疾。魚。也。

訪。不。城。笑。來。宜。此。不。要。三。生。石。在。年。後。紅。紗。美。人。頭。即。疾。魚。也。

如。玉。此。身。漸。愧。二。在。年。後。紅。紗。美。人。頭。即。疾。魚。也。

陽。別。官。也。唐。異。情。二。在。年。後。紅。紗。美。人。頭。即。疾。魚。也。

風。月。所。也。天。寶。五。青。性。情。二。在。年。後。紅。紗。美。人。頭。即。疾。魚。也。

梧。如。月。所。也。天。寶。五。青。性。情。二。在。年。後。紅。紗。美。人。頭。即。疾。魚。也。

休。名。玉。五。宋。佳。人。莫。姓。蘇。蘇。若。蘭。白。雪。曲。春。巴。宋。揮。日。湘。琴。倚。玉。鬢。人。龍。羊。春。作。美。反。按。東。日。

春。國。中。玉。五。宋。佳。人。莫。姓。蘇。蘇。若。蘭。白。雪。曲。春。巴。宋。揮。日。湘。琴。倚。玉。鬢。人。龍。羊。春。作。美。反。按。東。日。

粉。蝶。韓。憑。韓。李。商。隱。而。百。人。莫。姓。蘇。蘇。若。蘭。白。雪。曲。春。巴。宋。揮。日。湘。琴。倚。玉。鬢。人。龍。羊。春。作。美。反。按。東。日。

日。南。太。守。韓。憑。韓。李。商。隱。而。百。人。莫。姓。蘇。蘇。若。蘭。白。雪。曲。春。巴。宋。揮。日。湘。琴。倚。玉。鬢。人。龍。羊。春。作。美。反。按。東。日。

齊。之。名。曰。梓。澤。韓。憑。韓。李。商。隱。而。百。人。莫。姓。蘇。蘇。若。蘭。白。雪。曲。春。巴。宋。揮。日。湘。琴。倚。玉。鬢。人。龍。羊。春。作。美。反。按。東。日。

唐。帝。宗。女。時。各。美。守。韓。憑。韓。李。商。隱。而。百。人。莫。姓。蘇。蘇。若。蘭。白。雪。曲。春。巴。宋。揮。日。湘。琴。倚。玉。鬢。人。龍。羊。春。作。美。反。按。東。日。

中。及。宣。宗。有。百。許。官。宗。婦。人。銷。魂。從。有。人。盧。所。獲。視。者。紅。葉。日。雷。時。偶。題。不。意。君。得。之。媒。約。謀。合。二。姪。均。

為對酌二粒也。滕王宣和畫精勝五元嬰唐宗室也善丹青作蜂蝶采花露其粉未
 地子嫌始之官。上人忘愛萱草詩傳萱草可以忘憂。馬和玉建作官詞云傳得勝玉蝶
 謂此也。桃花紅。面。上。人。忘。愛。萱。草。詩。傳。萱。草。可。以。忘。憂。馬。和。玉。建。作。官。詞。云。傳。得。勝。玉。蝶。
 從木枝秦矢不迫其妻。而。西。天。子。傳。移。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居。之。山。
 母。生。枝。秦。矢。不。迫。其。妻。而。西。天。子。傳。移。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居。之。山。
 燕。草。南。越。碧。草。五。王。母。姓。名。燕。草。南。越。碧。草。五。王。母。姓。名。燕。草。南。越。碧。草。五。王。母。姓。名。
 可。波。山。遇。如。不。可。往。來。則。同。穴。飛。仙。能。到。其。處。耳。沈。檀。中。鏡。中。花。可。解。若。鏡。花。水。月。勿。解。泥。

秦少府

蒲郡秦少府官常州。其子秀少而能文。與常州殷生者相善。殷妻美而早卒。葬之郭外。殷感傷
 不已。冀其魂見于夢中。禱之三年而不應。會少府卒於官。官囊蕭索。秀無力奔喪。移柩佛寺。託
 家口於廢坐。而自往求觀舊之官姑蘇者。長洲令張秦之內兄也。於秀為舅。氏張女名小慧。有
 姿容。年十七歲死。旅櫬未歸。武弁黃某。秀之從姑之夫也。黃子綸。與秀同生時。年屆故。自幼投
 契。是時年俱弱冠矣。並豪宕不羈。自秦登仕籍。秀與兩家眷屬不謀面。都凡八九載。至是相見
 益親。暱秀往來兩家。任無常所。久之漸與綸為北里遊。賞知之。名給切責。并責秀。張聞之。亦謂
 秀奈何。與賤倡為伍。秀與綸俱不聽也。一日薄暮。共遊隘巷。見數女。殊麗。倚門盼客。兩人相語
 曰。必倡之居也。試挑之。女郎皆笑。呼客入。紗縵錦障。華麗迷人。飲酒既醉。各選一。女就東西室。

疑皆諸妓之尤。都夜半。綸大呼秀。秀驚問。則曰。賊婢誦詐。乃敢以紀信誑我。於是殘燈映帳。秀未及答。忽諦視。共寢者。亦一醜女。殊非寢時所送者也。將應綸。醜女急掩其口曰。慎勿聲。禍及矣。秀懼不敢再言。綸亦為其妓所止。寂然不相問。秀私叩醜女。禍及之故。答曰。郎君年如當大用。故時相告。主人異姓兄弟五六人。皆獲指無賴。常以諸美誘客。醉後就寢。則易之。妾所以得侍君子也。玉杯之詐。有年矣。覺而壞者。則殺之。坐是死者。不可勝數。今幸主人未聞。不然。危矣。少頃辭別。宜若為勿知也者。以示彼不疑。則可免于難。明宵主人飲他所。若再來。彼美可圖也。秀謝而起。呼綸出語之。而綸之醜女亦云。須臾主人出。果五六人。皆身長七尺。狀貌猙獰。各怒色相向。綸秀心悸。辭以有事。欲早歸。解金而予之。畧不及夜來易女之事。主人乃喜。且却其金。曰。兩公一宿。拜惠多矣。余無所用金。綸秀強之受。諸女在旁。咸以目相視。綸秀會意。乃懷金而出。門皆扃鑰。主人啟鑰。乃得行。綸謂秀曰。夜來美人。吾見亦罕。當再來。以畢夙願。且觀其實。秀然之。薄暮。又往焉。諸女仍延客於門。問主人果赴飲他所。兩人喜。各携所選妓。而幸之。秀將寢。女忽自陳。乃常州殿生之婦。秀驚曰。殿生吾友也。其婦死已久。何妾乎。女曰。君勿怖。吾鬼也。吾娣妹輩皆鬼也。芳魂無依。為強鬼所執。望乞救。擗言罷。嗚咽雙淚。闌干。秀不覺悽然。為之悲愴。反忘其為異物矣。因問鬼亦能淫乎。女曰。甚于人。秀問妍媸。有擇乎。女曰。鬼之好與人同。鬼之選色而御之。其具倍於人。而妾輩之奪且虐。亦甚于有生之日。秀不覺怒而起。問嫂氏勿憂。誓

富名武士提利劍斷此數賊頭。女曰：如是則無濟。君第走告殷生，使投牒吳縣城隍，則此輩盡粉矣。城隍非他，君之府君也。生平居官廉潔，上帝嘉之，故有是命。秀悲喜交集，方絮語間，綸忽啟門呼曰：君知其異乎？秀曰：知之。綸曰：君知張妹小蕙在此乎？秀聞言急呼蕙妹安在？蕙掩泣而出。嬌魂楚楚，欲訴欲語，愁怨難明。秀亦灑涕曰：別來多時，竟不識爾。妙齡弱質，不意遭此暴橫。良可憫憐。亦出殷生婦以語綸。四人相對悲哀哽咽。至於失聲。綸秀復相與私幸。雖冒季下之嫌，未涉桑中之刺也。諸女聞之，咸來自訴。且曰：宜速去。遲將有變。殷妻囑秀曰：必告殷生。陰律非親暱不得控私事。君慎勿置詞。投投童以反噬之隙也。蕙亦以告父母。母牒城隍囑秀，并囑綸。綸亦知秦少府官城隍之事。蕙先告之也。二人別而行。迨曉驗宿處，數家繫纒。白楊衰草，信夜來之非謬矣。秀即以白張張此其妾。綸又來言之。張夫婦乃不勝悲痛。秀復遣介賞書。馳告殷生至。告以故。殷捨地長號。悟三年之無夢者，強鬼之制其妻也。遂與張共詣城隍首之。綸秀亦往，並宿廟中。是夜乃聞城隍升廳事。銀鑄鈕錄諸具擲地。聲次聞昏夜以喝聲。唱到聲書吏點名聲。城隍問曰：誘良善，侵孤弱，淫橫不逞者，誰為首？秀察其聲音，宛然父也。因幽咽。俄聞羣鬼供曰：是萬德為首。一鬼辨曰：小鬼非毛三周喜兒等怨惡，亦不敢肆行。一女鬼訴曰：鬼婦是趙七所劫。一女鬼曰：辱妾者，余小猴金午及萬德也。而萬德為甚。聲似殷生之妻。殷生泣下。旋聞城隍曰：蕙兒可言狀。蕙曰：兒為象賊共虐。兒苦也。願置賊極刑。城隍歎息，命至後堂。與阿姑相見。蓋張之姊。秀之母。先少府沒三年矣。張及秀皆暗哭。綸亦哭。其時眾鬼紛辨，鞠訊雜沓。聽

詩衣索妙齡。幼少年也。宋史。崇禮。唾咽。惡。歎。而。氣。結。喉。塞。嗚。吧。不。能。成。字。下。之。嫌。見。批。心。楚。楚。中。之。刺。見。三。官。神。救。重。乃。見。投。責。人。用。以。練。骨。史。季。索。騰。之。史。冠。史。一。四。所。出。法。具。也。洪。富。與。銀。鑄。取。鈕。錄。刑。罪。人。各。用。尺。量。骨。史。季。索。騰。之。史。冠。史。一。四。所。出。刑。具。也。洪。富。與。銀。鑄。取。鈕。錄。刑。罪。人。各。用。尺。量。骨。史。季。索。騰。之。史。冠。史。一。四。所。出。同。動。恐。愿。見。劉。禳。香。多。貌。皆。警。罪。人。之。用。以。練。骨。史。季。索。騰。之。史。冠。史。一。四。所。出。諸。葛。亮。文。舉。兵。疾。疫。門。外。法。疫。門。內。門。也。北。符。反。供。授。香。疫。門。外。法。疫。門。內。門。也。

竹連環
指。打。也。世。居。侯。太。初。既。一。言。授。首。投。首。日。

邑中八九月之間。四鄉賽神演劇。農商士女。及游方乞食之徒。咸集焉。謂之神會。有一道人來。趨會。敝衣跣足。以竹杖荷竹連環二。蓋裁竹為之。互挽而無端。人不能為也。獨坐場隅。三日而。眾莫之識。有一士人察其異。俟其去。潛尾之行二十里許。至一山。巖谷聳然。石壁千仞。道人以杖叩石壁。石即洞開。石屋數重。戶牖階梯悉具。道人趨入內。士人隨之入。至前庭。窺其內。昏黑。不辨物。裴褻不敢進。亦不去。其前庭一柱聯云。雲藏石室。虛無地。風捲泉簾。小有天。字皆石鑿。吟誦不已。不覺餓甚。呼道人覓食。道人出。訶曰。誰教爾來此。此豈有食耶。無已。以我丸咬爾。探袖出一丸與之。道人則仍趨入內。丸大如山。查堅如石。深黑色。士人嚼之。齒力既盡。不能碎。念必仙藥。強吞之。咽中如物噎。而餓仍不止。乃復呼道人。百呼不一應。將入內視之。第見一巨蛇。據內戶。雙目閃閃如電光。士人駭絕。辟易。汗流氣喘。迴視石壁已開。孤松倒挂。蘿蔓垂垂。野鳥。伊嚶其上而已。士人歎曰。叔夜未應得道也。歎罷。咽中丸噎。倏已消下。還家數月不飽。

註釋 游方見竹冠 裴泉與徐同 虛無文記 道家無為其 小有天茅君內傳 洞天之內有洞洞 國萬里名曰 山查本名山查一名赤瓜子一 辟易見石 伊嚶楊萬里賦 夜啼兒女 伊嚶夜啼兒 夜啼兒女 伊嚶夜啼兒

大赤蛇

壘城有娶妻而美者甚德之數年之間足跡未嘗離房帷其妻亦情好至篤琴瑟伉儷至有長生夜半之約友人好事者故以酒招之強之醉而止之宿必再三而後可既宿則終夜不寐呻吟牀榻輒有憶妻詩反詞以示友人雖謂詭之不顧也坐是招飲常不起人知其如此亦無有過而問者雖其至親終歲不獲一面焉復病瘵將死執妻之手涕泣曰本圖百年完聚豈意中道解攜君尚青春能終居燕子樓否妻泣而誓之且曰羽族失雄猶不再匹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夫乃訣而眠妻哭之三日夜屢欲自經舅姑救而免稍勸慰之乃不哭有傳生者弔其家傳夫友也美乎儀妻窺而悅之傳請見妻編素而出雖銜哀慘語四目往來如流星之相照也時傳方喪偶妻遂有去帷之意往往豁勃於舅姑之前或無故虐其婢使夜施華帳且飾明粧風流顧盼自好也舅姑不能堪告其父母父母亦不能制知其貳心命之再醮傳聞之旋以媒來遂歸於傳成歡之久有大赤蛇出於牀下繞牀三匝夫婦驚呼家人破戶視之已垂死矣蛇齧婦心食之須臾而滅

非非子曰吾邑李甲未娶時讀書外舅家與妻兄同舉戲謂曰令妹可得一見否妻兄曰吾家惟妹最最後吾夜半歸呼其殿門可從吾後竊窺之非是則無由矣如其言果見之蓋國

色也。次日馳歸告父母。明日必迎婦。父母憐而從之。請於婦家。以期文迎辭。使者返。甲曰。後日亦可也。又請之。則又辭。次日又請之。婦家曰。至近亦須一月後。惡有請期三日而親迎者乎。使者既返。甲已病。父母憂之。將復請。次日而告以病。甲曰。無庸也。疾不能待矣。次日遂死。其妻未期年竟別適。余嘗聞而惡之。然以視豐城之婦。其輕重蓋迥不侔矣。

註釋 豐城 縣名。明清時屬江西。而琴瑟詩篇。荒蕪。故後人以琴瑟比夫婦之好。合如仇儷。凡夕長生夜半之約。語時在天願為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吟食解。擗。杜。前。詩。吳。孫。芳。虛。

青春人當少年。猶青草之在。願為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吟食解。擗。杜。前。詩。吳。孫。芳。虛。自經見石虎。舅姑。見刑書。既歸。序。徐。州。殺。而。彭。城。有。張。氏。舊。地。有。小。樓。名。無。雲。

爭鬪也。華帳。華帳者。鮮明。妝飾也。鏡空也。司馬。玄。和。碑。反。度。也。釋。文。頌。以。容。其。不。再。外。男。妻。之。父。曰。外。舅。爾。雅。注。免。年。曰。男。子。謂。妻。父。曰。外。舅。母。曰。外。姑。我。亦。從。而。姑。之。懼。其。自。於。文。室。也。國。色。見。夕。親。迎。氏。女。錢。註。別。曰。外。姑。國。色。見。夕。親。迎。氏。女。錢。

吳仲子蘭雪。少多詩夢。今記其一。年十五時。夢行溪上。春水揉藍。落花如錦。心盪之。欲窮其源。行里許。見短垣一帶。籬門半掩。側足而入。園中桃花數百株。芳菲彌望。穿樹而行。徑甚縵。尚花片打人。絳雪滿衣。已而亂紅深處。露一六角亭。畫簾疏地。隱隱有墜釵聲。吳故文怯。止不敢前。覺鬢雲肩翠。依約可接。方徘徊間。有寡廉微笑者。望之如朝霞和雪。與桃花爭麗。吳癡立久之。

覺鬢雲肩翠。依約可接。方徘徊間。有寡廉微笑者。望之如朝霞和雪。與桃花爭麗。吳癡立久之。

聞簾鉤。繆然始驚其去。啟簾窺之。竟有矣。亭中綠窗。斐几。筆硯甚設。衣香縷縷。尚營畫屏。綉幔間也。惆悵如失。感成絕句。於几上拾得淺碧戲書之。詩曰。新綠重重樹。鶯啼自愛春。桃花紅作雨。愁殺隔簾人。擲筆遂覺。心異而誌之。他日又夢至其處。遙聞亭中笑語。遂隱身花叢中。俄見麗人從數鬟。自亭中出。綃衣玉佩。向之簾間人也。數鬟爭拾落花。以衣襟裹之。聚而較量。拔簪摘翠。小語啾啾。麗人綽約臨風。對花不語。恍若有思。數蝶依依繞其左右。吳於是目眩魂消。殊有花蝶之想。遽折花枝。遙擲之。麗人覺。謂鬟曰。人間劉阮再來矣。盍歸乎。遂還延避去。吳悵然尾至亭中。竟不復見。几上詞戲一幅。取觀之。墨濡尚濕。儼與前詩意相答。未暑紺霞二字。詞不盡記。有溪上桃花。紅奈何。春風吹又多之句。方擬袖之。為啼鳥所驚。惘然而悟。

註釋 詩夢 戴復古詩 江山花草生 絳雪 李延中詩 纖手纖柔 絳 雙釵 司空圖詩 鏡前鬢雲 眉翠 李自詩 長吁不致 綠雲鬢 徘徊 見天線窗 蘇軾詩 絲窗 几 香書 當兩門生 家見 葉凡 也 惆悵 見長春 茂碧箋 陸游詩 弄翰 而金線窗 朱戶 春畫 關 几 滑淨 因書之 以 葉木 為 也 彭公子 見長春 劉阮 見長春

東鄉艾生善卜。凡鄉里婚嫁喪葬。及一切動作瑣碎事。多就卜焉。遵其所謂宜者則吉。犯其所謂忌者則凶。往往奇驗。鄉之人以是神之。有彭公子者。豪而懷素。不信艾。買得好緝。將製衣。偽卜期於艾。艾遲某日可。某日必不可。公子心嗤之。故以不可之日製焉。且多名衣工。務觀成於一日。艾聞而往戒之曰。公衣犯天忌。必不可服。即服。當以明年之某月某日某時。庶無患。公

宜信之母謂鄙人之言畧不驗也。公子陽諾。次日即衣之方掣領。忽有人影出衣中。竅然速滅。公子始疑懼。然轉念一衣之微。何關休咎。或目眩所致。卒衣之。以事如同上。同上者。小市屢名也。事畢而歸。道途擔者負棘薪。過之甚疾。棘端勾其衣。衣為之裂。乃止擔者而呵之。擔者不還。公子怒。三掌其面而去之。是夜擔者歸。號痛語妻子曰。彭公子擊我傷甚。我死矣。爾曹不可忘言。畢遂死。妻子鳴於里正。夜奔公子。聲以斃命。明發將詣縣訴之。當公子之掌擔者也。里正在焉。乃謂公子曰。日間之事。余實見之。公子奉之亦太甚。動中欺會。是以速斃。公子知其誣證。而莫能辨也。私許里正金。求其排難。願以萬緡歸擔者妻子。且經紀其喪。以求毋訟。里正主之。遂息訟。計公子所費不下三萬金。而家藏頓盡。或以語艾。謂不聽公言。果至於此。艾嘆曰。未也。猶有甚時。公子憤怨不已。乃過擔者家。撫其棺而大哭曰。吾與若何仇。爾裂吾衣。不吾償。而薄責爾。亦其宜也。爾之死。病也。命也。爾妻子因以為利。破吾家。蕩吾產。爾死有知。甯獨無愧於心乎。其妻聞之。大恚曰。爾本吾殺夫之仇。僅傾爾產。亦大幸。今既若此。吾豈以夫之死市者乎。且爾非實斃吾夫。心有所惡。何為輸吾金而營其喪事。即命其子訴之縣。令驗屍。得死傷五六處。乃抵公子法。里正亦以受賄蔽辜。比於同謀。降一等議罪。夫破吾衣而不還。擔者則有罪矣。從而薄責之。亦人情所時有。未應遂得慘報。然必其平日暴橫不逞。有以取鬼神之怒。逃於彼而償於此也。不然。亦其前生孽冤也。至卜者之言。本不足信。然人生有吉康。亦有凶悔。跣步不謹。禍機伏焉。雖無人言。亦當隨地自警。况有卜者之言哉。此與陸次雲北墅奇書所載。推車者破衣。

事初相類而後相反。蓋彼能忍而不輟。此屢警而不悟也。又嘗有一人出遊通衢。一無賴漢迎而毆之。非辭非難。不可理解。其人極悟。此漢無故而辱我。非前生仇。即今生孽也。再拜而謝之。拂衣竟去。市中見者無不服其量之宏。而怒此漢之狂也。次日此漢無故死。其人以此是故得免於累。善乎哉。君子克己以全身。達人見幾而遠禍。斯人有焉。此可以為法矣。

臣拜東鄉見陸休符
戶共有辨投偽徒者為里正
庶人在官。里正古之鄉職也。歟。會崇史凡千事。
跬步水塊陸次雲八頭輝史字雲士原照時名試鴻博見密經紀朝野金載初曰蘇叔蔣也。
方先生

明萬曆間有方先生者。西江人也。性頗端嚴。舉孝廉。至京師。館於宗室府。第一日偕主人徧遊諸宅。見後苑一室。華麗軒敞。棟椽指雲。而扇綸甚闊。時方盛夏。炎威燄人心。念此地清曠。欲避者其中。請于主人。許之。為掃榻焉。先是宅素傳有異。人不敢居。亦絕無所見聞。至人雅不欲拂。亦故未之告也。方秉燭觀書。至更餘就寢。將欲寐矣。忽聞蕭管雜奏。環珮之聲。驟然發於戶外。戶既啟。歷遊諸房。達於寢所。則女郎數輩。容態妖冶。舞衣歌扇。紅燈翠葆。共擁一麗人。方意必主人諸姬。為長夜之遊。偶至於此。又念直達寢所。何無閨閣禮。得無以己新遷。而諸姬故未之識。暇嗽以驚之。麗人達婢問。敬者誰。方以姓名對。麗人謂侍從曰。方先生正人也。安得擾之。笑語而去。翼日欲以所見語主人。恐冒瓜李之嫌。而貽諸姬罪。乃託他詞還舊居。而洩於其戚屬某。

成匪人也。竊幸之。潛往宿焉。冀有所遇。果聞鼓樂聲自樓而下。急於門隙間窺之。見簇仗至廳事。一麗人中坐。奏樂既闕。兩行班衛甚肅。無敢譁者。中坐麗人忽怒曰。聞方先生已去。誰何至此。邪氣逼人。乃爾。遂為勾踐。須臾。二女郎破門而入。以銀鑄擊成頭。牽出堂下。麗人數之曰。穴居鼠子。欲隨公房。雞犬不可得。敢犯神仙眷屬耶。其心可誅。遂斬以徇。咸叩頭乞哀。悔罪。麗人曰。若殺爾。實污吾刃。今貸爾以死。爾宜舉以告人也。若秘之。是爾心叵測。終當殺爾矣。乃命杖一百而去。次日人來見咸。死轉於地。血肉狼籍。氣息僅屬。病一月。而後瘞焉。每自述其狀云云。

註釋 萬曆之神宗 孝廉見笑 京師見梅 宗室皇族也 後漢書 炎威劉禹錫詩吟風起掃榻
樹慶也 陸游詩向臺中送 環佩見美人 珍然玉聲也 文記天籟 妖冶見夕 舞衣歌扇見沈
吳融詩 天晚密雲瓜李之嫌見秋心 錄籍見奉 鼠子公房雞犬唐君字公房
通得仙 之氣乃感 激以月 時日吐 腸胃 史主 效時人 謂之 唐鼠也 巨測見科 場狼籍
頭 惡留 之氣 乃感 激以 月時 日吐 腸胃 史主 效時 人謂 之唐 鼠也 巨測 見科 場狼 籍震

市中丐者

昔通州市一丐者。一瓢一枝。衣不襪。鞋不底。腹患瘡。貧惡。一市皆掩鼻。逢人則呼曰。肚裡飢。肚裏飢。人與之錢。則辭。與之食。則不受。如是三日。人咸怪之。謂其飢而不受餉。殆狂人也。及其再呼。則呵之。且惡其臭。議逐之境外。丐者笑曰。我自肚裡飢耳。與公等何與。於是呼更急。忽未肆一少年。跪於丐者之前。曰。師度我。師度我。丐者大笑。舉手對象曰。我今真度李機矣。遂扶少年凌雲而去。少年姓李名機也。其隱語云。丐者去後。市中香三日。又宛陵市一丐者。衣百結之衣。

袒其腹。患癰。瘰。瘵。血。被。澆。腥。穢。不可。迺。大呼。市中。曰。誰。人。齧。我。肌。人。咸。怒。罵。曰。賤。乞。誰。齧。爾。肚。者。丐。仍。呼。不止。一。判。官。肩。輿。而。出。過。於。市。即。降。輿。跪。而。齧。之。丐。及。判。官。皆。失。所。在。仙。人。遊。戲。往往。如。此。以。正。道。論。之。殊。不。近。人。情。吁。此。其。所。以。為。仙。人。歟。

李齊娘

註釋 通州 清為直隸州屬江蘇同直隸者亦有通 宛陵 縣名今改宣城縣清為安徽 州故別其名曰南通州即今南通縣 宛陵 國府治今屬安徽無錫道

桃源羅敬之弱冠客岳州夜有女子款關而入年可十八九敬之驚問所由曰妾君之婦也念君獨處情不能已故來相視敬之茫然不解既同寢向晨而去次夜又一女子來年更少於前女相見之際一如前女之言敬之愈疑意必非人也序屆殘秋太守李公召客張宴敬之與馬廳廡菊花盛開座客各賦菊花詞敬之詩最佳太守愛之欲妻以女而未言敬之醜爾歸是夜二女同至敬之大恐女曰吾姐妹與君皆訂百年之契雖未及結禱遠隔泉壤安忍自疎君既不安便當晦迹李齊娘者君之佳偶也彼已有意宜求之悽恨而別敬之獨坐凝思不得其故孤燈短榻泫然不寐迨曉而父手書至乃知作客之後曾聘同邑崔氏女小字松翠年十八而卒崔不欲與羅斷齋復以次女望翠字焉旬日而望翠又亡夜來二女蓋其魂也敬之悲慟遺書別太守即日束裝歸求二女之墓而哭馬陰霾冷霧中二女形見他人不見惟敬之見之宛然岳陽晤對時也有頃而滅敬之感其情摯不欲再娶即取亦必李齊娘而不知其何許人也父亦令訪之遂浪遊吳越李太守越人也聞已罷官歸敬之以舊誼往謁太守甚謹詢知敬

之猶未娶。夜使媒者道意焉。敬之固辭。因以齊娘之說告。媒者笑曰。若是則君為求昏來也。又何辭焉。齊娘孝公之仲女。我所執柯者是也。敬之喜躍。遂允之。蓋太守在岳州時。嘗欲以長女妻敬之。至是長女已他適。故及齊娘云。即其家成昏。昏之夕。既寢。聞妝臺之畔。有相對歎息之聲。敬之驚問。則答曰。翠翠敬之知為二女。乃謂曰。二卿既來。何不登吾牀。吾不復畏也。一女應曰。燕爾新婚。豈得相擾。齊娘聞之。惇怖流汗。急抱敬之於衾中。畧不敢動。又一女曰。阿妹且去。薄命之人。在此矣。為。郎即不棄。庸不取惜新人乎。言罷寂然。再問之。則不應矣。由是遂不復見。

註釋 桃源 縣名。清屬湖南常德府。今屬湖南常德市。見銀州府名清屬湖南有民國廢。太守官名。即秦之為。時改稱太守。宋以後改郡。酃 醴酒。亦稱太守。酃醴酒。亦稱太守。結 稿 之 所 著 亦 繫 屬 於 人 故 今 稱 結 稿 曰 為 故 知 府 亦 稱 太 守 結 稿 之 所 著 亦 繫 屬 於 人 故 今 稱 結 稿 曰 泉 壤 見 齊 州 賈 誨 迹 山 人 見 秋 心 佳 偶 官 神 東 裝 人 傳 陰 霾 柳 枝 執 柯 官 見 三 新 人 鏡 卽 吳 士 冠 官 神 東 裝 人 傳 陰 霾 柳 枝 執 柯 官 見 三 新 人 鏡 卽

吳士冠

吳生流。字士冠。豫章人。僻居沈氏別業。院有小池。池上桃柳各一株。淡日微風。吟咏其下。悵然有碧雲日暮。佳人未來之思。一夕鏡月初懸。遙見人影徘徊桃花下。促視之。乃一麗人。雲鬟霞臉。衣淺絳衣。見生欲避去。生引其裾曰。天風吹來。復任其吹去耶。絳衣曰。妾西鄰某氏之女也。愛此夜景彌佳。故來游竇。生求與俱至室中。絳衣曰。妾非能無意宋玉者。然此時羞所不能及。且恐家人見跡。當俟諸他日。生不得已。與之盟。而縱之去。自是日掃榻整榻。以待佳期矣。越三日。夜初有扣扉聲。急啟門。一女郎徑入。緣衣翠袖。並非前日所期者。而容態冶豔。不相下。生訝

之方欲戚附而女郎遽駭曰此非阿姨之家耶。吾悞耶。即欲去。生持之笑曰。誰為卿阿姨。即此是也。女且怒且笑曰。此真冤苦。生閉門迫之。女不得已。從焉。謂生曰。妾家去此伊邇。因阿姨遣婢相召。僕至君所。殆亦風緣。今當赴阿姨招矣。生請後期。女答以有便當至。遂送之出門。時生僦居未久。且足跡不甚出門戶。固未悉鄰氏之誰何也。但覺餘情積鬱。描寫中懷。竟不成寐。少頃。又聞扣鎖聲。竊意綠衣復至。喜而納之。映燭而觀。則宛轉低鬟。絳衣長袖。向者之花下人矣。生益喜。私心竊謂。一時頓得兩佳人。從容撫之。曰。待卿日久。今夕乃來。然真信人也。絳衣不語。而眉黛間微有愁怨之色。叩之亦不言。終宵而去。次夕。綠衣者復至。曰。昨得侍君子。歸而心醉。因成拙詩一首。以志幸。可呈教否。生狂喜索觀。綠衣袖出一碧牋。字畫端麗。詩曰。小院春愁聽子規。風前舞斷小腰肢。韓郎忽走章臺馬。烟散紅樓月上時。生贊賞不已。訂而藏之。若獲至寶。是夜綢繆縫綾。倍覺風流。綠衣臨去。謂曰。妾父母頗不戒。得恣往來。然恐過擾君子。當定期而至。生正念兩女頻來。必且相值。豈得晏然。乃訂以越宿一至。次夜。絳衣復來。妖燒諧謔。不復如前之緘默。而舌鋒銛利。多含譏刺。若知有綠衣之事者。雖百端隱秘。終不釋。將曉臨去。亦請期。生陰幸其言。因為請連夕。而女不許。遂亦訂以越宿。蓋奇日也。而綠衣之約。乃偶耳。故便紅倚綠。無虛夕。而竟不相值。生一日盡坐無聊。出綠衣詩觀之。即于紙尾屬和。既畢。壓置硯匣下。是夜絳衣至。談次。屢觸閨案頭書。嬉玩弄其筆墨不休。生曰。美人亦解吟咏乎。絳衣曰。誠恐貽羞大雅。然鄙人之志。不可黜也。遂索戲書一絕去。鎮日無言。憶玉真。天台明月是前身。芳聲孤

貞襄陽賦偏讓靈和殿裏人為誰消恨助誰嬌紅雨丹霞自寂寞惆悵劉郎并阮客斷魂翻在瀟陵橋生覽之雖覺諷已而驚其才藻乃亟贊曰雅豔名芳真掃眉才子矣絳衣笑曰謬賞所不敢當第比章臺柳何如生愕然曰何謂也絳衣即于硯匣下取綠衣詩讀之曰讀此耳生不勝慙遂告之且求相容絳衣曰非有他意直以此賦詩非人耳恐傷郎君宜遠之生猶未信忽有排闥而入者乃綠衣也指絳衣罵曰汝本妖妾乃問我乎絳衣亦罵曰願狂婢子只合向長安道上牽行人衣袂何得撞入武陵源誘人漁郎耶綠衣曰吾先人九烈君好獎士類曾以藍袍贈李秀才亭遂登第調人學士往往稱之即清風亮節如陶彭澤猶心折焉安所謂願狂為汝輕薄隨流者口實也且即有是於汝何與而妒若此豈猶謂阮宣之婦劍鋒不利耶是時生意驚魄駭莫知所云但曰不佞之罪不佞之罪二女爭辨殊不息久之乃相謂曰即君何罪皆汝我之孽既已言洩安可復留自後當相戒絕跡再至者宜嘗各刃生淚然曰二卿何相軋之深也鄙人方圖聯芳乃遽作此斷腸語吾將何以為情哉二女曰君勿總緣盡矣世間繁華無不撒手而况嬌花弱絮乎遂趨出俱失所在後微叩鄰人並無所謂二女者但見桃花帶雨狼籍殘紅柳線含烟飄搖慘綠尚有灑淚含顰之態二女殆桃柳之精也歎息永日禱請終宵每當淡月微風雙影搖動輒疑嬌魂麗魄翩然而來卒亦無有拳簾而入者而生亦自此病矣思念之誠至於心死乃賦醉春風一闋以自傷云柳外倉庚喚花間蝴蝶散東風吹老豔陽天數歎歎前度劉郎當年張緒一般妻斷獨倚雕欄味情根誰剖判相思相見定何時算算算陰是

為說顛狂杜甫詩顛狂輾漚流杜甫詩輾漚既宣之婦如記武姬陽女嫁既宣武絕如家
 便大抵使柳取刀不佞自攝之辭才不佞杜甫詩前度劉郎何處前度劉郎去當年張緒靈和
 研挑折其花杜甫詩不佞杜甫詩前度劉郎何處前度劉郎去當年張緒靈和
 念康豐陽天杜甫詩前度劉郎何處前度劉郎去當年張緒靈和
 故事戴復古詩一段現成公前度劉郎何處前度劉郎去當年張緒靈和
 注公案復古詩前度劉郎何處前度劉郎去當年張緒靈和

章琢古妻

友人素青谷述一事。有林甲者。素有心疾。心之所向。魂輒隨之。一日仰視飛雁。見其翔翔自得。心羨之。入室而病。忽覺魂遊舍外。旋有一人導之。去見一玉長頸鳥喙。旁立者皆肖其貌。王謂甲曰。聞有神天之志。凌雲之想。甯欲羽化乎。因命一人持羽衣衣之。甲方遂讓。自視其身。則已雁矣。遂與羣雁俱翔。海碧天青。唯其所向。寫彭蠡之烟沙。宿瀟湘之蘆葦。忽有持弓挾彈。追而弋之者。羣雁皆善避。唯甲不習。遂中左翅。噉然而墜。昏痛之際。倏已魂返。呻吟牀褥。躍然而起。問諸家人。言已死半月。唯其氣尚未絕耳。猶記弋者為族子某。使人告其故。則主人之雁。已為其不鳴而烹之矣。又一日。臨淵羨魚。既歸而魂離。遂往浴於淵。有一魚頭人引之至一處。宮殿皆水晶所構。其中人語云。子非魚也。何以知魚之樂。今當使爾為魚也。甲已懲羽族之苦。不欲更為異物。急辭不願。忽一人持一衣覆之。投之深池。覺五官百骸。都非其故。悟己身已魚。服矣。游泳清流。依躍淺渚。侶蝦蟇而戲。萍藻乘風。雨而駕波濤。頗謂潛鱗。差勝飛翼。然若飢無食。唯唵永吞沙耳。問過岸上垂綸。綸端之物。芳香可味。熟視猛者。知其餌也。即掉尾不願。後饒甚垂涎。

聊一吞之。則鈎挂其腮。已上七尺竿頭矣。視垂鈎者。乃鄰人之僕。因大呼舍我。乃林某也。僕畧不顧。欣然有喜色。脫其鈎。以揚柳貫之。復大呼勿貫。即又不聞。捉之以歸。遇鄰人於門。遂呼公。速救我。鄰人殊不識。但曰尚鮮尚鮮。連刺而烹之。可用佐午膳。甲窘甚。大罵曰。我與爾比鄰有年。今不相救。反烹我乎。何凶殘若此。亦無應者。乃取以畀其妻。甲又連呼曰。我。奈何烹我。其妻則又不答。乃携之庖厨。百端呼號。皆不省。既被刃。大呼一聲。乃從牀上驚覺。視諸鄰人。魚。固儼然在釜也。云。向見魚口。嗟。嗟不已。實不聞聲。甲因自思。一心之動。便已易形。致受弓刀湯火之苦。以復遇物。絕不敢生欲羨想。然而化龜。化鶴。化牛。化犬。仍不一而足。蓋動心既滑。蠢動則應之。不必羨也。而所化無不被禍者。被禍乃得返。唯無知之物。雖羨之。亦不能化。家人知共如此。每見其滄海欲絕。亦殊不經意。因是或數日。或數月。似死非死。而卒亦不死。其友人章琢。古妻陶氏。麗色也。以病死。經日忽活。親愛有加。而驗其性情嗜好。聲音舉動。絕不類向時。聞閨中多作友朋契濶語。而牀第之情。或寡。章每謂重訂三生。使成隔世也。妻亦言不自知其故。並不記有向時情事者。時或束帶加冠。作男子容狀。見賓客。常不避。或見他姓女流。反避焉。章頗慮之。一日甲之弟乙來訪章。妻見乙。急前抱持。痛哭呼吾弟無恙。乙甚駭。而章甚怒。意其病狂也。牽而閉之空中。妻仍呼不止。乙恐犯嫌。即辭去。妻恸哭至暮。章素憐之。尋當不殺。忤其色。至是怒其辱已。切責之。聲色俱厲。妻畧不悔。亦不辨。唯求死不已。章無如何也。反以溫言慰之。妻曰。吾死志已決。欲我不死。須共知林氏乃可。詰其故。仍不肯言。章不得已。從之。即至林氏室。

妻忽僵仆於地氣已絕矣章驚悼而呼觀者環集共相嗟呀章既不知其妻暴死為何故眾又不知暴死之人為何人莫不以為奇絕矣忽一人自內鼓掌而出曰吾友欺人太甚乃使友人薦枕耶視之乃甲也章亟叩其說甲笑曰君妻久死其復活者乃我也我向嘗見君妻心驚其讖一日晝寤畧憶之則魂已離殼直至君家見其屍在地遂憑之而起至為君帳中人數月亦宿緣也向所以不自言者懼相對懷慙愈歎且感吾友耳今乃得免是役矣言訖大笑章亦失笑時甲死已數月至是復甦云章聞其向有是疾信其言之不謬也甲妻而歸是夜妻乃見於夢曰妾死之後不意竟有替人雖身有生死之分而人無新故之別妾亦克領其情故久不欲復今行與郎長別矣慟哭而去身沒數月之後始賦永訣亦可異也甲疾自是亦頓愈以他疾終

註釋
 翹翹見翹翹好。又翹翹神天。羽化。羽衣。凌雲。文記。司馬相如。既奏大人之氣。似翹翹。羽化。羽衣。凌雲。文記。司馬相如。既奏大人之地。似翹翹。羽化。羽衣。凌雲。文記。司馬相如。既奏大人之今。江。西。鄱。陽。湖。有。李。商。隱。詩。一。關。宋。起。月。數。雁。塞。門。關。為。瀟。湘。八。景。之。一。瀟。湘。蘆。葦。山。海。兩。岸。之。湖。又。琴。調。有。平。沙。落。雁。關。為。瀟。湘。八。景。之。一。瀟。湘。蘆。葦。山。海。之。語。衡。陽。亦。在。湖。南。且。雁。多。宿。蘆。葦。中。故。云。臨。淵。羨。魚。漢。書。臨。淵。八。景。之。一。瀟。湘。蘆。葦。山。海。官。義。垂。涎。欲。食。而。涎。沫。下。垂。也。庖。厨。見。石。牀。第。凡。女。三。生。世。說。三。生。如。不。謬。共。殿。眾。詩。是。前。無。恙。救。屠。存。枕。五。山。注。

青中儒士

昔鄉人某生以名士自負自謂能讀萬卷書而最不服艾千子至焚毀其遺集唾罵不已他人置之棄頭見之亦必擲之地投之火每為人言時無英雄使監子成名脫千子過我當奴僕命之猶懼其無能為役一日有青巾儒士來訪議論古今文獻辨若懸河生舌戰屢屈最後及艾千子生作色曰此僕平生所最惡奈何齒之儒士曰古今才人如海支流不同安能盡投吾所好但隨其性之所適才之所適以為崇尚耳安見湘江者必廢河渡淮者必輕漢哉千子即不尺學置之可耳滅裂詬詈毋乃不廣生復攻擊不已時案上有春秋一部儒士因指而問曰子之學膽矣春秋見於經傳者一百二十四國能枚舉以相示否生茫然轉叩儒士儒士因慙數如指諸掌生亟稱其博儒士笑曰此時艾公之餘事君已不能由此觀之古人亦未可輕也即拂衣而出皦然不見生且慚且驚遂得狂疾七竅流血死

註釋 艾千子 名南英江西南東鄉人好學萬歷末以興起斯文為己任世人翕然歸之天啟
子成名見毛文獻論語文獻不足故也
懸河 喻善辯也晉書王衍每云聽吾戰戰即互
相辨 春秋本魯史記之名孔子刪定之自魯隱公元年至哀
難也 春秋公十四年凡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編年之史也

阿惜阿憐

蕭生者詞人也僦居金陵有妓胡媚娘甚麗與生素好生為賦媚娘曲有南國佳人嬌于玉擺亂風前腰一束蛾眉輕點黛螺新照得春淮春水綠小樓西角斷雲飛豈意春香猶在衣東風乍起庭鶯喚楊花一曲送郎歸云云一日有少年造訪飄中麗服手采翩然自言胡姓盛稱生

此詩之佳。坐談久之。頗相契洽。少年謂生曰。君獨處無緣。故虛伊適。往往幾時。早晚促膝。更為深幸。生慨然從之。既到房宇。不甚高敞。而繪曲精雅。頗稱幽居。有一圍屋。數十楹。不施丹堊。而花木之盛。幾與平泉金谷埒。處生其中。設供具甚備。少年日至生所。劇談酣酌。風雅橫生。亦能詩。詩多俊語。生由是益愛之。一日有小婢詣生。出片紙書曰。願錄胡媚娘曲一讀。字畫端麗。生問此何人書。婢笑曰。主人之妹阿惜也。年十七。愛詩詞。朝來主人探親城南。故命至此。生喜極。取碧霞巫書以進。且附一律云。落拓單衫客。羈縻小玉家。遠情牽旅夢。舊句感春華。忽聽能言鳥。來傳解語花。願調湘水瑟。彈和洞庭霞。付婢持以去。願為營念。延頭至暮。音耗不至。次日午廳獨立。遙聞窗外低吟。潛步出聽。見緋桃花下。一女郎背花而立。手折花枝而嗅之。且嗅且吟。聞末二語云。莫誇顏色好。能伴阮郎無。生戲謂曰。誰家玉人在此羞花。乞以手中一枝見贈。看他能伴阮郎否。女郎迴身斜睇微笑。即以花擲之。低鬟轉避。生素狂蕩。徑前持其衣曰。阮郎非桃花可伴。伴阮郎者乃卿也。遂曳以行。女雖拒之。而步已嫻。移矣詢之。即是阿惜。遂成眷屬。由是得聞。即至。綢繆婉變。恩情日新。偶語及媚娘之事。生問卿几妹。何以知之。惜曰。媚娘乃吾從去死。比來音問雖絕。彼處舉動。未嘗不知。生因笑曰。媚娘非媚。惜娘真有媚珠耳。惜不覺慍見曰。何相識也。從而謝之。猶未解。少年忽至。見之怒曰。相待不薄。何亂吾妹。生慚伏不敢言。少年亟呼將吾拉杖來。情前批其頰曰。但許爾卧榻上。抱阿郎睡耶。少年笑。因謂生曰。戲耳。戲耳。吾妹憐惜太甚。便以妹歸君。於是開正室。進麗服。焚香燕燭。設五色瓊輪。令行互拜之禮。美

婢成行諸姑畢至開筵列宴酒肴絡繹琴瑟鏗鏘引至洞房椒蘭四壁錦帷繡帳金枕既具舊
事新翻愈覺款洽生謂情已今日之事可謂轉敗為功但卿托郎一語使令兄前倨後恭此何
故也惜笑而不答生愈疑詰之再四惜曰今幸託絲蘿當不復以異類見擗妾兄妹皆孤也婢
及諸姑亦皆孤也兄亦能為女我亦能為男有李郎者兄曾夫之今已溘逝妾所言觸其舊事
耳生以情親竟不懼乃更戲之曰卿試為男惜曰是何難但以被獲我我呼乃啟之如其言果作
翩翩嬰童也袍雙角髻衣綠羅衣淺絳吳綾袴美如冠玉楚楚動人生撫之曰古所稱奉餘桃
泣前魚者殆不予過惜曰是何足道但犬子輩所為每不屑耳彼既具男子之形復享婦人之
奉陰陽淆亂雌雄倒置莫此為甚妾之以女見不以男見者誠羞耻而賤惡之也欲以信君姑
為此態固已辱矣願還本形生然之覆被如前復成阿惜異日晨起少年來揖曰夜來吾妹漏
言惟君盛德勿棄為感生指物天心馬且附惜耳曰能教若兄作女耶情同謂少年少年笑而
頷之趨入帳中須臾而出花顏雲鬢淺黛低鬟立於惜旁瑩然雙屢生因挽阿惜媒之併妻焉
比於厲鷄字之曰阿憐因惜名也閨門之內頗稱柔淑生每偕兩女出遊臨雨花渡桃葉見者
羨慕之以為神仙攜偶下瞰塵寰也有道士見之引生私問曰君擁此豈不懼乎生色變問其
故道士曰君妖氣賊神不治將死生因疑二女或害己乃以實告道士書一符與之令持歸繫
於私處交接之際乃能勝之則妖氣可除而元氣可復言罷飄然竟去生信之夜將寢慧符於
兩股之間二女已知故詰之不以告惜怒起曰久同枕席何太無情而使妖道竄入閨中乎阿

憐笑曰：妹勿怒，當擒此野獍，遲則無及矣。亟令生解符，符已不可解。今卧而燭之，則豕鬣蠕動，著膝下。將啖其勢矣。生大恐，乃亟呼二卿救我。阿惜曰：即君負心，合受此禍。然我輩方潔，安肯作烏將軍婦哉？阿憐已袖刀，即膝下割之。生楚極昏，寐有頃而甦。見道士反縛於庭柱。二女指以問生曰：是此物教爾否？生方怒，道士賣己起而撻之。道士低頭不語。二女曰：此野獍也。潛以隱身符授即君，欲作即君膝下物，犯吾姐妹，而飲其元精，淫根極矣。當令復其形，而宰割之。為即君取酒，道士哀求。二女以水澆其首，倏已化為一豕矣。命婢殺而烹之，味殊甘腴。生飲酒既醉，求二女與寢。二女曰：即體已為豕氣所中，妻等義不可再辱。請從此逝矣。彼媚娘者，為淫媚過多，為神所怒，責令受生女體，墮入烟花，不復能自變化，竟失本來面目。此吾前車矣。生聞言慘然，深自悔恨，并問此後能見否？二女凝思久之曰：三十年後，相見於少室山下。所以報仇儂之情也。言罷，洒淚舉家望空而去。生坐至天明，視所居乃牛首山也。松柏陰翳，人跡杳然，因所熟遊，故能識之。旋造媚娘，述其事。媚娘亦罔然不復記憶。

註釋
 金陵 見梅花南國佳人章莊詩西園公子名無 鐵眉 見長春魚螺 批臺記漢日給官子
 所女爭效為長城眉司官史口給媚子秦淮 兩水名在江蘇北甯府其在城 豈麓 杜牧詩綠
 危五斜鏡為城綠螺子出波斯國 秦淮 兩水名在江蘇北甯府其在城 豈麓 杜牧詩綠
 之月初楊花 古樂府楊花 秦淮 兩水名在江蘇北甯府其在城 豈麓 杜牧詩綠
 谷有黃衫客 張落拓見兩村 小玉 西李十一姓 唐大歷間名妓 平泉 見秋心 金谷 晉書石崇
 手一物而絕薪防為傳以記其素能言鳥 見秋心 唐大歷間名妓 平泉 見秋心 金谷 晉書石崇

感其辱。訓牖百端。十年不能卒一冊。雖尋常字義莫能解也。師不得意辭去。復請他師亦未就。不得已暫自督之。不使少懈。每夜三更自携粥及果餅。往助其勤。至則書聲琅琅。或對書默視。翁竊幸無師而其勤如此。雖愚可教也。後頗聞人言其子貴歎父。每夜假寐。聞父至則覺。父去則仍隱几耳。翁初不信。細察其故。蓋綠住宅與書舍稍隔。未至數十步。有石當道。置未安。翁經其上。輒啻啻作聲。子乃聞而覺之也。其夜密從他道行。掣棒伺廳外。子果昏睡几上。翁氣塞。謂不肯如此。留之且辱已。痛決之。夜深無救者。其子竟斃于杖下。翁迫內亦不告其妻。經兩日將使埋之。忽其子趨入內。叩首翁前。自陳架上萬卷書已盡讀。大人何責之深也。翁驚其復甦。叱曰爾不死。猶敢妄言。取數冊試之。背誦如流。不失一字。皆平生未嘗誦及者。翁喜極。復令出與諸儒試。則皆莫能難。反難諸儒。并角文亦莫能及。於是皆慚伏流汗。匍匐稱弟子。摩知其天授非人力也。向時輕翁者皆願納交也。翁詳叩其由。子對曰。是日杖死後。便有二神來相引至一處。室宇如宮闕。中座一神如玉者。指兒謂紫衣吏曰。是為某翁子。其父教之頗篤。情是子太愚。宜為易其心。吏乃剖兒心出之。別以一心置兒胸。仍引還故處。兒得復見天地。書亦無所不記也。後舉進士。登仕籍。天下仰之。蓋吾鄉先輩之擅名於世者。以傳聞異辭。不能確定其為誰。

臙脂娘

妄釋 銅臭 從漢書崔駰入錢五百萬為司徒。駰者謂為銅臭。書香 林業照詩書香。劍氣俱寒落。 假寐 見詳裏。大人隱几。凡而此。匍匐。進士。見科場。 臙脂娘 見處。 舞辭。

王氏為雲林巨族。家蓄名書古畫。累世寶之。美人一幅。化工筆也。妖姬數人。倚闌撲蝶。掛于齋壁。王氏子韶年十六。蓋風韻之士。而驚於情。每注畫神核。向壁凝語。殆有叫活真真之想。乃題二絕于幃首云。何處花間撲蝶蜂。芳姿留許畫工摹。桃源女伴尋夫婿。走入滕王人五國。立望姍姍來。未嘗雲蹤留滯。楚陽臺。東風誰道能輕薄。羅敷衣裳吹不開。題罷。書款曰。二八王評題。贈美人諸姊妹一粲。父見之而哂。取藏之。韶不敢問。父死。家稍落。韶舌耕於他姓。有族子無賴。盡竊其家書畫賣之。美人圖卷。亦未知流落誰手。韶油然。懊恨如喪拱壁。他日客洪都館於許氏西齋。其東齋主人之所偃息也。通於內室。客不得入。一夕月明松下。若有紅裳素萋。倚而招之。杳就視之。一十七八麗女也。與至西齋。低鬟無語。而情意殊厚。數叩其名。始答曰。胭脂娘。天未明別去。韶意許氏姬妾。惟薄不戒者。次夜。又偕兩女來。皆靚妝麗服。妖嬈非常。一曰絳花。一曰雲瑤。健健而去。次夜。絳花復送粉憐至。亦手韻天然。前後共四人。承值無虛夕。相見之際。恍若熟識。終不記會遇何所。意四姬曾或共遊。相見于柳堤花徑。聞未可知也。一夕以問胭脂娘曰。卽向者贈妾等珠玉。何乃忘之。韶惛然不省。亦弗深究。久之。四姬情益密。韶期以晝見。則皆不可見。無使射工伺影也。韶信之。後微以叩之。旁人則未聞主人曾有所謂四姬者。心頗疑而不敢問。一夜四姬並至。皆鎖眉斂態。有慈悲之容。韶怪之。曰。與卽緣分盡此矣。韶驚問其故。不肯言。因泣下。韶亦泣。四姬曰。妾等各有新詩。願酬佳什。雲碧詩曰。恨殺畫眉人。將儂作年少。凝妝曉夜新。不向青荷照粉憐。詩曰。素靨低含笑。弓鞋左右看。碧霞裙上蝶。猶自遊齊紈。胭脂娘

詩曰曉起傍紅欄。口香花上唾。遲回不做春。怕弄櫻桃破。絳花曰。阿綠翠。愁思豔語。詩雖佳。失
 酬和之意矣。妾當補之。詩云。共得蕭郎廢。崔徽寫照真。明晨尊酒畔。悽斷卷中人。韶曰。諸卿妙
 才。國香鑿雪。今夕始露。鄙人方寸已亂。不能屬和矣。但未識此後猶得相見否。四姬曰。在相見
 不相見之間。韶不解其語。問之。仍不肯言。遂灑淚訣去。次日主人謂韶曰。君居此久矣。未嘗一
 至吾泉齋。遂置酒其中。邀韶飲。韶入東齋。舉頭周覽。忽見向所題詩美人圖。懸於齋中之西壁。
 而卷中人儼然所遇四姬也。臉暈消紅。眼波送碧。猶似夜來帶笑含顰之態。一一呼之。欲出也。
 韶始而驚。繼而悟。久之。淚然淚落。繫纒然。和於酒樽中。主人怪之。韶秘不敢言。但言此畫吾家
 舊物。其上小詩。蓋韶作也。撫今追昔。是以悲耳。主人亦豪士。毅然與之。韶拜謝。供之於食。惟之
 側。將之以神明之敬。而藉之以夫婦之執。花月之朝。風雨之夕。飲食未嘗不祝。夢寐未嘗不懷。
 而楚楚相對。卒亦無有心痛而從者。韶自是感疾。咏青蓮詩曰。相見不相親。不如不相見。遂大
 恸而卒。時年二十一歲。命以美人圖殉葬焉。

註釋
 化。工。手。隱。商。詩。固。足。真。真。開。奇。錄。唐。進。士。題。願。得。一。款。障。國。一。婦。人。甚。麗。顏。曰。如。何。
 名。曰。畫。夜。不。絕。即。必。應。則。以。今。生。某。厭。酒。羅。之。必。活。顏。如。神。畫。也。此。亦。有。名。曰。真。真。呼。其。
 終。歲。生。一。兒。友。人。曰。此。狀。也。必。與。君。為。惡。真。真。乃。對。向。安。南。嶽。地。仙。也。君。今。疑。妾。真。真。不。可。信。
 言。從。其。子。部。上。曰。此。障。障。出。是。所。飲。百。家。桃。源。女。不。相。見。探。藥。直。入。桃。花。源。陳。想。詩。天。台。兒。
 影。友。謂。其。子。部。上。曰。此。障。障。出。是。所。飲。百。家。桃。源。女。不。相。見。探。藥。直。入。桃。花。源。陳。想。詩。天。台。兒。
 中。有。地。曰。桃。源。俗。謂。即。劉。阮。過。是。畫。馬。桃。源。女。不。相。見。探。藥。直。入。桃。花。源。陳。想。詩。天。台。兒。
 仙。處。參。看。長。壽。銘。生。劉。阮。過。是。畫。馬。桃。源。女。不。相。見。探。藥。直。入。桃。花。源。陳。想。詩。天。台。兒。
 杏。耕。泉。盈。倉。人。云。達。非。力。耕。也。漢。實。達。門。人。拾。遺。記。拱。壁。大。壁。也。左。傳。洪。都。縣。今。江。西。南。昌。

其期在明日。陶乃說曰：幸甚幸甚。是有誤。當改作。隣人以為信。因出帳。陶即於燈上焚之。拂袖出門外。隣人大駭。追而詰之。陶正色曰：公嫁嫂已不義。吾豈助公為不義者乎。隣人媿而返。其效竟以無人作昏帳。事不諧。陶自是每夜歸。紅燈之見如初矣。後仕宦屢歷清顯之職。

非非子曰：高明之察。鬼竊其室。春秋之責。賢者為重。甚哉神明之可畏。而士君子之宜自惕也。陶生以不知慎微之道。幾遭冥冥之遣。而貽士林羞。然即能悔咎自奮。泯其過於終食。陶君子稱之。乃其妻者。深心遠識。亦豈尋常巾幗哉。昔樂羊子捐遺金於野。激於其妻之一言。陶生之事。近之矣。

註釋 訓蒙 書其訓于蒙去。疏蒙為蒙稚年。子 見賣酥。清顯 清雲通顯也。勇志 勇志街。繼 繼。故。

歷職 高明之家。鬼竊其室。高明謂富貴也。春秋 孟子孔子作春秋。士林 猶言士類。羅隱詩。清顯高明之家。鬼竊其室。高明謂富貴也。春秋 孟子孔子作春秋。士林 猶言士類。羅隱詩。

中 猶見昔。樂羊子捐金。益漢書樂羊子常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捐金於野。而遠尋學。

詳野史開談卷之三

杜鄉漁隱著

委羽山燕註

周生姬

康熙初成都周生。故世家子。有才調。薄游襄陽。過衍衍。見鄭姬。憑欄立。姿容韶秀。以目暱。生惑焉。揮諸比隣。則遠方僦居者。母女同樓。未三四年。高鮮締納。生益喜。囑賣花姬。示意。無往。其出應。旋以女見。姬故嗜嗜。稱好女子。謂其曰。有此掌珠。不患無專房寵。幸毋暗投。使作章臺柳也。其曰。倚門術誠非所願。願旅途孤弱。安得金屋以藏耶。姬乘機誇周生家世。兼致思慕。其曰。願耳才名。事良佳。但僦居為王天官素。主人有公子。頗垂盼。以瓜期有待耳。別議恐非宜。姬謂不諾。遂忽欲出。女忽頰赤曰。配匹慎耦。王天官便啖人。而畏之甚耶。其曰。非畏也。如強弱不敵何。女曰。安見周秀才無發跡期。其聞轉笑。向姬曰。痴婢子。見亦良是。我不過拒。第囑周家。郎要有終始耳。姬鏡身自任。訂期去。以報生。生喜出望外。至期。厚贄往。其妝女出。服飾閎雅。嬌艷動人。結褵之頃。其觀生都雅。意亦良慰。而竊慮王之見難也。已而王聞無語。心稍安。生遂徙於去家。燕婉等。伉儷母何。咸都書至。感道生父病。促生歸。生啟緘。魂魄飛起。涕泗莫知所為。女曰。此人子大節。急歸。靡他策也。生不獲已。分金付其。約期兩月返。遂潦草治任去。去之明日。忽偷兒入室。席卷一空。母女窘迫。而王家徵租。僕至。其悲所苦。折毀頰。以期生還。僕瞋目。誓曰。游魂輒海。惡有定蹤。無金當以女償。語次。牽奴蜂擁入。竟奴女去。其以女素激烈。惟有雙號泣從之。况

至女殊自若。顧其曰：屋值固宜償。况貴家郎不愈於窮措大耶。旋向公子曰：辱公子愛。終身唯命。老母薪水。須見煩也。公子大喜。整精廬舍。女命肩輿送姚歸。給金帛構醪。甚夥。夜共女寢。女陰戕私處。詭云病痼。公子憐之。良確。趨外舍宿焉。旦朝。夫人素奇妍。見女茶暉。稍刮目。及聞與公子別寢。乃大欣悅。愆藉良殷。女遽依夫人。不去。公子無如何。夫人益厚遇之。惟其所欲。女訛購珠翠。招賣花。極至。囑曰：婦人從一而終。奴不即死。以身未污。且周郎未返。於無託耳。郎來當報我。姬諾之。未匝月而生返。蓋父故無恙。亦無寄書事。頗涉疑怪。姦以女被劫告。乃悟寄書遺盜。皆出公子謀。憤極莫能發。姬適來詢耗。便達女言。生曰：侯門如海。策馬出。姬曰：且告之。遂報女。女曰：聞公子父性嚴厲。每惡公子所為。頃官京師。郎如不憚修阻。哀之。合有濟。生聞策。即日趨行。及都。因所親以愆於玉。玉果怒。移書責子。飭送女歸。公子迫父。召姦引女出。而深仇生。生復得女。氣甚長。略不為備。一日。情友飲市肆。羣無賴。突入。強侵生座。生不能堪。與之校。無賴怒。摔生於地。榜無算。友力救得解。夜歸。氣已絕。女踞斂飾殮之。情成。都人扶觀去。生故游客。又覺由公子。無敢道其寃。女亦絕少介意。公子謂女怯。走媒議聘。料事必諧。女果慨然諾。謂媒曰：奴固知公子待吾厚。不忍拒。然老母將就木。練身婢膝。則事奉難自由。願終母年。不更悔。公子鑒前轍。不敢強。不幾姦死。葬甫畢。媒來申夙約。遂涓期。逆女歸。夫人故姬女。聞姦。頗怨。公子因得止女室。女預衣短及。方及寢。突以及刺公子胸。胸洞腸出。死。女大呼。看婢告曰：為我謝夫人。吾所以為此者。為周秀才報讎耳。遂自殺。蓋生死時。女已矢志。恐為母累。故遲之。久而始遂。

也。先是生父得子耗將構訟。至是聞報。懼事忿乃解。請於官。昇女。桓同。周生。殯焉。一時頌女義烈。兼服其智云。

註釋 康熙清聖祖成都見蜀襄陽清為府今改縣衙衙音稅院。字索補嗜嗜。所學行屬嗜。網讚之掌珠。見如粉專房。猶言專寵也。晉書胡質瑣名。章臺柳。見袁倚門術。謂女子之賣。倚市門。金屋。洪武故事。武帝好。帝幸。若。時長。當主。以金屋貯之。瓜期。左傳。齊侯。依。史記。判。而代。遂。巡。進。避。而。不。敢。進。之。師。遠。結。稿。見。李。都。雅。胡。胡。美。也。北。史。容。燕。婉。見。東。抗。儼。見。五。草。何。且。要。一。筆。一。畫。嚴。正。分。明。不。可。老。草。今。言。漆。草。乃。老。草。之。音。如。治。任。子。門。人。治。任。將。歸。翁。文。說。漢。王。開。魏。豹。反。方。未。受。楚。王。徐。曰。學。說。青。夜。臥。齊。中。華。孟。入。其。室。蓋。綬。頰。以。敬。言。相。曉。如。海。飛。天。使。者。宗。師。見。梅。花。就。木。年。不。來。而。沒。娘。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不。復。成。嫁。

飛天使者

同邑王公諱有容。令秦和清。廉多。魚。政。既。平。子。幾。人。居。家。奉。母。母。疾。卜。此。功。曹。先。降。批。云。整。爾。壘。飛。天。使。者。至。問。使。者。何。官。曰。恕。察。人。聞。善。惡。者。問。何。人。曰。王。某。蓋。即。公。也。諸。子。肅。然。而。事。君。積。堅。執。獨。以。為。誕。嗜。諸。兄。之。惑。也。俄。神。降。呼。諸。子。謂。曰。而。母。之。疾。庸。醫。誤。也。幸。易。治。無。虞。惟。我。

肯瘞水中。殊未安。先塋在曠良吉。可遷焉。然非江右某師弗堪任也。又呼李君名斤之。乃大駭叩頭任咎。未幾師果至。請覘父墓。曰水也。及先塋。曰可矣。葬之左側。鼎甲可必從之。至孫式丹以狀元官修撰。

註釋 秦和 縣名清屬江西吉安。下以闕疑也。今日術士以製成沙上置形如丁字之架。聽者曰功曹。功名深有功曹史。其與功曹參軍。按本書之謂神牌。別憑之以畫沙。示人吉凶。扶亂在左。江西在右耳。鼎甲。科舉時殿試以名列。狀元。見徐修撰。官名。元時翰林院置修撰。今歸江西省曰江右。鼎甲。科舉時殿試以名列。狀元。見徐修撰。官名。元時翰林院置修撰。奉祝之職。

鼠謝罪

廣陵程午橋太史。祖母江夫人。性仁慈。必掬米一盂置牀側。以資鼠啖。以是絕不為耗。一日為上嵌珠。為鼠嚙去。怒而革其食。即夕羸鼠奔騰。聲如沸。及明一死鼠置焉上。蓋即嚙珠者。眾覽之以謝罪也。因復其食。從此無敢嚙物者。

註釋 廣陵 見卷太史中

免讎客

穀城張生。遠其名。國初才士。父官陝西某邑令。生將試京兆。便途省馬。次商州。天已暮。四望平野。絕少人烟。僕曰與其露處。不若策騎行也。生然之。乘月光行。二三十里。瞥見舍宇。在望。喜謂僕曰宿處不遠矣。比至庭際。門未闢。窺庭際。燈燭方張。僮僕整肅。若待客狀。生縛馬於樹。命僕

遠莊氏假宿焉。無何門者出延客。生入。有吏揖階下。生趨為禮。吏意良繁。坐定。叩姓名。吏曰。窮
鄉野人。無足道也。生不復問。回見戚。戚問何事。客。吏曰。一二知己。時相過。今得佳客。不應
與。公。奚。憾。報。客。至。生。起。覓。見。三。老。相。讓。入。更。迎。之。兼。為。生。道。來。歷。客。盡。喜。揖。生。上。坐。固。讓。而。就
座。酒。備。餽。進。味。殊。珍。美。聆。其。言。論。皆。史。冊。所。未。親。生。驚。異。無。敢。撓。一。語。宵。深。客。去。吏。命。童子。執
燭。導。生。還。寢。所。既。就。枕。覺。衾。席。殊。冷。捫。之。細。草。棘。人。手。大。駭。眼。開。四。顧。見。斗。轉。參。橫。已。與。僕。客
眠。古。墓。側。馬。鬣。樹。如。故。也。急。起。呼。僕。詢。夜。來。所。見。僕。曰。承。命。假。宿。甫。入。門。昏。而。仆。地。實。無。所。親
生。告。所。遇。共。相。詫。訝。天。曙。問。諸。途。人。皆。云。此。東。園。公。墓。因。憶。夜。來。所。接。殆。四。皓。也。生。作。詩。紀。異
有。長。安。道。上。人。愧。作。商。山。客。之。向。穀。城。人。迄今。道。其。事。

穀城 縣名。清屬湖北襄陽府。京兆。指言京。高州。清時府名。屬陝西咸陽。西咸道。過存。謂問候之也。
斗轉參橫 旦時斗星迴轉。參橫。將旦。言將。東園公。史記。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餘。類
以石投水 黃公角里先生所。商山四皓也。長安。見秦商山。皓注。

雍正和。里民汪百富。善擔纏。兩足。蔓延。屍。腫。膿。血。潰。腐。孔。如。蜂。房。因。齒。席。者。積。年。矣。有。道。人。過
門。自。詔。能。治。問。所。酬。曰。蔬。食。一。飽。耳。其。妻。喜。延。之。堂。中。入。白。富。富。曰。誰。也。令。却。之。妻。不。聽。具。食。
進。食。已。求。藥。則。拈。地。上。小。石。一。枚。授。之。妻。大。喜。回。顧。道。人。已。徑。出。門。去。富。聞。苦。曰。痴。婢。宜。受。誰。
乃。無。故。耗。吾。飯。耶。妻。無。言。而。意。殊。不。服。取。石。試。磨。之。香。氣。捺。入。鼻。心。稍。稍。異。夜。來。富。熟。寢。研。石

塗患處將盡。富覺惡其愚。拿石向窗外擲之。墮池中。怒而睡。口喃喃然罵未已也。明日。石塗處膿血淨如洗。膚肉生焉。未及處若掌大。腐如故。然自此能行。始識道人為仙。悔夫石竭水求之不復得。

註釋 雍正 清世宗 尻骨也 喃喃 見紫之 年號 尻骨也 喃喃 見紫

瘧獄

江芝亭太守。官刑部時。熱河牙僧玉姓毆斃一人。誣指高某。眾證咸識。置大辟矣。部以犯鮮貴。供。奏請嚴鞫。奉旨往。拘囚覆訊。高惟點首。殊無一言。吏曰。彼固服罪無辭矣。公察其狀。哀楚。似叩頭。非點首。且長跪而身不伏。疑焉。解衣驗之。有木挺腰際。膝以上不能屈。故叩頭類點首耳。乃縛諸吏役。施以刑楚。始吐實。蓋高故瘧者。對質時。惟解叩頭。眾受王賄。用計誣陷。而前官盡受其欺也。秦聞釋高。抵王於法。吏役以從論。時盡稱快。

註釋 太守 見李 齊 刑部 見吳 熱河 滿洲地名 清初置熱河縣 并承德府 後設熱河都 居間人 唐書 張又新 皆買 統於其地 民國改承德為縣 屬熱河 為特別區域 牙僧 即買 并遠約為牙僧 控案 陵突 大辟 見二

亡羊

周再白先生言。雍正間。續溪某胥。齋官文赴獲德。至翠嶺。天未明。有女呻吟道側。詢所苦。言前遠鎮頭人。自外家歸。暴病困。已竟夕。其不死。狼虎者幾矣。幸乞極援。詰其姓氏。故姻婭也。胥以女稚而家且近。負之行。未半里。覺背甚重。寢弗能勝。捫之。卷卷然。毛人也。大懼。力擲弗脫。歐

念官印却邪。潛出文書。裹其子。負頼輓。物覺求自行。骨曰。家不遠矣。頼負若歸。物固請下。而手莫能屈。頼求免。繼以啼號。骨皆不聽。至鎮頭。天新曙。回顧所負。一白羊也。縛至屠肆。鬻之。得銀八錢。去。歸偵諸肆。羊已亡矣。暮抵嶺上。方志恹。而女子仍然在。骨恃符戲。曰。昨宵甫歸。今又往耶。如不我鄙。當負若行。女慍曰。曩遭而誕。一已甚矣。思再得銀八錢耶。違違而適。骨歸亦竟無恙。

[註釋]雍正見以石續漢縣名清屬安徽徽州府今屬安徽蕪湖道骨見秦少游陸德府今屬安徽蕪湖道呻吟見韻母之父母家也。○史說烟姪詩項項卷卷陸詩疏白鸞頭上有毛十數志恹見科場外家俱宗室外家故廷辭之烟姪烟姪。及長尺餘卷然與眾毛異。志恹舞弊。

醉狐被殺

注賈登錄。字心治。漢陽諸生。工詩。精書法。而資性誠篤。勸人節儉。嘗言。漢口有狐。恒為人祟。居民苦其躩。莫能制。有西人周翁。家甚富。門戶不啟。失銀甚夥。翁疑其子。子無以自明。每向人道屈。或以疑狐。子然之。焚香暗禱。無何其銀。竟自乃父筭中出。事以白。子感狐德。陳醇酒雞卵於樓上。以酬狐。其弟不知也。偶升樓。見黑狐卧樓上。虎然類巨犬。獠牙迸露。尾修修垂數尺。駭極。旁有巨槌。取擊之。狐驚竄起。醉莫能適。搖身頼縮如貓。將穿樁去。周又擊之。遂仆。翁聞奔至。狐人立向翁。拱手乞命。翁不聽。抽刃殺之。無血。剖其腹。空如也。蓋修煉既久。陰氣已盡。變化人形矣。竟以貪飲見殺。哀哉。

[註釋]漢陽見說諸生見沱水漢口見蜀商虎然柳宗元文虎

黑毛人

王公見川閩人。由詞垣宰歙。公掌有創痕。洞然如貫。詢之。云少時入山掃墓。既事野飲。忽狂風陡作。一巨人乘風來。長數丈。黑毛被體。張口如箕。同伴十餘人。駭而走。巨人舒二手圍之。逼至樹下。以爪鑽入掌。貫以藤。挂樹上去。眾員瘡顛懼。莫知所為。公念此去必借其類。至則十餘人。果其腹矣。乃解佩刀力斷其藤。率眾奔逸。甫出山。大風自後至。數巨人追焉。急登舟。巨人已及岸。放之中流得免。

註釋

詞垣見林詞垣。歙縣名清為安徽徽州府。掃墓見夕果腹。見石

夢中行雷

婺源儒生董接者。性剛直。過不平事。奮爭不少貸。有董霹靂之號。一日晝寢。夢神手紅旗招之。去抵一殿。若帝者居。拱衛甚嚴。俄傳詔曰。樂平朱氏婦不孝於姑。殺董某掌雷事。往誣之。董未及應。一神遽以斧錐納董袖。忽兩臂翅生。白雲起足下。雷光繞焉。自視真雷神矣。至樂平界。有神來迎。衛者白曰。此土地也。導董往。朱方虐其姑。董見大怒。出斧錐擊之。轟然一聲。響震百里。驚而寤。耳畔猶隱隱雷聲。異甚。以告家人。要與樂故接壤。因往覘之。聞某村有朱婦。果為雷殛。時日忘符。明年董入膠庠。後亦鮮他異。

註釋

婺源縣名清屬安徽徽州府。接名清屬江西饒州府。樂平縣名清屬江西饒州府。膠庠見竹冠。周學

膠庠周學。後因通稱學宮曰膠庠。

第一知己

江楓原先生諱雲錄字行九歛名諸生。伉健有氣節。而性耿介。館某中堂家。中堂公忠自矢。先生能體厥意。相得其歡。願行止兀微。鮮依違。府中奴隸頗厭之。摩詰於中堂。都管王某。獨識先生。向中堂懇然曰。相公無輕信。相公所惡。眾所喜。相公所喜。眾所惡也。奴視幕中窻。能共苦樂。鮮有如江君者。他日當有驗。中堂領之。未以告先生也。無何。中堂坐事。對質大理。門客烏獸歡先生。獨留數語。中堂於難中。問所願。忘中堂歟。服事半。中堂復相位。執先生手曰。子固重先生。今並重王某。為語其故。先生始知其人。恒與人言。為生平第一知己。

註釋 歛 見黑 諸生 見記水 伉健 強健也。漢書 伉健 耿介 有志節而不與人苟合之意。中堂 唐制設政事堂於中書省以宰相 公忠 公正而忠蓋也。名臣言行錄 幕中窻 晉書 蕭安可謂入幕之賓矣。 領之 免科場 大理 院即大理 烏獸 散 謂如鳥獸之散去也。漢書 今無兵件玩歸報 天子者。

義僕

葉秋老。萍鄉縣大猷僕也。大猷故貪士。復多疾。所居破屋。不蔽風雨。日兩餐。骨出僕力。無惡辭。某歲疫。大猷夫婦相繼死。僕竭力營其喪。遺孤兒數月。需乳而妻適產。令哺之。未幾妻又死。乃向鄰婦乞乳。先飽兒。後及子。子以飢死。弗惜也。鄰婦旋厭其頻斯。弗與。僕寃。飼以糶糜。兒苦。噎莫能下。夜啼。達旦。僕益無措。姑以己乳。糖兒口。啼頓止。聽之。搗齋有聲。探之。乳出矣。大驚。繼

念為神佑。將喜。遂自乳之。兒賴長大。

註釋 洋鄉 縣名。清屬江西袁州。揚濟。謂手摸而口味之也。府今屬江西廬陵道。道真。

狐妓

長洲過君欽。願言元和願生。某科省試。僦居東花園。偶於僻處。見一家門徑迂曲。竹木蕭森。意甚閒雅。時籬內秋卉方華。信步入。草屋數楹。極精潔。有女郎年十五六。臨窻理髮。觀絕倫。方法目。老嫗自內出。見生笑曰。不鄙微賤。願少憩息。生避謝。嫗曰。我家全仗賓客。何讓為。生聞知為。秋斜。意頗好之。偕嫗入。坐良久。女郎始出。手進香茗。言詞婉媚。生夜必過焉。一夕。嫗以他客在室。為辭。生悵然返。念如此佳麗。未審所交伊何。反側不成寐。天未曙。往伺之。少選。嫗送少年出。及戶外。化為犬。投荒野去。生驚異。叩扉入。以所見告。嫗色沮喪。反走入室。尾之已杳。拳惟詢女。女亦遊。大駭。出門行者。皆云此某氏廢園。狐據其中。人無敢入。生不信。往驗之。扁鑰已久。塵封宛然。竟莫測向從何入也。始悟女郎殆狐而媼者。其姻媿乃犬精耳。生後卧病月餘。形銷骨立。竭力醫治乃愈。

註釋 長洲 見鄉善人。元和縣名。清置。與長洲吳縣並為絕倫。謂倫類中無可與匹者。三秋斜。見好少選。須臾也。呂氏春秋。讀若願。讀謂人所私。姻媿 讀若願。讀謂人所私。見說文。段注。

鬼假扶

雍正初。錢塘許生。有文藻。俠宕多情。寓淨慈寺中。方夜讀。聞人呼許郎。四顧見女子飄然來。以

為鬼叱之。女曰：我非鬼，白雲山仙也。閉雷峯塔下多年，郎前故許宣來此良常，願償夙因耳。生始誌誌，既覩厥貌，良都頗好之。遂訂盟好，定情夕。女賦詩云：十里西湖黯淡烟，羅浮風雨阻良緣。南屏寺冷鐘聲靜，腸斷雷峰五百年。古木森陰鎖夕陽，峰南峰北思茫茫。春來送得梅花信，又恐孤山一夜霜。生黏諸壁，自此屢夕必來。達曉乃去。一日有客過齋，見詩驚異曰：此鬼語從何來？生曰：仙也。非鬼也。詢何仙，生語故友大塚曰：君痴矣。雷峰塔為錢王允建，志乘足徵。妖蛇事乃假託，非真有也。矧伊既云閉塔下五百年矣，胡一朝得自由耶？生頓悟，比女至，接之如初。臨去，以麻縷綴衣角，質明跡之。及西廊，有棺停焉，縷入棺縫中。視其題名，實白氏。大疑以問僧，僧曰：此白參將女，以遷去未葬，聞已戰歿，方謀瘞而資無出，生始信為鬼，其假故也。緣生奇姓，已復白氏，故託以相惑耳。生感其情，捐緡以瘞，從此崇絕。

註釋 雍正 見以石錢塘 縣名明清為浙江省杭州府亦

寺 古刹名在杭縣西白雲山 即今俗所演義故傳劇本中雷峰塔 記名山初陽臺自高臨下

雷峰 西湖南屏山其西之雷峰塔 皆在西湖之南

雷峰塔 西湖南屏山其西之雷峰塔 皆在西湖之南

建

凡上雷峰塔注。○歲王名譽。唐末杭州臨安人。字其美。唐昭宗時封越王。又封吳王。唐亡受後梁之封。稱吳越國王。改元天寶。是為十國之一。卒諡武肅。參將陽生。

粉蝶

康熙丙辰瓊州楊生泛海。颶風覆舟。生抱樁木。飄泊島上。見巖石壁立。勒神山兩字。穿林越澗。抵深處。有廣廈一區。如宮苑。正瞻顧。小鬟採藥林間。見客却入。俄一美丈夫出。詢生來歷。執手升堂。情意真摯。生叩姓名。自云某旋入。越夫人出。以姪呼生曰。我爾楊十娘也。不因顛覆。惡得隨面設醴。生絮及家事。生具告之。共相慰藉。生故年少。不辨往事。懇示端緒。但笑不言。曰。歸白祖母自知耳。宵深筵撤。寢生別室。留婢伴燈馬。生窺婢美。試挑之。欣然就。忽聆啾粉蝶名。婢起奔去。生懼事洩。躡而察之。聞姑語曰。婢子塵緣已至。合遣去之。生怏怏歸。寢嗣是不復見。婢意甚慚。向姑告別。姑曰。非不相留。防門閭倚望耳。晨為設祖宴。援琴作歌。音節凄絕。右其孫曰雲仙謫。生素纏首律。默識之。既送登舟。姑脫湘裙。張檣抄曰。兒但閉目。保無虞也。頃刻風生。舟行如矢。生若生烟霧中。惟聞耳畔風鳴。竟不知幾千里矣。忽人語嘈。聆類鄉音。開眼舟已抵岸。果瓊境也。趨而歸。祖母方愁切。見生喜且駭。蓋離家已十六載。謂無復生還矣。生親縷以告。祖母曰。是真爾姑也。適晏氏隨婿採藥不歸。今其仙耶。視其裙。固塚時衣也。時生已壯歲。急為納婦。得錢氏女。却扇相覷。宛然粉蝶。而年恰十六。方悟姑語有因。實以前事。茫不記憶。但聞生鼓雲仙謫一曲。便悽然心動。事頗載他書。此為最確。

註釋

康熙 見瓊州府名印瓊州也。明清時屬瓊州府。即龍捲風也。○南越志。瓊風者。小東。民國改為瓊山縣。屬瓊崖道。

髮半女之科俗稱不髮言其處雜飾髮為塵緣
 望因保王孫買母曰欲買小鬟使教之
 雲噴噴
 女既者文禮子以手披紗扇學大笑曰我疑是去秋果如此疑何避看新婦詩曰如何花
 成衣紅扇紅粒又唐中宗戲寶從一以是乳王女嫁之今從一謂都扇詩藥首故發遂謂
 印成者曰

舟女

臨江營兵耿桂香故將門子弱冠美丰儀之長沙附洋鄉朱某舟子女方笄有珠色見耿悅慕
 慕篤耿不知也比返女已死舟人遮諸岸曰吾女以思君死有言囑君毋急娶十五年後可復
 聚也耿聞訝甚曰吾齒已二十再十五年不幾老矣而去自是議相多不諧心稍稍異遂讓其
 事後從征西陲以戰功官成都守備先是王將有女生即能言曰我舟人朱某女耿桂妻也家
 以為異謀裝之女懼從此默然比長韶秀而慧父母愛之將擇壻以初生語難釋然耿至投謁
 將大駭曰果有耿桂耶入白夫人夫人曰年幾何矣曰壯盛曰然則娶久矣吾女豈能為下官
 治蓬室哉將曰是誠不可但其貌良都吾意頗愜徐當探之明日宴耿詢家世使問泰山伊籍
 曰無有也曰何遲遲得毋有夙約耶耿頰赤將曰所約維何耿不語將笑曰無爾也某舟人女
 非耶耿驚起問公何由知將曰女固在實白我當為君圖之耿吐實將點首向使者咄囑以達
 夫人夫人杖屨喜急窺諸屏曰佳婿也趣急成之顧款隸麾下締劑為嫌乃竟託朱女名遺媒

覲合焉。合卷之。將為歌述其異。歌詢女。女茫然。蓋意念鬱積。初生未派。及來因已洩。久漸昧也。然見歌依稀認識云。

註釋 臨江 府名。清屬江西。西民因食。將門 謂將帥之家也。文記。將門必有相。新寇 見報。長沙 州。見青萍鄉。

見義 舟子 見崇溪。方并 見秋心。西陲 文記。秦襄公既侯。居西陲。晉書。吾愛西陲。成都 見

商 守備 官名。明置南京守備等職。軍以勳。或太監任之。其後軍司。道室 在傳家。立人有女。

遠氏之選。一城一堡。亦置守備。清代以守備為總管。武職。但次都司。道室 在傳家。立人有女。

俗稱安曰。泰山本此。泰山 妻父之別稱。居明皇封禪泰山。祭說為封禪。後說。無解。以對。黃

人稱妻父曰。泰山本此。後 咕囁 不值一錢也。史記。生平。致程不識。而問之。鄭經無解。以對。黃

下 猶言卸下。史記。李廣。庶得賞賜。合卷 烟筒。見水。

道扇 福建廖生。逸其名。康熙初。避歌述之亂。走江南。僦居白下。一夕偷兒入室。獲之。哀告曰。兵阻異

鄉。資生靡策。藉為養母計耳。生憫之。贈錢數百文。釋之去。明日。有王姓婦。被戕。控生於縣。逮生

去。生堅辯。縣擲一扇曰。脫非而殺。焉得而扇置屍旁耶。視之。果友人書贈者。郊遊遺去。不知何

由至此也。以情白縣。不之信。生不堪刑鞠。証服焉。擬大辟。繫囹圄者年餘。會院試。銀鑰戰門外。

忽一卒向生熟視。驚曰。君非我恩人耶。胡至是。詢之。則向所釋賊。因以寃告。卒聞喜曰。果王姓

事。恩人生矣。殺人者某吏也。是夕。我實先至王家。遇吏出。疑為姦。比入室。而婦已殯。驚竄出。後

始詣君。荷厚惠。愧悔改行。充復辛焉。初未敢洩。竟不知君之受誣也。當梓一死。酬大德。乃奮勇

始詣君。荷厚惠。愧悔改行。充復辛焉。初未敢洩。竟不知君之受誣也。當梓一死。酬大德。乃奮勇

巨鯢

雍正間鄱陽謝生應有試。乘夜渡湖泊鐘鼓山側舟隘苦熱。升岸開步。時際新秋月朗如畫。意甚適。忽聆笑語聲出山後。悄窺見數人飲月下。一白衣少年類秀士。一葛衣叟。餘皆衣黑。不甚明了。賭勝精枚。就籌絡繹。叟忽揮手曰。止。止。何物生人氣。少年曰。殆舟中試士耳。叟曰。蓋逸之少年曰可。遽使童子召生。生故在客。欣然入座。蓋至不辭。不覺醺醉。語涉戲謔。少年諷曰。君非榜中人。徒勞莫益。生曰。文戰未興。焉知勝負。何輕薄也。叟曰。不然。秋榜春定。水陸諸司。久經畫諾。我輩窺之熟矣。生曰。然則元為誰。曰。有母人。問其次。曰。有父人。生謂嘲己。曰。然則誰無父母。耶。掀筵震怒。諸客紛然而沒。僅捉一童。應手仆地。化為巨鯢。疾入水。生大駭歸舟。榜發。省元乃一節掃子。次則官號生也。始悟有母有父之謂。是科生果不捷。

註釋 雍正見石都陽縣名清為江西饒州府湖。即鄱陽湖也。為貢稱彭真。隋時始名鄱陽。鐘鼓山在鄱陽湖。秀士見蘇軾。能籌。歐陽修文。統籌。交錯。生起而宣。有衆。絡繹。見阿。借。文戰。謂入場。秋榜。秋試之榜也。唐放。實。今。就。酒。器。籌。所以。行。酒。令。者。絡繹。見阿。借。文戰。考。試。也。秋。榜。秋。試。之。榜。也。唐。放。實。今。就。酒。器。籌。所以。行。酒。令。者。絡繹。見阿。借。文戰。庶人。入。門。學。為。後。省。元。即。有。試。榜。晚。官。號。三。國。志。應。為。君。侯。不。宜。計。官。號。士。印。許。州。貢。舉。省。試。有。元。之。第。一。名。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為。意。也。

魚怪

錢塘汪碩朋有別墅在丁家山側。門臨湖。沈境殊幽邃。嘗夜誦。聞舍外吟哦聲。啟戶窺之。一書生徘徊月下。汪素豪邁。以其為道中人。便逸過齋。烹茗夜話。自言水姓。字子靈。吐屬閒雅。氣度

爽豁。汪大欣悅，訂盟焉。對酒聯吟，宵深始返。累夕皆然，問詢栖止，以既居對，而恒阻汪之往訪也。如是半載，值中秋節，同覲數生，載酒就汪，書生適至。汪大喜，拉與共酌，既酣辭去，衆遮留，夫以達旦，書生堅卻。一狂士力牽其衣，遂絕裾，遊視掌中所握，乃巨鱗數斤耳，羣駭而散。汪心快，明日，曬酒湖濱，祝而還之，希其復至，嗣竟杳然。

註釋 錢塘 見忠別墅 國亭 游息之處 亦稱別墅 湖 漢 即西湖之吟 咏 吟 咏 也 韓愈詩 徘徊 天 同 覲 俗 稱 同 學 曰 同 覲 言 同 舉 視 也 初 絕 裾 晉 書 溫 嶠 為 劉 琨 右 司 馬 琨 使 嶠 至 而 去 嶠 學 記 梁 宣 帝 徵 時 與 張 彭 祖 同 覲 席 絕 裾 江 南 春 表 勸 進 嶠 發 將 命 其 母 止 之 而 去

害神僧屋

江榜山先生名肇，林嘗言，歛西古關，報工某。五明寺僧與之善，工投成任焉。一日天未曙，聞叩門聲，詢為誰，曰：「寺屋苦漏，急倩修葺，遲則雨至矣。」某起，匆遽攜具往，路經河西村，蹟物而蹶，起視路石凸起，而中衆懼累行者，聊治焉。甫去石，白光騰上，露一巨甕，有物繫繫盈其中，探視之，金也。喜極，取其一懷之。時天漸曉，恐為人覺，思入夜取之，乃更甕石填土，標記以去。比至寺，屋固未壞，僧亦未嘗召，私念曰：「殆神使我獲金耶。」歸達物色，蹟已滅，疑為夢，而懷中金固在，殊不服。居夜，率妻孥共覓之，竟不可得。始悟請修屋者害神也。石裂甕露，恐遭竊發，故使治之。金一錠，償其值耳。財有定數，豈不信哉。

註釋 銀 見 黑 物 色 後 漢 書 帝 思 其 質 乃 令 以 物 色 括 之 法 以 其 形 貌 求 之 也

黃連致富

襄鄖總鎮劉公應標，雅州人。言其鄉人張某，入山採藥，見虎銜狼走。張習獵事，腰杖毒弩，發弩斃虎，狼得脫。一日經絕壑，闌無人煙，方掬水澗間，出裹糧以食。有女子潛於澗，見之曰：「君非張將軍耶？」曰：「然。」曰：「太君方道感德，思一見申謝，弗得。胡蹠蹠於此耶？」張怪詢故，曰：「曩被虎銜者，大君也。居處伊過，幸得過存，張從之。既至，洞宇修潔，一老嫗扶杖雙雙而出。若負創未瘳者，接待良殷，自云毛氏婦，三十孤居，茹齋戒，殺上帝，旌其善，封良太君，今五百歲矣。以少時惡報，當厄於虎，幸君援我，否則劇其牙矣。大恩也，慚無以報，出黃連一囊以贈。曰：此千年靈根，宜寶之，送之出。曰：願洞宇已失，見徑歸，出所贈黃連數十斤，世所罕觀，售之獲金數千，固以致富。」

註釋 襄鄖 即湖北襄陽 總鎮 即總兵也 殺督之屬官 因總鎮雅州 府名 清屬四川 民國廢
古時婦女 與郎西也 兵所轄之地 曰鎮 故曰總鎮 雅州 今雅安 縣其舊治也 太君 之封號也 蹠蹠 無所親也 詩 獨行蹠蹠 故蹠蹠 從行貌 張衡 本草黃連 一名玉 連 久服長生 黃

女淵明

注本字以正。飲之西沙溪人。工吟咏。嘗外游。妻程氏。性幽靜。好讀書。愛菊。抱甕灌漑。盈圃爛然。寄本詩。連朝底事最關情。坐向籬邊對落英。一卷陶詩一壺酒。碧琅玕上月。初明本答詩。近來聞說閨中夜。辛苦終朝灌菊英。里社他時清論在。定應呼作女淵明。後本舉鄉行。未任卒。程紗幔傳經。訓族鄰子弟。躋高年終。人欽其淑範。以女淵明目之。

註釋 欽見思抱甕莊子子貢過漢陰見一文人方將落英零落之花辭也○淵明即陶潛見
按陶淵明性喜菊如陶詩舉鄉科舉於鄉法紗幔傳經晉書韋逞母宋氏父授以周官音
文曰音陶淵明竊愛菊是也舉鄉科舉於鄉法紗幔傳經義氏諷誦不輟晝則採薪夜則教
退後發堅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歸
歸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為宣文君賜侍婢十人

財神禦盜

程元鳳性仁厚。世業高。載金八千。市米於楚。舟子故積盜。次彭澤。夜泊荒渚。以計醉程。將殺而
 有其金。操刀入。見神甲冑持矛衛程。程驚。盜不能前。一盜曰。我曹意在金耳。殺之奚為。苟得金
 舍舟去可也。乃脫啟竄。鎗墜不可開。欲奔去。若重萬鈞。八人弗克舉。羣相嘆。嗚。邪念以息。而
 程不知。既抵楚。盜魁笑謂曰。公得神庇。必膺後福。往後丐提攜。語之以實。告程曰。分中之財。不
 容劫去。非分之物。可冀獲耶。是可悟矣。盜聞警服叩頭謝。自此改行。程時尚少。後舉五子。孫數
 十人。享資巨萬。以壽考終。其家嗣萬珣。弱冠貢成均。往來吳楚間。其魁猶操舟江上。雖近龍鍾
 而公直和平。商賈倚重。程每任以裝載。

註釋 楚楚湖南也參看舟子見彭澤彭澤縣名明清皆屬江西九楚盞受白或切音處○篇
楚開題句注舟子見彭澤彭澤縣名明清皆屬江西九楚盞受白或切音處○篇
大等也○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按開有五大學龍鍾見梅花
南為成均北為上庠東為東序西曰辟宗中為辟雍龍鍾見梅花

虎嘯兒

鄖陽某山民種樹為業。蓄茅築屋。負巖而居。衛以短垣。一日有虎子墜垣中。某呼妻覓棍將殺。

之妻曰居鄰虎穴懼相仇害不若釋之某然其說藉以敗絮置垣外日跌虎母銜之去明晨有鹿一頭擲門外某取之嗣以為常知為虎既充厨外恒驚於帝獲利甚奢間向人誇其囊未幾某染疫死妻旋歿生子數月棄牀上地僻山重人無知者虎旦夕過見門閉不啟踰垣入執子乳之子得不死越時其戚訝某不出入山探問闔寂無人及門一虎躍垣出驚而逸糾眾往見二虎橫榻上庸革潰腐兒卧積薪中無恙也悟為虎所哺取鞠之乾隆丙子五月事

註詳

鄖陽所名清屬湖北關見長沙無恙見劉乾隆清高宗

夢驗

乾隆乙亥秋江某官侍衛外選之前夕夢青衣吏傳刺入視其名徐庶也方錯愕聞見我冠博帶人昂然入急迎焉甫坐定遽謂江曰鄉鄰千百戶若其虎之江未及答聞雞聲寤明日投南漳游擊即古臨沮地為司馬德操徐元直兩公隱居處暗符所夢默思任官有方初未之異也戊寅春有匿名帖投縣門外謂馬匪匿跡閭阡謀集眾邑宰倉皇請兵勦襲江以首告逆犯無庸匿名閭阡淺露非集眾地必挾仇我害計脫遽爾興戎事虛則無故蹂民事實恐聞風免脫惟藉門牌江令察其戶口而以能事官弁截要徑庶事機密而民不擾如江言行之果無費乃鄰邑木工因怨報復遂抵誣者於法閭阡一帶免蹂躪之慘而其地則元直先生遺廟在焉始信曩夢所屬之驗

註詳

乾隆見虎侍衛官名清時侍衛之官均以王公勳舊子弟及武進士任之掌宿衛扈從有御前侍衛乾清門侍衛及一二三等侍衛發給名以領侍衛內大臣領

之刺名片也。梁者。徐庶。三四時。潁川長社人。字元直。嘗為諸葛亮於先主及母。南漳縣名。湖。北。襄陽。府。令。司。馬。德。操。魏。因。為。諸。葛。亮。龐。士。元。時。龐。德。公。亦。善。品。藻。稱。為。水。鏡。先。生。游。擊。官。名。即。游。擊。將軍。為。軍。營。之。臨。沮。漢。時。縣。名。其。城。在。今。湖。北。當。陽。縣。西。北。三。免。脫。免。之。免。國。而。脫。去。也。○虞。集。詩。免。脫。中。山。孫。躡。行。舟。○蘇。伯。衡。詩。神。光。免。脫。無。霜。雪。孫。躡。行。舟。

王姓婦

南漳劉方祚廣文。荆州人。言康熙初。同郡王某。故貧士。妻早喪。遺子三歲。而母且老。衛仰需人。不得已。經娶某氏。頗孝謹。撫前子。將已產。踰年亦舉一子。吳逆之亂。荆城陷。居民奔竄。王謂婦曰。事急矣。我負姑。若抱子。兩男須棄一。庶有濟。幼兒方襁褓。非人無以生。長兒能行。從自適。死生任命可耳。否則賊至。斷我無益也。婦曰。否。我可再育。長兒母已阻我其骨肉。不仁。胡兒失恃。而賴有我。今乃棄之。不義。吾實舍己子也。乃嚙指血書姓名。繫兒臂。擲諸道上。竟抱長兒去。王怪憚不及。願負母行。比亂定。歸廬舍。蕩然。幼兒已不可跡。王大慘惻。而婦殊坦然。蓋恐滋王戚也。如是二十載。長兒質樸魯。固克家。王甚悅。憮歎曰。脫幼兒在。詎至是。婦曰。數也。幼兒在。便如何。一日有僕人馳書至。啟緘。則幼兒名蓋棄。擲有軍官挾之去。鞠為子。父毀棄職。位總戎矣。覩血書。陳情迎養。時王母尚存。王夫婦奉以就養。膺封如子官。長兒仗弟力。拔入戎行。亦官守備。

註釋 南漳 見夢 廣文 見雷擊 荆州 見潮 康熙 見周 衛仰 衛以畜妻子 仰 吳逆 即吳三桂 三桂 明末高郵人 字

長白崇積時為總兵鎮山海關軍自成臨燕京三桂引清兵入關破自成封平西王鎮雲南
 清聖祖微三藩三桂叛之碑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旬月間有雲南貴州四川湖南廣
 西之地賦精忠等皆響應則稱帝置百糧糶人生不見日月不免糧糶者矣時何德無
 官放疾死其孫世璠奔雲南為清所破
 母何憐死時父母也世今稱悻悻正顯悻悻推魯鏡也
 父死曰失怙母死曰失恃本此悻悻心亂也
 種田商人營財但能不佻僚見紫溪僂人僂人節度大使劉使僂能為者
 墜父業即為克家子
 俗語總兵為總兵守備見舟

黑驢

南漳把總夏君正履湖南人言同里某生訓讀常德鄉間齋臨曠野有黑衣道人頻過齋詢厥
 居址對以鄉鄰狀貌奇佞鬚毛橫出若蠅髮動止豪邁語言爽豁所談多明末虜寇戰爭事攻
 城屠邑言之極詳生奇之謂才智而隱於道流者敬禮甚至積年餘未見易衣問進飲食輒却
 謝屢欲報謁則堅阻頗疑為訛諸東人鄉鄰殊無其人他日客來潛呼東人辨之不識也乃大
 驚異俟再至撒灰於門故竊之夜始令返質明循灰跡去里許至一家而沒集眾往驗會云此
 地有驢塚傳獻賊兵過瘞一黑驢於此殆即是耶發之中有巨骨黑驢骸也餘金鈴一枚眾以
 奉生生以交往有年請於眾復封其塚售鈴得十餘金修梵事以報之夜夢道人來謝曰荷君
 起拔已歸極樂界矣自此不至

註釋南漳見夢把總官名清代為常德見血囊豪邁謂遊往不羈也宋史獻賊即張獻忠

也廷安人與李自成連極山陝河南等地據武昌湖南趙梵事即佛事請僧來經極樂界

蜀陷成都科大西國王所起屠殺甚慘從為清肅王射死

佛家謂阿彌陀佛所居之國在西天云。

陰縣

欽邑朱君南園倅成都某邑有令蒞任甫升堂聞樂聲自庭砌皆并出以語吏吏不聞也令疑蛇虺為祟命縛雞絕下踰時曳出無恙令曰陰氣也復懸燈以驗亦不滅聆之聲轉盛乃下令能下探得實香受上賞吏卒相顧無敢應令曰雞尚無恙人何怯耶懸筐親下繫鈴為籠至底明朗見地絕少他異諦視旁有巨穴可通行徑樂聲自內出逶迤數里至一城有赤面神當門坐類守衛然向令詢宋歷令具以對曰然則君何遲耶入城胥吏齊趨如迎新官狀鼓吹喧闐導入公庭既就座更以印上繼陳文案數十冊階下械囚繫繫請命令納印袖中展案牘一一判和律眾皆聽服事畢欲出吏曰奉帝命公已官此無歸也不聽而出神復遮之令知為冥府寤甚念堂上老母未及別以情白神神曰此孝思也當以三日返遲則非所敢專令不得已諾之既出曳鈴引上出印示眾非石非鐵文類蝌蚪紋裂過半惟辨一縣字餘不可識遂入別母

區處家事越三日卒方伯某公令護其柩及眷屬以歸印度藩庫朱鈴其一恆以示人
程拜 欽 見黑毛人倅 因程刑釋行 悉委件 或倅或瓜 不行 復委 幕屬 成都 見蜀 晉井 見於 遠 遼 南
子河 遠 逸 冥府 見冥 孝思 人 傳 文若 蝌蚪 上 古 倉 頡 所 造 之 字 筆 畫 似 之 故 孔 安 國 謂 之 蝌蚪 文 宗 方 伯 見 水 藩 庫 舊 時 布 政 司 所 屬 之 庫 也

於其中。棉塞諸竅。奄奄一息。灌救始起。叩其由來。弗知也。此光緒辛巳年七月間事。甲午秋。其次子玉壺。娶刁氏。女為婦。婦因瘦病。殞在哭之。嫂即附婦以歸。神情恍惚。如醉如癡。問以瘦家事。便應對不爽。家人患之。攝以周易符法等。鬼處之裕和也。友人授以斬鬼咒。誦之。始怖而去。越數月。鬼復來。再誦咒語。了無畏怖。鬼亦能應聲。誦咒弗絕。由是來去無定。率以為常。今春二月間。其四弟思免。妻梁氏產一女。羶腸而生。復有一鬼附焉。設法驅之。鬼曰。汝之難產。而得無恙者。皆吾默佑之功也。駭逐莫為。越月。梁氏竟不起。葬仙與余善。故知之最詳。

註釋 國學 國有學。口籍以後。辨。奄奄。見。屠。光緒。清。德。宗。周。易。言。名。文。王。周。公。孔。子。所。作。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其。言。周。易。者。或。謂。其。道。周。普。無。所。不。備。之。義。或。謂。取。歧。陽。地。名。即。周。原。臨。履。之。用。以。別。於。殷。易。也。

黃旗

山西王氏適韓。夫向宦兩淮。因家計貧苦。每於九月十九夜。焚香誦經五百遍。虔誠祈禱。數年後。忽得一光夢。見一老人云。汝誠求若此。神必佑之。贈詩兩句。上句云。落花時節多光彩。後又夢見童子數人。或著紅衣。或著紫衣。各執黃旗。上書其夫姓名。舉以相示。初不解其意。甫及一月。其夫果得優缺。境況由是日裕矣。客京口三益公棧。主人所述。錄之。為誦經者勸。

註釋 韓 印。伏。西。也。兩。淮。地。理。通。釋。自。古。至。國。東。南。以。兩。淮。為。界。京。口。北。名。即。今。江。蘇。丹。徒。縣。治。口。也。

牛義

九都歸氏兄弟同居家頗富有耕牛甚馴一日兄弟構訟而兄勝其弟以歸至家舍舟先入將其訟勝語家人也牛忽起觸之死弟與象至而後知之枕其股而哭焉呼可以人而不加牛乎

註釋 九都 即李奉天

迂尼

迂尼者某生之鄰巷尼也。生家寒素。年弱冠。下帷攻苦。呻吟之聲。傳達旦。其齊與巷偏。有窗隙可通。尼方少時。啟窗與語。夜寒常具茗點。以進。生安之。居三年。生小試失意。鬱鬱而歸。啟鍵入齋。就榻橫睡。忽有人先卧在榻。則少尼也。生峻拒之。尼曰。巷居非閑。閣比。倘圖淫好。往來豈乏少年郎哉。所不惜厚顏自薦者。以燈火蒲團。出頭無日。欲託此身。無如君者。向以君場期攻苦。未敢相擾。故待試畢。而來語。次聲淚俱下。生曰。玷污清白。不敢聞命。而今而後。師勵志清修。吾亦免老於牖下。終不相忘而已。正談論間。門外喧聲大作。則生補弟子員。招覆者至也。尼踉蹌去。自是生假他館。不復入是齋。而尼遂究心釋典。問親翰墨。持論堅僻。沾沾自好。不可以游詞干。能達者以迂尼稱之。名遂以迂著。生既貴。顯宣猷中外。去桑梓者四十餘年。少時所親接者。不復相聞。一日。忽於親申書中。得一簡。乃七律一首。詩曰。自蒙慧劍割塵緣。翠竹黃花志獨堅。香燼篝寒煨芋火。富虛月照洗心泉。雲遙路隔三千界。苦海波平五十年。篤老未嘗忘結習。祝公累葉珥貂蟬。不著作者姓名。展玩久之。始悟為迂尼作。曰。堅白至此。可謂出淤泥而不染矣。願豆粥參飯。雅意久不報。是吾過也。乃寄清俸三百金。為新其巷。尼既老。勉其徒侶。始稍稍道。

之。

弱冠

兄錄伊晤 詩書滿園 許評詩 吳伯誠 經 弟子負陰 見 過 踉蹌 見 夕 翰墨 筆墨也 唐 李賀辭 高

洗心

杜荀鶴 詩 處心是幻 蓮 詞 雲 遠 顧 雲 文 振 清 苦 海 佛 家 語 喻 無 府 之 苦 境 也 洗 心 結 習 此 約 文 結 習 紛 紛 一 隨 理 括 於 咸 里 飛 速 駕 於 雲 達 冠 著 掉 船 尾 全 皆 附 禪 為 齋 出 於 泥 而 不 染 於 泥 而 不 帶 濯 清 遠 而 不 放

二皂役

蘇軾 詩 結 習 紛 紛 一 隨 理 括 於 咸 里 飛 速 駕 於 雲 達 冠 著 掉 船 尾 全 皆 附 禪 為 齋 出 於 泥 而 不 染 於 泥 而 不 帶 濯 清 遠 而 不 放

洗心

杜荀鶴 詩 處心是幻 蓮 詞 雲 遠 顧 雲 文 振 清 苦 海 佛 家 語 喻 無 府 之 苦 境 也 洗 心 結 習 此 約 文 結 習 紛 紛 一 隨 理 括 於 咸 里 飛 速 駕 於 雲 達 冠 著 掉 船 尾 全 皆 附 禪 為 齋 出 於 泥 而 不 染 於 泥 而 不 帶 濯 清 遠 而 不 放

洗心

杜荀鶴 詩 處心是幻 蓮 詞 雲 遠 顧 雲 文 振 清 苦 海 佛 家 語 喻 無 府 之 苦 境 也 洗 心 結 習 此 約 文 結 習 紛 紛 一 隨 理 括 於 咸 里 飛 速 駕 於 雲 達 冠 著 掉 船 尾 全 皆 附 禪 為 齋 出 於 泥 而 不 染 於 泥 而 不 帶 濯 清 遠 而 不 放

洗心

杜荀鶴 詩 處心是幻 蓮 詞 雲 遠 顧 雲 文 振 清 苦 海 佛 家 語 喻 無 府 之 苦 境 也 洗 心 結 習 此 約 文 結 習 紛 紛 一 隨 理 括 於 咸 里 飛 速 駕 於 雲 達 冠 著 掉 船 尾 全 皆 附 禪 為 齋 出 於 泥 而 不 染 於 泥 而 不 帶 濯 清 遠 而 不 放

洗心

杜荀鶴 詩 處心是幻 蓮 詞 雲 遠 顧 雲 文 振 清 苦 海 佛 家 語 喻 無 府 之 苦 境 也 洗 心 結 習 此 約 文 結 習 紛 紛 一 隨 理 括 於 咸 里 飛 速 駕 於 雲 達 冠 著 掉 船 尾 全 皆 附 禪 為 齋 出 於 泥 而 不 染 於 泥 而 不 帶 濯 清 遠 而 不 放

洗心

杜荀鶴 詩 處心是幻 蓮 詞 雲 遠 顧 雲 文 振 清 苦 海 佛 家 語 喻 無 府 之 苦 境 也 洗 心 結 習 此 約 文 結 習 紛 紛 一 隨 理 括 於 咸 里 飛 速 駕 於 雲 達 冠 著 掉 船 尾 全 皆 附 禪 為 齋 出 於 泥 而 不 染 於 泥 而 不 帶 濯 清 遠 而 不 放

洗心

杜荀鶴 詩 處心是幻 蓮 詞 雲 遠 顧 雲 文 振 清 苦 海 佛 家 語 喻 無 府 之 苦 境 也 洗 心 結 習 此 約 文 結 習 紛 紛 一 隨 理 括 於 咸 里 飛 速 駕 於 雲 達 冠 著 掉 船 尾 全 皆 附 禪 為 齋 出 於 泥 而 不 染 於 泥 而 不 帶 濯 清 遠 而 不 放

洗心

杜荀鶴 詩 處心是幻 蓮 詞 雲 遠 顧 雲 文 振 清 苦 海 佛 家 語 喻 無 府 之 苦 境 也 洗 心 結 習 此 約 文 結 習 紛 紛 一 隨 理 括 於 咸 里 飛 速 駕 於 雲 達 冠 著 掉 船 尾 全 皆 附 禪 為 齋 出 於 泥 而 不 染 於 泥 而 不 帶 濯 清 遠 而 不 放

洗心

杜荀鶴 詩 處心是幻 蓮 詞 雲 遠 顧 雲 文 振 清 苦 海 佛 家 語 喻 無 府 之 苦 境 也 洗 心 結 習 此 約 文 結 習 紛 紛 一 隨 理 括 於 咸 里 飛 速 駕 於 雲 達 冠 著 掉 船 尾 全 皆 附 禪 為 齋 出 於 泥 而 不 染 於 泥 而 不 帶 濯 清 遠 而 不 放

洗心

杜荀鶴 詩 處心是幻 蓮 詞 雲 遠 顧 雲 文 振 清 苦 海 佛 家 語 喻 無 府 之 苦 境 也 洗 心 結 習 此 約 文 結 習 紛 紛 一 隨 理 括 於 咸 里 飛 速 駕 於 雲 達 冠 著 掉 船 尾 全 皆 附 禪 為 齋 出 於 泥 而 不 染 於 泥 而 不 帶 濯 清 遠 而 不 放

洗心

杜荀鶴 詩 處心是幻 蓮 詞 雲 遠 顧 雲 文 振 清 苦 海 佛 家 語 喻 無 府 之 苦 境 也 洗 心 結 習 此 約 文 結 習 紛 紛 一 隨 理 括 於 咸 里 飛 速 駕 於 雲 達 冠 著 掉 船 尾 全 皆 附 禪 為 齋 出 於 泥 而 不 染 於 泥 而 不 帶 濯 清 遠 而 不 放

洗心

杜荀鶴 詩 處心是幻 蓮 詞 雲 遠 顧 雲 文 振 清 苦 海 佛 家 語 喻 無 府 之 苦 境 也 洗 心 結 習 此 約 文 結 習 紛 紛 一 隨 理 括 於 咸 里 飛 速 駕 於 雲 達 冠 著 掉 船 尾 全 皆 附 禪 為 齋 出 於 泥 而 不 染 於 泥 而 不 帶 濯 清 遠 而 不 放

洗心

杜荀鶴 詩 處心是幻 蓮 詞 雲 遠 顧 雲 文 振 清 苦 海 佛 家 語 喻 無 府 之 苦 境 也 洗 心 結 習 此 約 文 結 習 紛 紛 一 隨 理 括 於 咸 里 飛 速 駕 於 雲 達 冠 著 掉 船 尾 全 皆 附 禪 為 齋 出 於 泥 而 不 染 於 泥 而 不 帶 濯 清 遠 而 不 放

族祖某公處鄰村王氏西席。一夜夢自家赴館。道逢二皂役。以黑孽牽二婦人。婦人哀哭。役呵之曰。此何時。猶效楚囚耶。公前問故。役曰。奉公拘人。何與爾書生事。公視二婦人大駭。其一主人之母。其一主人之傭媪。老於其家者也。亟言此為某某。今何罪而見拘。役曰。亦無甚大罪。但二婦好咀詈人。口角太多。公辨曰。此亦婦女常態。官長奈何察此細故耶。役曰。閨門詬誶。風化攸關。那得不察。即牽以行。公復追之。為之緩頰曰。是固有罪。然於我曾有葭草。乞縱之。並取囊中錢二百以畀役。役不聽。言之至再三。二役乃私相議。其語不可聞。既而指主人母謂公曰。是本當拘去。今為先生舍之。遂解孽縱之去。公稱謝。役反其錢曰。吾曹得此無所用。但求歸語。

主人以後無相忘足矣。傭媪啜泣向公。公欲更為之請。役已扶之奔而去。公度不能及。太息而行。忽殘柝鳴窗。暮然驚覺。深許所夢之異。攬衣而起。敲石燃缸。坐以待旦。旋聞書僮來報。昨夜主人之母及傭媪同時暴卒。主人之母復甦云。

註釋 西席 塾師也。○御宗元詩若道荆楚因。左傳晉侯執於軍府。見鍾儀。曰南冠而縶者。蘇。楚。因。也。○晉書何遜作。○漢書今季臣非有。蘇。本。此。

楚因相口角 俗謂雙方爭吵曰口角。綏頰 見周。蘇。草。蘇。中。詩。蘇。也。○漢書今季臣非有。蘇。本。此。

太息 悲也。○蘇。本。此。

碧桃

馬晴湖為余言。其鄉趙夢孟字雲友。性個儻。好為汗漫遊。年二十餘。客杭州。愛西湖之勝。流連近半載。為山水所醉矣。而春夏之間。花柳爭發。靚妝袿服。香車畫舫。為湖上潯者。四望如雲。趨往來寓目。亦不覺其情之移也。一日。艤舟斷橋。獨步至花神廟。向一神。注視良久。戲謂曰。花神年少。得毋寂乎。因吟一絕云。彩雲堆垛眩雙睛。欲向羅浮夢裏行。今夜月明橫翠珥。玉梅花下待卿卿。惘然返旅舍。買酒夜酌。朦朧就枕。夢一少女。舉簾而入。衣五銖縞素之衣。拖六幅縹碧之裙。足繫五色雲霞之履。耳垂明珠。翳珠翹。行步婀娜。丰神曠世。遙坐謂趙曰。感君熱意。不避崔嵬之梯。來與君共談風月。言詞淵雅。蕪浪波生。趙頗惑之。挑以微詞。不答而起。辭曰。坐久更深。恐風露侵入衣袂。妾行矣。趙急挽之。已冉冉出戶去。莫知所之。道素怕一方於榻上。取視之。有詩曰。瓊樓深處片幡遮。久別孤山處士家。自有碧桃開洞口。不須惆悵向梅花。覽畢。條然驚。

覺辨色而其。瓊聲香氣猶堪想像。洵哉花神之來也。次日至願禱請再見。花神若相視而笑。有意無意。宛然。暮夜過時也。徘徊而返。徜徉湖上。水光山色。盡入愁腸。花外鳥語叮嚀。若與愁人落款相發答。有老翁見而問之。曰。少年何歎。非歎所矣。趙曰。人各有心。翁豈知之。翁曰。若是何不過我。我有微廬在武林門內。素園十畝。頗稱閑適。朝夕與老夫晤對。或可以破寂寥乎。蓋翁實心儀趙之風采。而不知其才藻也。彼有以試之。故倉卒相邀。趙堅辭不獲。勉從之。而心亦頗許。既至。館趨於素園。園與內室相聯。樓蓋幽居而華構者也。款接之殷。僕侍之盛。實踰凡分。而賓主觴詠之間。亦稱勁敵焉。一日方賦詩。微聞簾間弄澤。銀鈎動處。半露烟鬟。趙頻目之。翁覺之而不語。如是凡十餘次。趙相思之情。見於顏色。翁乃笑指簾間曰。此弱女也。請以待君子策。帝趙惶恐。謂翁請已。半胸乃辭曰。已昏鄙。曷敢奉命。翁復請以女備小星之選。趙避席再拜。曰。一介鄙人。辱長者置之門舍。已幸矣。奈何復以蘭蕙下匹。高艾乎。翁固言之。乃卜吉成禮焉。定情之夕。女豐艷非常。才亦婉麗。問名曰碧桃。趙忽觸悟花神碧桃開洞口之句。遂為碧桃言之。碧桃嗟嘆曰。是矣是矣。花神乃撮合山矣。妾向見君而弗能釋也。則頻夢一女。即來謂曰。即在卿家。不可失。因是而情愈不禁。妾父母憐妾過甚。不欲違其意。絲蘿之託。有自來矣。趙問所夢之狀。則容顏服飾。一一與己夢相符。洵哉花神之來也。遂共焚香詣廟中。謝塞倭焉。而以沈香肖其像祀於家。

註釋

個儻見紅粉

汗漫淮南子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口注汗漫

杭州見振西湖

假見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妝粉服

見雅香車服車之華美也。張說詩：前女畫舫遊宴所乘之舟，裝飾華麗，故曰斷橋。

斷橋在西湖勝景之一。羅浮夢美人翠羽妃。玉梅蘇軾詩：與東風約，今家依畫船。

雪為西湖勝景之一。羅浮夢美人翠羽妃。玉梅蘇軾詩：與東風約，今家依畫船。

晚以含光。五銖博奕志：負觀中步文。本於山頂避署，有叩門曰：比開六銖者，天衣何五銖。

門忽不見。惟見古錢一林。出六幅碧裙碧裙，參看粉蝶裙。翠雲履，有五色雲霞，履明。

人自謂苦風常求十八。桃相花。歲士每歲二月朔，作一朶花，精名其菴，曰：護花菴。說風月南。

今夕不宜及公。事謠浪見夕。再再，顏常。瓊樓，拾遺記：翟乾祐於江岸玩月，或問：此中何有？

然片簷遮見上。崔孤山處士，見梅花美人。不超禁到二十年，足不及塵市。半天，瓊樓，玉宇，輝。

碧桃見錢。憐憫，見長春。低徊，見紫雲。心儀，見夕。風采，後漢書：趙壹體貌魁梧，美。

林漢書：錢。憐憫，見長春。低徊，見紫雲。心儀，見夕。風采，後漢書：趙壹體貌魁梧，美。

望其風來也。才藻書少。有。才。藻。倉卒，見。針。簪。咏。王。羲。之。文。一。端。一。味。勁。敵。及。楚。戰。于。左。曰。助。

假文假撮合山益符。揚州。夢。齋。德。符。梅。香。馬。致。遠。陳。詩。高。軒。喬。綠。羅。氏。女。寒。修。官。神。沈。香。南。

假文假撮合山益符。揚州。夢。齋。德。符。梅。香。馬。致。遠。陳。詩。高。軒。喬。綠。羅。氏。女。寒。修。官。神。沈。香。南。

假文假撮合山益符。揚州。夢。齋。德。符。梅。香。馬。致。遠。陳。詩。高。軒。喬。綠。羅。氏。女。寒。修。官。神。沈。香。南。

假文假撮合山益符。揚州。夢。齋。德。符。梅。香。馬。致。遠。陳。詩。高。軒。喬。綠。羅。氏。女。寒。修。官。神。沈。香。南。

假文假撮合山益符。揚州。夢。齋。德。符。梅。香。馬。致。遠。陳。詩。高。軒。喬。綠。羅。氏。女。寒。修。官。神。沈。香。南。

假文假撮合山益符。揚州。夢。齋。德。符。梅。香。馬。致。遠。陳。詩。高。軒。喬。綠。羅。氏。女。寒。修。官。神。沈。香。南。

假文假撮合山益符。揚州。夢。齋。德。符。梅。香。馬。致。遠。陳。詩。高。軒。喬。綠。羅。氏。女。寒。修。官。神。沈。香。南。

假文假撮合山益符。揚州。夢。齋。德。符。梅。香。馬。致。遠。陳。詩。高。軒。喬。綠。羅。氏。女。寒。修。官。神。沈。香。南。

假文假撮合山益符。揚州。夢。齋。德。符。梅。香。馬。致。遠。陳。詩。高。軒。喬。綠。羅。氏。女。寒。修。官。神。沈。香。南。

昔京師一偷兒奇絕莫測每入大家竊財物雖高牆堅壁弗能防也臨去必粉書我來也三字於門壁間被盜之家歲以百計官吏羅而捕之久而不獲一日近縣獲一盜云是我來也解以來京繫之郡獄恣家共詣守言之皆欲得而甘心焉盜聞之謂獄卒曰我固嘗作賊然實非我來也今既証服有死而已子幸善視我當有以相報卒遂善待之數日盜謂曰我有白金三百在某塔下蓋往取之卒以為誑盜曰子夜半繞塔三匝當有應者金可得也如言果得之卒喜甚待之益厚盜又曰某橋下水中有金器數事亦以贈子卒曰橋道行者甚衆何術取之盜曰不難以竹籃盛衣往澗沈之水底下而取衣因以金置籃中誰能見耶果又得之是夜盜謂卒曰有所求於子而無損於子其奇我乎卒問云何盜曰求為暫脫柳鈕出獄勺當一事五更即至決不予累卒頗難之盜作色曰子受吾千金之贈我出即不返子以此受薄譴亦無負也矧不至此耶若必不獲命誠不難破網而逃於子反恐不利耳卒不得已縱之去心甚惶惑比五更盜修從厝際投下復就繫卒大喜過望次日有富民詣府投狀云夜來大亡其財門上大書我來也守詫曰我來也固未獲耶獄中盜之証明矣遂薄責而釋之卒歸家妻迎謂曰夜來一事頗奇有誰何呼門甚急我啟門問之其人笑入擲一布袋於地而去其中繫繫者不知何物我不敢發也卒亟啟視之則皆黃白物乃悟盜即我來也為此以求免且以報己也秘不告人此事似出宋人說部姑記於此

註釋

京師

見梅花

偷兒

見周

甘心

見財

白金

見西

科勺

當見

報黃

白

見竹

冠似出宋人說

高尼純忠賢亂政罷歸蒙胡濬卷名錄字邦衡號涪翁宋廬陵人舉進士任樞密院編修官
初時太子太保論忠介泰禧起其逆已除名編管昭州復
傳之金人謀其害千金泰禧起其逆已除名編管昭州復
再入為工部侍郎請祠以歸卒於忠節前著滄卷一百卷

香囊婦

秦州某生年十六美丰姿偶自塾歸過一人家見繡羅香囊掛於兩壁聞扉聲入心愛之就門
內呼問曰香囊市否有美婦出見之笑曰妾家業此云胡不市生問值幾何婦詭曰妾夫攜此日
賣於鄉里聞實未識其值君欲之第持以去無須問價也解一以贈生生受以歸蓋婦嘗悅生
假此通意而生不知也後同學者見之詰所自生習不諱咸以為誑難之曰倘能再取數具分
與諸人則信不然且奪爾所佩背而諾之他日歸因重造婦室婦見生以為囊索來就也急引
入內窺其若飲已復設酒饌生愕然致謝謂主人款客何太厚欲辭去婦堅留之而挑以微詞
生亦不解婦復整髮易服為華艷之粧以手抓生面而摩其痕曰郎君郁李粉桃幾為我碎
因取鏡共照以頰相偎若兩玉之相倚也婦不自持竟樓生就榻笑而求歡生大駭曰此何事
烏可為回求去婦樓之愈力時牀頭有劍味然作聲自躍出匣三四寸生掙脫擊劍顧之曰不
畏劍鋒耶婦笑曰爾忍殺我即便殺終不教爾去遂引頸向生生竟揮之奔而出洎暮夫歸見
而駭慟有鄰父者婦之假父也嘗出入其家夫疑之執而訟之官迨於刑遂誣服殺其妾生聞
之急詣縣自陳具述本末願為死因借婦命夫聞之慨然曰有婦若此宜死久矣感君盛德為
殺之不然其辱我滋甚今何敢復相累乎願息訟以歸縣察義之允其請而加禮於生其年學

使按郡生遂入洋。

非非子曰：生真偉丈夫乎哉。其事魯男子之所不及，而柳季之所難也。然既已受美人之賂，入之子之室，與偷香鑽穴者何以異。則慎始之道已失，及其抱璧將投，按劍相眈，亦何難翻然高逝，與彼長辭，完其節而全其軀。斯盛德之至也，而必加及馬，君子以為忍矣。論法殺人者死，即原情未減，亦自有應得之罪。其得脫然無累也，倖矣。至觀其毅然自投，無少諱避，則不謂之偉丈夫不可也。

註釋 袁州 唐名，明清時屬江西，民國屬贛。香囊 繫銀詩，何以致叩。蘭麝 見紅粉。郁李 本草：郁李子，而味假，父能兒，皆李銜心腹，稱銜為假父。唐者，着落。學使 義寧入洋。古謂學曰洋官。○詩既作洋，甘酸。

男子 見袁氏。女柳季 本美人之賂。美人之賂 香偷 見紫。抱璧將投 左傳：二十四年春正月，秦伯曰：臣負芻蕘，從君起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諸由此。按劍相眈 眈，以暗視人。於道路人莫不無目而至前也。

青青

昔有相士，僦居京師虎坊橋，術頗驗。往來士大夫家，往往禮為上客，車馬輻輳，殆無虛日。一日有乘白驃，造其廬以求相者，衣冠都雅，從者數人。相士相之曰：君神姿爽異，氣色方新，必貴人也。其人唯唯，復命相其從者，則或言當得財，當得壽，當有小疾厄，小損傷，不一其詞。從者亦唯唯。其人復問曰：吾壽幾何？相士又周視久之，謂當得八十九歲。位至卿貳，其人曰：恐不能也。相

士曰吾寄跡京華四十餘年。聞人多矣。所決窮通壽夭。鮮有不驗。何獨爽於君。於是歷數其生平。應驗之多。侈陳其交游聲勢之盛。意氣揚揚。詞色軒舞。其人曰。先生神鑑。僕所素欽。僕有友人。尤為仰慕。惜今不能來。屈尊趾。同過可乎。相士欣然命駕。連騎而行。至宣武門內一宅。頗幽。既通刺。便有一人便衣出迎。各道相見之意。相士先以言餽之。知其好談。乃虛詞稱美。其人大喜。出酒饋款之。席間因言有舍親居南西門外。願同往一相。相士諾之。乃以後轎車載相士。而自策馬與乘驟者從。既至。日已昏暮。燈燭輝煌。出於華屋之內。有老人燈下相見。鬚髮如銀。神韻孤迥。相士捧手迎。謂曰。何得此千歲鶴也。老人大笑。坐談有頃。相士請即君相見。老人頰頰曰。老夫衰邁。尚寡嗣。忽小妻方有身。願先生相之。辨其男女。遂引入內室。一少婦含羞而出。相士既相。揖老人曰。丈人久當產麟。當由尊相某處不佳。故應少晚。今細觀貴寵。必是弄璋之喜。老人顏色頓悅。忽聞屏後有人咳嗽而笑。意似嘈其妄者。老人呼之曰。青青兒。汝可出。令先生相爾好否。一婦人避回而出。年三十許。顏色頗麗。雙頰羞紅。笑容猶未盡斂也。相士復揖老人曰。此位娘子。目下亦有五燕投懷之兆。言甫畢。婦人大怒而唾。就屏後索從逐之。老人亦神色頓異。急挽相士出。謂之曰。此是老夫寡女。性最貞烈。先生奈何失言。同來二人亦謂先生信口而談。此事全無影響。亟責其甚矣。相士大慙。赤頸汗面。無言可答。老人又曰。雖然。勞先生遠行。豈可空返。當奉薄繒。即入內取金錢贈之。二人亦各有所與。相士皆辭而後受。共議留宿。青。忽聞青青率數婢持杖而出。大罵曰。賊奴猶敢逗留受賈耶。須令吃吾棒。相士奔逃。女追之。

半黑及城乃逸時城門已闔坐以待旦向明視金錢皆紙耳往跡所履杳無人境知逢鬼物怖駭而歸事聞於街衢後遂無問津者

註釋京師見梅花上客謂尊客也應候延恭轎見科場御貳稱謂錄尚書曰御侍京華

即京師以其為文物薈萃之區通刺見夢後檢車京師轎車之開門車旁者其車以門旁門

紀綱所製三品十歲鶴抱子于千歲之鶴隨時而鳴能頻頰見朝麟詩麟之腹投報公子

以上得象之弄璋詩乃生男于璋弄之璋遲回猶徘徊也李白王燕投懷五燕投懷已而有矣

唐名相後遂無問津者白陶

奎章道士

鄉人之始死者其家必召道士暨符有奎章道士以術鳴於鄉凡楚醮設法道士無不與者一日於人家暨符歸夜已初更星光昏黑迤邐行田野中西風颭颭撲面忽有一物迎至西澗一尺長僅數寸色黝黑似笑似哭兩耳大如葵扇與道士交臂過兩肩相觸冷氣射入入肌膚道士立而凝視物亦屹立相向道士初不甚辨久之乃審見其狀始知非人驚怖失措亟以米囊提之物亦斂滅

註釋迤邐見楊柳枝

李氏婦

余客郡城時談席間聞客述一事甚怪有張姓娶李姓婦道稍遠親迎之日中途而新婦不見

香車繡箔。女家封鍵依然也。於是張疑李氏未嘗以女來。而媒者及與夫固見其以女來也。李聞之。亦疑張殺其女。故責我不以女至。而媒者及與夫誠未見其女至也。兩不能釋。以聞於宰。宰不能明。於是遂疑媒者及與夫。或利其套。或淫其色。中道共圖之。而媒者則兩家之親舊鄉里之所謂端人也。而與夫則未嘗逃一人。輕套則未嘗亡一物也。以聞於宰。宰不能識。以聞於諸司。兩臺。諸司兩臺不能決。延滯三年。遂成疑獄。兩姓之民咸願息焉。忽空中擲下一人。正新婦也。枯槁死矣。其事遂白。噫。此何怪歟。

疑釋 親迎見錢氏女香車見卷繡箔胡天游詩琴簾甚套妝梳也。畫鏡套也。○葬念詩。妝套一辭。
諸司即按察司兩臺即按察司與布政司也。延滯稱疑獄也。○權疑獄。沉與泉共之。

胡夫人墓

分宜某塾師。聚徒山中。門人某生。聰穎而好學。師極愛之。而見其體漸羸瘦。神色愴然。謂攻苦所致。戒以少輟。然殊不聞誦讀聲。竊疑之。夜就其窗外伺之。則聞有人喁喁私語。音似婦人。而聽不能徹。意其私人聞也。甚怒。明日使他徒詰之。生不能諱。遂告曰。向暮行山下。逢一女子。含笑而來。姿容曠世。款語通情。遂訂私約。夜分乃來。入自側門。會於燈下。比寢則幽香軟玉。宛轉含席間。復以徑寸明珠置我口中。戒勿吞嚥。將曉則仍取之去。蓋已如是兩月矣。叩其居址。姓氏乃山下前村之女。如此佳人。如此密約。吾非石人。誠不能遺。直願為斯人死耳。徒以告師。師益疑之。度人家閨女。惡能曉夜獨行。蹤跡不露如此。果若所云。其殆妖魅也。且明珠必取指之。

具若再來當吞之以觀其變乃召生而教之是夜女子復來納珠如故及其將取則吞之女子
 跌足而泣曰垂成之功墮於一旦矣生款然不安叩其故女子曰此珠已歷五百年死於此珠
 者凡九十九人皆聰明富貴壽考之人其精氣盡在於是若經百人則成正果不謂乃敗於君
 也邪道求仙終歸無益安敢恣君君後日福祿正未可量幸念枕席之情明日求吾屍於東山
 下棺槨而葬之得比於君之姬妾歲時以杯酒流塚上不使游魂弱魄寂寞泉臺君之惠也死
 亦無憾遂相持慟哭而去同室之人莫不聞之惟不見形耳次日至東山之下見一大狝死焉
 生伏而哭之甚哀殯葬如禮為文而祭之夜乃夢女子來謝生自吞珠之後精神智慧盡倍於
 前居顯秩登上壽皆珠所益云乃題孤墓曰胡夫人之墓

註釋

分宜 縣名明清皆屬江西袁州 嗚嗚 史記嗚嗚皆爭辯 曠世 猶言空一世也晉書
 幽香軟玉 西廂記軟玉正果 佛家語學佛之人精修有得謂之證果別 福祿 猶言福分也

枕席

孫 於子 枕席 見夢即泉臺 寢夢也宋史泉 臺寂寞冥魚竭焚釋

古瓶

金谿郵路亭胡姓有甲乙二人入山游獵見一白兔自草間逸出急引弓追而射之兔忽不見
 相與疑惑甲謂乙曰兔也而白必義也蓋里巷以得窖錮為義謂其利以義取也故謂之義亦
 間聞有見白物而得白金者以其色同而幻化也故甲意及此乙亦以為然謹誌其處伺人靜
 往發之則古塚也槨借無存惟斷碑殘碣可驗旁得一大缸中貯古瓶二古硯一二人本圖大

獲見此爽然。甲志甚。舉畚碎其二瓶。乙曰。止取此。聊為養花器。不庸愈於空返乎。因提一瓶。及硯以歸。硯乃泥硯。甚平。瓶置几上。數日。覺有氣自內浮出。氤氳若雲氣之蒸。不測其故。試折花木貯其中。無水而花木不萎。且抽芽結實。若附土盤根者。然若訝瓶蓋寶物也。日風雨大作。雷轉電閃。震耀室中。忽霹靂一聲。起於柱側。破屋穿瓦而去。舉室皆驚。驚定視瓶。已為雷擊碎矣。非非子曰。瓶出塚中。明器耳。何寶之足云。然而雲氣生焉。植物花實焉。不可謂非寶也。寶矣而雷殛之者何也。豈其陸離炫耀。竟干造物之忌歟。抑有妖物憑之。而受池魚之殃歟。殆非也。蓋既為寶物。則隱見之間。倍宜珍重。當世無博物君子。抱甕全真可也。藉扑把以為先容。引獵徒以為知己。寶之自待。不已褻乎。獵者不知。而碎其一。宜也。獵者無罪也。即獵者不知。而收其一。倖也。獵者無奇也。且一瓶既碎。則一瓶豈忍復完。免死狐悲。芝蔴惠嘆。凡物且然。而況寶乎。雷之擊之。殆瓶之自悔其誤。自傷其孤。而假手於豐隆。以為蛻一者也。則瓶雖不慎。殆猶善其終也。嗟乎。張雷逝而劍化矣。隋和死而珠沈矣。瓶即避天雅之塵。登博古之堂。而策後人之不能傷斯人之已往。終亦人琴俱亡。殉知己於地下。安能轉移市僧之徒。消受三斗塵哉。或者且為獵者惜。以為非常之物。既得而復失之也。夫諛墓得金。昔人猶譏。矧於啟其墓而取其物哉。吁。掘地得金。何以便謂之義。使果無心掘之。無心得之。猶可言也。今則為義而因以掘地。掘地而因以掘墓。不義孰甚焉。利由義生也。既不義矣。又何利焉。然則雷之擊瓶。固不僅為瓶計也。

遊獵 母行射獵也。晉張華《白雲山》：「氣貫天地，合氣也。」杜濬《震雷》：「明器。」

陸離 陸離，雜碎也。《楚辭》：「陸離兮。」

珍重 珍重，寶貴也。《詩》：「珍重。」

抱甕 抱甕，謂也。《詩》：「抱甕。」

全真 全真，謂也。《詩》：「全真。」

芝蕙 芝蕙，謂也。《詩》：「芝蕙。」

先容 先容，謂也。《詩》：「先容。」

兔死狐悲 兔死狐悲，謂也。《詩》：「兔死狐悲。」

張雷 張雷，謂也。《詩》：「張雷。」

而劍化 而劍化，謂也。《詩》：「而劍化。」

市僧 市僧，謂也。《詩》：「市僧。」

琴俱去 琴俱去，謂也。《詩》：「琴俱去。」

三斗塵 三斗塵，謂也。《詩》：「三斗塵。」

鏡姑 鏡姑，謂也。《詩》：「鏡姑。」

龔生春 龔生春，謂也。《詩》：「龔生春。」

名婉姝 名婉姝，謂也。《詩》：「名婉姝。」

泉臺 泉臺，謂也。《詩》：「泉臺。」

怪僧徒 怪僧徒，謂也。《詩》：「怪僧徒。」

那得容 那得容，謂也。《詩》：「那得容。」

此摩登 此摩登，謂也。《詩》：「此摩登。」

女傾鬟 女傾鬟，謂也。《詩》：「女傾鬟。」

久之非 久之非，謂也。《詩》：「久之非。」

歌也乃 歌也乃，謂也。《詩》：「歌也乃。」

吟詩耳 吟詩耳，謂也。《詩》：「吟詩耳。」

花老杜鵑殘。玉碧淒涼翠袖單。不耐瀟瀟連夜雨。斷腸明月又添寒。冀散空白。噫。安得此悽惻之音也。又聞吟詩曰。紫玉多情忽化烟。曲中誰唱想夫憐。鏡臺長挂歲疑鎖。小眉灣畫不金。冀太息曰。詞愈好而心愈悲。何處佳人。愁怨乃爾。忽陰氣破肌。毛髮皆立。見一女郎。由牆角倚旋而前。盡頰仙屬。亭亭玉立。笑謂冀曰。塵蒙相憶。今來矣。冀失驚。猛悟階下香魂。即棺中玉骨也。急唾而奔。女亦遽逐不捨。冀大呼。寺僧盡起。燭之。見冀仆地上。神已癡矣。口中呼婉姑不止。僧知為女鬼所魅。急告其家。載之歸。療情魔語。遂日而增。其家恐甚。召道士作符咒不治。召醫師進湯藥不治。冀氣息奄奄。猶言我與婉姑百年情好。義不獨生。但求為我作鴛鴦塚可矣。其友入白雲生。風雅之士。善屬文。聞其故。乃作書焚於婉姑之柩。冀數日頓愈。書曰。蓋聞陰陽事重。姻緣簿必訂三生。伉儷情深。溫柔鄉何難一死。誓聖繳日。室雖異而穴必同心。託清塵。形已銷而誠不泯。然皆同宰合卷。共祝連衾。結大義於山河。寫素心於琴瑟。一朝離別。孤鏡裏之青鸞。中道解攜。落釵頭之白燕。是以神傷舊夢。首殉傾城。意絕新歡。願圓合塚。疑寃禽其解語。比翼千秋。借拱木以還魂。相思百尺。其或已諧鳳下。未駕魚軒。花含蕊以先凋。玉無瑕而遂葬。思雲雨之未試。欲遂幽歡。傷蒲柳之無依。爰求故偶。紅絲猶在。重牽未斷之魂。黃土難乾。長作同眠之夢。斯皆義在倡隨。是以情無生死也。又或曾謀數面。久許同心。倩侍女以代冰人。托短箋而申素約。誓鴛鴦之不獨宿。願蝴蝶之必雙飛。未卜他生。倏成隔世。望佳人兮不見。淚濕梅花。思公好兮何嘗。歌殘桃絮。此黃衫所以擬身於生前。紫玉所以延頸於沒後者也。乃婉姑以碧玉破

瓜之年。抱綠珠捐粉之恨。人皆惜玉。疇弗傷心。我不偷香。亦為茹蕺。然而絳雪無丹。莫駐蛾眉之壽。彩雲竟散。仍還鶴馭之班。既已歸清淨真緣。當勿念風流舊債。況乎身猶柳嫩。曾無梓白。婚期未桃。天寧蕙。棠砒滋味。而於孽生。又陌路之不如雲霄之迥隔者矣。良緣慳梧。蕩無。願沉新語。好面隔桃花。詞絕劉晨舊路。玉釵塵葬。豈桂臣冠。寶櫛雲封。誰撼子悅。未聞溫郎玉鏡。徒聘麗影於泉臺。石氏珍珠。猶買嬌鬟於地府。縱情根已斷而未斷。不甘豈寇。胎合。然色界本空。而又空誰為牡丹花死。且貞魂稍蕩於地下。則穢史遂流於人間。白骨其猶包羞。青山何能止蕩。女也不爽。應教清白長存。魂魄歸來。那使門庭受玷。姑誠念此庸獨安乎。嗚呼。金鈿盒空。金盞非定情之物。玉鈎斜冷。玉簫之再世之緣。崔羅什事本無稽。杜麗娘无安可效。吾故特為友訴。不避瓜李生嫌。御宜亟放郎還。毋謂絲蘿可託。從此瑤臺洗露。世間知有許飛瓊。蓉苑看花。天上豈無下。文雅。

註釋

浮薄 猶言浮燥輕薄也。後漢書杜季良名。官名。元置。明清因之。為情死。世說。瑯琊人。上書許保。為行浮薄。亂。厚感。泉。典。史。知。縣。之。屬。官。即。縣。尉。也。情。死。即。縣。尉。也。情。死。即。縣。尉。也。情。死。即。縣。尉。也。

柳生麗娘之事 明湯顯祖撰。因念食次。歷。程。室。道。大。約。街。厚。登。加。青。春。赤。蛇。泉。臺。情。死。耳。

緣魚 見說。摩。登。女。居。履。經。阿。難。因。之。食。次。歷。程。室。道。大。約。街。厚。登。加。青。春。赤。蛇。泉。臺。

翠袖 杜牧詩。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化烟 吳文帝於龍泉觀。玉碧十四。隱之。為。庭。翠。袖。竹。對。迎。詩。日。暮。倚。樓。雙。翠。袖。紫。玉。

玉碧 俗謂。

莽女紫玉年十八悅童子韓童奇為真重求捨不與五氣結死已想夫憐曲也白居易詩曰
 君重唱入陽關楊柳詞送分杯長唱相夫憐鏡臺鏡查之大者兼壽狀品上
 合有三十六寶歲樂鎖樂記劉禹錫河柳太守歸止道一雙鏡因中藏寶中賦委耶而
 相連屈仲任人賞珍物今方當去故以相別綺旒見衣道加三毛神明珠像頭上金銀
 復西應仙鹿齋其亭亭玉立三國志無秀旌節五去苦不降辱加三毛神明珠像頭上金銀
 西和仙之不相飛也亭亭玉立三國志無秀旌節五去苦不降辱加三毛神明珠像頭上金銀
 一自看絕招不飛也亭亭玉立三國志無秀旌節五去苦不降辱加三毛神明珠像頭上金銀
 長官職氣大使請駕為家謂與婉姑同非和駕者相緣簿世見諱兼職夫人月定法日香魂真前
 最當合者須駕為家謂與婉姑同非和駕者相緣簿世見諱兼職夫人月定法日香魂真前
 同見三清塵虛誕書自奉清同牢見合卷烟山河史記封爵之誓曰彼河和帶秦素心
 見南琴瑟赤地鏡裏青鸞懸鏡以照之王從其言竊觀影悲鳴哀響冲霄一奮而絕何不
 社今琴瑟赤地鏡裏青鸞懸鏡以照之王從其言竊觀影悲鳴哀響冲霄一奮而絕何不
 頭白燕續異志孫氏妻黃氏忽見一童子居非惡傷我日尋巢中得一白燕其左日傷傾城
 傾一顧傾人城再願傾人國宵不知傾城北方有佳人世而窈窕連吳記武帝大器死東
 立一顧傾人城再願傾人國宵不知傾城北方有佳人世而窈窕連吳記武帝大器死東
 海一石宛禽比翼爾際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鶼鶼連吳記武帝大器死東
 雲雨見唐叙蒲柳之曰松柏之與經霜猶我謂却之矣望帝先雲之說紅綠魚軒黃土
 路宿巫山法叙蒲柳之曰松柏之與經霜猶我謂却之矣望帝先雲之說紅綠魚軒黃土
 見林園題句在山土地多荒色故鸞同眠之夢見衣倡隨言夫婦相和也關冰人見鄭鶯鶯
 巴鳥止則相偶飛則為雙蝴蝶雙飛路上月詩雙飛望佳人兮不見淚濺梅花人喜梅花鶯鶯

愛嘗以相送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處忽見崔氏玉鈞斜挂荒蕪或通中李蔚鎮彭城於
 地在江蘇為隋場玉蕭之再世之緣雲漢見鬼仙傳云西川節度使韋皋少游江夏正於蔡使君之
 帝非官人之處玉蕭之再世之緣
 使相幸手父書發達鄧觀送與吉納
 至謂曰翠儀射穿經造線之方句口使當花法却後十三年再為侍妾以謝為恩後幸以體
 右之功鎮蜀不替來川廢八座送一歌姬未嘗破瓜之年亦以玉蕭為翼觀之乃真美氏此
 玉蕭也幸數曰吾乃知存疑之念崔羅什百賜樂姐長白山有夫人某清可崔羅什衣過此
 一狂一幸玉蕭之言斯可驗矣崔羅什百賜樂姐長白山有夫人某清可崔羅什衣過此
 府君妻侍中吳質大付送府入女與什致崔羅什百賜樂姐長白山有夫人某清可崔羅什衣過此
 出留玳瑁簪女以玉環贈什行士馬行數十步崔羅什百賜樂姐長白山有夫人某清可崔羅什衣過此
 絲羅見表瑤臺流露世間知有許飛瓊本詩詩奇深嘗夢登山人曰此崑崙也既入見數人
 心未斷俗緣在十里下山空月明他日復夢至其處飛瓊曰善丁文雅元稹會真記有中人丁
 子何故願余往名於人間即改為天風吹下步虛聲曰善丁文雅元稹會真記有中人丁
 標論人

王侍御

饒州景德鎮江右一大都會也商賈輻輳士大夫亦往往稅駕焉同里王石林侍御為李康時
 嘗客其地旅於梅州公寓之西偏其正室素傳不靖先有同郡某君者居之魑魅畫身僮僕夜
 驚大為所騷畏而他徙某既去侍御命下榻其中眾咸以為言侍御夷然久之略無所異遂為
 吉宅又侍御所居村向有所謂三聖公王者素能禍人眾為小石龕棲其主歲時奉牲感惟謹
 或犯其龕旁樹石及語言不莊者輒被射立死輕亦疾廢如是不一人侍御令子典華李廉昆
 仲時尚少聞而惡之詣龕前數其罪取其玉屑而焚之以反置澗中眾咸恐謂神怒且不測言

於侍御侍御笑而置之卒無咎後神夢於鄉人求為新其主鄉人重為立之至今奉祀不衰然
虛誠則已熄矣

非非子曰諱哉左氏之言故由人與也觀於侍御橋梓之事亦從可見矣其正氣之所彌
抑貴達之微也三聖公王者不識為何神其稱號亦殊僭妄吾郡鄉里亦處處有之多能崇
入迹其所為殆厲鬼之屬要其所禍者皆其辰敗者也又能為神燈燈色淺碧異常火去地
尺許隱隱見脚踪若有人持之以行者明滅多寡不常夜行多見之余嘗時侍太夫人板輿
自信州歸里未至家數里日暮道黑無從覓炬忽見神燈起於前相隔近一丈導輿夫而行
追之莫及積以識述甫及里門而隱則家僮已捧藥道左矣燈滅之處有本里三聖龕云噫
三聖於我是為有施吾亦神之而已矣若孝廉昆仲所為則動於公憤矣能令人壯

註釋 饒州 府名清屬江西民國廢 景德鎮 在今江西浮梁縣西南二十里 江右 見張天輻 輻 詳見

樂 舟 稅駕 見三 侍御 見喬 孝廉 見笑 撫州 府名 臨川縣 即其舊治也 西 民 國 趙 魁 左 傳 趙 盾 曰 夷
魁 山 林 異 氣 所 生 為 人 害 者 昆 仲 與 昆 季 同 左 氏 春 秋 及 國 語 著 橋 梓 二 木 名 伯 翁
又 謂 山 神 變 形 也 於 精 陽 也 昆 仲 與 昆 季 同 左 氏 春 秋 及 國 語 著 橋 梓 二 木 名 伯 翁
三 兄 而 三 皆 商 子 曰 南 山 之 陽 有 木 名 橋 梓 山 之 陰 有 木 名 梓 二 子 狂 觀 橋 高 而 仰 輿 夫 亦
伴 年 而 俯 反 以 告 商 子 曰 橋 父 道 也 梓 子 道 也 見 尚 書 大 傳 故 今 人 謂 父 子 曰 橋 梓 輿 夫
賦 太 夫 人 乃 神 報 與 之 役 詞 信 州 今 唐 時 州 名 明 改 為 廣 信 府 為 在 官 署 迎 養 其 親 之 代 詞

東嶽府掌簿

明末成都府有任官至卿貳者其子年十九忽暴病死逾數月其父夢之云兒生普德之家長統持

之窟。席豐履厚。固已久矣。近為東獄府君皂役。既賤且勞。備諸苦况。而某吏部之子。亦與兒共事。前數月。有新任判官。生時與吏部有舊。即轉其子為內班。今復轉為錄事矣。吾父姻黨。多在當路。猶不能囑託。使為克免此役乎。父覺而傷之。百計圖營。然明冥異路。無可為也。於是作書千餘言。焚於東獄廟。大約求東獄君照拂其子也。後夢其子來告曰。吾父書為門者所格。幸未達於東獄君。不然。且獲罪。東獄君豈可干以私者乎。兒今探知實。伯父張公。當為東獄府掌簿。於某日受事。宜速往。賂以錢二萬。求其轉轉。則兒獲免此役矣。父覺而憶之。因思張吾至交也。此須之求。庸必賄乎。且事屬虛渺。恐徒費無益。第造張言之。而不復以賂往。張愕然曰。吾其死乎。果有是。不煩叮囑矣。父再拜而退。至期而張果死。十餘日後。子復於夢中告父曰。吾父各費不惟無益。且受其虐矣。免屢謁張公。求以猶子之禮見。均為閻者所叱。最後見之。張公怒。言吾與爾父。偶爾同官。聲勢依倚。初無天倫骨肉之愛。復鮮金珠幣帛之交。即使陽世請託。亦不能就無賄之令名。而為之委曲。况幽冥之間。時異勢殊。吾既與爾父無情。則爾亦與我何與。與眾投等耳。而冥法不可輕干。公門不可私謁。爾屢犯焉。法不可貸。不然。府君聞之。且謂我門如市也。杖兒三十而逐之。兒前日之言。蓋逆知有今日也。倘賂之。何以至此。即吏部子之於判官。亦非託諸空言者也。發法而去。父為之大恚。遂鬱結成疾。數月亦死。

註釋 成都見蜀 卿貳見青 簪纓貴者之冠飾 統袴見西村 東獄府君見吏部 舊制之一 掌中外文職錄 判官判衙訟事之官 錄事掌各清制各部皆有錄事 當路居要路而用 教諭階級陟之職 判官判衙訟事之官 錄事掌各清制各部皆有錄事 當路居要路而用

有也。孟子人 照拂 猶言照顧也。其 實伯 同官之文。識曰實。實伯者。與 猶子 子也。猶。兄弟
子雷路。蔡齊。 關者 見吳 天倫 叔梁俛。比骨肉 無賄之令名 左傳。非無賄之令名。而無今名之難。 委曲 如言委曲求全。謂
也。亦全門如市見鄭善人。

段生

段生者。逸其地與名。年十七。八丰姿秀朗。時有潘安魏玠之貌。自少失怙恃。家計貧乏。然鄉鄰
 戚友多器之。每仗助其金錢。得不甚困。生既自負英特。銳意進取。亦念非毛錐穎脫。終不免窮
 鬼椰榆。因是而名心甚熾。應童子試。補諸生。鄉薦不售。乃從諸戚好。賺金入太學。赴都應順天
 鄉試。復落解。貧不能返。遂止京師。以圖再舉。城東小宅一區。素不靖。主人以是故。取值甚廉。生
 固不知也。遂居之。自夏徂秋。略無所異。惟紙窗石炕。孤悶無聊耳。一夕風燭而寢。少選而覺。乃
 在銷帳舖被中。蘭麝芬芳撲鼻。驚起四顧。則漆几銀缸。人影在壁。一女郎背燈而坐。叙光鬢影。
 隱躍撩人。而明璫玉珮。時珮珊作聲。生不禁毛竦。亟問此何地。爾何人。女郎起。解斜盼。半露芳
 姿。少馬發聲。如流鶯語燕。曰。君自至此。君願不知。吾不爾語。反語我耶。言罷。仍轉背背燈。微聞
 歎息之聲。生故惟怯。不敢復問。但獨結衾中。汗出如蒸。不覺昏然。竟成熟睡。既寤而殘月射窗。
 曉鐘切枕。依然獨眠。孤館耳。遂以為夢。次夜既寤。忽有人搖之醒。則前背燈女郎也。微笑而無
 言。生諦視之。有傾城冠世之姿。疑懼頓消。因推枕擁衾而坐。展問邦族姓氏。女依應曰。天下固
 有如是倉卒客。兩次造訪。猶自不識。主人氏族。免姓杜氏。名蘭秋。本貫洛陽。初從父母移家於

此生因請謁其父母。女曰：復移去五載矣。惟兒與婢子小鈴居此耳。復問有何親串往來。女曰：無之。惟異姓姊妹數人，皆別宅而居。生竊喜，稍以游詞侵之。女頰頰無言，撫頭檢篋帶而已。削玉纖纖，類麻姑手爪。生大動，前握其腕，求與歡。女雖推拒，而冶蕩之態，漸覺不支。乃低罵曰：何物小郎，作劇太惡，使世間無復貞善。遂解衣登榻，成眷屬焉。抱璞含苞，依然處子也。已而一婢款閤入，手捧一器置桌上，曰：酪奴來矣。宵衣窄袖，天冶殊常。既見生，作色曰：誰家秀才，不守法度，亟當使受木厄，以懲其拂牆花影之罪。生聞言，惶惑莫知所對。女晚之而笑，以手揮婢曰：去。去。投猶婢子，故以險語駭人，不願書癡破膽耶。婢徐徐匿笑而出。女謂生：此即小鈴。免之，私人也。姑弗恐。生始敢縱息。徐悟水厄之說，叩女曰：卿好茗飲乎。女戲撫其腮曰：虧殺小郎聰明。穎悟到此。兒生平實有此癖，自謂女中盧仝。故婢子輩習聞此說，不識小郎榜腹，能為左執，素勁敵否。生故嗜茶，應聲曰：黃丸之窟，半為車聲羊腸。七椀之技，豈足道哉。女曰：書生大言恐衆，是其故智。姑試之。遂攬衣下榻，生從後戲捉其足，曰：新花著雨，莫眼纈否。女回顧，怒之以目。臉潮忽生，無語可措。乃挈生衣衫，晚之，擲地曰：蘇季子貂裘敝矣。下第餓生，一寒至此，猶漫作醜態向人。生不覺赧然，踉蹌歎息而起。女慰之曰：前言亦戲耳。大丈夫不恥緇袍，寧慙敗絮。即捨衣起，為生著之。旋取碗傾茶對啜，生意稍解。且啜且歎曰：貧非病，何足快。快良以主司冬烘，致使書生賤賤。胸中振觸，殊覺愼然。女曰：是尤不然。兒聞曹沫不取三敗之辱，下和不懼再削之刑，志以成之。艱以得之，觀其所為，志念深矣。即請千金之券，恥於再試，則摧撞折牙，永息機用。致妙手空。

空可也。士誠有才。何適不然。而自令若是。生曰。此老生常談。誰則不知。緣身入其中。乍動於不及覺耳。且吾向者視卿。背燈太息。壹似重有憂者。以卿玉腕珠顏。妙齡芳齒。有何不釋。亦愁若若此。豈其高郎憔悴乎。女不覺愀然。曰。兒之愁苦。甚於下第秀才。人孤似月。命薄如雲。回首當年。春風幾度。抱衛姬之深痛。比倩女之離魂。人世丁零。孰甚於此。言訖。玉助雙垂。嬌啼嗚咽。生亦悽然。淚承睫不能已。頻以袖為女拭面。慰以寬言。小鈴聞之。亦來勸勉。乃始止。淚痕縱橫。粉頰慘黛。長眉尚蹙。盈盈秋水也。於是傾茗復暖。各賜慈襟。嗚嗚絮語。已盡數盞。女雙臉桃暈。若被酒然。愈覺妍媚。捺入生與狂不禁。辭言茶已不勝。欲飲藍橋瓊液矣。女哂曰。斛茗瘕已取盈耶。未便築受降城。且再賜金盞露一杯。使小鈴捧茶向生。生勉盡一碗。曰。胸有奇瀉。非苦萍所能消也。小鈴置茶笑而出。女亦笑而止。遂復就寢。生戲謂曰。溫柔鄉一宿。死不為枉。女曰。本與君有夙緣。不圖於今夕了之。生聞風絲之說。轉滋疑抱。曰。逆旅孤眠。不審何以在此。猶恐姪離歲我。非有夙緣。祇成幻夢。向梅花惆悵而已。女曰。天下恐無此夢。夢中恐無此人。人中恐無此景也。即既垂涎於夢。則與郎同夢何如。生為解頤。然終疑之。乃伺女睡。私於茵下。搜得繡履一隻。藏之履間。俟明日驗其真幻。初欲不寤。達旦。緣與女狎。倦甚不支。因復沈睡。至曉。女夫所在。而履故存也。繡小類新月。花樣精巧。殊倫。不異人間。美人步蓮物。數詫久之。悟蕉鹿之非夢矣。而亦知其非人。疑懼瑣臍。凡三夕。目不交睫。獨寢如故也。既而心味其美。思念頗摯。日玩弄繡履。珍若連城。以為美人之賄物。在人亡。信可惜也。越四日。黃昏。無聊偃卧。恍惚復賦繡履。見

女郎攀帷凝視。欲批其頰。曰。書生繡虎雕龍。乃益入。衰物何為。所謂穿窬之類。非予也耶。生驚喜。應曰。刺史不能守。鞋從者豈其竊。應會須以此要盟耳。時小鈴在側。佯怒曰。酸子作賊。三日遁逃。今舌強猶爾。請令長跪促起。用懲厥後。直前牽生下牀。掖合屈膝。女笑曰。郎亦可憐矣。姑貸之。使出力自贖。生亦笑曰。武庫戈矛。隨身而具。奈無用武之地何。小鈴曰。昨高七姑折來。約為秦燭遊。想又負彼詩債。盍與小郎俱往。一角楚漢。女曰。微爾言。吾幾忘之。寧馨雅集。披細酸枝。燕鶯琴瑟。先登。猶煩勸駕耶。生笑曰。既欲乞師解圍。乃用激將法。真智囊也。雖然。夜深矣。心旌不定。庸敢他出。彼倘問韓壽何來。將何以應。不且鴻離魚網乎。女曰。桃源女伴。皆司空見慣。無慮。唐突。兒亦自有袖裏兵。用不著。促刀人。所以相屈者。誠慮小郎向隅耳。生乃許之。小鈴前導。甫出門。西風砭骨。涼露侵膚。片月東來。松陰檜影。蕭疎滿地。約三四天地。燈光隱隱。露於林表。少頃而至。則甲第一區。繚以茅屋土室。叩鐘數聲。一。女使啟關。接入。徑造其堂。女向內呼曰。不速之客來。主人何避之深耶。俄有美人自內出。年可十八九。嬌容修態。直與女埒。笑曰。我謂是何嘉賓。乃紅拂技攜。偶皆奔耳。生踟躕辭讓。唇舌無措。美人曰。高衣子弟。固如此哉。生私詢小鈴。始知美人即七姑也。七姑請入內。生惶恐。稱不敢。女曰。我郎即彼郎也。何遂以形迹拘拘。即挽生先行。七姑罵曰。妮子唇鋒刺人。乃爾。生至是不復畏。回首眺七姑。笑而謝之。七姑低鬟。略不應。既入內。素壁文窗。斐几華榻。獸爐篆香。一縷烟裊。圖書筆硯。位置駢羅。膏燭光中。遙見階前盆花。比列。綠葉紛披。生問何花。濃麗若此。女使告曰。斷腸花也。生令秉燭觀之。胭脂點點。嬌楚

可憐。回視諸女。皆有悽惋之色。旋聞割喉聲。令女使往應項之。偕數女而入。一年四十餘。面枯瘦。一年三十許。一年二十餘。各相見。通款則皆左右鄰女。赴七姑之招者也。敘坐畢。仍設茗飲。供山果數品。殊雅潔。生姑詳叩七姑家世。答曰。兒高縣尹之女也。父官福州。留老母與兒居此。一月前。阿姐家迎老母去。猶未還也。生曰。大家風範。固自非常。七姑搗辭酬對。吐納生新。諸女海詞浪語。無所不至。惟七姑正襟端坐。莊語不訕。然眉影脈波。屬意於生。生頗惑之。已而年四十餘者曰。七姑見召何為。七姑捧茗碗而起曰。酒軍筋政。連日琴如。今玉郎在座。不可以俗事敗意。但宜煎燭烹茗。各賦新詞。如詩不成。罰以玉川茶數。年三十許者笑曰。主人不欲破慳。徒以蘋蘩昭其忠信。乃侈然欲執牛耳耶。年二十餘者曰。亦可謂所持者小。而所求者大矣。女曰。良夜苦短。無事以口舌殺風景。便可從七姑之議。留為身後佳話。毋酒食是議。使舞文之士。又賦老嫠也。衆皆發聲。生意屬七姑。乃起而請曰。羣芳畢集。安用遠覓舊題。庭中秋海棠盛開。殊可賦咏。聞此花乃少女懷人。灑淚於地而生。真情花也。某已占就拙句。不識可呈觀否。諸女皆曰。善。因授牋筆。使書之。生書畢。授七姑詩曰。豈讓無香種。芳名况復同。夜深花不睡。應為怕秋風。年四十餘者聞之。睨女而笑曰。爾家阿郎。意別有在矣。女曰。得隴望蜀。羞伴郎類。多知此。曷足怪哉。生支辭以解之。既而女與七姑詩皆成。七姑詩曰。秋日看花最可憐。碧羅空見海棠顛。玉腰未識花成淚。誤到香屏小閣前。女詩曰。當年珠淚階頭灑。化作秋來花片片。玉骨長埋夜樹。脈柔腸斷盡無人。見年二十餘者曰。七娘悲涼太甚。蘭娘愁怨無端。讀之使人感慨懷熱。那復

有偷詞赴案。不知且已。生視諸女眉黛間。皆有恨色。謂已就達所毀。急自引咎。七姑曰。薄命之人。各有心事。非小郎之過也。於是鄰女皆辭去。女亦謂生曰。七姑與君有緣。君亦有心。蓋止此以畢夙緣。兒亦去矣。芙蓉鏡下。當復相見。七姑亦無語推拒。生心搖意奪。留止不能自玉。而女已呼小鈴出戶矣。女使旋即閉闌。引生入七姑臥室。華煥與女室無異。少焉。七姑亦入。背燈癡坐。不發一語。女使徐出。反為圍扉焉。生前揖七姑曰。滿深矣。百無所求。惟乞早寢為幸。七姑初不應。生逼不已。乃低罵曰。爾敢陷我矣。忽聞女使驚報曰。夫人歸矣。七姑變色。亟伏生於牀而出。俄聞有老婦聲。自外而入。問曰。茶具縱橫。何客至此。七姑曰。鄰姓姊妹也。老婦又曰。適見我爾神色不定。何故。七姑曰。別阿娘久。故喜形於色耳。老婦又曰。非喜色。實懼色也。旋見老婦入臥室。年近六十。面目凜然。有怒色。詰七姑曰。何得有男子氣。七姑不能隱。遂告之。老婦大恚曰。爾父居官不潔。故責報於爾耶。何中毒之醜如此。七姑羞慙伏地。女使啟帷。促生耳。出於衾中。長聽謝罪。老婦氣塞。半晌乃罵曰。好秀才禽行至此耶。徐操挺撻女使數十。命速生於大門外。門遂閉。猶聞內譁不已。生倚於檐下聽之。聞老婦曰。不着弄是進士。肯令出耶。餘語嘈雜不可辨。遙聞羣雞亂鳴。語聲遂寂。生亦倦甚。就檐下宿焉。比醒而東方白矣。覺風露滿衣。蟲蟻聒耳。仰見樹木蕭疎。羣鳥啞嘶。夜來房舍。化為烏有。乃卧亂塚之間耳。驚愕而起。踉蹌而歸。距所居已二里許。不識夜來何自而出。又若此其近也。亟以所見語主人。主人不能諱。告之曰。此宅實河南杜某所居。聞其有一女。未嫁而卒。一婢亦旋死。客所遇其必此也。至高七姑云云。官地塚

多不知伊誰也。生又問杜氏之墓。主人亦不知。但言客宜去。不然且禍客。生細思他處房債必昂。無從措置。而心戀蘭秋之美。將殉而甘心。又念青蛾皓齒。較玉溫香。當非禍人者。仍堅請不去。主人無知之何。亦聽之。入室。將取簾履。示主人。履舊置枕下。則已不知所在矣。徘徊眷念。冀其復見久之杳然。因憶老婦進士之語。知必捷南宮。心轉安之。遂下帷攻苦。果於次科領鄉薦。明年復成進士。將理歸裝。一夕。朦朧之際。見蘭秋嫋嫋而前。再拜曰。知郎君垂注。頗殷。非不相念。奈緣盡於此。所以復見者。欲求念枕席之恩。下及枯骨耳。兒向者不慎。逢怒於父母。迫而殞其生。婢亦坐是致死。未謀葬地。遂瘞於此室。郎君卧榻之下。即兒與婢之幽宮也。郎向者無力改葬。故不敢言。今則貴人矣。幸為別擇。壞境更築新居。俾近七姑牛眠之地。使魂魄得所依倚。小婢亦受及烏之愛也。銜環之報。其敢不申。因於袖中出一玉環授生曰。此兒嬰年所弄。父母用以為殉。今以贈郎。雖不足以報。亦金盃凝鎖之意也。郎其毋辭。使兒抱歎九泉。生欲答之。胸中竟如物壓。不能出聲。手還不能運。但以首領之而已。怒甚然一聲。驚寤而起。蘭秋已失所在。凝思久之。始悟芙蓉鏡下復見之說。次日遂告主人。於炕下掘之。果得二棺焉。昇至官地。並瘞於向者所卧高七姑墓旁。立石碣二。一題曰洛陽美人在氏蘭秋之墓。一題曰蘭秋侍女小鈴之墓。澆真恻哭而歸。果於茵下得玉環焉。匣而藏之。珍為異寶。生後官至二千石。

註釋 潘安 晉書潘岳美姿儀少時常執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聲衛玠 晉書衛玠美姿容少時乘羊車至洛陽市見者咸以為玉人 怙恃 見王姓婚飲助起 毛錮 晉書毛錮字季長大志嘗謂人曰安足用哉

梳 廐全殿一梳喉吻潤二梳破酥團三梳投枯腸惟有古文五千卷四梳發輕汗平生不

顯 廣信荷花 蘇李字紹業散矣 資金百緡盡 秦用之說去泰而歸 季子即蘇秦蘇生 春亮

主 一寒至此 句兄史記 蹶蹶 見 絳袍 論語 承 不取 有 其 由 也 與 敗 絮 劉 恭 天 翁

商 可 頭 濶 太 冬 洪 銷 疑 顏 操 作 魯 公 既 睨 唐 四 更 補 進 士 不 捷 而 飲 罰 之 打 振 觸 底 觸

時 既 振 觸 曹 沫 不 恥 三 敗 史 記 曹 沫 為 魯 將 與 齊 戰 三 敗 以 魯 莊 公 懼 乃 獻 遂 邑 之 地

既 盟 於 壇 上 曹 沫 執 刃 首 執 齊 桓 公 桓 公 左 右 莫 敢 動 而 問 曰 子 將 何 欲 曹 沫 曰 齊 王 和

不 懼 再 刑 韓 非 子 子 和 嘗 得 環 玉 於 楚 山 中 厥 之 厲 王 以 為 奇 則 其 左 反 武 王 時 復 獻 之 文

璧 千 鈞 之 弩 恥 於 再 試 蘇 軾 詩 達 人 千 鈞 妙 手 空 空 單 中 曰 坡 必 使 真 兒 未 殺 某 及 僅 謝

足 衣 果 至 隱 娘 殺 之 曰 後 夜 當 使 妙 手 空 空 充 來 空 空 之 神 技 人 莫 能 窺 其 用 兒 莫 能 識 其

聽 向 之 劍 如 言 至 三 更 果 開 頂 上 鏗 然 直 過 閱 扇 歌 惟 悴 無 復 理 羞 與 卿 相 見 處 衛 姬 劉 孝 榮

老 者 生 乎 常 之 議 論 言 殿 見 不 為 郎 憔悴 閱 扇 歌 惟 悴 無 復 理 羞 與 卿 相 見 處 衛 姬 劉 孝 榮

鮮 也 曰 三 國 志 此 老 生 之 帝 尊 為 郎 憔悴 閱 扇 歌 惟 悴 無 復 理 羞 與 卿 相 見 處 衛 姬 劉 孝 榮

而 却 鬱 鬱 亦 深 悲 限 法 別 錄 每 曰 他 日 當 以 借 娘 妻 之 船 有 賓 客 之 選 者 求 之 益 許 焉 矣 聞

在 聞 中 鑑 使 入 驗 之 單 真 疾 走 報 館 空 中 女 玉 筋 山 人 殺 心 盈 盈 見 紫 藍 橋 瓊 液 見 安 解 若 癡

一 物 如 牛 聯 有 口 容 曰 此 名 若 病 能 容 若 一 斛 二 斗 一 日 過 量 吐 出 痰 受 降 城 史 記 漢 使 武 師 將

而 今 因 杆 將 軍 故 金 蓮 露 如 手 商 隱 詩 巨 最 有 相 辨 三 日 殿 四 曰 若 五 曰 辨 温 柔 鄉 見 鄭

藥 三 受 降 城 金 蓮 露 如 手 商 隱 詩 巨 最 有 相 辨 三 日 殿 四 曰 若 五 曰 辨 温 柔 鄉 見 鄭

遊旅見鄒 遊離致虛 遊步而履 遊步清日 向梅花惆悵 見梅花美人垂涎見章 同夢見袁 解
 頤開口笑也 頤洪書 蓮步步生蓮花也 孔平仲詩雲羣鳥隨步隨歌每蕉鹿 蕉鹿列人
 中有前于野者 遊步履御而擊之 遊步清日 向梅花惆悵 見梅花美人垂涎見章 同夢見袁 解
 有中 遊步履御而擊之 遊步清日 向梅花惆悵 見梅花美人垂涎見章 同夢見袁 解
 請易壁 遊步履御而擊之 遊步清日 向梅花惆悵 見梅花美人垂涎見章 同夢見袁 解
 值連城也 遊步履御而擊之 遊步清日 向梅花惆悵 見梅花美人垂涎見章 同夢見袁 解
 曰說文 遊步履御而擊之 遊步清日 向梅花惆悵 見梅花美人垂涎見章 同夢見袁 解
 其竊屨 遊步履御而擊之 遊步清日 向梅花惆悵 見梅花美人垂涎見章 同夢見袁 解
 為盟誓也 遊步履御而擊之 遊步清日 向梅花惆悵 見梅花美人垂涎見章 同夢見袁 解
 委盟誓也 遊步履御而擊之 遊步清日 向梅花惆悵 見梅花美人垂涎見章 同夢見袁 解
 總對元 遊步履御而擊之 遊步清日 向梅花惆悵 見梅花美人垂涎見章 同夢見袁 解
 鎬舒羅雲 遊步履御而擊之 遊步清日 向梅花惆悵 見梅花美人垂涎見章 同夢見袁 解
 古人象 遊步履御而擊之 遊步清日 向梅花惆悵 見梅花美人垂涎見章 同夢見袁 解
 遊有以也 遊步履御而擊之 遊步清日 向梅花惆悵 見梅花美人垂涎見章 同夢見袁 解
 馨音香 遊步履御而擊之 遊步清日 向梅花惆悵 見梅花美人垂涎見章 同夢見袁 解
 無不能 遊步履御而擊之 遊步清日 向梅花惆悵 見梅花美人垂涎見章 同夢見袁 解
 胎果 遊步履御而擊之 遊步清日 向梅花惆悵 見梅花美人垂涎見章 同夢見袁 解
 地司 遊步履御而擊之 遊步清日 向梅花惆悵 見梅花美人垂涎見章 同夢見袁 解
 今凡 遊步履御而擊之 遊步清日 向梅花惆悵 見梅花美人垂涎見章 同夢見袁 解
 者多 遊步履御而擊之 遊步清日 向梅花惆悵 見梅花美人垂涎見章 同夢見袁 解
 學日 遊步履御而擊之 遊步清日 向梅花惆悵 見梅花美人垂涎見章 同夢見袁 解
 農兵 遊步履御而擊之 遊步清日 向梅花惆悵 見梅花美人垂涎見章 同夢見袁 解
 提刀 遊步履御而擊之 遊步清日 向梅花惆悵 見梅花美人垂涎見章 同夢見袁 解
 人也 遊步履御而擊之 遊步清日 向梅花惆悵 見梅花美人垂涎見章 同夢見袁 解
 林頭 遊步履御而擊之 遊步清日 向梅花惆悵 見梅花美人垂涎見章 同夢見袁 解
 既畢 遊步履御而擊之 遊步清日 向梅花惆悵 見梅花美人垂涎見章 同夢見袁 解
 今聞 遊步履御而擊之 遊步清日 向梅花惆悵 見梅花美人垂涎見章 同夢見袁 解
 謀問 遊步履御而擊之 遊步清日 向梅花惆悵 見梅花美人垂涎見章 同夢見袁 解
 曰魏 遊步履御而擊之 遊步清日 向梅花惆悵 見梅花美人垂涎見章 同夢見袁 解
 王何 遊步履御而擊之 遊步清日 向梅花惆悵 見梅花美人垂涎見章 同夢見袁 解
 如使 遊步履御而擊之 遊步清日 向梅花惆悵 見梅花美人垂涎見章 同夢見袁 解
 者曰 遊步履御而擊之 遊步清日 向梅花惆悵 見梅花美人垂涎見章 同夢見袁 解
 兼王 遊步履御而擊之 遊步清日 向梅花惆悵 見梅花美人垂涎見章 同夢見袁 解
 雅望 遊步履御而擊之 遊步清日 向梅花惆悵 見梅花美人垂涎見章 同夢見袁 解
 非常 遊步履御而擊之 遊步清日 向梅花惆悵 見梅花美人垂涎見章 同夢見袁 解
 然麻 遊步履御而擊之 遊步清日 向梅花惆悵 見梅花美人垂涎見章 同夢見袁 解
 頭提 遊步履御而擊之 遊步清日 向梅花惆悵 見梅花美人垂涎見章 同夢見袁 解
 刀人 遊步履御而擊之 遊步清日 向梅花惆悵 見梅花美人垂涎見章 同夢見袁 解
 此文 遊步履御而擊之 遊步清日 向梅花惆悵 見梅花美人垂涎見章 同夢見袁 解

乃其雄也。今得代人向隅。深書滿堂而飲酒。則一人向隅。甲第。北闕甲第。晉道宣。不速。

之客。四境紅拂妓。沈主。春。踟躕。不踏。謂地。蓋厚。不踏。不踏。烏衣子弟。生。見。毛。妮子。妮子。妮子。

也。蓋。謂。如。獲。獵。之。類。者。斷。腸。花。現。環。記。昔。有。婦。人。思。所。歡。不見。即。涕。泣。其。甚。媚。色。如。婦。易。其。

業。正。得。反。秋。開。名。曰。斷。腸。花。刺。味。善。人。福。州。所。名。明。時。侯。爵。真。舊。清。因。之。民。酒。軍。白。居。易。詩。

如。相。一。擲。如。詩。木。成。罰。依。玉。川。茶。數。李。白。文。註。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玉。川。見。上。盧。全。注。茶。數。

今。耳。卑。者。執。之。尊。者。盜。之。殺。風。景。李。義。山。雜。纂。其。一。曰。殺。取。紫。謂。清。泉。濯。足。花。上。瀧。頭。用。

言。貪。也。左。傳。注。貪。財。曰。饕。貪。食。曰。餮。而。蘇。老。起。校。燒。琴。煮。鶴。對。花。吸。茶。松下。嚼。道。也。秋。月。

紅。紫。綠。如。翠。羽。少。女。懷。人。灑。淚。而。生。腸。花。上。斷。無。香。種。花。不。香。薄。倖。郎。見。空。碧。雞。難。精。光。

故。疏。高。獨。得。隴。望。蜀。後。漢。首。光。武。勅。彭。參。彭。不。知。足。既。平。願。復。望。蜀。見。重。慶。府。文。足。縣。昔。有。此。玉。

骨。花。葉。夫。人。詩。冰。肌。玉。骨。清。柔。腸。張。翥。詩。莫。覺。題。情。在。粉。桃。遠。尼。見。過。笑。蓉。鏡。下。西。陽。雜。詩。見。夫。

及。第。詩。即。有。人。鏡。笑。蓉。鏡。下。第。果。狀。元。中。韋。見。袁。禽。行。謂。禽。獸。之。行。也。而。禽。獸。行。進。士。場。見。夫。

藥。跟。踏。見。夕。甘。心。見。財。賂。青。蛾。皓。齒。徐。安。貞。詩。曲。成。虛。懷。青。蛾。橫。調。急。短。蕭。悲。遠。天。軟。玉。溫。

香。人。墓。徘徊。見。金。南。宮。文。正。章。過。人。一。試。為。南。宮。第。一。人。鄉。薦。則。王。本。朦。朧。桃。見。碧。姆。姆。

香。人。墓。徘徊。見。金。南。宮。文。正。章。過。人。一。試。為。南。宮。第。一。人。鄉。薦。則。王。本。朦。朧。桃。見。碧。姆。姆。

香。人。墓。徘徊。見。金。南。宮。文。正。章。過。人。一。試。為。南。宮。第。一。人。鄉。薦。則。王。本。朦。朧。桃。見。碧。姆。姆。

見長春祝席見紫教部瑣瑣字彙瑣地高明處。說文瑣高燥地。牛眠晉書陶侃失牛。父曰前因見一牛眠山注及高之愛說苑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奈其土象何太公對一老其地若葬但極人臣臣則愛其人者兼愛屋上之高僧具人者惡其餘脣銜環之報積齊諸記擢賀年九歲至黃陰山北見一黃雀為所奪置中箱中散檢資感戒滿以白環四枚與寶曰令金盈姑見璇鎖姑見九泉九泉桓玄問仲文卿家仲堪定君于孫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此環矣是行以入仲文曰雖不龍能保明一世足以法眾九泉領之拜辭二千石謝如府為二千石

逆旅少年

陳孝廉奇聖自京師之金陵制府道過騎使亦往制府均當公事者因同行一日解裝逆旅則北寢已有宿客遂止東偏頃見少年自外入深笠寬衣面掩於笠不甚可辨即北寢客也趣召主人使治具待客必豐必潔主人諾去少年入北寢曲肱支頤凝燈宴坐陳亦遂就榻而騎使素好選事秣馬儲芻已滑往窺之伏於梁間旅柝再鳴歛見一物飛入狀類鷓鴣乃覺室中聲響勢若鬪兵燈影散亂莫可端倪頃之有一人踞地乃胖僧也少年揮劍擬之曰若不自量欲犯乃公耶僧固稱不敢卑辭乞命少年曰若雖不競然亦吾屬也羽翼可任安肯相逼遂釋之起復仰視梁間謂騎使曰君為壁上觀亦殊勇敢宜下相見騎使方怖聞言駭甚趨下拜伏少年並攜就坐呼主人將酒看來相與飛觴大噱少年與僧語騎使畧不解危坐頃聽而已酒酣少年謂僧曰吾有尺書寄於某所能為我鱗鴻乎僧曰能少年又曰三日後會我某山能不愆期乎僧曰謹如命少年即袖中出書付僧僧便乞辭復如鷓鴣飛去騎使亦謝出往卧東偏天

明迹之。北寢室矣。叩主人亦弗知也。以狀語陳。相與詫異。計僧所寄書及所期之地。殆三四千里。騎使又言少年形貌玉立。美如曲逆云。

註釋 孝廉 見笑京師 美人 見花金陵 美人 見花 制府 清時稱總督曰制軍 勾當 見報逆旅 見新曲

眩 而說之 支頤 詩哲奉一手先頤 選事 請報於齊公曰 誰使對曰 辰也 備所辰 諸如齊

公 侯 狂 從 者 曰 君 不 命 吾 孫 馬 飼 馬 也 詩 豈 鞿 鐘 鼓 器 不 競 則 不 競 何 得 於 病 羽 異 輔 佐

子 吾 子 翁 之 其 為 選 事 孫 林 其 馬 詩 豈 鞿 鐘 鼓 器 不 競 則 不 競 何 得 於 病 羽 異 輔 佐

呂 氏 春 秋 三 璧 上 觀 漢 書 諸 侯 兵 殺 鉅 侯 者 十 餘 壁 吳 敢 飛 觴 生 尺 書 謂 書 札 猶 言 尺 廣

疎 見 西 時 鱗 鴻 鱗 魚 也 鴻 雁 也 苦 詩 云 呼 豈 鯉 魚 中 有 尺 素 書 文 蘇 武 有 繫 帛 書 怒 期 所

展 尺 書 看 鱗 鴻 於 雁 足 之 竟 復 回 以 稱 書 札 幸 甲 詞 又 還 問 鱗 鴻 試 重 問 消息 怒 期 所

詩 匪 我 怒 期 玉 立 姑 美 如 曲 逆 洪 陳 平 封 西 逆 侯 故 稱

朱克

宛平朱克感疾晝寢。夢遊河濱。眺望甚樂。有四馬服車東來。車中五人。御者曰。某貴家。張樂召客。但有知者。皆得往。去蓋俱馬。五人者亦呼亟登。克不覺已在車上。疾驅而行。抵一處。嘈雜類帝鎮。西有崇臺。優伶演劇其上。其下列席焉。賓客甚盛。克與五人亦共據一席。酒饌隨。至亦不知主人誰也。克素不習酒。又念抱病未瘳。絕不敢飲。噉而五人饜餐彌甚。杯盤盡罄。御者促曰。可歸矣。復上車馳行。少馬皆下。入一家。則克之姨之家也。御者直擁至犬窩。遞推五人。仆皆成小兒。次至克。克惶欲走避。亦為所推。大呼昏去。比甦。則身亦犬也。遍體痛楚。母犬為舔之。痛頓止。姨至見之。曰。犬產六子矣。克呼。姨弗應。復訴曰。我爾甥也。非犬也。姨亦弗聞。遂入內。

牽狗皆爭食母乳。克亦覺乳香。饑欲食。復念我人也。奈何食狗乳。欲趨歸。足弱不能運。強行數步。毋狗輒銜至。故處中心悽然。自傷遂為異物也。忽見御者踉蹌來。頗惶恐。旋有二役追至。以銀鑄繫其頸。叱曰。何物小鬼。敢私誘人為畜耶。一役牽御者奔去。一役舉克而掌之。昏痛之際。倏已復故身。即隨役至家。為所仆。懼然而悟。母妻環之哭。蓋死馬而復甦矣。並述其事。使驗諸姨家。夫果產六子。其一壯大者死矣。黑首而頰身。與克冠服之色相符。克取死犬歸。裹以布而埋之。

非非子曰。跬步不謹。即墮畜生道。微乎危哉。幸地府最察。復其故我。不然。雖欲不為犬子也。得乎。

註釋 宛平 縣名。明清皆屬順天府。治優伶。俳優及伶人之通稱。優伶為雜戲。伶為樂人。養養。左

天下之人。以此三凶。謂之養養。注。食財為。養養。今之戲。劇。兼。演。唱。者。故。稱。戲。子。曰。優。伶。養。養。左。後。輪。回。於。六。道。之。中。所。謂。六。道。者。一。天。道。二。人。道。三。阿。修。羅。道。四。鬼。道。五。畜。生。道。六。地。獄。道。是。也。

借金人

康熙中有圖公某者。厚於貲財。其母氏八十初度。置酒張樂。召客為壽。是夕客散。圖歸秘室。將寢。而屋瓦作聲。擊及於地。俄有一人排扉入。軀貌修偉。巾服皆青。露及於腰間。屹立於燈下。圖駭怖失色。請問所欲。其人曰。聞公多積金。姑以百兩貸我。自日當還也。圖曰。敬諾。願待免取。金後之。其人乃出門升屋而去。圖驚甚。囑家人秘之。越數日。燈下獨飲。其人忽復至。圖亟問何

來曰來還金耳遂出金。圖曰金已贈壯士不欲還也。其人笑曰吾亦有少金不知其品高下故借公行金較量耳。非刺公金者。圖曰壯士能飲乎。曰能。即滿引奉之。立竭數觥乃辭去。曰感公厚誼。公此時無所用我。他日當相報。言訖已逝。圖異而歎曰真奇士也。後數年圖被罪在獄。實財籍入官。妻孥各食其力。相隨一老僕而已。一夜有寧簾人者。負一囊置地。拜曰公高識某否。圖詭曰甚憶。然忘之。曰疇昔貸金之人也。即解囊出衣裘二襲。白金五百兩相授。曰知公困乏聊以相助。且酬舊德。圖感泣相謝。曰義士惠我於窮。幸不死。宜何如報。敢問姓字。其人答曰吾無姓名。又矣。向嘗借公金。即呼我借金人可耳。又曰圖扉嚴邃。吾往來幸無覺者。公宜密之。倘洩於左右。此金非公有矣。遂別而去。圖後經赦出獄。卒衣食其金以終。

康熙

見周初度。見辭。皇覽。於初度。今。皇考也。覓觀也。揆度。精金。上金也。世說。精滿。引。見。紫。食。其。力。禮。食。其。力。無。礙。疾。謂。工。商。農。疇。昔。陰。過。白。金。頭。常。西。村。園。扉。文。稀。鳴。祥。於。磁。

踏。鞠。戎。草。於。園。扉。

虎

圓明園雜宮界。虎園三區。坎地為之。覆以鐵網。有戶可梯而下也。旁名為小柙。限以木闌。上為轆轤。抽柙之。虎奴將糞除。則啟闌。俟虎入小柙。則閉之。故虎奴下上。卒不與虎遇。有某奴復此有年矣。亦漸狎易。一日啟闌。虎入。閉闌不盡者去地尺有咫。弗覺也。既下而虎出。將噬之。奴震懼。流汗。恐而請曰。若啖我。即啖。前念我。啖養之恩。毋啖我。若即入。毋恐我。虎聞言。躊躇不決。奴又

哀乞。於是虎竟入柙。不復顧。奴乃緣梯上。幾墮者三四。官日供羊一頭。為諸虎俸。於是奴德此虎。餉之。往往倍他虎。遇有事。殺虎。奴率以他虎應。此虎以奴庇。老且壽焉。後園虎且盡。將殺虎。無代者。不得已。檻此虎。以往。奴痛哭送之。謂虎曰。命也夫。奈何。虎既殮。奴亦尋斃。
靖安有虎。夜躍上人家屋。虎重屋弱。四足陷椽中。大吼。椽宇撼動。其處者為二女子。蓋姑嫂也。聞屋上虎聲。仰見虎足。走且恐。久之。虎不能去。姑嫂相與謀曰。此易制也。不圖且有患。蓋決其蹠。乃共梯上梁間。以繩繫虎足。其姑持而引之。瘦斫以伐薪之斧。四足次第解下。不及天明。虎竟卒。

註釋

圓明園 在北京西直門外。地名海波。清世宗在藩邸時賜園也。中有正大光明殿。勤政

離宮

行宮也。漢書。儀輿。輻輳。即輻輳也。蓋輻輳。為子說水之。蓋龍上。糞除。○糞。除。也。○糞。除。也。

躡躑

見劉靖安。辭名。清。屬。江西。南。昌。縣。今。屬。江。西。萍。鄉。道。

芙蓉館掃花女

一士人。忘其地與姓矣。名谷。下帷攻苦。罕與外交。舍旁溪水清冽。奇花絢爛。心愛之。日暮。抵柙。焉。有一麗女子。提甕來汲。谷見惑之。由是谷每至。女子輒來。遂有玉洞桃花之約。女子行而谷從之。西行至一山。危峯連天。奇峭插雲。遙聞雞犬之聲。而不見村落。時已昏暮。谷惶恐不行。女子故結曰。閨人眼踪。遠矣。故路山若且至。奈何。奈何。忽林中衝出一虎。咆哮而前。谷驚而仆。女子以手揮之曰。去。毋驚我。郎也。虎吼而奔。

註釋 狐祠 見紫 玉洞桃花 見長春誌 山君 虎也。說文。虎山獸之君。為獸長亦曰山君。 咆哮 見荆

毛人

嶺南蠻人。穴蜀山取硝。林間遇毛人。以為怪。欲殺之。毛人拜且泣。若欲言而不克者。慙其意。乃舍之。惟與飲食。數日遂能言。曰。我崇禎時人也。獻賦屠蜀。避山中。食草根木實。得不死。久之。偶下山。聞金鼓聲。甚恐。慄遂不敢復出。今見燈光。故來耳。並不知今經幾年月也。又數印毛盡脫落。攜以出山。適月而死。有商於蜀者言之。

註釋 硝 燒物也。結晶透明如玻璃。照之發氣也。 蜀 見銀 崇禎 明思宗 獻賦 見黑 金鼓 全鼓即鐘也。左傳。金鼓。

壁蝨

某氏女子。夢黑甲人為祟。其家患之。問所自來。女曰。自樓來。樓久不登。旦日索之。見故櫃有物。大與櫃等。算下焚殺之。壁蝨也。怪遂絕。又某申宿齋中。日就羸。家人疑其故。夜燭之。見壁蝨。大如椀。伏甲胸。小者萬計。周身而集。無隙地。見燈即引去。入壁旁穴中。灌而掘之。盡死。病尋愈。吁。斯真陰賊之尤者。

註釋 壁蝨 俗稱臭蟲。今日部之非蝨。

沈髻

夏店人沈髻者。赴都門訪親。途遇少婦獨行。衣縞素。姿致明冶。髻悅之。而玩其孤弱。因與接談。

婦曰。妾夫婿客死。遠葬烟郊。昨投麥飯一孟。親奠其家。今欲往京師。大歸母家。忽值羸馬奔至。與童子相失。日昃矣。韉弓不速。懼有過焉。惟君攜挈之。髻竊喜曰。幸辱同途。敢先步武。婦稱謝。遂與同行。泊暮抵通州。髻曰。逆旅詰問。何以應之。盍兄我以塞眾口。婦笑曰。即婿君亦復何傷。莫必兄也。髻喜甚。既就舍。遂同食寢。遲明。髻寤。則見婦紙衣泥首。乃剪靈耳。驚而呼眾至。詢得其故。發被視之。精穢流滿。欲禱問。莫不謂髻髻。髻慙極遁去。取剪靈裝之。他日髻返。出故道。復遇婦來。笑謂曰。沈郎歸去。不攜我行乎。髻駭避之。至家尋病卒。

註釋

麥飯 後漢書。詔曰。倉卒無麥。乎豆。病母。乞河。麥飯。厚。惠。久。不。報。京。師。見。梅。花。大。歸。本。謂。婦。人。被。出。歸。其。母。族。而。不。返。也。韉。弓。凡。縣。通。州。見。市。中。逆。旅。見。鄭。人。避。明。天。將。明。而。未。明。時。也。剪。靈。求。草。所。成。之。人。也。謂。為。備。者。不。仁。

河東丐者

有新鬼者若餓。往見舊鬼而問術焉。舊鬼怒其無費。給之曰。子欲得食易與耳。有樵於終南之旁者。字代為。負薪。彼且享子。新鬼信之。附樵者之擔。而致其力數日。樵者不知也。偶憩路旁。新鬼負其擔而趨。樵見薪之自行也。且駭且駭。鬼恐夫樵。迅速之。樵至家而薪亦至。疑新妖也。燎諸大門之外。終不食鬼。鬼由是竟飢且慙。復往見舊鬼。答其無驗。舊鬼笑曰。向亦戲子耳。是固恐可得食也。山下某氏將祭。請與子俱。既至。有衣冠而拜於墓者。魚肉在俎。果實在籩。爵有酒。孟有漿。羹中有鬼出。避其拜。涕泣而不忍嘗。食新鬼饒甚。徑前掬噉之。忽有禱鬼扼其喉。執而

李介夫言。浙江趙君長人。豪邁好俠。所攜劍實劍也。以懼鬼怪。往往驗。常佐某公幕。署後有室一堵。華且敞。而蓬蒿蔽之。以問胥吏。曰。居者輒死。或竟失所在。用是鞠為茂草。趙笑曰。恐有是以避喧。良便。遂翦草解裝其中。使二僕共卧對室。其夜二僕縱飲。他所。趙方秉燭。聞公牖。聞屏外啄門聲。呼問無應。少焉門大啟。覺有物入。噴息甚厲。俄馬及寢門。觸簾。簾動。趙異之。乃仗劍秉燭挑簾出。則見有口大如牖。其身崔嵬若山。幾與椽梁摩。急以劍擗口中。物竟吞劍。復以燭并錫具擗之物。以負痛。乃轉首急去。屏門竟傾。有項二僕未。趙呼語之。亟移榻去。次日見血於門外。淋漓相屬。迹之十餘里。得穴於山旁。有巨蟒焉。剖腹未劍不得。燭具乃無恙。

註釋豪邁見黑。胥吏見秦。鞠為茂草句見。詠門見鄒善人。崔嵬。王山之巖石者。許。陟彼崔嵬。嶺勢崔嵬。嶺長。無恙。秋。庭。

蛟

乾隆癸卯二月金谿北鄙崇嶺崩。蛟也。大雨雷。風霆怒甚。山下村幾墟。民幾魚。其暴如此。郡中故多蛟。某年小山出九蛟。得九穴。然不為暴。某年夏雨甚。鄰里陳坊橋。漲及於梁。有田父荷鋤過橋上。見兩巨蛇黃色。隊行水中。隨以鋤擊之。斃其一。致之橋上。聞者皆來觀。已見上流有浮萍。乃奔下。勢若山裂。浪湧起高丈許。梁不盡塌。派亦頓落。而人無損者。若此皆不為民暴者也。聞古老言。唐太守在吾郡時。選材官飲飛蛟之伐蛟。其法不傳矣。驗蛟之法。於大雪時。四山望之。

無雪處其下乃蛟窟。

註 乾隆 見虎 金溪 見周 斯或北都 謂北方邊鄙之地也 蛟 說文龍之屬也池魚三千六百蛟未

頭有白與大者 田父 老農之稱 田父 話不遇農夫田父之案 太守 見李 齊林材官 若今之武弁言其老幹

愛職

某翁富而吝善權子母責負無虛日復以年且老艱於遠遂買一驢代步願愛情甚至非甚困

億未嘗肯據鞍驢出翁胯下者歲不過數四值天暑有所索於遠道不得已與驢俱中途翁喘

乃跨驢馳二里驢不習騎亦喘翁驚即下解其鞍驢以為息已也望故道遂歸翁急遽呼驢驢

走弗顧追之不及也大懼驢亡又愾於棄鞍因負鞍趨歸家亟問驢在否其子曰驢在翁乃復

喜徐釋鞍始覺足頓而背裂也又傷於暑病踰月乃瘥

註 子母 即本息也息由本生知 責負 委欠也 漢書代步 李尤車銀輪以代步 膝下 母之生子故云子母 尚負責無鉅幾代步 度謂代步本趣非廷是

不能死出吾胯下

貓言

某友言某公夜將寢開窗外偶語潛起窺之時星月如畫闔不見人乃其家貓與鄰貓言耳鄰

貓曰西家娶婦蓋往覘乎家貓曰其厨娘善織不足稅吾駕也鄰貓又曰雖然姑一行何害家

貓又曰無益也鄰貓固還家貓固却往復久之鄰貓躍登垣猶遙呼曰若來若來家貓不得已

亦躍從之。曰：「聊奉伴耳。」某公大駭。次日，執貓將殺之。因讓之曰：「爾貓也，而人言耶？」貓應曰：「貓誠能言。然天下之貓，皆能言也。庸獨我乎？公既惡之，貓請勿言。某公怒曰：『是真效也。』引槌將擊，殺之。貓大呼曰：『天乎！冤哉！吾真無罪也。雖然，願一言而死。』某公曰：『若復何言？』貓曰：『使我果效，公能執我乎？我不為效，而公殺我，則我且為厲。公能復殺之乎？且我嘗為公捕鼠，是有微勞於公也。有勞而殺之，或者其不祥乎？而鼠子聞之，相呼皆至，蘇廩以糜果穴，鹿而毀書，樞無元衣室無整器，公不待一夕安枕而卧也。執執甚焉，故不如舍我，使得效爪牙之役。今日之惠，其寧敢忘某公笑而釋之，貓竟逸去，亦無他異。東陽夜怪錄。記苗介立事。貓之能言，古有之矣。而此貓滑稽特甚，足為捧腹。」

註釋 厨娘 司飲饌之事者。○玉台書史：京師中下之戶，每育女，教以藝業，用稅吾駕。見三梳承架也。○禮：男。苗介立，得奇，成自盛雪夜於東陽驛寺中。遇苗介立，吟詩曰：『滿匙食肉，主恩乃一大。』**滑稽** 有三說：一說滑稽，猶如諧也。藉用也。言辭技之人，言非若是說，是若非能，能則美楚。已言出口，或章句，不窮竭，若滑稽也。脂如草是也。一說滑稽，如骨精，酒器也。轉注，以酒然，日不大笑，時以手承腹也。○史記：滑稽，音哥，言諧語滑稽，其智計疾出也。並見史記滑稽傳。索隱：捧腹，立捧腹大笑。○後周錄：太笑曰：林腹。

瓜異

某公嘗市一瓜，大可如斗，置案下。夜半，地上有聲，嚶嚶如雞雛千百。察之，自瓜中出也。視瓜乃洞，灼有光如萬星，燦爛射目。驚語左右，聞見皆同。使燃燭諦觀，則聲寂而光發矣。置屋外，旦日

剖之。爰然有聲。然亦常瓜也。或哈之。味仍甘美。無他驗。

註釋

嚶嚶。小鳥之聲。又作燦爛。宋玉賦。鳴燦燦。燦燦。說轉移。

秦某

宋某者。直隸玉田人。嘗舉進士。後以事被罪。配烏魯木齊。白香幼隨其考為邊吏。嘗從宋受書。時有秦某者。亦配軍也。山西徐溝人。血宋特相善。每過宋齋。說往事。故白香聞而熟焉。白香告余曰。宋初至配所時。謁關廟。階下立一人。年界五六七。疎眉而秀鬚。目宋而笑。似曾相識者。已而呼宋曰。子吾故人也。而不識乎。宋愕然。唯唯莫對。其人乃能道宋郡縣鄉里氏名。及事狀甚悉。且曰。田國榮來歟。然當至。田國榮者。宋之家僕也。時果在道矣。於是宋聞之訝甚。曰。仙乎哉。仙乎哉。何以能然。亟叩其姓氏。則曰秦某也。秦謂宋曰。吾所以識子。乃以夢故。雖然。言長矣。非立談可訖。遂與歸其所居。述其詳。秦謂宋曰。吾向在京師。某年除夕。忽夢為有司。逮去。鞠於刑曹。獄成。配於此。親舊相弔而別也。吏卒相拘而行也。山川關塞道里之所經。水陸舟車步馬行程宿之所身受。無不盡歷。至烏魯木齊。乃驚覺。則獻歲而賓客來也。心疑而惡之。至上元夜。忽又續前夢。則至配所。以訖於身終。而覺。遂信其有以。越三日。而事果作矣。得罪以來。事無鉅細。卒與夢符。莫能強異。適過子於廟。亦遵夢而行者也。而果遇子。請吏言其後。其說吾夢。如子某年某月吉。某年某月當小蹇。某事如志。某事當無成。某月且疾。病。某月當愈。某月有獲。某月當有所失。某事當來。某事當去。此皆吾夢中事也。夢境渺茫。每不自信。又恐迹涉詭怪。惑人聽觀。重

取罪戾深祕不敢言。予辱於我。姑言之。以試吾夢。宋於是遂與訂交。然疑其或有他術。久而察之。然後知其果夢也。而非術也。識其所言。無弗驗者。夢既久。事以千萬計。秦亦不能盡記。事至輒憶之。則娓娓而竟。其後無弗驗者。秦謂宋曰。無弗驗者。獨一事弗驗。吾夢居此地時。乃三城品列。今獨一城耳。此為不驗。乾隆三十年後。屯田既廣。商賈雲集。更築新城。以處之。後又移陝西。為兵駐防於此。復築滿城。三城之說。亦驗。宋有母年老。歲時誕節。未嘗不瞻望涕泣。秦慰之曰。無傷也。子行過釋。且終養。後數年。宋果釋歸。奉母以終。乃卒。秦卒於配所。噫嘻。除夕一夢也。異矣。越十五日。續夢之。其後十年。復履而行之。以至周旋瑣雜。語言纖碎。目見而耳聞。無與於己。而不相謀者。莫不如印同符合。比於他人。蓋不啻兩世。亦古今以來僅有之事也。然豈非數哉。白香在烏魯木齊。年尚少。不能具悉。比述於余。又忘其四五。余記之又述其四五。蓋非其詳矣。白香又言。宋晚歲。頗明於卜筮。推占後事。往往與秦夢符也。然耶否耶。

註釋 玉田 縣名。清屬直隸。遼東道。進士。見科場。烏魯木齊。地名。即今新疆。趙化。興。元時。配軍。同州。今屬直隸。津海道。北。奔。舉。孫。名。明。清。竹。屬。山。西。太。關。廟。奉。祀。蜀。漢。關。京。師。
 刑戍邊者。瑞桂堂。跟錄。東坡。入。京。師。徐。濟。孫。名。明。清。竹。屬。山。西。太。關。廟。奉。祀。蜀。漢。關。京。師。
 有相者云。一。雙。學。士。跟。半。個。配。軍。頭。徐。濟。孫。名。明。清。竹。屬。山。西。太。關。廟。奉。祀。蜀。漢。關。京。師。
 見荷花。除夕。義。果。刑。曹。兄。吳。遊。記。獻。歲。歲。格。曰。獻。歲。上。元。五。日。為。正。月。十。日。為。上。元。日。屯。田。終。養。言。終。養。其。母。老。人。見。雙。學。士。跟。半。個。配。軍。頭。徐。濟。孫。名。明。清。竹。屬。山。西。太。關。廟。奉。祀。蜀。漢。關。京。師。
 武侯碑 武侯碑。按。漢。符。合。之。官。門。業。者。相。合。而。由。之。故。後。世。稱。事。物。之。相。合。者。曰。符。合。

李制軍慈威都日掘城下得古碑。勒五大字。旁有武鄉侯款識。因移置武侯祠。是日大蛙見於市。旁有穴焉。或傾以盂水。蛙避入穴。穴亦塞。次日蛙數萬隊行。詣武侯祠。填塞門巷。衆稱焉。已而不見。頃之。成都火起者五處。延燬萬家。乃悟所掘者武侯鎮火碑也。復埋之。遂不復火。

註釋 制軍

清時稱總督曰制軍

成都

見蜀

武鄉侯

即諸葛亮三國陽都人字孔明相蜀平賊忠武封武侯

奎光

諸生某銳意進取。歲當賓興。往往夢中躍起。走叫出門外曰。中矣中矣。已又作報喜人。索米錢。疾往復爭競。良久復就牀。鼾然睡去。次日憶之。惘惘然如不第者然。又聞人言。登科則奎光且見。一夜有偷兒。燈火耀窗間。某正擁被冥想。見之喜曰。殆奎光耶。果爾當再見。偷兒承意。復耀之。某大喜。遂熟睡不疑。偷兒盡發其囊篋以去。

註釋 諸生

見泚水

賓興

周時選舉法自鄉小學舉賢能而賓禮之

登科

謂應試而中

奎光

亦銀樓神契奎主文昌

偷兒

見周

燕

遠者新進士才及第以記金書

奎光

柳荆詩簾捲奎光聽玉音

偷兒

見周

登科

謂應試而中

奎光

亦銀樓神契奎主文昌

偷兒

見周

豫章某節婦家。歲有雙燕巢其堂。後雖燕獨來。蓋亦孀矣。或謂孤燕不祥。毀巢而逐之。燕旋毀旋葺。終不去。他日忽有雙燕者。徑來奪其巢。孤燕露處宇下。孑然悲鳴。而是夜雙燕竟為鼠嚙以死。孤燕乃復聞者快之。節婦既貧。蓄其室。他徒明年孤燕至。訝主人已非。徘徊舊巢。已復去。卒訪得其新居。構臺處焉。去來者十九年。而周厚菴來都下。述於余。此與姚玉京及衛敬瑜妻

事略相類。噫嘻。今孤燕高無恙耶。可不謂貞且義耶。夫鼠黠而竊者也。乃亦能使善乎哉。

註釋 豫章 見秋心 婦人喪 夫曰 徘徊 雨金 姚玉京 幸公位燕女墳記 宋末有女姚玉京室有雙

京之臂如是數年五京死燕來窺室周回累夕衛敬瑜妻事南史衛敬瑜妻王六羊十六而
姚氏語均在南郭可往燕逆至墳所惡鳴而絕衛敬瑜妻事敬瑜亡父母舅姑欲嫁之截耳
置腹中為誓乃止所任尸有燕巢常變來去後忽孤飛女乃以綈繫脚為誌後歲此燕見
燕來獨帶前線女因為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居故人恩既真不忍復雙飛無恙顯
度秋

條舉

某生篤學自少至長無交游。誦讀之外亦無他嗜好。泊如也。讀書城中某寺。其鄰以宅警他。徒
有曳挈春來。親居之。鄰故有樓。俯臨生書室。久為鑰。翌日忽施簾幃。甚華煥。俄有女子自樓出。
妙齡殊姿。生見而好之。木立移時。女凭檻他顧。略不垂盼。徐徐舉簾入。徑圍其扉。生徘徊竊
嘆。天下乃有是人耶。翹首樓上。冀女且復出。數日杳然。生意必更春屬。即往謁。欲結比隣歡。
為朱陳計。門者謂王人性介。不願見賓客。置刺不為通。生怏怏而返。次日復往。則杜其門。馬
由是益悵惘欲絕。日對樓凝望冥想。而誦讀之聲不復作矣。一日薄暮。微聞樓上步履聲。至。乃
髮鬋闌闌紅袖。生喜。注目待之。忽微覺颼颼一箭出簾間。生驚閃避。箭已著地。拾視鐵鏃耳。
少焉女挾弓矢出。見生似甚怪怒。復射之。生神奪。不復知避。又以蠟鐵無傷也。仰面視之。箭發
中生頰。甚痛楚。拔視箭端。易以繡針矣。流血及頰。女乃大笑。趨入內。生既病創。數日偃卧不能
起。終不忍女念女戲而賣己。殆非無意者。且以投梭。故博傾城一笑。計亦良得。及瘥。則樓上簾

僕無見。局鑰如故矣。悽然喪魄。訝更何故。遽遷去。偵詣其門。則雙珠未遷。單辭叩門。春乃知。更蓋山西富人。有二子。外商室中。止老婦。及竈下婢耳。始悟女竟非人也。熾念頓灰。然猶時時念其美。不置。遂感疾。遷延卧榻上。家人聞之。請醫來問狀。生但瞪目直視。不復作一語。舉室驚悼。謂生且死也。無何。躍然從牀起。神色怡然。若並無疾者。家人愈疑。驗環而守之。生辭馬。弗聽。衆始相引趨出。伺諸甯前。則聞生語曰。退矣。退矣。卿盍前。少問生。又曰。君太惡作劇。乃以人面為鵝耶。則聞有吃吃笑者。笑已。乃答曰。聊相試耳。君乃不怒。既知為異物。乃復不畏。且念我而病。君良苦矣。而情亦至矣。是以來。家人聽其語。知其鬼也。急排闥入。共徙生以歸。生悲但無已。奄然復病。飲之藥。弗效。更為召巫。生乃見女來矣。曰。巫馬能驅我。適誘我耳。久欲視君。苦無間。可乘此一遊。生欣然從之。出略無阻隔。倏忽間。行入一室。綉帷香榻。壁有圖。瓶有花。琴書玩好之屬。位置疎雅。女闥旁闥。引生出簾外。凭欄而指曰。是何處。生審視。即己書室也。始覺身在女樓中。益自喜且幸。已於門側得斷弓及矢。生問此射我者耶。女粲然曰。然。為其射君。罰而析之矣。生亦笑。生既與女處。因問女姓字。女曰。妾前明張總帥女也。小字綠翠。適疾夫逝。棲魂於此。莞守泉關。未敢自澆。感君意厚。故不避非禮。赴情中義。不幸形迹乖異。見防於人。遲遲至今。生曰。鬼真畏人乎。女曰。非也。桑濮之事。安得覩然不避人目。彼雖不見。妾實恥之。非畏之也。生曰。吾與君今日。殆夙緣耶。女曰。非緣也。情也。無緣者。神魂不親。飛絮因風。飄萍逐水。偶合偶離耳。妾向遇君。蓋如此矣。若情之所結。自有而無。亦自無而有。由生而滅。亦由滅而生。山川不能間。死

生不能奪。天地明神不能禁也。生曰：卿埋香已久，九原寂寞，蓋為再世玉黃乎？如曰：鬼之不欲生，猶人之不欲死也。人不能不死，鬼則可以不生，且人之生也，饑寒伺其身，職役勞其形，嗜好攻其情，災患怵其慮，妾嘗為人備領之矣。而造化以來，舉不復有此，何樂如之？雖有絳雪神丹，還魂靈草，不願服也。生唯唯。歷三日，女促生歸。生恐失女，不肯行。女曰：無傷也。君歸請宣言於衆，曰：聽我，我乃生，不聽且死。孰與聽我？衆必聽，則使人迎我於樓，妾即至矣。不然，幽遠亦何可長哉！然須將帶帛，具與馬，如婚娶禮，妾乃行，非以為文禮不可廢也。生唯唯，遂歸。忽從榻上起，則聞家人驚喜曰：生矣！問魂亦何之？生如女教，家人不忍違，竟為娶女以歸。居室如夫婦。女性貞謹，不好冶嫖。生之外，雖三尺童子，莫能觀也。生有外兄某，聞其事，欲求見女，女不可。某堅坐不去。語漸褻，女掩耳讓生曰：閨幃之中，安得容淫朋穢語？幸速遣之。某聞慙而出。其嚴凜如此。女流相對，間亦形見。往往相謂曰：目中閨彥，無如新婦妍且慧者。居數年，惟薄其修，遇有休咎，多因女決之。生家呼女為神娥，生感女意，不復娶，勸生納姬。生二子為父後。生卒，女亦去。女嘗出生時小像，使生題識之，藏於家。

註釋 宅警 謂凶宅不能居也。妙齡 少府。徘徊 見天。朱陳 白居易詩：徐州古豐縣，有村曰朱陳，世為婚媾。髮鬢 真俗佛同。楚辭：紅袖青衫。仲先曰：若得時將投梭。晉書：鄰家高氏女，有美色，謂人為之語曰：任遠不已，勿傾城。見魏。電下婢 復洪書：應夫，人多著繡面衣，錦袴，長安為之。慈與折為。勿與觀字也。傾城 始。電下婢 語曰：電下婢，學庖厨之婢也。慈作劇 謝戲弄過甚也。唐士人牽生，暗達一簡，要至其寺，行十餘里，不至，疑之，乃鵠。即鵠的射。密取弓彈，中其腿，凡五發，始中。庖厨，曰：郎君莫惡作劇，見劍後傳。鵠者，鵠的射。

為的也。因寒今人吃吃笑聲。飛燕外泉關。暮漢見三飛絮因風。世說王凝之妻謝
 道韞。雪下。叔父曰。何所似也。安九子。朔。散。飄。萍。逐。水。杜甫詩。舞。香。喻。美。人。之。華。
 靈。空。中。差。可。礙。道。蕊。曰。采。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飄。萍。逐。水。老。獨。細。淡。理。香。也。年。賀。詩。
 柏。林。飛。燕。九。原。見。三。玉。蕭。姑。說。澆。化。見。阿。憐。絳。雪。神。丹。見。說。還。魂。靈。草。本。草。紫。苑。一。名。返。魂。
 背。理。香。九。原。見。三。玉。蕭。姑。說。澆。化。見。阿。憐。絳。雪。神。丹。見。說。還。魂。靈。草。本。草。紫。苑。一。名。返。魂。
 說。之。草。近。貞。益。靜。也。貞。治。燥。治。容。淫。標。也。外。兄。復。漢。書。居。叔。單。車。遠。來。而。陸。下。之。闍。秀。前。
 脫。身。事。幽。詩。惟。薄。氏。袁。休。咎。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注。光。武。之。姑。子。故。曰。外。兄。闍。秀。前。

西坡逸史

西坡逸史。渭河孤仙也。元時隱山中。至洪武己巳。采藥山陽。見黑風起。良方須臾四障。天地昏
 黝。穢氣撲鼻。少焉天宇寥青。紅雲綺。恍惚有物露爪擎空。巨聲雷吼。振動林野。叟乃悚恚。疾
 走還山。回望西方。濃雲復布。猛雨繼集。雷剴雷燦。冰雹凌風。山谷喧撼。復覺穢氣撲鼻。如前叟
 頗惶遽。倥偬斜行。不半里許。遇一道士。手持桃枝。問叟何往。此時尚采藥乎。叟未及對。道士即
 手中劈一小桃枝授叟曰。此可當兵。方被問訊。道士已杳。叟不勝嗟異。視桃枝已化鐵矛。六叉
 犀利寒威可栗。霹靂再作。燉有一蛙。大可埒牛。口血盆張。舉爪向叟。叟急揮矛當之。蛙被創腦
 裂。血膏塗地。叟亦頽倦。弛然僵卧。乃見前道士騎龍接虎來。謂叟曰。予孫真人也。今來賀爾。已
 聞異音仙籟。繚繞霄漢間。遂有絲繒一幅。斜披叟體。道士又遺一葫蘆。內貯神丹。曰。服此長生
 於是凌雲攝虛。頃刻已逝。叟亦驚覺。夢中所授宛然在焉。又於身畔得黃紙。大書助天仙翁四
 字。蓋以葆其殺蛙之功也。叟自是服丹勤修。遂登仙錄。乾隆辛亥四月。某貴家扶鸞。叟降壇。自

述願末如此主人錄其語余為益次焉

註釋洪武明太祖良方方謂此故倥偬迫促也孔稚珪文犀利堅利也漢薊靈見書

孫真人唐華原人仙錄雲仙雜記房次律弟子金剛十二歲時次律微聞葛洪仙錄乾隆頭

生扶鸞扶鸞即扶乩也 極扶鸞見飛天使者注

過期孕婦

近傳賈人某氏婦孕十四月矣其夫夢入語之曰若婦是月也必誕男也且貴然若必母出出而婦產產必殺兒若必母出其男之夢亦云遂信之於是彌月皆不出婦亦不產亦漸疑其妄父與子易而出焉又五六月如故也皆曰夢妄耳遂同出既出婦腹痛產兒兒墮地疾趨視其面黝然黑也婦駭甚舉物投之仆旋起又投之復仆而婦腹又痛產兒面紅色直前掖黑面者起婦又駭尋刀並斫殺之腹又痛產兒婦體已僵甚不能運視兒面則白色行其緩就視前二兒皆已死歎曰噫遂仆而絕鄰里多見之者其後亦無他異焉

註釋黝然黑貌歐陽修賦黝然黑者為星

三都人

某公性迂拙偶出所居村外迷不能歸遙見其季父耕田闕不識也從之問途而連呼曰農農季父怒且笑戲應之曰血血公即其處歇息至暮始引歸有鄰婦冬夜號寒公憐之次日往謂曰汝無余苦寒盍就我宿婦大恚詈公出述其故於人曰彼婦殊不知恩聞者大笑他日宰

某邑有訟者三都人也。甫投牒。公怒。即杖之。訟者請罪。公曰。吾作秀才時。三都人屢負吾租。又謂辱我故耳。或告曰。此三都非彼三都。公悟。徐笑曰。我真誤。天下固有兩三都也。

註釋 秀才見段

詳註野史間談卷之四

杜鄉漁隱著

委羽山燕註

雜貨鋪

京江殷培元年五十而無子。開設雜貨鋪。有友人在伊鋪司會計。後索資漸裕。獨往鄉間開張。同人往賀。而殷與馬。午餐後信步閒眺。出其土園。芳草被堤。樹木陰翳。夕陽掩映。荒塚纍纍。道而望之。忽見牆間一幼孩。年可八九齡。身著綠布棉襖。木立不動。心疑焉。即而撫之。已殯矣。不勝惻然。歸命其僕荷鋤掘而埋之。當年妻即有娠。至歲除果生子。白面秀眉。舉堂狂喜。越十六年。遷居吾邑。仍為雜貨理。其子已納婦矣。一日暑夜。隣右與夫來購物。袖藏一小瓶。乘其不覺。盜油約三四兩。不意殷知之。羶起痛擊。受創而去。其妻為之復仇。大聲詈辱。殷當緣毛某。贈孔方先八百文。將與夫送官究治。責以四百板。與夫歸。憤悶死。未匝月。殷之子並毛某之子。先後得霍亂而卒。殷後以此貧賤老矣。

漁隱曰。埋幼孩而得子。責與夫而喪子。得喪之間。不爽毫末。夫盜油細故也。痛擊已矣。究治何為。毛某以八百文而易一子。便宜乎。不便宜乎。世之逞兇得賄者。何不以此為當頭棒喝乎。若曰。二子會逢其適。則予不信。

註釋 京江 朝三省通鑑註。大江經京口城。其纍纍。見長當緣。板附也。韓愈詩。青壁無路難。身曰。謂錢也。故今稱京口曰京。江。纍纍。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藥。便。打。如。黃。慈。孔。方。兄。文。親。之。曰。兄。字。曰。孔。友。棒。喝。是。三。問。三。度。被。打。後。參。大。恩。符。悟。黃。藥。誦。音。如。

曰黃綠髮牛故按樂便札師使唱以後接人排
曰笑是故今謂警醒人之達觀者曰雷頭林呢

黃衣女

益都士人安文在貌韶秀而銳於資。屢試銀榜。從師別野中。方夜誦。有黃衣女。素廉入。生驚視之。嬌波淺黛。麗屐軟倫。驚詢來踪。曰。毋深詰。兒非禍人者。前緣所訂。不嫌毛遂耳。自是無人輒至。一日師課藝。女適來。生才思素澗。頗厭速擾。愛形辭色。女覺詰故。曰。文未成。不及歡耳。女亟索觀。大噱曰。君真金玉。其外者。蓋詛也。親妻而夫不佳也。生頰赤。曰。淺學固願聆教。不識卿能為我一字師乎。曰。能。審題一過。命研墨。伸紙。拈筆。文盡就。生大駭。視所作。殊勝己。錄以質師。師李姓。濟南明經。夙有名。覽之。擊節曰。此仙才。何銳進。乃爾。疑焉。反覆試。膏由俎代。鮮不精當。師喜。家信之。有同學生段赤亭。嗔嗜不服。俟再課。潛踪以伺。聞囁囁秘語。就窺。見女握筆疾書。而安生袖手觀也。走白師。師至。絳笥紙規之一。蜂突出。警師目。楚不可耐。闖戶內。啞然笑曰。惡有為人師。私瞰生徒婦者。是所以傲也。師知為妖。愠甚。未如何。勸生避歸。而女隨不去。無何。生應童子。試謂曰。裹承牀頭人捉刀。場屋中亦能之手。曰。能。第寓齋宜靜閱。毋與友共也。生曰。諾。比至寓。女竟不來。屆期。夜向晨矣。女猶不來。生焦心如焚。萬慮攢集。怨女詎我。而女歛至。欣欣有喜色。曰。急然耶。矣。生咎其爽信。而窮以遲來之故。曰。非故慢也。入棹試題耳。彼念未動。迄莫能測。適念動矣。遂乃得之。蓋樂然後笑題也。命研墨。伸紙。拈筆。文立就。顧時既迫。記誦不遑。密藏以入。題紙下。果如所言。錄其文。青錢中選矣。感極。燕婉等仇。儻切磋若良友。及秋闈。又謂曰。裹

承場屋投刀。被鄰闖復龍之手。女搖首曰：此則不能矣。問何故？曰：有命。若非甲科中人，吾何能取且得隲已足矣。必脫白紵衫，若高利市哉。生與喀然，俄中秋節，置酒為樂。女慨然曰：緣盡行與君決矣。生聞意，哀離緒，頓索滿籠，展挽之不聽。曰：尚有一面緣，言已不見。生大慘愴。未幾果復來，生喜求與歡，不可。曰：來了一面緣耳。吾已仙，非曠昔比。各宜自珍也。遂去，杳不再至。生學亦大進，稱名諸生。此乾隆拾年事。江定甫茂才。從阮芸臺學，使校士山右，聞其詳。

註釋 益都 縣名，清屬山東青州府。烏羽脫落不能高飛也。今以喻人之別墅。見魚毛遂。戰

越平原居之。食客甚眾。趙平原君求做於楚，毛遂自薦，從與楚而鑿羽。見劉墓賣村者。合從曰：中不決，遂按劍如楚。王定從，劍歸。今人謂毛遂自薦，本此。金玉其外，見劉墓賣村者。

言一字師。詩話：魏龜著楚村，見秦公曰：真一字師也。濟南見林明經，見毛遂。祖代，莊子

雖不治，庖尸祝不事，請改服。秦公曰：真一字師也。濟南見林明經，見毛遂。祖代，莊子

趨得，祖而代之。嘆音見財神袖手。幹愈文，巧匠旁觀，袖手袖間。童子試，見鼠捉刀。見鼠

場屋。題句。青錢中選。顏常燕婉。見表伉儷。芳切。磋。詩：如切如磋。切，磋本治骨角之

之益。秋闈。見林開。得隲已足。見段白紵衫。古未任者，着白衣白紵。嗒然。見過中秋。陰歷八月

中。秋。曠音見過。請生。見沈水。乾隆。見虎。幾才。見造。阮芸臺。名元字伯元，芸臺其號也。清

見香。校士。考校士。山右。今稱山西為山右。以其太行山之右也。值。徵人。乾隆進士年。論文。連舉

五男。愛若掌珠。而等。妻。母子。於。奴。隸。一

辰溪富賈田某，妻性奇妒，初產不育。妻生子，苦莫能容。接楚時及妻事之，彌謹。妻謂其詐，將以惑夫也。益嫉之，凌折逾甚。田避嫌遠去，恆止厥室。連舉五男，愛若掌珠，而等妻母子於奴隸一

日田出飯謂妻曰。庶不先媾。吾語味。第衣食無使或缺。以杜外言。幸甚。妻伴諾之。田甫出門。即屏其母子於門外。哂曰。再能向玉節前持長短耶。妻無奈。走鄉間。就莊舍棲焉。無何山水驟至。田之居當其衝。隨水去。如婦五男骨及溺。妻與子以見遲幸存。田歸。竟與妻偕老。

竹雞

辰溪縣名。清湖湖南辰州奇嶺。見周掌珠。見紅粉。

曾石雁明經。名鳳元。歙邑雄村人。其先治醫法。宿役人戴某。林實寓居者。妻張氏。為竹雞託生。先是張姓似弟同居。如畜竹雞。性不馴。頻啄似子。似怒。命僮殺之。梯夜夢皂衣女乞命。許之。旦方擲髮。竹雞撲匿牀下。僮執以出。梯詰得故。驚曰。且止。吾將救之。握髮走白奴。既如請。而僮已殺之矣。梯殊悵悵。未幾。挽身。夢竹雞來旋產一女。知為孽。諸端順之。女長成。頻忤母。而梯不與。核女震安之。嫁戴。數遭疾。頻危。向人曰。我竹雞也。梯救我不力。致遭殺。夫以相報。不謂撫我良厚。怒因以釋。今當去矣。眾曰。投生匪易。盍少留。曰。修短有數。難自主。頃心如油炙。頗類前生見殺時。以是知不可活也。遂死。自是戴日替一日。至為人役。

怪

形如鷄而較大尾短羽褐色。如梯。謂即如類。梯類也。

獸怪

康熙癸未辰州紅苗逆命。軍門俞公益謨奉命進剿。師駐乾州鎮溪。幕友劉生。江南名士。不習

居行。安置某廟。午夜方理文書。有軍士披幃入口。諸將軍莊祇候。願乞辱臨。劉謂麾下營將相招。從之出。二枝攜燈導。經里許。至一處。門庭壯麗。殊非陣伍中。旋見壯士三人。戎服出迎。覷之。絕不相識。竊疑奸苗誘陷。踉蹌不安。願身已入阱。策無從出。強以為禮。詢姓名。主者曰。某王寅也。兩客一毛一山。此邦望姓。皆某契友。家世武人。聊堪禦侮。奈族戚間往往櫻春苗之害。飲恨有年。聞先生決策勦賊。恩勒五中。不腆之酌。難云酬德。風月清佳。用瞻風雅耳。劉聞意稍定。俄就寢。備核紛陳。三人談笑爽豁。苗區形勢要害。瞭如指掌。劉大欣悅。相見恨晚。舉觴滿引。而酒味殊淡。劉量素豪。其不滿意。王覺之。目二客曰。山鄉但饒野味。苦無旨酒。二君能為我一謀乎。二客無以應。劉興發。喉癢不可耐。向王曰。寓有藏醪。帥府所賜。尚未嘗飲。願取共酌。惜乏價耳。王笑曰。此易事。第反客為主。令人不堪。命校代取之。須臾攜至。瓶瓶共酌。甫數爵。三人玉山頓頹。倚几卧。劉竊笑量隘。以酒禍賜軍校。飲之盡倒。益詡良醪。拊掌大笑。呼客強飲。三人屹不動。撼挽久之。王始醒。昂首愕顧。已化為虎頭。劉大駭。轉視二客。一熊一野牛也。其軍校盡射狼兔鹿。駭極奔號。觸闕而仆。軍中聞聲。以為賊警。急偵之。劉生也。被投帳中。俞公詰故。以所遇告。公命燃炬親往驗之。曠無舍宇。惟豐林茂草中。一酒瓶在焉。即劉寓攜來者。始知為山中之怪。不勝酒力也。劉用其言。辨途徑。決進退。不數月遂以平苗。

蘇籍

康熙

見周

辰州

府名

屬湖南

向有

民

閩

紅苗

苗人

之一

種

即

軍門

見

銀

乾州

縣名

清

湖南

辰州

屬

江

南

見

造

午

夜

謂

夜

半

也

摩

下

見

舟

歌

踏

芳

五

中

何

歲

最

貴

五中謂風雅見張相見恨晚見蘇開玉山顏世說嵇叔夜之為人也若君若孤松之獨立其神也德哉若玉山之前崩

鬼妻

康熙初大庾李生性儂能而美於姿多為婦女所悅頗踰邪徑聞里鄙之避謗他適次梅關逆旅發下有款門入者視之則素所私酒家女詢來意曰聞君遠適夫相從耳李喜過望攜之歸州僦屋授徒以給旦夕女勤操作頗著賢聲生徒浸廣家以粗足踰歲誕一兒穎慧倍常年十六食餼韶郡孝以囊篋遺焉兒又成立謀學屬歸以告女女有難色李堅請女曰不獲已若其與兒去我固不欲往也李意其有私奔嫌不更強暫借兒歸徧謁戚黨既詢酒家翁媪無恙也命兒修外孫禮往翁却曰我故無女惡得外孫子其誤耶究以母在韶對縷述姓名翁益惶惑召李詢故李道顛末翁疑太驚曰審爾則與君處者鬼也吾女某年無故經死今已十六七載矣詳厥時曰正逆旅相從之候李疑信莫決即日治任之韶比及門僮婢倉皇泣懇前數日已失主母所在而數裙盡委地焉李始信為鬼追念曩情感涕不已請於翁從柩歸殯祖塋命兒緣經成服焉兒後娶婦育子年及五十始殂與恆人罔異惟日中無影宵分不寐較人稍殊究莫測其為人為鬼

註釋

康熙見周大庾縣名清屬江西西南儂吳郡賦儂佻空並街故無聲逆旅見都韶州今曲江縣其舊治也食餼因語虛人獻餼口無恙見劉經見石室緣經傳子墨緣經

大庾嶺上界江廣之閭石壁逆旅善人韶州今曲江縣其舊治也

對峙是為梅關茶寮挺置逆旅善人韶州今曲江縣其舊治也

無恙見劉經見石室緣經傳子墨緣經

義婢

崇義醫士王德化年五十無子。妻為置妾。生子周時。夫婦相繼死。妾與釵梳得營喪葬。牖破屋數椽。絕無活計。抱兒哭泣。恨不欲生。有婢秋菊。慨然請曰。主人惟此一勝。娘子徒死不足塞責。宜勤撫育。惡衣粗食。奴當任之。毋過苦也。妾含淚謝。自此秋菊日出為鄰家操作。夜歸織屨。燈下。手值所償。以贍口食。間獲贏錢。則投諸篋。積五六年。篋錢盈口。竊喜資生有具。無何。妾疽。秋菊大慟。出錢治具。既念己出傭。兒無依。乃附村塾就學。師憐之。罔較所酬。秋菊且送兒往。暮迎兒歸。形影呼吸。相依為命。日饋兩餐。皆出十指。衣蔽垢。首飛蓬。無厭忘。復倩良工繪主人妻妾像。懸中庭。旦夕命兒瞻拜。一室中儼如主人在焉。遇兒廢業。秋菊輒對像悲啼。兒為感動。一意力學。十七入膠庠。秋菊喜。探牀頭錢。又數獲。為兒整廬舍。潔衣冠。俾游翰墨。間以資砥礪。將擇婦。里人薄其孤寒。鮮與論婚者。塾師獨器兒。以女妻之。秋菊具禮迎歸。兒婦拜像。請拜秋菊。秋菊走避。謝曰。秋菊婢也。何可當小主人拜。兒請自今事以母儀。秋菊曰。此尤不可。秋菊昔事主人。未薦枕席。名分所在。敢與兩主母匹哉。兒固請。堅拒不受。塾師勸再三。始允。以平等見於兒。是兒稱曰婢。婦尊之曰大姑。外人呼曰姑娘。大姑以儲錢授弟婦。謝家政。然不敢自逸。恆紡績以佐薪水。用是家浸裕。兒無內顧憂。得卒業。邑有富人喪耦。聞秋菊賢。遣媒聘。秋菊笑曰。使我欲得丈夫。少時嫁去久矣。待今日耶。吾主人大器。終有賴。彼鬻辭翁。奚足動吾念哉。媒慚而退。後兒舉孝廉。適秋菊六十初度。郡已擢蒞其閭。壽臻九十。以處子終。孝廉用姊禮。服期年喪。

殯於王氏先塋享祀焉。

註釋

崇義 縣名清屬江西西南安
手值 手藝所得之
飛蓬 詩首如飛蓬
膠庠 見夢中
翰墨 見
砥礪 磨刀石也引伸之為
磨枕席 宋王賦昔先王遊於高唐而晝寢夢一婦人曰
新水 見周
龍麟 見周
孝廉 見周
初度 楚辭望觀極余於初度
處子 見

孝猿

雍正間南安獵人鍾某過梅嶺縛得一猿歸於庭際跳躍悲號向鍾膜拜鍾曰爾思歸耶猿點首淚珠如貫鍾心動牽至來處縱之暗伺所往抵一處巖懸如竇猿趨入鍾伏窺之中有母猿僵卧呻吟毛脫脂枯奄奄欲斃猿撫摩良久酸嘶而出意似覓食時際隆冬草木凋喪苦無得就潤銜水哺之鍾為惻然歸懷榛栗投巖隙猿出見狂喜而躍拾歸實嚼以進母甫進數果母猿側伸能動啾啾作聲若相慰勞鍾歸越年餘復經嶺上一猿突出以巨桃獻視之向所縱者也納桃袖中比至家母患熱疾勢甚厲頗思冷飮急以桃進食竟頓愈齒頰芬香次日人謂仙桃為縱猿投果之報

註釋

雍正 見以石
南安 見二
梅嶺 即大庾嶺因上多梅故
膜拜 長跪拜也○穆天
呻吟 見
仙桃 杜荀詩九重春色醉仙桃

土地輪婦

土地輪婦事屬不經所傳亦不一而乾州營與廳嘗目覩其像焉兩署聯垣各祀土地傳兩神

共博。屢神負以婦償之。示夢於人。命昇婦往。初不之信。繼而屢夢。且為祟。乃以其配送營祠中。或議請歸。及重塑女像。輒得禍。迄今營祠一神兩配。而女像大小懸殊。屢祠獨神無配。歷百餘年。仍其舊。無敢異。今淮安府山陽溝亦然。夫聰明正直之高神。神而猶博。又何怪世之賭風日熾也。調語無微。一至於此。

註釋 土地見竹冠道人 不經猶妄言也。史記 乾州見歐陽 淮安見許昭 調語設語也。唐書 張亮

耳。

鼠促登樓

休甯程翁治典淮上。懼鼠為耗。夜脫穀數升置空室。恐其飽。鼠聚以百計。數十年未有嚙物者。一夕翁寢樓下。方酣睡。有鼠登梁。銜其足。驚而寤。呵之不去。翁起燃燭。羣鼠旋繞。作諸怪狀。以杖擊之。羣奔樓上。格格作聲。似呼翁名。翁怒。執燭逐之。甫登梯而洪水至。排垣決戶。頃與樓平。居樓下者盡死。翁以鼠警獨全。人謂鼠報德。乾隆甲午八月間事。

註釋 休甯見竹冠淮上 即今江蘇淮一帶之地 乾隆見虎 甫見

蛇化鱉

歙曹君榮波嘗客汝甯。有丐者以無厭取憎。曹斥之。因仇曹。一日見巨蛇升樹。墮地化鱉。知其能殺人。攜以獻曹。將甘心焉。曹買而烹之。既入饌。而郡守適至。緣命庖人反諸釜。出盤守棧。抵暮客始去。乃取咬之。明日丐偵諸門。問餐食乎。曰食久矣。丐知問驗。爽然笑。他日又見蛇化鱉。

遂弗為意。取歸食之而死。同伴以告人。且道前事。曹乃知幸免。或謂物入湯中沸毒即解。曹之不死。以守來故。然此第未知耳。如知為毒。雖經千沸。不可食也。至曹不死。而丐即因以自戕。冥冥中實有主之者。報應固不爽也。

註釋

見黑天法寶錄。見付甘心某甲。厄人。掌膳差之人。冥冥。漢書乃合大。俗稱厨司。冥冥。道。混混冥冥。

友義

宣城劉伯箴二十喪考。遺弟一五齡。周時。踰年母又死。箴夫婦鞠以成立。授室誕子。而二豎皆不才。莞戲無度。兼溺北里游。羣惡少嗾與兄折產。冀得浸潤。遂日與箴相庇。箴苦喻弗聽。耗轉甚。箴弗獲已。憑舅母品而三馬。田百畝。箴取三十。弟各與三十五畝。屋二區。讓歸二弟。自僦居焉。二豎始無語。未半載。盡向兄請。求箴設筵。速舅及弟。曰。弟等不用良言。今若此。舅胡以教我。舅曰。若輩所為宜。箴曰。尚何言。箴曰。不然。兄弟手足也。手全而足廢。身何安。弟能改轍。冀軍島足校。吾所受田三十畝。仍父產也。可各取十五畝。以資生業。須努力毋再耗耳。二豎得田。稍稍悔。而羣惡少涎焉。百計誘陷。二豎惑焉。未幾。十五畝又屬他人矣。愧不敢面死。至不謀旦夕。箴聞泣曰。家何不幸哉。復招舅告之。舅曰。然則奈何。曰。天下無不可為善之人。教之不服。以意感之。未有再三而不化者。甥叩舅曰。數年來滋產治廬。已如父數。再量與之。何如。舅未答。箴妻自內出曰。若爾。是躡前轍也。非愛之。適屢形其過耳。我家舍宇闕曠。蓋羣處而合業焉。則產莫能移。兩叔庶無苦。箴大喜。卜日迎兩家合居焉。兩弟感激叩頭流血。自悔昔日非人。誓不

再耗併力贊助十餘年益田幾千畝屋舍連互子孫士賈各專其業寔成巨室歲年六十綜核財產三分之兩弟辭曰此兄物推食足矣莫敢取箴曰毋爾也昔由分而合莫今日之成今由合而分杜後日之患蓋諸弟非復似昔自可守其財吾子孫未必知令或難全吾義耳兩弟感其誠誓拜脫焉一時頌箴友義

註釋宣城縣名清為安縣官國府投室見硬壯里見秦虎梧抵梧也誅求誅責也左手誅無兄弟也李華文綜核漢書綜核名責也足誅無兄弟也李華文綜核漢書綜核名責也足誅無兄弟也李華文綜核漢書綜核名責也

劉酒鬼

江都諸生劉某名下士善譏性嗜酒人呼酒鬼竟以醉死既有年矣同硯數生赴試金陵卜乩問得表批云我劉酒鬼也眾驚愕焚錄敲之已而復請則云呂某降眾各加敬以闌題請曰試事秘密未可輕洩諸生意慮各跪飲墨汁一器眾急欲得題研墨灑汁跪飲如命飲畢其動大書云窗下懶讀書臨場喫墨水爾認是呂純陽我還是劉酒鬼眾大悔知為所弄聞者為之絕倒

註釋江都見趙諸生見北水名下士北史薛道衡時於陳作人日詩曰春燒七日雜家已呂純陽呂祖法絕倒見笑

淫報

陸君筱飲言山右富人某例選都門性游蕩喜狎斜經業術術見少婦美而艷採之乃良家知

婦室種槐几案了無塵垢。若常拂拭者。乃信姑語非覺。而婦之孝。生死罔易云。

註釋 寶國 縣名清屬安徽宿國府今屬安徽蕪湖通鎮 喃喃 見禁禪槐云祭也。禮不嚴。 語非覺 猶言非過言也。左傳是覺言也。

孝牛傳

乾隆乙未。廣陵歲歉乏食。民間牲畜賤值以鬻。陳家集某屠。收得一牛一犢。將宰之。擯隨其母。向屠晨鳴。且頻顧母。若為乞命者。屠鞭之。鳴愈甚。屠怒曰。行將及汝。何暇他顧耶。遂殺其母。犢見之。奔跪母側。長鳴如號。以首觸地。似不欲生。屠又殺之。首既墮矣。猶蒙自流淚。自數武外。旋入母懷。觀者靡不駭異。屠因為改業。林君蘭汀。陳家集人。親其事。作孝牛傳。

註釋 乾隆 見虎廣陵見卷

女化男

乾隆庚辰春。未陽薛氏女。字於黃。僉具既治。嫁有期矣。腹乍楚。欲死。未俗尚鬼。羣以為疫。聘巫覡之。巫曰。此吉也。非凶也。而家世善。將天報汝。召巫異為。羣嗤巫妄。巫去。女疾自若。昏迷間。見老樞來。徧撫其體。漸及下股。女方羞縮。樞遽以物貫女陰。女大號。母驚問。泣以告。視之。有物突。出如繭。日漸滋長。旬餘竟為偉男。疾亦旋愈。走告黃。黃曰。誰也。訟之官。未令徐公介亭。逮而驗之。良確。判以其妹歸黃。黃之嫌。方待字。遂以匹薛子焉。

註釋 乾隆 見虎 未陽 縣名清屬湖南衡州府今屬湖南衡陽道。

蠅蟻報德

廬州士人包萬有。孝肅高也。從壽春。性仁厚。喜放生。下至昆蟲蟻蝨。不忍戕害。錢必施障。以衛飛蛾。行必徐視。防踏螻蟻。人以為迂。包曰。天地好生。奚分鉅細。豈行喙息。各具性命。詎可以微藐忽哉。生平全活生命無算。嘗遠行投宿。將施茵褥。有蟻無數集榻上。恐傷之。就外舍寢焉。夜半內舍樓傾。得免覆壓。又頭患巨疽。醫巫計竭。自分不治。奄然一息。僮卧室中。忽青蠅千百成羣。競嘍患處。拂去仍來。營營不絕。轉痛為癢。意頗適。遂聽之。踰日而滯膿頓淨。新肉生焉。醫見賀曰。壽重疾愈矣。自知而愛物之報。作衛生編。刊布勸世。享壽九十八歲。無病終。

註釋

廬州 府名清屬安徽民國屬李肅 今合肥縣其舊治也。李肅 即包拯字希仁宋壽春州名清屬安徽現陽府民國

好生

仁愛不嗜殺也。書營營 往來貌。詩。好生之德洽於民心。營營 營營青蠅。

義驛

平陽賈劉某。畜一驛。馴而善走。日數百里。愛之勝珍貝。飼飲必親。夜伴戶闔不少離。劉出驛必繞室而嘶。若覓主人狀。遠乃已。一日載資赴東省。路出中州。遇盜射劉死。奴資跨驛去。至家方解囊。驟忽咆哮而奔。嚙殺盜。並蹄其妻子斃之。馳還守劉屍。長鳴如號。僕繼進。見劉遺骸。而驛資無恙。問則厥故。懇於官。驗之道側。有蹄痕。循跡至盜家。訊諸其黨。得實。始知驛之復仇也。殮劉屍。付僕扶柩去。

註釋

平陽 縣名清屬浙江溫州 猶言珍寶也。中州 見收。咆哮 見劉無恙。見劉秋屋。

池金

太原趙生。巨室也。墜入成均。康熙某科。將試京兆。經僧寺中。對院有游客先寓焉。明日過之。詰邦族。則洛陽鄭生來探友。事竣將反轍矣。趙覩其爽豁。遽投契。便邀同舍。鄭欣然諾。移就趙屋。夕講論。才識淹雅。趙歎不及。甚敬禮之。訂為異姓昆季。趙尚長。弟之。歸輒與偕。趙素侈靡。賓從雜沓。鄭頗不愜。密告曰。盈虛消長。瞬息異形。事富有節。富不可恃。兄所與游。都非佳士。尚其慎之。趙笑曰。弟何迂也。交游衆。惡能一一辨賦否。若以貧為慮。我曾埋金十萬某池中。何憂不繼。顧此事頗密。妻孥不知也。宜秘之。鄭曰。如此便佳。無何。趙迫試期。欲與俱。鄭曰。客外久。老母懸切。實不及伴矣。同日治任。及歧途。揮淚別。居數載。鄭苦憶趙。未裝再往。比至。則門已扃。鉅大駭。詢諸鄰。云。趙死都下。門客某與蓋交。事發証及。家被籍。妻孥止尼菴。銷其屋。變價馬。問價幾何。曰。三千金。鄭急至菴。趙妻大慟。懇所苦。鄭曰。已知勿復言。今柩安在。曰。未反也。曰。我能反之。兒何往。曰。傭未歸也。曰。我能教讀之。曰。食何從來。曰。十指力也。曰。我能任之。傾囊出金以付。曰。無苦。需數日。我必返。遂去。至洛。蓄廬。得金三千。入官反其屋。徙居之。迎趙妻子至。潔正室。舍趙妻。整書。虛譯趙子。親詣都。反趙櫬。痛哭葬之。種種耗鄭囊。字為感動。學益力。不數歲。入膠庠。才名。一邑。鄭喜曰。金有王矣。集趙妻子於池上。告曰。中有金十萬。而父所理。向之不告。而未樹立。懼外侮也。今聲重宮牆。無虞矣。發之。業可復。妻子驚愕不信。鄭令捭水掘之。得十囊。白銀盈焉。出之。符十萬數。妻子感激。願與均。鄭曰。此汝家物。我何與。妻曰。不然。屋已去。微叔力。惡得此。叔不取。予曷敢獨據。予曰。金為父金。叔不取。屋為叔屋。姪不居矣。鄭峻拒。不得已。受金三千。價

屋值焉。翌日告別。趙妻子苦留。繼以法不聽。竟去。趙氏得金富如初。其族趙永年嘗詳言之。

註釋 太原

縣名。明清皆屬山西太原府。今屬山西。其地富道。樂與神。

康熙見周。武京兆見魏。邦族見郭。洛陽見段。

妻孥。妻子也。治任。見周。東萊。見方。孺。膠庠。見夢。中。宮牆。元稹詩。李善。人傳。行雷。摩。苗。傍。宮。牆。

芋艿

河南某巨室。築屋既成。自題於壁云。竈突無煙。惟有敲。敲。敲。不可賣屋。人謂垂訓後人語。蓋俗以敲。敲。為乞丐之行也。未幾。其地大旱。闔境乏食。富民多擁資待斃。其子孫。繹。繹。語。疑壁有積。穀。破之。無所得。諦視壁。敲。敲。若粉。搗之。殊甘美。異焉。試敲以蒸粥。於香。捺。鼻。入口。味如芋。乃知。搗。熟。芋。搗。成。者。嗣。遇。歲。凶。日。食。一。瓶。數。世。無。絕。糧。之。厄。

註釋 巨室

世家大族也。五子巨。芋。芋。蔬。類。室之所。基。一。園。築。之。植。物。也。

梁節婦

陝西梁節婦。談者略其鄉邑。十八而孀。伯利厥產。謀離之。以媒來。婦擱其面曰。婦人從一而終。膏死誓無二。伯知不可奪。託言婦母病。給以歸。至則王姓富戶。婦知為所購。長號見死。王窺婦美。大悅。百計勸慰。不從。曰。婚嫁有主。伯何能傷。容歸請母命。不更悔。王以力能操縱。姑順婦意。竟予歸。將餽其母。使婦無辭也。母見王家昇女至。方駭問故。女遽入室。引刀斷髮截耳。血流被面。向泉曰。王家陷我者。以吾容耳。今則鬼矣。噫。無作妄念。眾奔告王。王怒。訟於官。官故廉吏。鞠得。故斥王。杖伯幾死。婦以不復可歸。請居尼庵。官許之。伯由是憾婦。糾諸無藉。焚其庵。大雨驟至。

撲火滅。又使盜夜劫之。斬關入。而牆道傾。屢盜斃。婦獲免。後伯窮餓死。道二子尚稚。白食於市。婦聞歎曰。君子不念舊惡。剔骨肉耶。吾貧也。婦見二子鞠之。紡績以活。聞事儲積。薄治生產。二子頗長成。以一續夫後。秉婦教。皆克樹立。婦守節六十年。壽躋八寸。有司上其事。旌焉。

註釋 無藉見大赤蛇 骨內見味

俞氏園

吳儋壽部郎。歙南豐人。僑居武林。乾隆己亥。為子邦卿。娶周雲衢李康女為媳。未半載。遺奇疾。胸腹作楚如割。疾劇。輒見黑白氣二縷。周鏡其體。類束縛。背旦號咷。肌革銳減。家共愛之。歷數十醫。莫名其證。或曰崇也。醮禳益劇。迄無驗。乃焚牒闕帝廟中。一日。雲衢晝卧。儋然若死。閱二日。甦。語家人曰。適帝命召去。吳婿與女俱在。帝令溫元帥擒妖至。乃一牝猴。其黑白二氣。則蛇也。妖言至正間。偕壯竊果俞氏園。婢見擲石。牡驚逸。獵人張信逐殺之。北逃括蒼山。修煉證道。今吳子即張女即婢。夫以相報。問二蛇何仇。曰。此吳園中物。巧以相助。早。帥怒曰。驅猴護果。婢職也。獵人斃獸亦恆事。何報之有。且不報於生前。而報於身後。又不仇張而仇婢。非理甚矣。矧二蛇無故助虐耶。擲劍斬蛇。令猴治女病。猴抗不服。繼迫帝命。乃抉女耳目口鼻中。去針刺。無鼻。復於胸間出一物。望類銅鐵。曰。病根去矣。但囑吳氏祀我園中。恕可釋。帥許之。飭諸人歸。遂魁。先是邦卿夫婦亦皆仆。比醒。述所見同。女病自此瘥。乃於別齋為猴設位焉。吳翼田中憲言有。儋壽其族弟也。事載新齊譜。而未詳其名。

溫元神

清代各部見黑南豐非江西南豐縣地名

見泰

開廟中所題

括蒼山蒼嶺又名天真山一作真隱山

武陵

見

乾隆

見

孝廉

李廉

蘭帝

廟

見泰

溫元神

開廟中所題

括蒼山蒼嶺又名天真山一作真隱山

武陵

見

乾隆

見

孝廉

李廉

蘭帝

書名即子不語清表故者

女妖

邵某言。乾隆初。崇明徐姓。忘其名。聞行郊館。邂逅女郎。睽之而笑。感焉。已歷年。奇甚。語所從來。曰。與君有緣。矢相從耳。徐喜。白父母。謂跡涉詭異。戒勿納。徐曰。兒故貧窶。不患為累。且罔所耗。而得婦。事良佳。胡邵為父聽之。及夕。與共寢。女峻拒曰。夫婦天倫。詎容越趨。須族戚證盟。乃可。從之。蜀吉成禮。女勤井臼。奉翁姑盡職。而持善。雖未恆裕。如徐澁。具有私蓄。求解案以資生策。女未措辭。居有頃。出白金百兩。曰。世間金有主。悉為神守。斯無主者。取之無禁耳。徐問解所謂。心良德之一日。女出浴。有道士踵門告徐翁曰。君家妖氣熾。不治且為厲。翁曰。無之。道士固爭。翁曰。惟新婦來。歷未審。然事兩老人孝。持家勤。何妖之有。道士曰。即此是矣。留符使懸諸門。約再至。以觀其變。翁漫應之。道士去。而女歸。見符問翁。翁不能欺。告之。女收符。曰。是惡能治我。裂而擲於地。翁頓赤。謂道士詭已。明日道士來。翁語之故。且讓焉。道士曰。毋爾也。我術良淺。然有能制之者。遂去。女聞。屈指以下。大驚。拔地。乞援於翁。翁曰。而果妖耶。我何能為。曰。彼去必控之。聞帝。兒命休矣。翁如庇我。以兒孝行。牒請廟。或邀幸萬一。翁如其請。俄書。雷聲轟然。翁閉女密室。為叩禱焉。已而天霽。女出謝曰。兒禍免矣。願奉帝旨。往我眉聽役使。不復可留。遂

海棠花下坐吹簫費氏官詞折銀篋先

林前七寶北史薛秀子務高鄂州牙鹿挑核杯上請

二百樓船千百錦開河記場帝御龍舟江都船艦相接自天江南見造華嚴閣五代蜀主

玉霄續仙傳可馬承禎居玉霄峯常迎仙唐書高駢造迎仙等樓皆度高八十八尺錦以金

其上祈管華按蜀橋和繫蒙見長孟蜀即五代後蜀李艷娘五代後蜀

與仙孫管華按蜀橋和繫蒙見長孟蜀即五代後蜀李艷娘五代後蜀

畢者字韜文歛之奇女子也。稟異姿。幼工文翰。兼能挽強弓。善擊刺。思陵不父守薊邱。櫻城禦

賊力竭戰死。屍陷賊中。眾議請兵復仇。著曰。城在援且絕。矧城沒耶。即有應。亦曠日。賊備無濟

矣。乘夜率眾襲賊營。賊幸主將亡。不疑有變。方操妓酣飲。著軍突入。賊驚愕失措。著手及賊渠

握首級。號於眾曰。敢拒王師者有如此。賊眾遂潰。焚其營。追殺無算。賊平。昇父屍還。時年甫二

十也。督師聞捷音。遣之。援蕭山沈烈女事。奏請授官。俾討賊。著以父喪辭歸。營葬金陵。會鼎革

事寢。後歸崑山士人王聖開。偕隱吳門。結廬僻境。宅旁種梅數百株。以自給。人異其能。殺賊事

讖之。則見羣布釵荆。無復嗜音。英銳氣概矣。與婿白首相莊。以毀其殺賊詩。吾父矢報國。戰死

於薊邱。父馬高賊乘。父屍高賊收。父仇不能報。有愧秦女休。乘賊不及防。夜進千巉。殺賊血

流。澆手握仇人頭。賊漬自踐。踏屍橫滿坑溝。父體與觀歸。薄葬荒山陬。相期智勇士。慨然賊同

仇。賊賊一掃除。國家鞏金甌。

註釋 敏見黑陵明莊烈帝之陵也帝於明亡殉國清年薊邱地名在北京德勝門西其亦

毛人思陵定京師後乃以禮改葬名其陵曰思陵薊邱曰上門關即古薊門遺址。

蕭山 縣名清屬浙江會稽道沈烈女沈雲英者明蕭山長卷里人父至緒任道州守備為沈冠

親負父屍運潮廷以雲英為游擊將父衆大賈萬家亦死於賊雲英到金陵見梅光鼎

兒童以終焉與命官以雲英為大將軍與戰也載其事三述補中

羊 易羊去故也鼎取新也 **崑山** 縣名府屬江蘇常州府 **吳門** 見拒報 **裙布** 叙荆 見曉 **普** 見

陰秦王易社受命曰鼎取新也 **秦女** 即秦良玉明石碛官操使馬千乘妻忠州人饒膽智善騎射兼通詞翰常為

北蛾賊秀黃中為標榜時人謂之黃巾亦名城越 **金甌** 喻疆土之完固也 南史武帝

江公道 言我國家賴若金甌無一傷每

江某款人也。性捐介。家貧。貿易鳩江。嘗以銀四兩。市布於肆。江故乏資。贏縮必較。當肆苦其煩。擲銀完之。江出檢視。則十金也。急入投銀於櫃。曰。從君計。予羨無多。從予計。君利尚厚。幸無拘執。當肆固解其意。他顧不問。江無奈。危坐以俟。市散。從容謂曰。予非強相賂。如厥數不符。何出銀示之。當肆駭然曰。真不早告。曰。此時東人在。暴之則君任過矣。其人嘆服曰。吾過矣。吾過矣。兼以小人。心待君子矣。遂知其值。出布以侑。一時傳頌。目之曰。江公道。厥後獲利甚豐。為邑巨富。

監 見黑 **狷介** 晉書以馮詳由狷介之 **鴻** 江州府也 **從容** 舒廣貌 中庸 **東人** 即東

弱冠卅二字 也

乾隆初。鄱陽有藍生黃姓。有家資鉅富。樂善不倦。族人涎焉。需索頻仍。生因不應。而迄少厭足。

卒以廣券訟生於縣。遠生質訊生天曰。脫予負若金。令三十二男皆斃。官聞訖訝。問其年。纔二十。愈誕之。徵諸吏。吏曰信。此蓋生父兄弟四。三皆乏嗣。惟生一人。各家高娶一婦。婦俱學生。四婦歲舉八子。捨四年。得三十二子矣。官大奇之。既知為善士。敬禮愈至。真其訟。賜危濟表裏榮焉。

註釋 范陰 見虎都陽錄 見巨 監生 清制五貢皆得入國子監肄業謂之監學生 雙生也。方書

生。

紅雲女

吾邑李愈。未通籍時。性豪放。嘗負無賴子弟為伍。值清明節。往郊外踏青。一肩輿至。共贊此婦。大妙。愈亦神往。尾其後。有口龍得其鞋者。當共贖金錢。沽美酒謝之。愈挺身自任。急走至前。竟得其繡履。眾悉鼓掌。醉飲而散。與中人。醫生某之新娶婦也。夫責其妻。疑有外遇。妻忿自縊。死愈應婦試。首場夜。忽見婦來索其卷。堅不與。是秋中式。聯捷成進士。以第二人及第。禮闈中。婦又來曰。爾應發蹟。將待君於西子湖邊矣。太息而去。後簡放浙江學政。其親戚故舊隨之任者。不下百人。舟至西湖。愈忽謂家人曰。船首之紅雲女子誰也。家人皆不見。言畢。已溘然逝矣。隨之任者。多不能歸。邑人遂有手榜服上任。坑死人萬千之謠。至今流傳不絕。愈之子孫亦凌替。

註釋 通籍 任官新進 無賴 某 趙清明 三月初五日 在陽曆四月 踏青 歲華記 履滿二月二日 踏青 節 肩輿 見 鄉試 見 鄉試 中 式 場 以 出 經 入 史 條 對 詳 明 者 為 合 式 故 取 中 者 謂 之 中 式 聯捷

印中舉人遂於吳科進士見科場禮闈見笑西子湖即浙江杭縣之西湖蘇軾詩跋北西湖或通士謂之聯捷每舉禮闈必西子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故後人稱西湖曰西湖學政義寧溘然阿憐榜眼科舉時代以廷試及第之第二人為榜眼榜眼其後以第三人為探花榜眼以凌替也

街筐乞食

南安丐人畜一犬得食輒與其行止坐卧十餘年不少離。丐老廢足。僵卧破屋中。莫能出。大街筐乞於市。羣與罵。知為丐畜。投以食而覩所往。犬竟以獻丐。甘食其餘。丐遺穢溺。犬輒舐之。淨如洗。寒夜以身温丐足。相依若父子。以故丐雖病。藉免狼狽。丐死。犬繞市哀吠。或憐之。殮而瘞焉。犬隨至瘞所。卧塚上數日。不食死。眾感其義。埋丐旁。

註釋 南安 陽生 狼狽 見三官神

白頭花燭吟

貞女姓劉氏。直隸平谷人。年七歲。隨父登庸。至京師。與山陽程上舍允元締姻。已而程隨父觀。察河東。女父蒲州守任。不數年。登庸病歿。女及眷口流寓津門。母兄以次殂謝。乃寄居城北梅家巷。依一老尼。真信自守。而程家業中替。數十年不通音問。女燈火蒲團。有終焉之志。乾隆丁酉夏。程隨漕艘北上。道出津門。得女踪跡。叩庵求見。女遣尼謝之。程乃顧請當道。以太守命主婚。迎至都治成禮。年皆五十有七矣。夫婦附舟南下。兩江制府高公。為請於朝。表其閨為貞義之門。士林賦詠甚多。歸安葉生。性慷慨。善談忠孝節烈事。屢困棘闈。實志以歿。已二十餘年矣。

嘉慶庚辰冬。忽示夢於其姪曰。余向客津門。咏程允元與妻劉白頭花燭詩十首。頗有祥世道。朗吟一過。聲淚俱下。姪愕然而悟。吟聲若環琅在耳。亟起記錄。強半遺忘。乃從故篋中檢得道稿。果有此詩。詩曰。雛鸞么鳳掌中珍。早結紅絲膝下春。兩姓高華簪綰臂。一般嬌貴綺羅身。香車緩緩升蒲版。駿馬翩翩指汴津。十載為期原有約。肯教三七候芳辰。文禽許日看雙飛。喬木清音瞥眼違。詠絮襟懷拋逆旅。如茶歲月奉慈闈。數年骨肉凋殘盡。千里鱗鴻尺素稀。腸斷漁陽歸未得。瑩瑩孤影嘆何依。自願殫捐百不堪。珠藏玉韞借尼菴。雲鬟留待蕭郎索。編袂翻教趙女憐。鸚鵡流言空處寂。風詩大義定中參。彙砧漫問今何在。長此皈依古佛龕。冰心真似女羅摩。數十年來一剎那。冀北幽芳悔宴秦。江南春色易蹉跎。仙風忽引蓬萊榭。斷梗還浮渤海波。見說守盟人尚在。肯教交臂失銀河。寒驢得得遠香台。芳訊遙傳轉助哀。已分長齋堪沒齒。不圖寒盡報春回。容枯羞對菱花照。淚絕難燃蠟炬灰。老去北宮甘獨處。天桃別自訪天台。欲見無由意惘然。郡庭呼籲語便便。雙棲肯為他生下。一息終酬未了緣。憔悴平生非薄倖。蹉跎垂老倍相憐。不因賢守扶持力。滄海何由復化田。四十年前好女郎。錦興銀燭忽催妝。蓮台喜現三花影。天女應分一瓣香。未必熊羆還叶夢。却令荆布自生光。道旁萬古休爭譽。回首韶華暗自傷。不數牽牛織女星。黃堂蕭管會韓邢。作羹無復專韓奉。佳話須教薄俗聽。曲恨離鸞終比翼。算周花甲剩餘齡。今宵不是人間夢。傳語人間總涕零。一生漂泊各天涯。空繡長緣未有家。過去光陰蘭在谷。已衰顏色玉無瑕。北來不負三生願。南去如歸萬里程。匹婦匹夫成素志。肯

將貞義自於焉。大府封章日下馳。在門異數煥茅茨。三星合見珠聯瑞。兩美何嫌合璧蓮。文章千秋傳盛實。藝林百體製新詞。吾鄉亦有倪陳匹。華燭光搖兩鬢絲。語曰。義夫貞女。白頭花燭。受不多見。郡志載歸安倪氏字陳敏。八叔八從軍不返。誤以死解倪矢志不嫁。越五十載而敏八歸。始成婚姻之禮。六年六十一。夫年六十八。借時代未詳。詠劉貞女事及之。最高典切。且以見貞義芳規。吾鄉固有先之者矣。

平谷 縣名清屬直隸順天府民國屬京兆京師見梅北山陽見吳上舍見道觀察按清代俗稱河東見河

蒲州 見秦少府津門俗稱直隸天津見梅北山陽見吳上舍見道觀察按清代俗稱河東見河

西之 地清初設江南總督統治今安徽制府見逆林士林見紅紗歸安縣名清與高程並為新

為吳興縣 慷慨見莊蘇蘭院園瑞管揮舞故謂之林園五代史時進士多洋謔善為

常花燭 見紫紅絲山秋心替絳冠簪與極微也綺羅見西州香車見碧蒲版見

上凡文禽 詩山雄也以毛羽都麗有文故謂之文禽應珠喬木陰實綠若綠藤

早逆旅 見郭若茶茶苦菜也賈庭堅詞終爾羅比翼文禽喬木陰實綠若綠藤

魚中 有又春魚陽城在今京北密雲縣西南故棹前在慈明之公骨肉見紫鱗鴻見逆旅

恐 懼流風詩各篇也謂之周南召南至函回棹前在慈明之公骨肉見紫鱗鴻見逆旅

冰心 王昌齡詩各篇也謂之周南召南至函回棹前在慈明之公骨肉見紫鱗鴻見逆旅

女維摩 清淨無垢之謂若者名聲速布也

刺那 時也

尺素 見

流言 詩則公

時也

唯問此是何地。諸公何人也。其一曰。地則陰府。吾屬冥判耳。翁始悟已死。大驚投地。哀籲求生。其一曰。此何負於公。公乃不願。翁泣曰。樂生惡死。萬物之情也。夫家之所有。皆得而有之。與身之所存。反不得而有。死生之判。苦樂懸絕矣。故吾所願在彼不在此。其一曰。公終不死。亦良樂。然公果終不死。則苦乃無盡。公固不思耳。翁哭且拜曰。苦樂所不暇計。但使我復生。有感無怨。其一听然語衆曰。此公亦太俗。姑聽其遠。使嘗而後信可也。衆微笑領之。復命前二人引還。霍然而甦。由是病全愈。家人親串走相慶。翁亦私心自幸。謂求而得之者也。是歲長子舉於鄉。明年成進士。仲子季子相繼膏其祿。食餼於庠。諸子婦皆孫。以男以女。門閭寔興。翁步履亦健。諸姬多孕。連舉數子。雞豚牛馬之畜。碩大蕃滋。其姻姬連結。皆貴家右姓。鄉邑間號稱鼎盛。然翁之季年。食不充口。衣不周體。疾病無樂。其死也以繼。竟竟婦孺不能為喪。倉冒棺槨之薄。猶白於鄰里。七日而後斂。行路哀之。問其故。則長子死於官矣。仲子奔之。遇盜殺而尸。諸孫。季子邪而修者也。健訟好博。與吏胥相倚。為鄉曲害。人避而畏之。若蜂蟻。翁不能禁。後季以得罪伏法。因是家亦傾。家孫畏貧。從其外舅買於黔。尋客死。次孫齒未冠。失業游惰。忽亡去。於是親氏一門丁壯殆盡矣。翁既屢遭禍。驚憂愁苦。殆不樂生。而家室怨歎聲不絕耳。諸姬以求饑求去。翁不得已。竟開閤。而子孫婦之寡者。亦相率去帷。其存者。貌馬孩稚。及仲子之婦而已。翁是時年幾八十。追維今昔。恍若兩世。身經衆故。魂傷貌悴。乃悟冥司之言有以也。每以述於人。而悔其向之不達。故繼而死。

非非子曰：死生命也，聽之。感哀理也，順之。勇不能違，智不能移，強而行之，必無益而有咎。無益其分也，有咎所以惡之也。譬諸丐者，僵卧原野，勢不過死，起而乞食，主人不與，猶之死也。多一乞食，主人不與，求索再三，主人必怒，或詈或逐，雖復少與，豈足償辱，辱而苟延，斯何為哉？故翁之死而復生，勢若火耀，其與勃焉，不二十年，烟滅灰燼，安知非強魄橫于鬼神，恣而懲之也？且人無二生，亦無二死，今欲重生，乃犯重死，吁嗟彼昏，所失良多，誰為辨之？

註釋 領之見科場 衆於鄉見陶進士 舞舞見科場 青其衫見景溪 食饑見鬼 岸見夢中 烟姪見王
黔 戴冠見科場 舞舞見科場

女湘

再生事夥矣，莫奇於女湘。湘姓金氏，能記宿世事，嘗為士人子。生時有骨橫其胸，遇道士相之曰：此情骨也，吾能脫之，不爾將為歷劫累家惡，聞其說，此而遣之，稍長無他慧，雅善傷心，妍花素月，淒風悄雨，皆斷腸時也。魂魄縷縷，常在珠箔鏡奩間，然一往情，素初不作登徒之想，嘗歎曰：吾不幸形骸之累，瓜李皆兵，死見氤氳司，求生我蛾眉班中，有海棠一株，愛護甚至，花時作紫羅裙幃，覆蔽其風雨，每歲謂花曰：汝若憔悴，吾當殉汝，花落必泣於樹下，且泣且訴，泣訴已，必疾病，歲以為常，父疑花之祟也，伐其樹，湘大慟，一踊遂絕，湘之始死也，皇皇無所向，覺彩霞滿天，溪谷絢映如錦繡，有二女使候於途，隨至大第中，列幃其邃，釵光環照，雲璈數聲，衆報夫人出，玉容瑞麗，服飾如古妃主狀，降席徐言：湘竊左右顧盼，未之聞也，侍者潛曳其衣曰：夫人問

汝。湘張皇失措。莫知所對。滿堂寂然。夫人笑曰。君侯信自癡。俄有侍者執燭。導湘度東廊。啟月
扉。達於曲房。帷榻衾枕甚設。數婢擁一女子入。坐榻上。闔然遂散。湘交袖側身。睇不移睛。女推
而達之。遂解衣入衾。湘復移燈窺視。女頰爾微志。回身內障。湘周視覆蓋。恐風露侵其肌也。下
帷蔽光。恐幸燈燼其目也。歛衣屏息。枯坐坑端。恐擾其酣眠清夢也。東方白。女覺而起。微語曰。
君貌如冠玉。何無丈夫氣。湘對曰。得聞鄉澤。於願至足。臣之好色。不在牀第間也。女微笑唾之。
湘急承以襪。須臾成海棠一蒂。異而問之。女翠曰。君未識妾耶。若曠昔所愛樹即我也。感君同
死。願生生世世。同作多情物。言次。夫人促召去。令侍者展繡幃。招麗之。飛花攪空。著湘衣袂。聞
不復脫落。旋有暖風一縷。起地上。頓覺身輕如葉。飄飄然惟風所向。頃之觸樹而止。身乃與樹
合。而枝葉動搖。無異臂指之使。蓋轉身為海棠矣。其旁有桃樹。則女花馬。於是相呼樂甚。其地
朱闌玉砌。苔徑橫斜。繚以短垣。垣有鑿坏通巨室。蓋某貴紳花園也。園中花柳殊盛。來問訊。款
接甚歡。月明風細。輒游戲清池。碧草閒情。致殊悽宛也。未幾。桃始花。紳有女雪燕。絕嬌好。皆諸
婢來觀。各折枝簪鬢間。諦視海棠。相謂曰。何向未識。湘即欲具誌。女止之曰。君花期尚在半月
後。何遽也。遽候而花將不壽矣。湘不聽。明日花馬。雪燕不意其猝開。數日竟不至。落矣。又開以
待之。三開雪燕來。驚曰。何遽若此。徘徊久之。折數枝作膽瓶。供湘不勝喜。次日紳折蘭。治具召
客。花侶聞之。皆弔湘。已而車馬聞咽。冠履空集。酒肴滂至。熏騰如毒霧。酒酣賦詩。評讚嘲雜。湘
不能堪。日暮各選條折枝而去。於是晚風颺起。落片驚飛。湘歎息曰。封家姨來何暮也。是夕遂

此行若登仙居及并見秋心比邱釋氏謂行乞曰比邱見地書露珠益庭筠詩露珠
 不得為聯僕及并山人。蓋謂僕尼之裝化者也。詩家直說詩有可解不可解海棠
 吟霜華重霞光白居易詩霞光非空非色魏鏡中花若鏡花水月勿泥其迹可也

齊福喜

雍正中有大興縣民齊福喜者。好儂弄。其性甚苦畏。齊謀恐之夜定。以白紙作冠。高如角。紙錢
 數綫兩頰間。面傅粉墨。銜豬舌。表羊裘而披之身。將仗厠間。以俟樓衆。詎覽鏡。忽心動。既如厠
 啟門。一鬼迎而出。與齊形絕負。合於齊身。齊大呼倒地。家人奔視。有鬼死焉。燭之乃齊也。並并
 之牀。滌其面。飲之薑湯。始漸甦。病月餘卒死。或曰。厠之鬼。齊之魂也。引鏡心動時。蓋離舍而先
 往矣。然歟否歟。

註釋雍正見以石大興縣清為順天府治儂弄儂儂弄也弄戲弄

狼狽

海州多狼患。莊民捕得其稚者。殺之。或剔目決足。仍縱之去。意以警狼。其後莊民某。暮從他鎮
 返。遺數狼於道。狼似相識。并力而前。某亟走避。狼積土。狼不能登。環而守之。夜既深。狼怒散去。
 某亦不敢下。以待天明。翼行齋齋。助己也。俄而狼大至。有小狼銜大狼尾行。視之。睹狼也。即某
 前剔其目者。其來也。將甘心於仇。以快其志。又一狼負一狼至。狼足前短後長。處於狼背。就視
 稿積。忽銜稿一束。望後擲之。產狼喻意。爭銜稿。稿積將塌。會向晨。有荷鋤及擔者數人來。某大

呼救數人操具奔至。狼乃始解去。由此觀之。濟狼之惡者。狼也。狼菜而狼攻。西陽雜俎所載事類此。

註釋 海州即今奉天 狼博必類與狼前二足長後二足短狼前二足長後二足短狼無類不立狼無類不立 心見野語 狼見上 西陽雜俎卷二十卷續集十卷

何生

山左何生者富而好義。嘗客金陵。過謁同舍郎。一少年客居西室。首戴長巾。衣甚縵縷。而珠神玉貌。如好女子。見人輒為戶避去。何心儀之。投三刺。客職止。始來答拜。他日窺其室。曲突無烟。客坐繩牀上。擁敗絮而已。退問主人客何姓。何許人。亦弗之知也。乃謂稅居半載矣。值弗償。不能復館之。何歎惜不已。意必避難而窮於途者。乃代為納。囑勿言。聞餽之金錢。周其乏。客不辭。亦不謝。無何。歎其關則無應入其室。無人焉。客竟去矣。牀下有青布囊。啟之。所餽錢悉在。深歎其廉。然心竊怪之。未幾。何還山左。里人誣訐其陰事。縣官索賄至鉅萬。始得理。案由是破。遂南游於楚。稱貸其故舊之官。湖湘者。薄有所得。旋治任。經洞庭之野。忽林間逸出一巨獸。紅毛鋸齒。當途而去。勢將搏噬。莫可逃匿。突有女子飛騎來。錦衣弓鞋。腰劍。執弓矢。即馬上舉足。鉤獸鼻。獸狂吼而奔。女逐之。絕塵而去。何雖幸得脫。而所駕馬驚於獸。鞭之不肯前。不得已返。遂故道。馬乃行。日已遲暮。不及宿。獨止野廟中。不能成寐。夜深月出。起步廟門外。微聽拂面。隱隱聞笛聲。悠揚纖妙。且聽且行。笛聲止而笑聲起。則燈火爛然。甲第大闢。有攝華衣冠者迎門外。

拜何而進之。抗賓主之禮。何懷疑不測其由。乃徵其氏族。其人曰。君忘金陵西室之人與。即我也。何審視果是。因問向者何去之密。今何遇之巧。客曰。余窮而遁去。投止於此。感君舊誼。故特相俟。何訝其預知。客唯唯。語次。聞客劍觸几。頻有聲。何竊左右顧。而見其冠下。微露鬚梢。心愈疑。而不敢詰。客笑曰。君疑我耶。日間馬上驅猛獸。為君除道者。亦我也。因探去其冠。而雲鬢見。何大驚。亟拜稱謝。呼曰。神人。女亦答拜之。曰。吾雄服游戲人間。以貧自晦。遂不為人識。君獨助我。故我亦助君。適以相酬。奚足復齒。旋顧謂侍者。呼了奴出。乃十三四歲女子。頭作雙角髻。短襖窄袖。秀若雲霞。女與之語。殊隱隱了奴曰。語。遂拂簷而去。頃之劍聲哄然。了奴已臂下。反命曰。畢矣。女乃命治餐。杯盤立具。極海陸之陳。夜向晨。何不勝酒食。起辭告行。女亦不強留。然眷戀之情。溢於顏面。有長鬚奴。控騎候門外。即何所乘馬。裝資亦在。何遂別至家。家人乃言里人及縣官。一夕死於盜。而並亡其首。問其時日。適何見女之夕也。始悟即了奴所為。愈感之。及理行篋。則益以厚贖。別一小匣。絨甚固。啟之。得小劍長三寸許。洋利如霜雪。試削庭前樹。未至樹已斷。劃石石解。意所向擲。劍輒往。已復還手中。蓋飛劍也。何喜甚。寶之匣中。間出而玩之。歲餘。劍首之環脫。其夜室中如虎嘯。有白光拂牖而出。劍乃亡。何惘惘如喪者累日。時遇寒密雪。忽聞門外馬嘶聲。出現有駿馬止馬。鞍鐙悉具。疑亡而途者。而驚問隱繫繡囊。解視得蓮花一瓣。書曰。騎至即發。並不署款識。何頗疑怪。而馬數數昂首跑地。若勸駕之狀。試跨之。則東南而馳。絕駭。亦不知里數。既至一處。蓮花池相續如帶。及第三池上。馬止而嘶。不復行。乃見高壩。

袁延立處當朱戶。戶內人語曰：至矣。戶乃開。有小鬟招之曰：進。何徐徐步入。遽引至內。則曲室
銀缸。瑩瑩發碧。繡帳中有呻而歎者。小鬟前白曰：至矣。則聞鈴聲鏘然。帳徐啟。有麗人擁衾而
坐。神韻酸楚。何遠。巡審視女也。女見何。訝然色喜。已而躍然起。問莫以能來。何告以故。女顧侍
者曰：此必了奴也。侍者皆點首微笑。頃之。了奴自外入。紅衫翠笠。空花滿身。鴉鬟楚楚。已騰雀翹
矣。女彈其頰曰：妹子召客。何得不告我。了奴笑曰：吾為姊病甚。趣召之。故不及。聞白。女默然低
首。已謂何曰：妾相天下士。每不留盼。雲翔電邁。願亦自豪。不圖為若纏綿至此。於是與何為夫
婦。何以失劍告。女責之曰：吾贈君飛劍。為君能用之。乃秘藏為弄具乎。彼乃神物。豈長處匣中。
宜其亡耳。顧此物怪變非常。非得了奴莫能收攝也。何故屬意了奴。乃請與之俱。女初不聽。何
固請。女笑曰：察君之意。殆非為劍也。何不能隱。以情告女。曰：吾固欲之。然事不可驟。當說之以
償其意。乃謂了奴曰：郎劍適是物。不易。則須妹子一往。使郎佐法。了奴曰：妹子自足了當。何以佐為。
女曰：雖然。亦使郎一睹其狀。聊試勇怯耳。了奴許諾。女竊教何曰：君與妹子求劍。見有物青色。
如龍者。劍也。毋怖。毋却。然且偽為怖恐者。而匿就妹子。彼為君畏。故將不忍拒也。遂同行。至萬
谷之間。風聲蕭蕭。了奴顧何曰：劍在是矣。果有物長五六丈。蜿蜒於層崖之顛。了奴招以手。物
即投下。入手。遽已縮小。依然小劍耳。何聽女教。乘其舉手。伴驚呼。走抱了奴腰。作戰慄狀。了
奴大笑道：姊亦大憤憤。如此薄膽。郎何必教來。因以劍授何。何故故畏縮不敢受。而抱持益力。
了奴兩頰漸發頰。若不自持者。何凝睇送意。迫懇之。遂及於亂。及還。女戲曰：妹子嘗為妾寒。修

吾今報得焉。於是了奴亦歸何。了奴謂何曰：吾姊妹皆紫蘭宮捧劍侍者，與姊竊戲西園中。拔劍對舞，悽傷守宮之鶴，故謫墮人間。使主潯俠之事，遇鏡而圓，幸託於君。及瓜而代，又將去汝。此復落花明月，萬古相思，殆無相覓之期矣。何大悲。二女亦泣。女謂了奴曰：妹子故善笛，今盡為郎奏之。了奴擲笛為悲涼促過之音，一時風吼霜飛，肝腸盡裂，乃投笛於地曰：離緒瑣胸，安有佳響，不知且已。遂大慟而別。何獨還鄉里，亦能通白猿之術。每為人旁雪不平，或有妖憑魅祟，室宅不禁者，何以劍往，立誓服。

註釋 山左 見先金陵 美人 梅花

繼縷 方言 希而無餘 厥心儀 見夕 投刺 見夢 職亡 答拜 人始無

也。湖南有湘江。治任 見因 洞庭 祀 弓鞋 脂 絕塵 言奔走極速 楚 見財 神 湖湘

也。中第 見 抗禮 行 體 之 史 記 所 至 腕 劍 即 餘 脫 俗 雲 鬟 見 吳 杯 盤 即 酒 肴 也。

也。明稱者心身 幽室 密室 謂曰 元佑 天下 其 知 我 何 銀 紅 劍 擊 之 應 手 墮 地 小 勸 駕 言 勸 守 其 有 意 稱

也。宋人與聞 錄 建康 楊 本 書 遇 一 婦 人 稱 爲 鬼 楚 楚 少 所 關 白 言 事 也 三 國 志 裴 修 官 神 紫

也。非武帝 間 東方 朔 此 何 人 朔 曰 是 西 王 母 紫 蘭 宮 玉 女 常 侍 命 侍 者 左 右 之 人 父

也。文記 有 潯 俠 傳 遇 鏡 而 圓 德 言 謂 真 國 破 必 入 權 象 統 乃 破 鏡 各 分

也。非武帝 間 東方 朔 此 何 人 朔 曰 是 西 王 母 紫 蘭 宮 玉 女 常 侍 命 侍 者 左 右 之 人 父

也。文記 有 潯 俠 傳 遇 鏡 而 圓 德 言 謂 真 國 破 必 入 權 象 統 乃 破 鏡 各 分

也。非武帝 間 東方 朔 此 何 人 朔 曰 是 西 王 母 紫 蘭 宮 玉 女 常 侍 命 侍 者 左 右 之 人 父

也。文記 有 潯 俠 傳 遇 鏡 而 圓 德 言 謂 真 國 破 必 入 權 象 統 乃 破 鏡 各 分

也。非武帝 間 東方 朔 此 何 人 朔 曰 是 西 王 母 紫 蘭 宮 玉 女 常 侍 命 侍 者 左 右 之 人 父

也。文記 有 潯 俠 傳 遇 鏡 而 圓 德 言 謂 真 國 破 必 入 權 象 統 乃 破 鏡 各 分

也。非武帝 間 東方 朔 此 何 人 朔 曰 是 西 王 母 紫 蘭 宮 玉 女 常 侍 命 侍 者 左 右 之 人 父

也。文記 有 潯 俠 傳 遇 鏡 而 圓 德 言 謂 真 國 破 必 入 權 象 統 乃 破 鏡 各 分

也。非武帝 間 東方 朔 此 何 人 朔 曰 是 西 王 母 紫 蘭 宮 玉 女 常 侍 命 侍 者 左 右 之 人 父

也。文記 有 潯 俠 傳 遇 鏡 而 圓 德 言 謂 真 國 破 必 入 權 象 統 乃 破 鏡 各 分

也。非武帝 間 東方 朔 此 何 人 朔 曰 是 西 王 母 紫 蘭 宮 玉 女 常 侍 命 侍 者 左 右 之 人 父

也。文記 有 潯 俠 傳 遇 鏡 而 圓 德 言 謂 真 國 破 必 入 權 象 統 乃 破 鏡 各 分

也。非武帝 間 東方 朔 此 何 人 朔 曰 是 西 王 母 紫 蘭 宮 玉 女 常 侍 命 侍 者 左 右 之 人 父

也。文記 有 潯 俠 傳 遇 鏡 而 圓 德 言 謂 真 國 破 必 入 權 象 統 乃 破 鏡 各 分

也。非武帝 間 東方 朔 此 何 人 朔 曰 是 西 王 母 紫 蘭 宮 玉 女 常 侍 命 侍 者 左 右 之 人 父

也。文記 有 潯 俠 傳 遇 鏡 而 圓 德 言 謂 真 國 破 必 入 權 象 統 乃 破 鏡 各 分

也。非武帝 間 東方 朔 此 何 人 朔 曰 是 西 王 母 紫 蘭 宮 玉 女 常 侍 命 侍 者 左 右 之 人 父

也。文記 有 潯 俠 傳 遇 鏡 而 圓 德 言 謂 真 國 破 必 入 權 象 統 乃 破 鏡 各 分

也。非武帝 間 東方 朔 此 何 人 朔 曰 是 西 王 母 紫 蘭 宮 玉 女 常 侍 命 侍 者 左 右 之 人 父

也。文記 有 潯 俠 傳 遇 鏡 而 圓 德 言 謂 真 國 破 必 入 權 象 統 乃 破 鏡 各 分

也。非武帝 間 東方 朔 此 何 人 朔 曰 是 西 王 母 紫 蘭 宮 玉 女 常 侍 命 侍 者 左 右 之 人 父

也。文記 有 潯 俠 傳 遇 鏡 而 圓 德 言 謂 真 國 破 必 入 權 象 統 乃 破 鏡 各 分

也。非武帝 間 東方 朔 此 何 人 朔 曰 是 西 王 母 紫 蘭 宮 玉 女 常 侍 命 侍 者 左 右 之 人 父

也。文記 有 潯 俠 傳 遇 鏡 而 圓 德 言 謂 真 國 破 必 入 權 象 統 乃 破 鏡 各 分

也。非武帝 間 東方 朔 此 何 人 朔 曰 是 西 王 母 紫 蘭 宮 玉 女 常 侍 命 侍 者 左 右 之 人 父

也。文記 有 潯 俠 傳 遇 鏡 而 圓 德 言 謂 真 國 破 必 入 權 象 統 乃 破 鏡 各 分

也。非武帝 間 東方 朔 此 何 人 朔 曰 是 西 王 母 紫 蘭 宮 玉 女 常 侍 命 侍 者 左 右 之 人 父

也。文記 有 潯 俠 傳 遇 鏡 而 圓 德 言 謂 真 國 破 必 入 權 象 統 乃 破 鏡 各 分

也。非武帝 間 東方 朔 此 何 人 朔 曰 是 西 王 母 紫 蘭 宮 玉 女 常 侍 命 侍 者 左 右 之 人 父

也。文記 有 潯 俠 傳 遇 鏡 而 圓 德 言 謂 真 國 破 必 入 權 象 統 乃 破 鏡 各 分

也。非武帝 間 東方 朔 此 何 人 朔 曰 是 西 王 母 紫 蘭 宮 玉 女 常 侍 命 侍 者 左 右 之 人 父

也。文記 有 潯 俠 傳 遇 鏡 而 圓 德 言 謂 真 國 破 必 入 權 象 統 乃 破 鏡 各 分

也。非武帝 間 東方 朔 此 何 人 朔 曰 是 西 王 母 紫 蘭 宮 玉 女 常 侍 命 侍 者 左 右 之 人 父

也。文記 有 潯 俠 傳 遇 鏡 而 圓 德 言 謂 真 國 破 必 入 權 象 統 乃 破 鏡 各 分

也。非武帝 間 東方 朔 此 何 人 朔 曰 是 西 王 母 紫 蘭 宮 玉 女 常 侍 命 侍 者 左 右 之 人 父

也。文記 有 潯 俠 傳 遇 鏡 而 圓 德 言 謂 真 國 破 必 入 權 象 統 乃 破 鏡 各 分

也。非武帝 間 東方 朔 此 何 人 朔 曰 是 西 王 母 紫 蘭 宮 玉 女 常 侍 命 侍 者 左 右 之 人 父

也。文記 有 潯 俠 傳 遇 鏡 而 圓 德 言 謂 真 國 破 必 入 權 象 統 乃 破 鏡 各 分

也。非武帝 間 東方 朔 此 何 人 朔 曰 是 西 王 母 紫 蘭 宮 玉 女 常 侍 命 侍 者 左 右 之 人 父

也。文記 有 潯 俠 傳 遇 鏡 而 圓 德 言 謂 真 國 破 必 入 權 象 統 乃 破 鏡 各 分

也。非武帝 間 東方 朔 此 何 人 朔 曰 是 西 王 母 紫 蘭 宮 玉 女 常 侍 命 侍 者 左 右 之 人 父

也。文記 有 潯 俠 傳 遇 鏡 而 圓 德 言 謂 真 國 破 必 入 權 象 統 乃 破 鏡 各 分

也。非武帝 間 東方 朔 此 何 人 朔 曰 是 西 王 母 紫 蘭 宮 玉 女 常 侍 命 侍 者 左 右 之 人 父

也。文記 有 潯 俠 傳 遇 鏡 而 圓 德 言 謂 真 國 破 必 入 權 象 統 乃 破 鏡 各 分

也。非武帝 間 東方 朔 此 何 人 朔 曰 是 西 王 母 紫 蘭 宮 玉 女 常 侍 命 侍 者 左 右 之 人 父

也。文記 有 潯 俠 傳 遇 鏡 而 圓 德 言 謂 真 國 破 必 入 權 象 統 乃 破 鏡 各 分

也。非武帝 間 東方 朔 此 何 人 朔 曰 是 西 王 母 紫 蘭 宮 玉 女 常 侍 命 侍 者 左 右 之 人 父

也。文記 有 潯 俠 傳 遇 鏡 而 圓 德 言 謂 真 國 破 必 入 權 象 統 乃 破 鏡 各 分

也。非武帝 間 東方 朔 此 何 人 朔 曰 是 西 王 母 紫 蘭 宮 玉 女 常 侍 命 侍 者 左 右 之 人 父

也。文記 有 潯 俠 傳 遇 鏡 而 圓 德 言 謂 真 國 破 必 入 權 象 統 乃 破 鏡 各 分

也。非武帝 間 東方 朔 此 何 人 朔 曰 是 西 王 母 紫 蘭 宮 玉 女 常 侍 命 侍 者 左 右 之 人 父

也。文記 有 潯 俠 傳 遇 鏡 而 圓 德 言 謂 真 國 破 必 入 權 象 統 乃 破 鏡 各 分

也。非武帝 間 東方 朔 此 何 人 朔 曰 是 西 王 母 紫 蘭 宮 玉 女 常 侍 命 侍 者 左 右 之 人 父

也。文記 有 潯 俠 傳 遇 鏡 而 圓 德 言 謂 真 國 破 必 入 權 象 統 乃 破 鏡 各 分

也。非武帝 間 東方 朔 此 何 人 朔 曰 是 西 王 母 紫 蘭 宮 玉 女 常 侍 命 侍 者 左 右 之 人 父

也。文記 有 潯 俠 傳 遇 鏡 而 圓 德 言 謂 真 國 破 必 入 權 象 統 乃 破 鏡 各 分

也。非武帝 間 東方 朔 此 何 人 朔 曰 是 西 王 母 紫 蘭 宮 玉 女 常 侍 命 侍 者 左 右 之 人 父

也。文記 有 潯 俠 傳 遇 鏡 而 圓 德 言 謂 真 國 破 必 入 權 象 統 乃 破 鏡 各 分

也。非武帝 間 東方 朔 此 何 人 朔 曰 是 西 王 母 紫 蘭 宮 玉 女 常 侍 命 侍 者 左 右 之 人 父

也。文記 有 潯 俠 傳 遇 鏡 而 圓 德 言 謂 真 國 破 必 入 權 象 統 乃 破 鏡 各 分

也。非武帝 間 東方 朔 此 何 人 朔 曰 是 西 王 母 紫 蘭 宮 玉 女 常 侍 命 侍 者 左 右 之 人 父

也。文記 有 潯 俠 傳 遇 鏡 而 圓 德 言 謂 真 國 破 必 入 權 象 統 乃 破 鏡 各 分

也。非武帝 間 東方 朔 此 何 人 朔 曰 是 西 王 母 紫 蘭 宮 玉 女 常 侍 命 侍 者 左 右 之 人 父

也。文記 有 潯 俠 傳 遇 鏡 而 圓 德 言 謂 真 國 破 必 入 權 象 統 乃 破 鏡 各 分

也。非武帝 間 東方 朔 此 何 人 朔 曰 是 西 王 母 紫 蘭 宮 玉 女 常 侍 命 侍 者 左 右 之 人 父

也。文記 有 潯 俠 傳 遇 鏡 而 圓 德 言 謂 真 國 破 必 入 權 象 統 乃 破 鏡 各 分

也。非武帝 間 東方 朔 此 何 人 朔 曰 是 西 王 母 紫 蘭 宮 玉 女 常 侍 命 侍 者 左 右 之 人 父

也。文記 有 潯 俠 傳 遇 鏡 而 圓 德 言 謂 真 國 破 必 入 權 象 統 乃 破 鏡 各 分

也。非武帝 間 東方 朔 此 何 人 朔 曰 是 西 王 母 紫 蘭 宮 玉 女 常 侍 命 侍 者 左 右 之 人 父

也。文記 有 潯 俠 傳 遇 鏡 而 圓 德 言 謂 真 國 破 必 入 權 象 統 乃 破 鏡 各 分

其半獨他日以正月望日賣於都京及陳亡妻為揚素所得德言至京有荅頭賣半熟者德
言出半熟合之題曰饑與人俱去饑歸人未歸無復婦城影空留明月輝樂昌得詩悲泣不食
素知之乃召德及瓜而代瓜期注白猿之術要起春秋越有處女將北見於王道逢一翁
宮入道其妻即杖蘇築竹竹枝上頭橋未墮地女即投木表公
之於是夜公即杖蘇築竹竹枝上頭橋未墮地女即投木表公
別飛上則變為白猿○虞信文學劍白猿遠得風雲之志

偷兒

某生夜讀制藝往復數百遍猶不熟滿口下誦聲益益意且達旦矣有胠篋者伏牀下躁甚哭
起捫之曰爾非生錢何頑鈍若此余焉能持遽趨出門外鼓掌而去

胠篋制藝經藝之別稱以爲制漏古時計時胠篋竊也謂發人箱篋以鼓掌獨擊掌也
有人鼓掌則奪哇鳴

柏秀才

鄧州柏生授館他郡歲暮歸其里道逢婦人攜幼子哭於水濱問其故曰妻夫博而負其儕索
資將鬻妻以償妾實死不願固將溺也而不忍其子是以哭柏止之請其金數曰五十柏計囊
中金適足見其夫使召諸博徒代償而去坐是稽遲不及村店已曠黑乃宿野廟中西階之下
恍惚見兩卒坐於其左其一曰柏秀才何人也乃令吾二人守候為呵禁蛇虺夜寒衣薄不得
休息心竊不甘其一曰阿六圖又作醉語項褚虞侯言彼乃丈人又新有盛德事故將軍敬之
而不聞耶幸勿多言言將營圃於是寂然心知為鬼殺亦殊不畏既而門外呵導聲其譁云有
賁使至伏而窺之見一神戴冠威服儀衛赫奕皆古時裝束一神甲冑迎入內語少時使者旋

去。則聞鼓角轟震。士馬奔集。旌旗鎧仗。行列嚴整。略如人世行師狀。傳呼而起。頃刻已過。復聞前二平相語。其一曰。夫馬安知非福。吾二人守護柏秀才。乃不與此役。豈非厚幸。其一曰。不然。師出而功成。猶可博一頭銜。尚儕輩光耀。今則已矣。其一曰。沙場危險。還者幾人。爾辭中憤憤。已算定入凌烟閣。大是異事。其一怒曰。凡縮項如龜。亦太畏死。男子頭顱。如奇珍重。爭攘久之。忽有數騎馳還。遙問曰。柏秀才尚在此否。卒役曰。在一軍官下馬趨入。致禮於柏曰。將軍薦秀才於帝君矣。道余奉迎。柏說曰。人神異道。何得相干。軍官曰。帝君命不可違也。即請登道。徑掖之上馬。俄至一山。殿閣宏峻。前將軍者候於門。引柏進謁。帝君坐於上。豐頤秀鬚。顏色和霽。謂柏曰。迷回國犯境。將加桂伐。或曰降之便。宜先檄之。帳下無能秉筆者。故授簡牘。敢以勤先生。招攜服叛。惟先生之賜。柏謝曰。宣播威德。義尊辭順。但書生柔翰。當此鉅製。覆篋弗勝。恐辱明詔。帝君曰。幸勿謙讓。柏乃坐於旁。草檄云。蓋爾迷回。棲非巖邑。虎在洞疆。虜國遺芽。天厩膺。是以遠系。葉守。膏茅不微。惟沿海之容納。豈泰山之讓卵。適聞凶首。肆啟戎心。螻芥思攻。蜂芒恃蠢。踐我草木。觸我戈鋌。將驅虎奮之軍。立掃鼉藏之穴。關弓高挂。磨盾先開。果其風鶴知驚。沙蟲自化。仁能大宥。義不窮諒。尚全并血於降城。毋莽與尸於京觀。帝君覽之。甚嘉。勅檄下。迷回猶弗順。帝君震怒。命將軍徂征。以柏參具軍政。大選車徒。決機進剿。摧銳搗虛。雲飛電掃。不及旬日。迷回破陷。親屬黨羽。盡俘以還。帝君命將軍磔其長。餘悉斬以徇。其長有女。絕姣好。顏頰顧柏而泣。柏憐之。說將軍曰。太公新坦己。高頰誅張麗華。雖曰剛正。亦殊殺風景。況此

乃其息女非禍水之比。罪人不孥。惟將軍憐。怒將軍笑曰：秀才有愛於彼耶？當為秀才留之。乃白帝若免其女，即以女贈柏。更授柏顯秩。柏辭曰：某雖從惟懼守策未獻，敢冒爵賞。况萍蓬散科，志在池藪，置之樽俎，反為不祥。至於侍女之教，情良不忍，亦非辭封侯之印。而見愛卿者，歲暮思歸，幸即放還，受賜多矣。帝君疇睹曰：既先生志行恬退，亦未敢強留，命其馬乘送柏歸。及於里門，柏忽墜馬下，乃如夢覺。人物高有美，倉皇至家，若忘若遺，妻問之，秘不以告。夜夢女來曰：兒之軀命，由君再造，請於帝君，誓從君子，而身形渺茫，不能明奉巾櫛，方自懷痛。帝君仁慈，不可思議，使兒附夫人之體，而轉移其間，久而俱化，所以酬君之高勳，報君之善行，而慰兒無窮之情也。故特來相就，言已遂登牀而滅，覺而異之，始縷述於妻，妻弗信也。妻親故平，自是乃新妍麗，不及半歲，則神姿逸態，宛然肖迷同之女。見者皆驚，妻往往窺鏡，亦自失也。相復謁某官，乃絕類廟中將軍，探以前事，茫然不知。及柏歸，某官厚贈之，皆神明假借，以彰報施云。

註釋 鄧州 清屬河南，南陽府，因改。秀才 見後。虞侯 虞侯為禁衛之官，按甲冑，甲冑也。曹起戎，失馬安知非福，何如不為福哉？元加說曰：帝君捷伐，猶言討。桑翰筆也。左思詩：覆餗喻不勝任而敗事也。巖

之稱，場憤憤，見何凌烟閣。臣太宗圖畫功，帝君明史，神姓張名亞子，居蜀七山，任晉職，及而天下學校，亦有祠祀者。捷伐，猶言討。桑翰筆也。左思詩：覆餗喻不勝任而敗事也。巖已，險要之邑也。○銅疆，何吳頌，虎天厨，晉書：紫雲宮東北，外邊桑，未詳。○唐書：龐公，鎮西東，在松州，西葉，也。○銅疆，類於銅疆。天厨，晉書：紫雲宮東北，外邊桑，未詳。○唐書：龐公，鎮西桑，送桑等，見此，此谷，張貢茅，無以婚，海容人，是微。貢其不修，貢職也。○唐書：龐公，鎮西

東海泰山讓卵晉書是鳥獲推乘青柱朽猛獸吞四首蘇詩文四首衰面而欲戎心兵戎
 之欲開燧斧陳琳文以燧燧之斧架原未足方也磨盾通鑑荀洛常謂人曰舍風鶴知驚聖
 戰鶴也百鶴列陣臨觀水謝立以精銳八千涉水堅泉沙蟲自化歸一軍皆化君子南極久而不
 奔鑽葉甲宵遊開風聲鶴唳皆以為王師見晉書沙蟲自化歸一軍皆化君子為鶴而不
 人為梓血李俊民詩浮世幾場深梓血日按會書與尸見二太公即太公望周初賢臣也美姓
 出獵遇之曰否王克殷封於齊担已武王克殷已為美尚所殺高類并高類為尚書
 稱太公望佐武王克殷封於齊担已武王克殷已為美尚所殺高類并高類為尚書
 左僕射蘇納言張麗華南朝陳後主妃容色瑤麗常親妝臨軒宮中送望顯若神殺風景見
 生禍水漢成帝寵趙合德拔看博士與後主俱入并高類命出之斬於青溪中決勝千里
 外麟南史性同麟愛卿世說王安堂婦謂安堂曰親鄉愛卿是惟慳見劉恬恬退言安靜
 也唐沈傳師性恬中櫛左傳穿君之使退無唐書中櫛左傳穿君之使退無唐書

龍蟲

有童男女兄妹者。戲於庭空中墮一物。狀類魚。共烹食之。明日男女皆暴長丈餘。瘦如木。遂廢不能起。或以所食龍蟲也。

註釋 龍蟲 東南雜錄 泉州有龍蟲如牛糞上 蟲似黑而薄身殼食之少有風味

華廣

華廣病。夢徐生來謂曰。頃遇趙君某。言近為魚梁之遊。魚梁海內勝蹟也。趙君招我。屬我更致君。君盍行乎。華素爽邁。欣然往。至深谷之間。溪水黝黑。鑑人無影。漸行漸廣。有飛橋跨空。袤延

夫籍莫知所居。橋上行人如蠅。累累不絕。乃見趙侯於橋側。相揖數語。徐趙乃登橋。華亦繼之。甫舉踵旁。一卒叱曰。勿過。即橫棒攔之。華怒。奮臂與爭。卒終不聽其前。而趙徐已去遠矣。不得已拂袖而返。意甚怏怏。道過偉。丈夫龍羣鳥鳥鳴聲甚哀。華聞然止而說之曰。羽族志在霄漢。何故籠之。丈夫曰。不籠則飛去。華笑曰。天傳之翼。固當飛也。丈夫曰。公不知此非鳥也。皆雁罪罟之人耳。然公意甚仁。今為公縱之。乃次第開其籠。獨留一大鳥不放。華曰。何故。丈夫笑不答。攜之而去。鳥既出。皆化為人。其一華故族死也。泣謝曰。幸弟獲我。然弟亦宜亟歸。此不可留也。見我家人。乞為我寄聲。華諾之。別而行。過高臺之下。梯而登馬。俯見城郭室廬。櫛比鱗次。村墟烟火相續。樹木叢萃。不知是何處。惘然下臺。過一市。覺瀉就酒肆。呼酒獨飲。興發哦詩曰。酒魄詩魂落半天。肘生楊柳舌生蓮。長松瘦殺千年鶴。飛入春城萬籠烟。忽見族兄至。驚曰。汝高飲酒吟詩耶。宜亟亟歸。緩則無及矣。華笑而起。備保索酒錢。無以應。則持華袂不得行。族兄呵曰。安得爾。亟為償之。送華歸。至門推之入。霍然而起。已死踰日。將殮矣。病尋愈。惟胸間闕然者數日。乃以酒故也。徐趙皆華舊識。時趙死月餘。數日。徐亦至。

[釋]魚梁孟浩然詩水落魚梁淺天橋張翥說邪飛橋三國志注海飛橋霄漢指天際也。夜宵漢出字。櫛比見車夫鱗次見長春。肘生楊柳莊子俄而舌生蓮法華經有人聞此品能常春春城無處不飛花詠山人。

陳著

陳着富室子也。少時家遭疫。惟着僅存。一老僕執炊而已。着嘗從家師受學。頗識字。僕因勸之讀。且曰。他日當不可量。着深然其言。出錢使市書。僕至書肆。盡買肆中書以歸。着乃鑿戶下。惟無寒暑晝夜。扶冊呻吟。幾破千卷。然略不解其文義。雖郎抄公檄盲辭釋說之類。諷誦如經史。終歲不出戶庭間。出則低頭背誦。刺刺不休。往往頭觸牆壁。覺痛則大叫。叫已復誦。或竊聽所誦。乃顛倒拉雜。音讀訛舛。至其訕笑之。不顧也。年二十餘。未嘗與人通酬酢。牛馬殺參不辨。一日誦書門外。有少婦過之。着未之見也。且行且誦。竟抵其懷。婦大駭且怒。着惶恐。遽前撫之。為摩沙其兩乳。婦益羞怒。面發赤。詬詈而去。着謂人曰。彼何為者。一怒遂不可解乎。人憐其駭。諭之曰。男女有嫌。奈何辱之。着愕然。徐悟曰。彼殆書所稱女子者耶。人笑頷之。着乃狂喜四躍。以為得解。他日讀毛詩。至女子善懷。亦各有行。點首歎曰。書言之矣。昔者女子行。而我觸其懷。宜其怒耳。昔義深遠。不可背如此。三復不已。由是讀書。每冥索其解。解多類是。又日坐門外。遇物輒語訪於人。莫博識其名與狀。以佐證其所讀。有豕觸藩。出視之。不識也。懼而却走。或告曰。豬耳。何畏者。欲以為珠。迫而視之。恍然曰。物不經見。固難懸揣。始吾以珠小物耳。今而知珠之能行也。即問曰。鬻乎。或為質主人。主人故昂其值。乃以三十千市之。着竊喜。以為書言珠價至貴。今乃賤獲焉。大利也。於是謁者利其值。競以豕來售。至則買之。無大小。率準前價。老僕力諫。卒不聽。數年。得豬數百頭。欄柵不能容。糞穢縱橫滿室。傭數人飼之。日不暇給。豕聲約約。晝夜與書聲相亂。着亦漸不能堪。幡然曰。昔人寶珠。珠不可解。命悉遂去之。計所耗費。殆累數百千家。

以是少頃焉。着年齒既壯。僕恐其新嗣。勸之娶妻。着默然良久。曰。汝言良是。書固有之曰。娶妻如之何。但不知娶妻如何耳。僕曰。公讀書豈不聞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著曰。此與娶妻何與。且何以言無後耶。僕恨其愚。乃笑曰。若依書為之何害。着許諾。僕遂乞鄰里為之媒定。迨吉。輅駟至。有贊於堂者。曰拜。着愕。貽木立。問何為。僕相之跪起。乃得成禮。着笑曰。我知之矣。娶妻乃如此。洎合昏。熱視新婦曰。汝亦女子耶。心懲前事。執禮甚恭。夜雖共寢。絕不敢復觸其胸。久之。婦不能忍。私教以人道所在。着不覺暢言曰。此大樂事。而書中畧不及之。讀之何為。次日盍焚其書。不復覽。

非非子曰。此公讀書。所謂侏儒飽欲死者歟。行秘書不如沒字碑。異哉愚矣。誰啟其衷者。而放豚歸之。等諸階後之竄。其殆氣類之感耶。然乃知衣裾之下。有此珍妙。卒易其所嗜。亦天性之絕特也。此公不愚。

註釋 呻吟 讀破千卷 杜甫詩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邱抄 邱中傳抄語令奏事等以報於諸公檄即官
之辭也 言其悲也 立傳 用子有摩抄手摩抄也 刺刺 洞長諷笑 諷笑 諷笑也 磨書 磨書而復書 酬酢 見朝報
不辨 兄而無悲不能辨 三復 論語南容三復白圭 孔觸藩 觸藩易 狗狗 字林 娶妻如之何 詩豈不有
後為大 二句 輅駟 輅駟駟人合昏 相簡 人道 休儒飽欲死 臣謂曰天下皆知 行秘書 世說稱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裁刻書沒字碑後唐明宗欲相崔勣任國曰天下皆知

侯之寶

見古瓶
尚係注。

張碧雲

有諸生應豫章舉者。曰張碧雲。稅居觀音寺。其隣父者亦張姓。嘗任末僚。罷官居此。生以同姓。故往投刺焉。隣父喜。延之。禮數隆異。由是遂投分。往來甚密。已而生報罷。過歸其家。隣父送之。曰。郎若年少才俊。不鄙老夫。甚辱高義。今如此云別。何以為懷。生曰。會待次科。重承顏色耳。隣父曰。甚幸。復執手歎曰。惜哉。惜哉。生亦殊惘惘。別後浪跡吳越間。音問遂絕。遽生歸。重赴鄉舉。已越一科矣。及豫章之郊。見道旁小山一石。碣。署曰張碧雲之墓。心甚詫異。已實未死。誰葬斯邱者。而姓名之符耶。低徊向暮。始驅車入城。倚寓城西。試亭既畢。忽憶隣父。即訪之。至則高柳婆娑。蒿萊沒徑。叩門良久。一老婢出應。問訊隣父。已下世。絕無子媳。其軀尚存耳。生為悽惻。婢猶識之。曰。子非張郎若者乎。生曰。然。婢乃垂泣曰。吾家慘甚。子尚未知。請見主母而說之。遂領生進見。一老嫗坐南榮。績麻。倦憊昏曠。婢白客至。通姓名者。再。嫗乃驚起。旋復涕洟。坐生於破甌之旁。婢進茶一甌。殆不可飲。生強為啜盡。嫗啜咽而語。不能了了。婢為代述之。蓋鄰父有女。亦名碧雲。年始笄矣。麗而文。父母憐愛。恃女為性命。相攸數歲。卒鮮可妻者。方生之謁隣父也。隣父奇其姓名。及見生。又歛其器宇。女聞其同姓名也。亦數數窺生。隣父常借覽生所屬文辭。女輒竊觀讀。再三。未嘗不稱善。嫗覺其意。告隣父。欲增生。而格於同姓。且慮生已昏。莫可為計。會生亦告歸。議遂寢。而女自是每不悻。微吟短歎。漸以流露。羅幃翠被之間。始多淚痕矣。又書

已名而續之。晝藏袖中。夜則置枕下。數月遂病。廢飲食。又數月竟歿。家人皆知女之為生而死也。而生不知。隣父痛女死。未幾亦卒。卒後三年餘。生始至。聞婢言之。不禁哭之。慟。婢又言女平生雅善筆札。病中恚火之。惟鏡匣中偶遺數紙。得不焚。翁已死。家中無識字者。不知是何語。又不欲示外人。今尚貯故處。生乞取觀之。得詩草二首。詞半闕。及臨寫黃庭經一片。而塵涇鼠齧字句。斷缺。蓋不可讀矣。生感女意。再拜於姬曰。某庸愚賤子。又奉宗系。誠不敢妄托非愛。厚誣賢女。得罪名教。然銘心之惠。不敢忘也。請妹事賢女。而母事夫人。迎歸敝里。終身侍側。中萬一之報而已。夫人幸無辭焉。姬泣而許之。生又欲拜隣父墓。及女之墓。而後行。忽憶向所經過。乃即女墓也。益悲不自勝。遂返館舍。為文以告女。明日往弔。而焚諸其墓。其文曰。維年月日。張碧雲焚香酌酒。敬告張碧雲之靈。卿即我耶。我即卿耶。夫陰陽者。互結之根株。男女者。同開之附萼。引絙固土。既聽竊皇。躍冶鑄金。實為千將。而拘拘造物。乃限以方隅。擾擾生民。復分其氏族。億萬姓。要無二本。五百年。誰是一家。且敬宗收族。不少衛仲卿。即別標明徽。仍多吳孟予。然一源所發。百世不通。識大義之所開。孰深情之敢越乎。若夫事屬隣才。分同知己。描眉黛筆。偷許羅隱之詩。繞指紅絳。欲續平原之像。閨中感遇。尤榮於流水高山。夢裏相思。絕異乎朝雲暮雨。素心如此。青眼非常。斯則性命之恩。不作形骸之論矣。況乎畫閣藏春。香闥似海。衣絨琥珀。了不聞聲。屏踏琉璃。何曾透影。徒以青衫作客。蘭若偶卜芳隣。黃石論交。松門常尋宗袞。初不識王孫有女。琴瑟相求。更誰問小姑無郎。瑩篔自叩。而紅綃聚淚。竟少人知。紫玉成烟。乃由我死。

尚安得拘牽典禮。恪守宗盟。反因瓜葛之親。致絕燕衛之愛哉。前者羣鴉噪曉。匹馬嘶秋。旁瞻
墮淚之碑。宛是葬身之地。笙吹鶴背。豈玉喬克已入棺。錐處囊中。乃毛遂何曾墮弄。曾知桃僵
李代。蕙歎芝焚。赤燈未滅於沈彬。金盞先從於崔女。蓋連珠青桂。當時未近短娥。雲落紅梅。別
後難逢驛使。故飄蓬千里。虛擲投金。宿草二年。未聞葬玉。今則謝家月冷。燕子重來。鄭曲花殘。鸚
哥不語。青鸞如故。白鶴無歸。愁深南浦之雲。瘦折東牆之杏。訪陳陶賦詩舊宅。始感啼鳥。聞吳
女寫韻遺軒。空悲冷翠。鏡臺塵掩。印粉留編。研匣雲乾。團香賸字。素旗丹旆。私招芳草之魂。桂
酒椒薑。重拜小桃之墓。碧雲碧雲。卿耶我耶。如影隨形。如響應聲。如蕭艾之同香。如笙簧之合
韻。我實作我。卿自憐卿。本異苔而同岑。亦求鳳而得鳳。楊加柳姓。樹合消魂。烏借花名。鶻應叫
血。翠禽臨水。乃辱號於魚師。彩蝶穿雲。幸蒙稱於鳳子。非男非女。何死何生。兩美二難之合井。
千秋萬古之聯接。彼紹威結江東之羅。正倫攀城南之杜。相如慕蘭。元歎名癡。但附羣華。尤增
光寵。刻龍名於琬玉。遂刻茗華。真同譜於金蘭。長芬齒頰。方為我慶。實為卿悲。縱復多情。將毋
不達。然而身蒸火宅。委蛇仍難。骨冷泉臺。迴腸曷已。飛殘絳雪。莫達山叟之師。搗盡元霜。僅見雲
英之姬。賣珠侍婢。常若牽蘿。積玉隣翁。實容撲棗。西州長嘯。杖拜母而登堂。南郭奇貧。願移居
而共宅。且也鷓鴣。既判勿處嫌疑。貽穆雖遠。敢干名分。欲作兼葭之依倚。宜聯棠棣之班行。接
木無痕。連枝有本。九原侍父。鄧伯道不患無兒。四海皆兄。張君瑞何妨有妹。青陽主祀於孤宿。
既殊尚吳支流。紅拂通譜於此。麟尤勝朱陳嫁娶。嗚呼。慈鳩泣雨。行就鵲巢。斷雁鳴霜。將辭鶯

冢墳前玫瑰。詎感行人。門外杞杞。應思故主。幸從親於手足。聊銘德於肝腸。孤露之感。何窮。大
 雷之書。莫寄。冬青樹老。年年風雨。清明光碧。堂深日。烟霞伴侶。因識三生因果。當著同姓名
 錄中。誰將一代容華。更入續神仙傳裏。是歲生復落解。遂與姬與老婢俱歸。時人稱其義馬。經
 數年。生游澤陽。舟既泊。忽一雉拂舵樓。止於沙灘上。生上岸欲攫得雉。雉且飛且止。生漫逐
 之行稍遠。雉喚然一聲。穿樹而去。却見樹間一老人呼生曰。郎君何為。尚識老夫否。生審之。則
 隣父也。生喜曰。公固無恙耶。隣父曰。幸無他。暮眺江流。偶出於此。不謀相遇。生問其所居。隣父
 曰。循平林而西。蔽居斯在。便請相過。生從之。半里許。乃至。固高墻而深宅也。生執子姓禮。從容
 展問。隣父曰。別後攜幼女下蔡。於此數年矣。感誦厚愛。未嘗去懷。生說曰。女公子亦無恙耶。隣
 父曰。固在。使人謂女曰。汝兄至矣。宜出見。勿復為嫌。有頃。女遲迴而出。眉黛悽然。無語即退。生
 亦晚視歎惋而已。既燈。聞呼門曰。夫人至。門啟而姬入。隣父與生起逆之。女聞姬至。亦趨出相
 見。各悲統。生愕然。訝姬在吾家。焉得至此。姬乃謂生曰。吾本欲俟汝為別。僕御在門。不容稽遲。
 快快就道。今反晤於此。實由望外。遂送生家中。事甚悉。且曰。老婢尚留備役使。未與偕來。新婦
 且病。可即歸。然終吉無恙。將曙。隣父促生行。各相涕泣。送生至故處。而別。生恍然如夢覺。遽返
 舟。旦而跡之。野岸空林。固無村落。有社令祠焉。社令之旁。新塑夫人像。深為詭異。度姬必已死。
 社令乃隣父也。亟棹舟還家。獲果以是日暴卒。生婦亦累病。亦尋愈。其他家事。悉如姬言。

註釋

諸生見記水 豫章見秋心 報罷見造吳越 吳越見蘇地 鄉寨見蘇地 婆娑見蘇地 舞貌見蘇地

衣墜并李白詩桃僵李代蔡府桃生露井上李樹代桃僵 蕙艸見古漆燈 沈彬江南
 女野史 一盤獨酌牌筌文曰佳樂今已開羅開不葬埋黍熾猶未藝留待沈彬來金盃崔女
 燒一盤獨酌牌筌文曰佳樂今已開羅開不葬埋黍熾猶未藝留待沈彬來金盃崔女
 姑有卿贈飄蓬相顧倚細蓬救金吳越春秋女子骨過深陽撥美人之亡上將太息報曰我嘗金而不
 如其家乃根宿草隔年有宿草而不哭焉葬玉言美人瘞所也玉漢編事覆瓦棺中金石
 金水中而去宿草隔年有宿草而不哭焉葬玉言美人瘞所也玉漢編事覆瓦棺中金石
 勞鬱理者之語謝家燕子劉齊祖遺王謝金陵人航遊遇風故一州其王以女妻之
 文有深翠舞玉燕子此鳥夜四也與雁小玉傳青鸞王去石詩青鸞幾世閉關若上雙燕
 止燕子回也鄭曲花殘鸞哥不語唐李益與雁小玉傳青鸞王去石詩青鸞幾世閉關若上雙燕
 齊之詩李賀詩劍鏡立白鶴見長春苑王南浦雜詩送美 東牆杏見宋玉好色賦
 青齊參看始鸞鏡注白鶴見長春苑王南浦雜詩送美 東牆杏見宋玉好色賦
 啼鳥高啟詩夕陽關吳女寫韻 芳草楚辭何昔日之芳草 桂酒蘭漿楚辭蕙肴蒸兮蘭
 瘞也其色向故曰素并徒盤芳草楚辭何昔日之芳草 桂酒蘭漿楚辭蕙肴蒸兮蘭
 鄭谷詩小桃芳筆黃禮女媽之苔岑 郭璞詩人亦有言松竹有求鳳司馬相如琴
 花鏡詩清境蕭艾見上芳筆黃禮女媽之苔岑 郭璞詩人亦有言松竹有求鳳司馬相如琴
 四時或開名益借鳥以名花也三月杜鵑聲一枝獨啼血白居易詩杜鵑花
 求鳳楊如柳姓兩堤上帶御筆寫賜柳姓楊曰楊柳一稱僅得一枝獨啼血
 一名杜鵑花杜鵑啼時花撲撲三月杜鵑聲一枝獨啼血
 翁即翡翠也 韋莊詩魚師珠璣翡翠一名魚師 彩蝶虛綸詩彩蝶戲芳園 鳳子古如編
 翁即翡翠也 韋莊詩魚師珠璣翡翠一名魚師 彩蝶虛綸詩彩蝶戲芳園 鳳子古如編
 青瑣色為鳳子兩美二難并其二難并 紹威羅紹威唐末中表投隱為給事中 正倫伯與

○手前隱詩。蘇下小墳。猶門外。祀元鎮詩。祀孤露。謂少夫。俗情無所。陰乏人也。○楊展
 在。蒼大雷。鮑照有。登大冬。青樹老。元裕。建真。一名。冬青。行。按。光碧。有。光碧。之。雲。山。三。生。見。三。因
 學。果。見。容。華。登。心。神。內。正。神。仙。傳。名。晉。晉。落。解。明。清。時。辭。賦。中。式。者。曰。落。解。涪。陽。江。名。在。江。西
 大。江。無。恙。見。劉。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社。令。祠。社。令。見。南。楚。

鐵丸

聞某公言。昔曾過游客。類三齊下少。布衫廣袖。腰繫夾袋。內貯二鐵丸。別無長物。或問丸所用
 答曰。弄具耳。或延折字者於家。問甲紛然。客至見之曰。此亦折字耶。眾問客能乎。曰。亦嘗學之
 然不能。若是。請各心識。一字。余乃能測之。眾異其言。競試之。無弗符者。次至一人。客怒躊躇曰。
 君之所識者天也。而字不類。乃取筆畫形作國書。阿補喀。阿補喀。春國語言天也。其人果識阿
 補喀。蓋欲變文以驗其術也。遂笑曰。良然。其神異如此。或曰。人苟造意。予必知之。何以待子。客
 曰。不知也。此特以機相觸耳。他日至郊外。逢彈鳥者數人。適有隼戾空。客使彈之。彈鳥者謝曰。
 高矣疾矣。非弓繳所及。客笑曰。易耳。即袋中出鐵丸。拋之。隼應手翻墮。胸已洞矣。丸故在客掌
 中。○
 三齊。按。三齊。即。長物。見。毛。躑。踏。見。劉。平。繳。五。子。思。機。弓。
 廬山僧

近有某人。裹糧游匡廬。重趺不息。至紫霄峯下。石室軒然。有僧破衲枯坐。兩目上臉。覆下寸餘。知
 其異人也。再拜而問。僧瞪開一目。視之。靈靈如碧玉。有光歎曰。噫。爾奚以來。余爾祖也。某訝曰。

吾祖歿時。某尚未生。即於五十年矣。安得在此。僧曰。向貴脫化。爾父不知也。乃道其世族事。狀悉符合。某泣拜曰。果吾祖矣。聞祖平生好內典。不圖竟證佛果。今幸遇祖。何以令之。僧曰。爾非此中人。宜便去。某涕泣不舍。乞留一宿。許之。語以後事。悉不答。比夜。千山皆暗。獨石室光明。如晝。僧曰。爾畏乎。某曰。祖在亦何畏。僧徐舉指彈坐旁石壁。壁忽開一舍。使某處其中。戒之曰。倘有所疑。勿畏。亦勿語。勿出。今夜適有事矣。某應諾。俄聞風颼颼起林間。萬木怒號。有鬼魁無數。坐入石室。僧搖首者再。乃見小人百十。自僧兩耳出。如連珠。激箭執弓刺鬼。鬼悉遁。小人復還耳中。頃之。復有元鬼。修修然。參伍而至。藍身巨吻。類夜叉。僧張口噓之。則一石墮地。分裂。盡化為力士。擊鬼。鬼又遁。力士亦隱。某戰栗。蓋叩。僧曰。未已也。無恐。旋聞崩崖裂壑。碎封不已。敵有二人。屹立如山。僧大放兩目。二人忽縮小。各入一目中。目即閉。聲亦遽止。已而梅檀氣氤。仙樂銜然。幡幢隊來。金光灼灼。僧即下座。作禮。罷。便解衲衣。珣乃洞開。恍見一人。端坐其中。僧遂冉冉升空。俄頃而杳。天亦曙矣。某出。拾得履一隻。歸白其父。父見履。泣曰。爾祖歿時所著也。

註釋

巨窟 山名。即廬山。在江西星子。一縣。周時。脫化。夏侯漢文。舉說。內典。佛教。認論。海內。有巨窟。凡第七人。結廬於此。故曰巨窟。脫化。龍變。葉在。登何。內典。與。二。教。論。報。形之。稱。為。外。神。也。風。聲。也。趙。宜。連。珠。連。珠。如。珠。之。相。修。修。前。子。修。修。今。如。說。類。之。行。參。伍。易。伍。以。與。錯。其。數。也。註。參。三。也。伍。五。也。夜。叉。鬼。物。之。醜。惡。見。形。者。宣。室。志。異。刻。見。戰。栗。生。何。也。或。三。或。五。以。相。參。合。以。相。改。變。也。夜。叉。鬼。物。之。醜。惡。見。形。者。宣。室。志。異。刻。見。戰。栗。生。何。也。

梅檀 出扶南。色紫赤。謂之紫檀。氣氤。瓶。見古。碎封。洞長。梅檀。出扶南。色紫赤。謂之紫檀。氣氤。瓶。見古。

鉢

某公子嘗養鵠所居宅五區。閤敞深邃。東偏有小門。達於長廊。廊有旁室。架木為鵠巢。百十如窗櫺。以卵以雛。鵠以蕃息。一夜忽失鵠數十頭。公子疑之。夜持棒伺諸巢下。已見有鼯鼠長數尺。徑來取鵠。公子突擊之。不中。鼠人立相向。躍登公子頂。鬪其衣領。俄而羣鼯全至。共圍公子。公子大譁。僮僕共操具來。鼯乃引去。公子怒曰。是何可耐。旦日偕數僕持兵赴之。將入旁室。聞門內言曰。姑勿來。來且不种從者懼皆止。公子曰。鼠輩詐嚇耳。排扉徑入。則見鼠踞殿然。如萬道金星。縱橫巢上。內帽而退。是夜跳踉百端。若有大木從屋拋下。燭之無有也。南壁圍窗。廣可適尺。現以玻璃。乃有白面映窗。大與窗埒。而其戶有物觸扉。求入。僕輩大師共相抱持。公子拔劍奮臂曰。吾將止於此耶。將為避之。若猶未也。妖何能為。鼠輩無逃。吾與爾并命矣。於是二物並隱去。後亦不復出。

註釋 鵠 鳥名。有野鵠。家鵠。而著息。言孽生之盛也。史記。非子居大丘。周懿。鼠。兩雅釋。獸注。曰。鵠能攻鼠。鼠輩。三國志。不夏。天下。跳踉。驚起。跳踉如與人相打。

韓五

國初寶應縣捕役韓五者。貧不能炊。思嘗捕響馬。姑試一效之。為計良得。乃從人假羸馬。挾弓矢而出。伏於麥隴之幽。是時大亂初平。流亡未復。道路之間。尚少人跡。亭午始見一騎。緩緩來。臺笠深衣。挂囊於鞍。略類商旅。韓私計。蓋一利市。引弓呼之曰。速解爾囊。否且畢爾命。矢乃發。容從容舉鞭拂之。矢旁落。又發亦如之。五矢不中。矢盡聲恐。策馬走。客笑曰。行劫者反避人耶。

雖然爾馬逃。俄聞風聲蕭蕭。客追已將及。則短衣執刀。叱韓曰。毋走。韓度不可脫。亟投馬下。叩首乞命。曰。良以母老待哺。不得已出此。今乃初試。不圖誤犯壯士。幸寬宥之。就茲戰慄。容諦視之。曰。爾尚謹朴。姑貸爾隨。以來勿恐。韓懼。勉從之。行十餘里。入一山。甚遠。叢樹間得穴。馬進之。甚闊。半里許有光。既而屋舍忽見。客引韓入內。則先有數十人在。多虬鬚虎眼。衣中偉岸。見客起。問十四兄來何暮也。客滑稽數語。眾自韓皆大笑。已而酒饌堆塔。規地而坐。序兄弟之次。以韓殿席焉。飲啖甚壯。言論豪穉。比暮。華燈明炬。照燭林野。夜中縱橫醉臥。手足相枕藉。韓慙慙然莫知所為。竟夕不成寐。明日東醒。客為韓請曰。此人尚有母。貧不能養。殊可矜憫。宜稍資潤之。皆曰諾。各探囊出金錢珠貝不等。無慮數千金。以授韓。韓惶恐拜謝。客曰。視爾馬弱。馬能致此歸。吾仍送爾行。一人曰。我曹亦散耳。後二年當期於山東。皆曰諾。遂拱手各去。或獨行。或侶行。或東或西。頃刻都杳。客乃與韓俱。謂韓曰。盜宜易易哉。諸君皆技勇絕人。故馳驟綠林。鮮有失敗。吾亦有薄技。使爾觀之。袖中出匕首。指前椿樹第三株。標枝東接者。曰。吾截其某枝。擲之。枝落。匕首故在手。又別擲之。三擲而三中。韓咨嗟驚吃。客曰。爾向者大孟浪。幸遇我。倘值我兄弟之暴者。爾作此樹杈久矣。韓唯唯。請客示姓名。誓圖報效。客笑曰。無須爾。吾屬雖所人喋血。其實行雲流水。早散游天下。率二歲一期會。雖數千里不失約。此外無知姓名者。爾莫問焉。既至韓門。解所贈囊擲地。曰。吾往矣。已縱馬絕塵而去。韓賴其資。遂為富人。

非非子曰。以盜遇盜。強者利焉。益乃以弱獲利。盜固有道哉。然履虎不啞。濡穴得出。蓋亦倖耳。所

謂先迷復得。小懲大誡者歟。而吾又以思張季之餘診。嘯聚雀符。其消融於釀化者何多也。

註釋 寶應 蘇名清屬江蘇揚州府今屬江蘇淮陽道 響馬 關道名多在 亭午 梁元帝墓要曰 戰慄 見何 虬鬚 虬也

○張說大張鬚虬眼之取也 來何暮 後漢書廉叔度來何暮不替綠林見毛 椿樹 俗名香椿
孟浪 張子夫子以為孟浪之言 肝人喋血 血也 張季 家獻忠季自成也

易內

有甲乙相善者。乙妻有姿。甲通焉。乙知之而弗禁也。他日乙偶自外至。獲甲於牀。伴恣。甲叩頭曰。若不深責。願以荆婦薦枕席。易內而處。亦猶行古之道也。乙許之。與之期而縱之。甲歸告諸婦。婦不可。甲無以謝乙。固強婦。時甲兄養疾於外。嫂不節。婦因獻策曰。請說嫂而代之。乃詭言甲實他往。已苦累。挽嫂共宿。故為媒語以蕩之。伺其已寢。托如廁暫出。使甲以乙往。而已之嫂室宿焉。於是嫂竟與乙狎。甲亦趨乙家。尋其故。歡是夜甲兄思歸。甲婦已熟寢。其扉闔而弗遂。甲先入。徑登牀。以為妻也。啟衾而憑焉。既亂。乃知為弟婦。各秘之。其後甲乙隙於未。交相披露。以為謗。事遂彰。

非非子曰。以蠶易妍。甲誠巧矣。以奴易婦。甲妻又巧矣。孰知冥冥中更有巧於是者哉。天道耶。鬼神之威耶。吁可畏。

註釋 荆婦 白稱其妻也。王貞符丁寧語荆 薦枕席 凡義 易內而處 左傳以其內實遂於廬
如廁 見造 奴婦 見竹

瘋道人

有瘋道人者。敝裘一襲。冬夏服之。忽哭忽笑。人問哭何悲。曰無悲。笑何樂。曰無所樂。遇人輒拜。亦無所求也。語無倫次。如風雨之迷。離雷電之倏忽。往來齊趙間。人皆呼為瘋道人。博。菊衣嘗赴貴家宴。道人在焉。飲噉兼數人。杯盤俱為之罄。眾頗鄙之。而菊衣獨奇其量。他日乃招道人飲。道人欣然來。菊衣為具豚肩羊胛各十盞。雞臠之屬。稱是。殺截皆大饗。絡繹竟日。至則盡之。酒亦無算。終不醉飽。及暮而止。菊衣問之曰。道人日食幾何。不常飢乎。道人曰。吾食亦不飽。不食亦不飢也。惟向在東海。羅氏姑遺酒二十斛。飲而甘之。飛就三日。不覺復醉耳。尚有未盡者。來日當與君傾之。遂別而去。次日亭午。道人始來。笑曰。昨歸逢故人。邀與共奕。竟忘宿約。甚罷。始憶之。真倉卒主人。可便行矣。引菊衣至一廢園。望空亭上。几榻之外。他無所有。菊衣意其欲辭焉而未發也。頃之。見雙鷺在霄。道人拈之曰。速來。客不耐矣。鷺墮地化為兩童子。一捧壺一執盞。道人酌客曰。且潤渴吻。菊衣異而飲之。果佳醞也。既而珍饈珠品。連翩而至。送觴者行。災者。學脯者。進果核者。具湯者。皆名殊妙選。供張之盛。人間未有也。泊暮。菊衣起辭。道人挽留曰。嘉賓既臨。更當卜夜。但無燭奈何。乃顧語雙鬟最麗者。往請明月來。須臾。雙鬟反命曰。來矣。俄見白光起於東南。如玉山千仞。遙遙泛空。漸近。乃是一仙人。周身洞朗。躡虛而至。仙風道骨。軒軒若霞舉。而殘醉未醒。衣巾尚作酒氣。女從數十人。皆具殊色。於時雲氣暮天。萬里滅沒。獨園中花草樹石。盡在月明中。菊衣踞階下拜。仙者亦抗禮入座。連引巨觥數十。舌本紫花。談詞

英妙。問與道人論說。語多玄著。不可解。夜將半。道人曰。世無此樂千年矣。蓋歌舞以盡歡乎。仙者曰善。一妓前席捧玉盤。貯紅籌數十。刻翠篆書各二字。有紫塵集羽雙拂合輝陽阿結風虛影海眼橫影諸色目。蓋舞籌也。使菊衣探之。得虛影。於是舉者數人。騰衣掃袂。飛翔空際。亭中麗影。編履如錦。才生波。輕雲幻彩。覺一時風露蒼涼。松竹動搖也。仙者曰。舞妙矣。誰為歌者。一妓應命發聲。歌曰。春風東來忽相遇。金尊深酒生微波。落花紛紛稍覺多。美人欲醉朱顏酡。青軒枕穿能幾何。流光欺人忽蹉跎。玉漱珠含。頗極悠揚纖婉之致。一妓繼歌曰。白兔搗藥秋復春。嫦娥孤棲與誰隨。古人不見今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仙者笑曰。誤矣。誤矣。乃今人不見古時月也。妓曰。今人不見古時月。古人亦誰見今時月哉。仙者歎息。因舉杯屬菊衣曰。公聽此語。猶不痛飲乎。菊衣故不勝酒。滿浮一大白。仙者被侍女佩劍起舞亭中。已而倚劍朗吟。顧侍女。摩戲書之以示菊衣。菊衣讀而識之。詩曰。海風蕩八表。雲氣低漫漫。仰首睇飛鴻。宇宙何其寬。磨劍蓬萊頂。芙蓉開紫瀾。伏景何足仇。壯氣鳴心肝。談笑殺兩蛟。翻身跨孤鸞。道逢赤松子。飲我瓊漿寒。一醉五百年。仍卧三神山。當時相識人。輪轉沙塵間。十萬紫宮女。大半非朱顏。雙淚不可涸。下教溟渤乾。却聽雲和笙。還求神鼎丹。朗然化片月。流光照人寰。仙者吟竟。復引十餘觥。大醉辭去。夜忽黑。道人更燃松節以繼之。謂菊衣曰。此率青蓮先生也。菊衣訝曰。頃言明月者非歟。道人曰。子未識乎。月者才人之化身。匝月而一代。盈虧出沒。其氣數然也。然古今以來。不過數人。循環相照。今適是青蓮。答與有舊。故延之來耳。菊衣曰。世傳先生為長東。又言為東

華上清盟清遠真人又言掌箴奏於高山今又為明月不亦歧乎道人曰神仙星月初無定位不足疑也言次東方白菊衣乃歸自是不復見

羅氏姑 羅氏掌箴為鳥飛鮫生倉卒主人見其供

玉山 羅氏姑所居玉山是軒軒高舉貌

玉容 軒軒高舉貌

舉人龍某謁選都下住櫻桃斜街一夕被酒卧苦渴求漿起呼僮僮已睡熟及門見一女背階

龍某

舉人龍某謁選都下住櫻桃斜街一夕被酒卧苦渴求漿起呼僮僮已睡熟及門見一女背階

龍某 舉人龍某謁選都下住櫻桃斜街一夕被酒卧苦渴求漿起呼僮僮已睡熟及門見一女背階

龍某 舉人龍某謁選都下住櫻桃斜街一夕被酒卧苦渴求漿起呼僮僮已睡熟及門見一女背階

龍某 舉人龍某謁選都下住櫻桃斜街一夕被酒卧苦渴求漿起呼僮僮已睡熟及門見一女背階

龍某 舉人龍某謁選都下住櫻桃斜街一夕被酒卧苦渴求漿起呼僮僮已睡熟及門見一女背階

龍某 舉人龍某謁選都下住櫻桃斜街一夕被酒卧苦渴求漿起呼僮僮已睡熟及門見一女背階

亭亭月下甚奇。伏窗而嗽。女聞人聲。乃四顧。徐度西角門而去。覺羅襪弓鞋。形影俱屬。疑想忽忽。復就睡。覺而疑焉。以為醉也。殆夢也。然憶揣不置者累日。殊杳然。戲題一絕句。焚之曰。兩瓣蓮花踏影行。全身都是可憐生。巫陽神女多情甚。偷到人家看月明。是夜既寢。有咏其門者。龍起延之。女子也。曰。余為黃氏婢。特來召君。龍愕然問故。婢愠曰。小姑前夜偶來此看月。初不敢相聞。亦素不解吟詩。是何生活。今大姑拾得一紙。讀其前二十八字。云是一情詩。驗其款識。乃君為小姑看月而作。白之縣君。縣君怒。責小姑。疑有他涉。小姑涕泣訴其語。意稍霽。君既以飛語陷人。宜往采之。且明月豈君家私物。輒云小姑偷看耶。龍惶恐謝過。婢牽其裾曳之曰。去去。不覺隨之行。出一門。迥非熟徑。歷三四曲巷。乃達一第宅。始而闕。繼而為窾。處處有燈燭。至垂簾之下。婢止之。先入。俄傳縣君見客。龍踉蹌進。一婦人上坐。年可四五十。辭色俱厲。曰。何物狂且。造詞媒治。謗人家閨閣。不畏拔舌耶。龍震懼流汗。長揖對曰。某何敢然。特醉後戲筆。旋焚棄之矣。安得塵縣君之目。婦人曰。汝詩吾所親見。奈何通飾。龍曰。才人綺語。類皆寄託耳。勝花蝶耳。何所不存。縣君亦惡乎秀之。乃欲以影審談說。文致罪名。斯為寬矣。婦人怒曰。尚敢強舌。請妮子為我捷之。龍乃趨出。涉內齋。蹙蹙諸婢。搥搥挺踵。至方恐迫。聞前婢馳出。揮衆曰。止。毋得動。縣君宥之矣。命吾引還。命爾曹各去。衆諾而退。婢導至小閣。悄語曰。君之免。大姑力也。龍稱謝。婢曰。未已。大姑言君既好吟詩。召此怨辱。宜更作數章。如佳。乃釋爾。龍曰。幸不深罪。此何足辭。請給紙筆。并將韻本來。婢去有頃。攜文具至。設几上。復於袖中出韻本。笑

曰。大姑言此詩君護身符錄。故萬不可少。姑以此為題。試作一詩。龍視韻本。牙籤繡帽。裝淡精麗。而脂香粉印。漬溢行間。知為閨中習覽物。意甚得。成五言律詩一首。婢持稿去。旋來曰。大姑言君譏議聲韻。殊未允當。且詩語粘滯。不類才人吐屬。須更作之。龍不得已。伏几苦吟。婢立於案頭。拉雜漫語。亦頗類流睇送情。龍思慮撓亂。不復能構想。因問婢。汝宅中幾人。曰。主翁亡矣。獨縣君攜兩女。并僕婢輩居此耳。龍曰。汝侍大姑乎。小姑乎。曰。侍大姑。曰。大姑何名。年幾幾何矣。婢笑曰。汝亦作詩耳。奚用知此。豈詩料耶。龍亦笑。佯俯首作屬思狀。甫蘸筆。婢又促催之。龍因投筆長跪曰。汝奪吾魂魄。雖李杜當此。不能更道隻字矣。幸憐而拯我。遂侵之。婢面赤。不甚拒。因成歡好。乃竊語龍曰。吾視大姑如春風飄蕩。其情之隱躍久矣。今留君索詩。意豈為詩哉。君會心人。何不解。龍喜曰。奈何。婢曰。但尾我行。保有良會。隨入複室中。乃見大姑有坐鏡奩之旁。貌頗妖冶。脉脉有思。婢乃伏龍於案下。前語曰。彼人詩殊不能就。可若何。大姑始覺。徐答曰。姑縱之。婢曰。中門管鑰。縣君自掌之。天且曙矣。可若何。曰。姑留之。婢曰。婢子不敢宿客。已攜至須阿姑處分。徑趨出。反闔其扉。龍出而迫之。大姑驚罵曰。賤婢乃陷我。龍遽撫之。竟合焉。潛蓄之室中。每夕專對。婢欲圖一私。龍不可得。經數日。小姑出於庭。龍隙窺之。光彩妙麗。乃無倫比。丐大姑欲得一嘗。大姑咋舌搖手曰。咄咄。此貞而烈者。何可犯也。且彼以前日之故。有憾於我。旦夕伺吾短。今授之以隙。必為所持。此間無側足地矣。龍意阻。然不能絕念。時時稱羨其美。大姑不憚曰。男子薄心腸。得隴復望蜀也。君既慕之。請自從之。乃使婢引出。龍榜徨求解於婢。

婢哂曰。推賢讓能。風微遠矣。君以古道遇今人。宜其齟齬。猜嫌既啟。雖吾亦不復能諷。龍曰。彼識遂客。君亦不容耶。婢曰。吾雖鄙陋。不能對設客。殘客再三導之去。龍把其袖。貪積不肯行。由是復與婢接。婢匿之。積麥之囤數日。大姑悔。思龍被復見。問婢。婢對曰。彼既去。誰能往召。且彼實怨怒阿姑。即召不復來。明日大姑又言之。婢對如前。大姑乃怒婢。常假他故。挂辱婢。婢以是。以怨大姑。乃詣小姑。語前事。陽為大姑謝小姑。實欲挑小姑。怨以傾大姑也。小姑性故和柔。殊不以介意。婢歎曰。姑德惠若此。使人不忍復欺。乃竊發大姑之覆。而自隱其私。且曰。大姑禁我不得言。吾懼獲罪。乃不敢不言。小姑大驚曰。姊素談節義。不意反自越禮。為門戶羞辱。脫縣君知之。當奈何。婢請白縣君。小姑弗許曰。吾冰清玉潔。豈樂與聞此事。春。婢請之至再。小姑察其姦。怒曰。汝主也。何得無情。略不相護耶。且汝實左右大姑。即何事弗與。誘盜而保姦。皆汝之由。果白縣君。當先治汝。吾白縣君治汝矣。婢始懼。轉求秘之。小姑曰。欲吾庇汝。須亟絕私入之路。不然。不汝隱也。婢恐。以語龍。求策之。龍亦恐求去。婢不得已。導出門。從牆角繞行數十武。條至寓室。婢倉皇馳去。次日尋之。不復獲路。

註釋舉人 見笑亭亭 見靴弓鞋 兩辭蓮花 見段生 巫陽神女 見常縣君 明濟之世宗室
女舞 孫君位 列飛 語 即語也 洪書 乃 踉蹌 步 狂且 見子 狂乃 見狂 耳 才人 道人 綺
師主 梁武帝 元 不無 綺 語 之 過也 復 世 語 人 積 習 多 妮子 妮子 跌 跌 護 護 身 符
傳 錄 疏 原 為 感 忠 節 侍 者 云 須 要 覓 個 護 身 符 子 異 日 裝 潢 書 注 裝 潢 匠 二 人 漢 為 監 入 方 丈 因 師 曰 藍 裏 有 什 麼 物 曰 青 檀 曰 何 用 曰 候 春 裝 潢 裝 潢 今 謂 裝 潢 字 畫 曰

沈璧者秦人也。少迫於貧。辭母薄游。至文登。登臺望海。見波浪薄天。慨然舒嘯。旋有少年至。紫衣絳幘。儀狀光瑤。揖璧而笑曰。君清興不淺。能同游乎。璧欣然諾之。俄見鳧雁一點。破浪而來。乃大舟也。離岸數尺。忽止不進。少年遽視壁下。臺履水登舟。身不沈。鞵亦不濡。舟中乃無人。亦更無一物。心頗異之。叩其姓名及所自。少年曰。余玉桑君之子也。璧另欲再問。忽覺水聲澎湃。耳不可勝。自窗間視之。則銀濤萬丈。壁瀉從天。不覺驚駭失色。問是何處。少年笑曰。適去臺下。已萬里矣。璧眷念鄉井。悲形於頰。頃之濤聲已寂。碧玉湛然。微風一拂。鱗鱗如玻璃萬頃。恍惚有無數麗人。浣漾清蓮中。方疑詫聞。水上絲管作矣。舉首凝睇。則彩舟一具。相去數尺。有數女倚棹。颺波。頃所見蓋其影也。少年攜璧過彩舟。珍奇射目。不可具名。須臾席啟。玉貌旁羅。奏具行觴。肴品絡繹。亦非復人間分。侍者進塵果一枚。大如瓜。紫色。啖之味絕甘。度必世所傳蟠桃之屬。竊懷其餘。欲歸以奉母。酒酣。壁避席稱辭。因便求歸。少年歎曰。孝子哉。此乃君所以仙也。今姑不强留。終當至此。遂顧諸女曰。何以送客。諸女各摘鬢上花及釵釧之物為贖。曰。持此當人問。吃着不盡矣。一女俯而笑。解裳下繡。一鈎投海中。少年目之曰。妮子獨投。不慮墮落耶。女面發赤。退去。璧視鳥已化。小舟。少年曰。君登矣。遂解裘而登。則前舟已杳。驚濤激浪。惘然自失。小舟中異香噴溢。神骨俱醉。少鳥醒語。已泊野岸。河水僅濶如衣帶。舍舟登陸。甫數武。小舟已凌風去矣。信步獨行。追想所遇。恍惚若夢寐。而懷中餘果儼然在也。薄暮抵驛館。語皆秦聲。距家中纔一舍耳。璧既歸。出餘果進母。兼述妻子。皆數月不飢。以核種庭中。亦不生也。後十

二日心尚溫耳故未殮蘭雪說

註釋 寫真 畫人之相貌也。杜 江南 見造常州 少府 乾隆見虎 大梁 古地名即河南開封府 青衣 見

前詩每逢佳士必寫真 刺 見 夢 見 司馬 見 汴梁 時曾買汴梁路故也 毘陵 即今江蘇 絳

章五

琴師章五宿邯鄲。漏初下。有美人來就之。章疑為狝。美人曰。妾平原君美人也。以笑覺者罹慘禍。許於冥帝。帝怒。收覺者置重典以償。并逐平原。平原自辨。實諸客迫勝。勝恐失士心。為趙國憂。不得已出此。帝謂平原果好士。士果歸平原。豈在子殺妾。殺妾以媚士。所以待士者可知。殺妾而客來。客亦可知矣。平原喟然。頓首請罪。帝以其素賢。僅從薄譴。愆妾無罪。復其元。使游人間。妾傷往事。故不願復生人世。君亦平原若客也。當時處門下。聞而傷之。喟然嘆曰。公子之賢。賓客之盛。何其重覺者之足。而輕美人之頭也。吾聞蘭杜被焚。則松筠不茂。孔翠見彈。鴻鵠高逝。哲士戕虐。則國士遠引。吾何為於斯。故諸客皆遠。君反獨去。及秦圍邯鄲。魯連未來。音節不救。諸客束手。莫能展一籌。或請於君。君以身既不預。竟不為設策。平原不知也。故史冊亦闕書焉。君亦殆不復憶矣。妾感君義。求之數千載。今始相值耳。章茫然嘆息不已。乃授琴作歌。美人取瑟以和之。歌曰。君草油油兮。故國荒邱。房陵遂遠兮。誰遺之謀。賢士如雲兮。惟妾之仇。臨樓一笑兮。身命休。念公子兮。心慘憂。於是相對酸醜。涕泣不可止。久之。美人乃拭淚揚袖。復歌。歌

王欲算作色曰云何。答曰劍之高用。上倚星漢。下披黃泉。旁行四極。刺蛟鯨於不測之淵。翦妖魅於幽暗之叢。難脫兔逸林。疾擊赴霄。縱鈎飛鋒。罔有遺逸。今第試其易者。請伺飛鳥而刺之。王心難之。適已日暮。乃謔曰。陽鳥潛矣。羽族息矣。何天有鳥。尚來迎吾。及者乎。客曰。若是且已。盡試登高為二項之舞。一決楚漢。王又辭曰。休矣。休矣。星月不曜。炳燦不輝。柳不瞻山。術不容地。恐乎可登。而角吾技。客指主人廳事曰。崇墉巍巍。飛甍冠之。上探雲霞。高華可齊。願不高耶。請灼爾目。趨爾足。僕雖跛屨。願導先路。於是褰袖離席。扶王以出。如提嬰孺。履牆緣楹。如步康衢。徑跨簷牙。升於屋脊。坐王於鵲吻之上。而撫之曰。此地平曠。聊可棲息。君請巨坐。僕便來迎。言已。復下。神氣灑然。堂下觀者。無不色飛口哆。噴噴稱神。客使索酒。連釂數觥。頽然就舍。主人命支梯樹架。閑投終宵。王始得下。天明視客。已約隱矣。王甚慙。主人甚悔。澤內奇士。交臂失之。

續犬

康熙中。大興縣某媪。家奉佛。佛前懸一燈。一日薄暮。聞佛舍小語。隱而窺之。見黃犬入。以前足承白糝。糝亦入。立。益飲佛燈油。縮吸油。轉注大口中。復吸之。積饒。犬促之曰。速使速飲。人且

註釋

劍仙見車天了鳥通兼公神韻其面了鳥 擲掄見毛 綦尾綦實也尾末也。蘇軾星漢雲漢也。黃泉見林則四極口方極連 脫免見步 陽鳥左昭賦注。陽成於三。故曰羽族。謂 二項之舞漢高祖與楚項羽會於鴻門。項莊拔劍。舞。高華見馬陸 羊治天路也。列子。黃 鵲吻尾或作鵲尾。見聖家。祥厚。約隱見我心 交臂見白頭

至。細視猶犬皆家所蓄也。懸窗推門入。貓犬皆奔出。索之杳然。越翌日夜中。聞庭中有聲。密起察之。夜見貓乘犬肩。犬不于而行。叱之立隱。夜夢一黃衣男子。一白衣女子。來謂曰。寄玉人廡下久矣。奉養之恩。未知所報。願形跡已彰。不可留矣。乃相向再拜。卧地轉身。忽成貓犬。貓躍登犬背。駢之而去。

註釋 康熙見周大興縣福菴才子解者

周英如

昭武之東某市鎮。嘗張雜劇。士女冶遊竟日。連襟舉袂。紅霧幕衣。有少年某某。仰見西樓一女。子。雅宮疑望。與樓前矮屋。蕙花綽約爭麗。綉成妙彩。遂仰睇不移。女亦凝眸專注。目成焉。而神癡矣。比日斜人散。兩人藉相對而望。有見者唾之。始各避去。次日姜復往。女已先在樓高而屋隔。語不可聞。姜以手中素帨。裹約指金環。擲諸樓上。女報以腕劍一枚。遂掩窗而入。女益周姓名英如。依母以居。父某。為茶商。遠出矣。姜故悉其根莖。伺黃昏無人。仗其家寢門之右。既而鳥栖人定。潛窺英如之閨。閨已扃。見英如獨坐燈下。素紫與燈語。姜以腕劍觸窗稿。以聲致英如。英如訝然問曰。誰。姜曰我也。腕劍在此。英如復大驚。趨至窗下。悄語曰。速去。遲且貽。姜求啟戶。至再三。英如終不可。姜曰。君豈畫圖耶。何顏如玉而心如石也。英如祈之曰。幸相愛。何忌。倘我乞從。後戶出。更思遠策。今不能納也。不聽。我乃呼。姜懼乃避。還家。抑鬱殊甚。俄聞中鏗聲。啟門。則小髻弓鞋。滿身香露者。英如至矣。謂姜曰。願者拒君。良非得已。而思君彌迫。故轉就君。姜

大喜過望。遂結金屏之好。將曉。英如去。夜定。輒來。如是者數月。於是姜年終冠矣。其父亦服賈於外。其季父王家政焉。以姜尚未室。旦夕論奪。擇焉而未決。姜甚恐。欲白母而聘英如。乃先告英如。而與之策。英如意。殊憐。請媒請其家。乃反不欲。姜竊怪其故。又疑其曉夜獨行。略無所阻。亦卒無覺者。非弱女子所能。必有異。旦俟英如去。尾而闚之。出門數武。已飄然失去。太說而逃。潛訪諸其居。則英如固已死矣。始悟所接者。英如之魂也。為之悲痛。是夕英如至。笑曰。君謂我死耶。姑勿畏。吾導君往見一人。足祛疑抱。而慰君懷感之情。使姜凭其肩。攜之以行。若飛燕驚鴻之迅。致至一城中。巷市曲折。殿閣相比。及夫第之門。雙獸鑿環。寂然虛掩。排而進之。蘭芬桂棹。暖若仙居。內有鏡堂焉。四壁皆鏡。冷光逼射。肩髮皆寒。西南隅懸一響板。英如彈以指。冷然一聲。便有數女子連翩而出。影入鏡中。花紅玉白。迷離遠近。中有一女。宛似英如。却顧英如。儼然在側也。而再祝諸女。忽復不見。方欲致詰。英如曰。此上清瑣館。不可延佇。即曳其裾。引之徑出。旋至家。乃謂曰。英如與君空有解佩之緣。合當毀面。盡於此矣。吾非英如。英女也。實有夙分。慮君之情。將為一於英如。故髮髻其容。見於左右。疑實既啟。良緣斯盡。今亦去矣。姜不及挽留。已霞舉而逝。始悟所接者。并非英如之魂也。卒婚於他姓。

照武 地名。不詳。按。結約。見宋大約指。即武指。不。結。鏡。腕。釧。見何根。髮。本。根。曰。根。草。根。曰。以。動。結。髮。紫。索。見。泰。顏。如。玉。本。真。宗。詩。取。妻。英。恨。無。心。如。石。皮。日。休。序。余。嘗。茶。宋。庚。千。弓。鞋。見。以。送。見。科。場。雙。獸。鑿。環。即。門。下。之。鏡。堂。鏡。魂。有。響。板。故。數。茶。碾。取。新。州。侍。兒。名。石。心。弓。鞋。見。附。冠。舞。樂。雙。獸。鑿。環。即。門。下。之。鏡。堂。鏡。魂。有。響。板。故。數。茶。碾。取。新。州。侍。兒。名。石。心。弓。鞋。見。

道家以五清五清五清為瓊館瓊館在崑崙山建仔見如雲解佩見雲瑤華見錄
三清容仙人所居之府

癡女子

昔有讀湯臨川牡丹亭死者。近時聞一癡女子。以讀紅樓夢而死。初女子從其兄索頭搜得紅樓夢。廢寢食讀之。讀至佳處。往往輟卷冥想。繼之以淚。復自前讀之。反覆數十百遍。卒未嘗終卷。乃病矣。父母覺之。急取書付她。女子乃呼曰。奈何。美寶玉黛玉。自是笑啼失常。言語無倫次。夢寐之間。未嘗不呼寶玉也。延巫醫雜治。百弗效。一夕。睜視牀頭燈。連語曰。寶玉黛玉在此耶。遂故泣而瞑。

非非子曰。紅樓夢悟書也。非也。而實情書。其悟也。乃情之窮極。而無所復之。至於死而猶不可也。無可奈何而姑託於悟。而愈見其情之真而至。故其言情乃妙絕今古。彼其所言之情。之人。實玉黛玉而已。餘不得與焉。兩人者情之實也。而他人皆情之虛。兩人者情之正也。而他人皆情之變。故兩人為情之主。而他人皆為情之賓。蓋兩人之情。未嘗不繫乎男女夫婦。房帷牀第之間。而絕不關乎男女夫婦房帷牀第之事何也。譬諸明月。有光有鏡。月固不能離魄而生其光也。譬諸花。有香有根。花固不能離根蒂而成其香也。且花月之所以為花月者。乃惟其光也。惟其香也。而初不在其能與根蒂。至於凡天下至癡至慧。愛月愛花之人之心。則併月之光。花之香。色而忘之。此所謂情也。夫世之男女夫婦。莫不言情。而或不能言情。之所以為情。蓋其所謂情。男女夫婦房帷牀第而已矣。今試立男女於

此男之悦女。徒以其女也。而悦之。女之悦男。亦徒以其男也。而悦之。則苟別易一男。女而與其所悅者品相若。吾知其情之移矣。情也。而可以移乎。又苟別易一男女。而更出其所悅者之品之上。吾知其情之奪矣。情也。而可以奪乎。又使男女之相悅。終不遂其媾。則亦抱恨守缺。因循苟且於其後。而情於是乎窮矣。情也。而可以窮乎。即使男女之相悅。竟得如其願。則亦安常處順。以老以沒。而情於是乎止矣。情也。而可以止乎。故情之所以為情。移之不可奪之不可。離之不可。合之猶不可。未見其人。因思其人。既見其人。仍思其人。不知斯人之外。更有何人。亦并不知斯人。即是斯人。乃至身之所當。心之所觸。時之所值。境之所至。一春一秋。一朝一暮。一山一水。一亭一池。一花一草。一蟲一鳥。皆有凄然欲絕。悄然難言。知病如狂。如醉如夢。欲生不得。欲死不能之境。莫不由斯人而生。而反不知為斯人而起也。雖至山崩海涸。金消石爛。曾不足減其毫末。而聞其須臾。必且致憾於天地。歸咎於陰陽。何故生。彼并何故生我。以致形粉骨枯。神泯氣化。而情不與之俱盡。是故情之所結。一成而不變。百折而不回。歷千萬劫。而不滅。無恆心之日。無釋念之期。而窮而變。變而通。通而久。至有瓊海崩城。化火成石。一切神奇怪幻。出於尋常思慮之外者。斯即有靈心。妙舌。千筆萬墨。而皆不能寫其難言之故之焉。此所謂情也。夫情者。大抵有所為。而實無所著者也。無所不可。而終無所可者也。無所不至。而終無所至者也。兩入之情。如是而已。不然者。男去夫婦。天下皆是也。房帷終第之事。天下皆然也。莫必兩入哉。知此乃可以言情。言情至此。乃真可以悟。或曰。紅

樓夢幻書也。寶玉子虛也。非真有也。女子乃為之而死。其癡也甚矣。嗟乎。天下誰非子虛。誰為真有哉。癡者死矣。不癡者其長存乎。況女子之死為情也。非為寶玉也。且情之所結。無真不幻。亦無幻不真。安知書中之寶玉。夢中之寶玉。不真成。服中之寶玉耶。則雖謂女子真為寶玉死可也。

註釋 讀湯臨川牡丹亭死者。馮顯祖字若士。明臨川人。著牡丹亭傳奇。紅樓夢一名石頭記。小說林黛玉子虛。司馬相如。有子虛賦。托子虛公子為有。後人因讀虛無之事。曰子虛也。

志誤

某夜夢隣人招飯。且而請之曰。公何事名客。主人訝然。某亦徐悟曰。殆夢耶。大恚欲出。主人笑留之。為具食。他日隣真召之飯。某疑亦夢也。使者數促至再。始敢赴。又有某公者。嘗自外入。見其妻共男子款語。大怒。更不審視。遽上堂叱曰。何物狂子。白晝公然調人婦。妻詭曰。替耶。何妄言之甚。某因諱視之。妻弟也。惶恚笑謝。後其妻私一少年。值某於寢門。奔去。某愕然徐憶前事。以為妻弟也。詰妻曰。第一何匆遽。妻因給曰。恐復見叱耳。某信之。亦更不憶面目之不似。又李某者。性純樸。里中歲暮。音書郵至。請商於外者。其家各就郵索書。李遽聞之。亦往索。郵問公何人在客。李恍然曰。固無之一笑而返。又某公者。嘗晝寢。同儕者戲翦其鬚。僅存前髮。某醒。亦殊忘之。妻見而大笑。問公鬚安在。某始探頤。記向果有鬚。適有雜髮者。過其門。遂疑鬚為所雜去。竟執而奉之。其人駭問。得其故。力辨乃解。或假某公衣數日。送還之。某已不記。但問曰。欲質耶。估

諸君救之何也。

非非子曰。余甲辰家居。屢危於社君。室中木器殆無完者。暴聞之聲。夜作於樓上。雖熟寢。每為驚覺。余固弗較也。其後理祭上書冊。氣跡縱橫。於是亦有惡焉。乃檄緝捕之。而家有一豬。性不嗜鼠。迨異常貓。捕不捕未可知也。口誦筆伐。聊快余志。雖一時戲作。追錄於此。良足助此公孫目。其徽曰。噫。嗜哉鼠也。金如敗類。火流餘妖。背良象之光。明屬于辰之陰。暗播鬚弄。黠滿腹藏貪。杖五技以偷生。持兩端而避惡。異乎君子。不操徑實之羞。塵請小人。其猶牙奇之輩。遂乃通逃有數。封殖多方。恃憑社之難。盡謀處舍而逃。獲尸庭不出。僭石常備。何老養之無厭。猶小竊之不已。穴居若慕。時礪穿墻之牙。粒食如山。不果飲河之腹。尋魚盤餐。盜肉庖厨。入索拊牀。既驚。豈坐翻盆窺覷。更攬清眠。庭礎樓琴。憑陵而暴。鬪冠箱衣。詭。滅裂而將行。斯已難容。吾猶不問。乃至開牀塵跡。波及連屋。圍戴高祭雲。竊寶為猶。藉階級。丹黃剽蝕。余亦苦矣。豈不之訛。無碧耗殘。隔更助丙魚之底。雖百城徒擁。未免可羞。而三篋頻亡。豈能無憾。嗚呼。烏圓不作。白老難求。方高化之無窮。詎鴟銜之可盡。發機匪易。抵院仍難。遂以丸而旋來。却以刀而不畏。寸光晝運。萬狀宵興。既舉已。遇於懸。營窟運多。於我免。見忘吐腸之悔。檢惡不悛。即置剖腹之刑。餘幸莫追。惟爾緇如。實稱武將。循名核實。非徒誇飯鴨之能。積事程功。宜虛有銜。蟬之表。洗手修魯直之聘。禮數良優。護故翁之書。職司依重。豈其花陰趁蝶。雅好清閒。棋局翻棋。徒供戲弄。以致室無元器。案有殘牋。聽若輩之公行。如強。肆之逼處。

許飯鴨飛燕外傳是狸不他食當街輝黃庭堅詩聞道魯直之聘魯直字

上護敬翁之書陸游詩花陰花陰見上薛荷沈醉薛荷沈醉見上苦竹橫陳苦竹橫陳見上棋局翻棋棋局翻棋見上

國朝子正局魏王對奕獨子獨子見上鏗耳鏗耳見上似線似線見上如蛇如蛇見上餐魚餐魚見上

有後王後王見上虎威虎威見上撒瓦撒瓦見上張羅張羅見上解嘲解嘲見上張湯張湯見上斷獄斷獄見上語語見上餐魚餐魚見上

大捕宵小宵小見上散瓦散瓦見上張羅張羅見上解嘲解嘲見上張湯張湯見上斷獄斷獄見上語語見上餐魚餐魚見上

許適符山堂肆考許適許適見上散瓦散瓦見上張羅張羅見上解嘲解嘲見上張湯張湯見上斷獄斷獄見上語語見上餐魚餐魚見上

與肉具與肉具見上散瓦散瓦見上張羅張羅見上解嘲解嘲見上張湯張湯見上斷獄斷獄見上語語見上餐魚餐魚見上

惡蠅惡蠅見上散瓦散瓦見上張羅張羅見上解嘲解嘲見上張湯張湯見上斷獄斷獄見上語語見上餐魚餐魚見上

昔有惡蠅者日操砧杵擊蠅蠅集父首大怒槌之父腦裂死而蠅飛去有司以戮父論置極典

嗚呼彼非不愛父也惡而坊愛君子惡之

註釋砧杵砧杵見上散瓦散瓦見上張羅張羅見上解嘲解嘲見上張湯張湯見上斷獄斷獄見上語語見上餐魚餐魚見上

洪四天王洪四天王見上散瓦散瓦見上張羅張羅見上解嘲解嘲見上張湯張湯見上斷獄斷獄見上語語見上餐魚餐魚見上

順治中登州漁人洪四於海濱拾得巨卵歸而食之遍體熱作如火炙口吻奇渴飲冷水立盡

一桶已而骨節皆鳴新生鱗魚妻李氏號呼門外隣里畢集俄而雲氣暮天雷雨繼作竟化青

龍破屋飛去。村舍頽剩皆拜沈於水。李氏登大樹得免。水既落。貧無所依。寄居尼寺中。月餘。雷
雨忽復如前。村人皆逃去。有牛頭人騎大魚來曰。四大王遠迎夫人。李氏躍上魚背。凌空而逝。
居人神之為立廟曰洪四大王廟。至今祀焉。頗靈應。

註釋

順治見林登州府名清屬山東民國廢分
山東蓬萊縣其舊治也

詳野史開談卷四終

詳註野史開談

卷四

七十七





中華民國十五年五月出版

版權所有

評註野史問談全一册

定價大洋六角

(外埠酌加寄費)

編著者 杜 鄉 漁 隱

註釋者 委 羽 山 燕

校閱者 會文堂書局編輯所

印刷者 上海開會文堂印局

發行所 上海會文堂書局

分發行所 會文堂書局

北京楊梅竹斜街
天津法租界北
濟南西門大街
天津南門外大街

總發行所上海 會文堂書局

河南路
地球場

